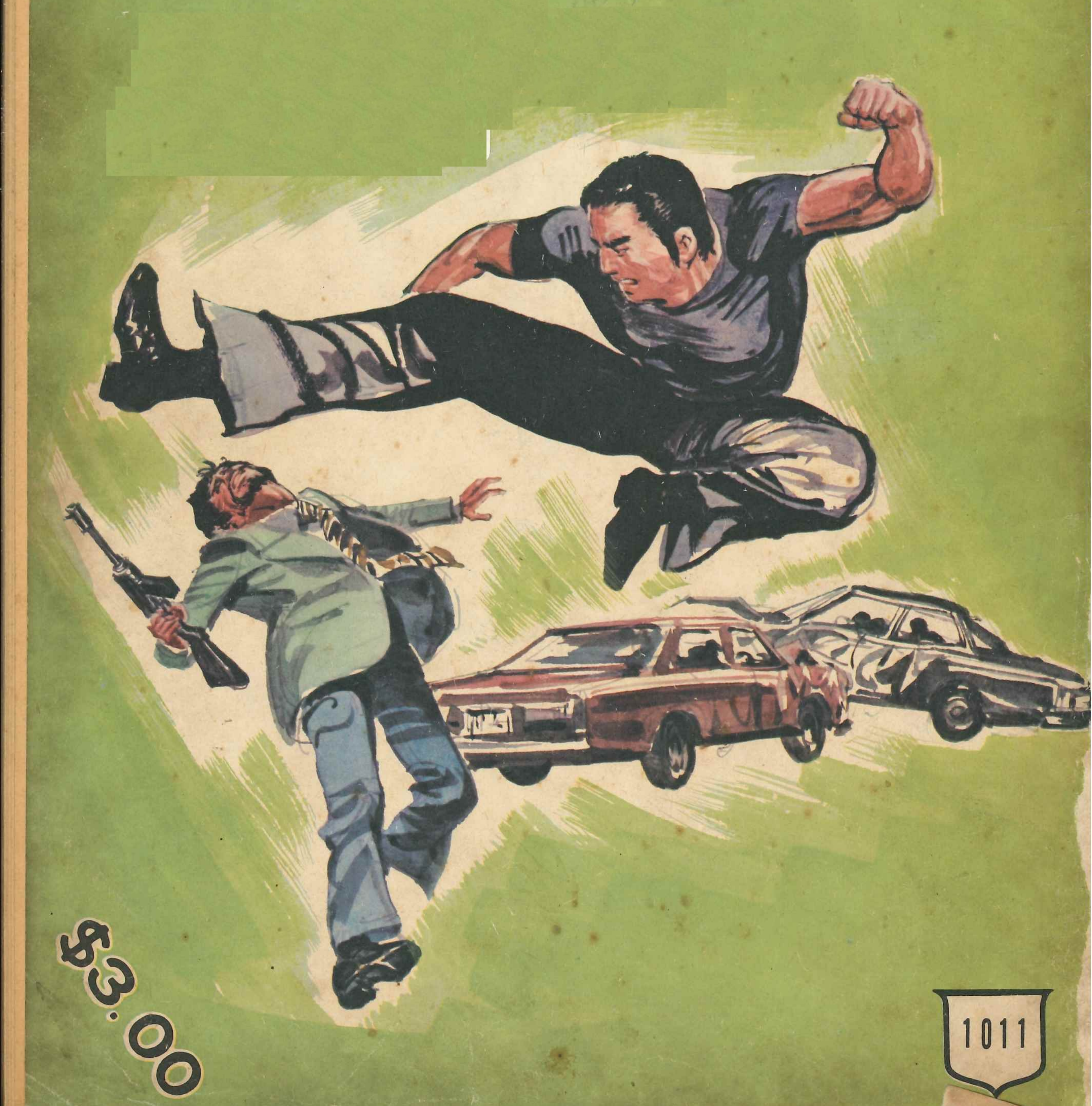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大綁票 （國際特警故事）馬雲·新著

歐美各地富豪和政要們紛紛被綁架。國際特警奉命出動，與歹徒們鬥智鬥力，令你驚心動魄的情節，就在這一期的大小說之內。切勿錯過！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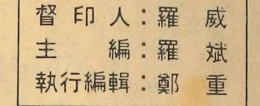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由馬雲執筆撰作的國際特警故事︺大綁票︹，內容刺激緊張，情節驚心奪魄，警匪鬥智，各逞奇謀，火爆場面，一觸即發……文中描述恐怖份子遍佈全世界，弄至歐美各地一片風聲鶴唳，有財有勢的全是被綁架的對象，至於富豪政要人物，更爲之驚惶萬狀，人人自危！國際特警有鑑於此，時刻不遺餘力，處於作戰狀態，且看他們怎樣又大建奇功。

＊＊　　＊＊　　＊＊

臥龍生的長篇︺幽靈四艷︹，刋出以來，由於該故事充滿神秘詭譎陰森氣氛，變幻萬千，期期高潮發展至沸點，莫測高深！風塵三俠爲甚麼歸附仙女門中爲客座護法？耐人尋味！岳湘自投効女門主青蓮子後，發展如何？請切勿錯過本故事的刋出。

＊＊　　＊＊　　＊＊

下期除了刋出馮嘉的司馬洛故事︺黃金美人︹外，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唐門風暴︹。蜀中唐門，千百年來一直是江湖上勢力最龐大的家族，但有一天，大風暴竟然在唐門大家族中掀起，令人百思莫解，欲知眞相，下期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1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鄭成功（明熹宗天啓四年—清聖祖康熙元年，西元一六二四—一六六二）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唐王賜姓朱，改名成功，明末福建南安人。幼年讀書穎敏，倜儻有大志。清人入關，故國破滅，成功率志士另闢疆土，立誓恢復明室，南明桂王封之為延平王。成功後取臺灣，驅逐荷蘭夷人，建設寶島，存留革命基地，仍奉明朝年號，維持宗社正朔於不墜，其忠義精神，至今為人崇譽弗衰。清巡使沈葆楨為請立祠，有「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之聯語，可謂確評。

陳捷先敬撰

楊紹印拜書

國際特警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大綁票

夜總會內 殺機四起

紐約還是像往常一樣繁忙，公共場所都擠滿了人。看來沒一個地方較爲安靜。

國際特警組織派駐紐約辦事處的負責人夏力，爲了紀念他與阿生合作愉快，今天他特別大破慳囊，專誠請阿生到這兒來。此外還有兩位女同事作伴。

這是一間頗高尙的餐室。

阿生將要離開美國，總部要把他調到羅馬去。

阿生留在美國已經有好長的一段日子。在這日子裏面，他大部份時間留在紐約，協助夏力處理一些罪案，尤其是與華人有關的。

阿生是巴黎總部派來的特派員，但在紐約這段日子裏面，他仍然十分尊重夏力，有時甚至還把他看作上司一樣。

夏力辦事處內的男女同事們，對阿生這位中國籍特警，是衷心的佩服。一直以來，他們的合作都能够保持緊密、愉快。

因此，剎那間聽到阿生他調，同事們都感到有點依依不捨。

眼前這二名女特警，一個是夏力的助手安妮達，以及阿生的女助手戠絲。

儘管每一個服務於國際特警組織中的人，心理上早已作好了準備，隨時會被調到老遠的地方去，所以最好不要對任何人產生太濃厚的感情。

但是，人到底是人，人不同於其他動物，就是因爲人有情感。

眼前這四個人，平日相處得十分融洽，工餘時間又常常聚在一起玩樂、吃喝！現在一旦要分離了，內心自然有些留戀。

四個人正在擧杯言笑之際，阿生不知怎的，突然怔住了。

在座的夏力等人，同是十分敏感的人，這當然是由於他們的職業關係。

他們發覺了阿生的表情有異之後，立即循住他的視綫望過那邊。

一名三十餘歲的意大利男子，正與一名二十五六歲的女郎進來。

夏力立刻會意地低沉的叫出了一聲：「原來是他。」

阿生也喃喃地說：「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就是黑手黨黨徒施拉。」

「你一點也沒有記錯，他還是一名神槍手呢。」夏力道。

夏力的女秘書安妮達低聲笑道：「你們似乎在比賽記憶力。」

阿生回頭問女助手戠絲：「你猜那女郎是什麼人？」

戠絲朝施拉身畔瞥了一眼：「很像他的鄉里——意大利女郞。」

當時施拉正與那女郎在一個卡座中坐了下來。

那女郎身裁健美，打扮也入時，與施拉似乎談得很投機。

安妮達笑語阿生：「你似乎很懂得欣賞女人，這女郎比起意大利艷星羅路寶烈吉妲還美麗動人得多呢。」

阿生只是輕輕一笑。

然後，他呷了一口酒，再取出一副眼鏡戴上了。

熟悉阿生的人都知道阿生的視力極佳，他從來亦無須戴眼鏡。

然而他身邊却常常帶着這一副眼鏡，夏力知道這是一副紅外光眼鏡。

表面上，阿生好像一名花花公子似的，貪婪地多看了那女郎幾眼。

但夏力眼中的阿生，他是最了解的：他知道阿生不是那種人。尤其是當阿生架起紅外光眼鏡去看那女郎，更加意味到事態極不尋常。

夏力正想問阿生。

阿生忽然一聲：「對不起」！人已經站了起來，走出了座位去。

夏力等人不知道阿生又要做一些什麼，但肯定他不是去洗手間。因爲洗手間的方向不是在那裏。

阿生走進了電話間。

他先將電話間的門關上，然後撥了一個電話，那是撥到維珍尼亞州去的長途電話。

電話接通了。

阿生在電話中說：「我要找媽咪。」

「誰找媽咪？」

「他在嗎？」

假如這時候有人在他的身邊，一定感到有些大惑不解。

阿生當時是以英語跟對方交談，稍有常識的也知道英語中的「他」與「她」絕不相同。阿生的口中旣然要找「媽咪」，應該是女性才對，爲什麼問「他在嗎？」

對方又問阿生：「閣下是誰？」

「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中的阿生。告

訴老人家，就說阿生有急事找他。」

「好，請等一等。」

電話中出現了一個聲音啞澀的老年人：「那一位？」

阿生却以開玩笑的口吻道：「你心目中最討厭的中國人。」

對方隨即格格地笑了起來：「你這小鬼，阿生。你在那兒？」

「一間高尙的餐廳之內。」阿生說：「剛才我遇上了一個女人，可以立即帮我請教一下『章魚』麼？」

「她是誰？」對方又開玩笑地問：「可是跟你上過床的？」

阿生笑道：「我沒有這種心情，更加沒有這種胆量。」

「別開玩笑了，我知道你無事不登三寶殿，告訴我吧，她是誰？」

「意大利女郎蘇珊娜。如果我沒有看差，她是意國『赤軍旅』始創人之一。」

「旣然如此，我們的『章魚』一定有她的資料，你等一下！」

電話擱置下來。

上述對話，行外人一定聽得莫名其妙，但保安圈內的人一聽就會明白。

原來「章魚」只是一部精密電腦記憶系統的代號。

「章魚」可以說是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武器」之一，其中收藏了全世界已知的恐怖份子的一切有關詳細資料。

負責管理這電腦系統的，正是「中情局」一位高級頭目，他是「CIA」的元老，圈內人習慣了稱呼他「媽咪」。這正是他的代號。

「章魚」是象徵他們的觸覺伸至世界每一角落。

事實上，「媽咪」率領下的情報人員，每天都分別把收到的資料，存入「章魚」這部電腦之內。此等資料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盟國情報機構，以及「CIA」派往各國搜索所得的。幾乎絲毫也沒有遺漏，連每一恐怖份子的生活小節也成爲搜集的對象。

同樣地，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不少請求提供資料的電報，寄到這兒來，雖然這並非唯一的電腦系統。

除此之外，最少西德也有一部類似的電腦體系；歐洲盟國有時也會向西德求取此等資料。

西德那套電腦系統甚至比「章魚」還更新式，那是屬於「西德刑事調查局」的，設在威斯巴登。

在西德邊防前哨，警崗、機場、大車站以及碼頭等處的海關，約有一千三百架電視機，綫路直通威斯巴登的電腦分析中心。當然，此等電視機並非要來欣賞電視節目用的那一種，而是像航空公司用來查客位的訂機票用那一種。

軍警人員以及海關人員，只要對某人有疑問，立刻可以用此等直通綫路，透過電視機的螢光幕，獲得電腦分析中心的回答。

現在阿生要求「CIA」頭目「媽咪」，向「章魚」查察蘇珊娜的行踪，「媽咪」旣然知道阿生是什麼人，自然不會拒絕所求。

蘇珊娜是意大利「赤軍旅」的始創人

之一，只有二十餘歲。

這女恐怖份子的一切生活習慣、行踪、嗜好以及特徵等等，都被儲入「章魚」電腦記憶系統之內。只要「媽咪」用他的手在鍵盤之上按幾下，答案就會在十秒鐘之內，出現於螢光幕之上。

「媽咪」一邊跟阿生講電話，另一方面以一隻手按動他面前的一排按鍵，眼睛則注意着上面一部電視機的畫面。

「答案」現了出來。

「媽咪」對阿生說道：「蘇姍娜去羅馬被警探跟踪時，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阿生在電話中問：「有沒有跡象表示她可能來了美國？」

「媽咪」答道：「有可能的，因為保安人員追踪她的綫路在機場附近。她可能用假護照，化裝後先逃往巴黎再轉飛紐約的。」

「她喜歡喝什麼酒？」阿生又問：「抽什麼烟？」

「媽咪」一邊講電話，一邊用手指按動那按鍵，然後將答案告訴阿生：「她喜歡喝一種歐洲釀製的紅A甜酒，一種美國香烟——K牌。」

阿生回頭望向玻璃外面，匆匆對「媽咪」道：「對不起，謝謝你的帮忙，我們還回頭有空再談吧！」

電話匆忙間掛斷了。

阿生為什麼會這樣？原來他回頭張望時，發覺那男女已不知所踪。

阿生急忙衝出了電話間，他望向卡座那邊，只見桌上留下二杯未喝過的酒，人卻不知所踪。

阿生急急再衝向門外。

門外有一個人正擬入來，差些兒與阿生撞個滿懷，此人正是夏力。

夏力對阿生道：「不必追了，他們已經開車走了。」

阿生道：「果然是作賊心虛。」

二人回到酒吧。

一名侍者正將兩杯未喝過的酒取去，卻給阿生阻止。

阿生出示國際特警證件，表示要將兩杯酒連杯帶走。

夏力當然明白阿生的意思，但是侍者卻感到十分為難。

最後他們找來經理，表示願意付錢將酒連杯也一併買去，經理反而大大方方的，無條件讓他們帶走。

× × ×

一名高級「CIA」人員專程由維珍尼亞州飛到紐約來。

此人叫尼克，還帶來一名助手胡丹。

二人匆匆趕到國際特警辦事處，會晤了夏力和阿生二人。

阿生職業性的敏感，證明他的確是註定吃這一行飯的專才。

阿生由酒吧帶走的二個酒杯和未曾沾唇的兩種酒，其中一種證實了就是蘇珊娜最喜愛的「紅A牌」甜酒。

但阿生所重視的，並非那些酒，而是酒杯上面的指紋。

指紋副本分別送交「CIA」總部，以及聯邦調查局。

「CIA」總部利用「章魚」電腦記憶系統的分析，證明其中一組指紋是蘇姍娜的。因此亦證明阿生絕非無中生有。

另外一組男性指紋，亦經由聯邦調查局方面查出是黑手黨「神槍手」施拉的。

施拉已潛伏了一個長時期，為什麼忽然之間會跟遠在歐洲的女恐怖份子首領在一起出現？

蘇姍娜一直以來，就是意大利保安人員所監視的對象，但她的神通廣大也是令保安人員感到頭痛的。施拉和這個女人在一起，究竟又是為了什麼？

蘇姍娜是意大利「赤軍旅」的女首領之一。她能够在監視中逃出意國，迅速來到紐約，足以證明這個女人有辦法。

阿生除了以第一時間將這發現向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報告之外，亦分別將資料向聯邦調查局以及中央情報局提供。

現在尼克帶人匆匆由「CIA」總部趕來，正好表示美國人對這項發現也開始感到驚震。

在夏力的辦公室內，阿生、夏力和尼克等三人面面相對。

「意大利赤軍旅會不會跑到美國來製造一些驚人事件？」尼克把心中所最担心的問題，向夏力和阿生提出來。

夏力道：「美國有不少意裔移民，尤其是黑手黨的成員，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意國人。從我們這一次在酒吧無意之間的發現，可以想像得到，赤軍旅極有可能與黑手黨勾結。只可惜，我們的警覺性高，他們反應也太快，結果就給他們逃掉了。」

尼克道：「你放心，我們已知會了聯邦密探，他們遲早會把施拉找到。」

夏力道：「其實，他們並未觸犯美國法例，為什麼要匆匆逃避？」

尼克不止一次聽過酒吧中的情形。他說：「也許他們知道你們正在監視他們，所以連酒也沒有喝，便匆匆走了。」

阿生道：「我與媽咪通電話時，他們顯然已經發現我的同事在場；蘇姍娜並不認識我們，我只是在國際特警的內部見過她的照片。但是，夏力就直接見過施拉，施拉也應該知道他是誰。儘管如此，他們仍無理由要匆匆離開酒吧，唯一的理由就是：施拉發現了夏力隊長時，悄悄告知蘇姍娜，蘇姍娜一向反應迅速，所以急急離開，以防身份被人發現。就憑了這一點去推想，我們有理由深信，蘇姍娜一定又有驚人的傑作。」

「假如不幸給你猜中，美國將會給他們弄得天翻地覆！」尼克道。

「是的！」夏力也有同感，「單單是黑手黨，已足以令我們疲於奔命，加上赤軍旅，更加令人感到頭痛。」

「赤軍旅是意國左派極端份子。」阿生分析道：「照我忖測，他們不會在美國之內生事，最有可能就是策劃一次刼機行動。」

尼克道：「為什麼要來美國刼機？」

「因為美國容易弄到槍械，尤其是他們找到了黑手黨，更加易如反掌。」阿生又說，「章魚的電腦分析，亦與我的估計差不多。赤軍旅的目的，大概是要引起世人——尤其是美國人的注意。」

「聽說你快要走了，是不？」尼克忽然又改變了話題。

阿生點點頭：「是的，我就要調往歐洲。」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多留幾天？」尼克有點依依。

阿生苦笑聳肩：「相信不會，總部要我後天起程飛往巴黎，至今為止，命令一直沒有改變。其實，我們這裏有許多同事，我留下來亦起不了什麼作用。」

夏力開玩笑道：「歐洲著名的女恐怖份子改頭換面的跑到美國來，我們國際特警隊伍中最知名的中國人却跑到歐洲去，這才是真真正正的調防呢。哈哈……」

尼克道：「目前我們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去找施拉。找到他，一切答案相信也會有了。」

阿生道：「以你們CIA的面子，相信向黑手黨人說一句，他們就會把施拉交出來。」

尼克道：「別把我們看得太高，美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不過，假如你有空的話，我倒希望和你走走。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携手合作呢，朋友。」

阿生回頭望望他的拍檔夏力。

夏力道：「你喜歡去就跟他去好了，我這裏沒有你的事。」

夏力對阿生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感情，他們合作了不少時日，也不知破了多少大案。

合作去做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有默契。阿生和夏力就有。

還有兩天阿生就要離開紐約，夏力內心有點惆悵。他本來有意讓阿生好好的休息兩天，什麼工作也不再派到他的身上去，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是阿生「自找麻煩」。

當然，他十分了解阿生，像他這種人，對工作向來就十分熱情，絕對不會以為是一件麻煩的事。

夏力有許多日常事務須要親自處理，所以他只叫阿生跟尼克去找施拉。

尼克是「CIA」總部派來的，在此之前，他常常到紐約來，也不是頭一次和阿生合作。

「CIA」人員一向自大，但對國際特警可不敢。

阿生和尼克離開了國際特警辦事處，尼克的助手胡丹則到聯邦密探隊辦事處去連絡。

× × ×

這是一間十分熱鬧的酒吧。

到這兒來的酒徒，大部份都是意大利人。其中更有不少是黑手黨徒。

尼克和阿生剛進來，已經引起好一些人的竊竊私議。

尼克在阿生的陪同下，走向酒櫃前面一列高脚圓櫈來。

酒保竟然沒有招呼他們。

阿生笑道：「我們似乎不受歡迎。」

尼克心裏生氣。

一名酒保朝阿生瞥了一眼。

阿生立刻把握機會叫住他：「給我們兩杯啤酒！」

酒保却佯作不聞，一掠而過！身旁有人哄笑。

阿生突然站了起來，身子衝向櫃內，雙手一抓，就將櫃內的酒保整個人扯了出來。

另一名酒保見狀立即伸手到櫃內下面去拔槍，尼克看在眼裏，迅速搶先將槍管抵住他的胸前心窩處。

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二名大漢分別自兩個不同方向撲過來，向阿生襲擊。

阿生早已看得出這兒一班蛇頭鼠眼的傢伙會對他們不利；他有胆先發難，當然在心理上早已經有了準備。

阿生用力將那酒保往前一推，首先撞倒了由前面撲來的一名大漢。

由他背後撲來的另一名大漢則以刀相向，眼看就要刺向阿生的背部。

阿生却連眼尾也沒有瞥他一眼，一式「虎尾脚」朝後力蹴。

「蓬」的一聲，只見一條人影飛跌丈外，一連撞倒了好幾把椅子！

阿生還沒有站穩身子，又看見一名大漢在那邊蠢蠢欲動。

那大漢正將一支手槍拔了出來，指向阿生這邊。

阿生趁他還沒有瞄準，人已作滾地葫蘆。

「砰」的一聲。

子彈射向櫃枱這邊來，擊穿了酒櫃下面的木板。

阿生那一滾，完全是有目的的。

他早已知道他和尼克二人已陷於重圍之中，若非打醒十二分精神，好容易葬身於這班三山五嶽人馬的手中。

因此，阿生就地一滾之後，已將一柄尖刀奪在自己的手中。

那把刀是剛才那大漢企圖用以刺殺阿生，但給阿生踢倒之後，人翻倒時，刀亦墮地。

阿生身上當時也有槍，但他這個人就習慣了非到迫不得已時，決不拔槍。

因此，尖刀到了手，反身把手一揚。

那邊一名槍手一擊落了空，正待發射第二發子彈之際，刀光一閃，手腕見血！「唷」的一聲，手槍亦不由自主的墮了地上。

這一邊，尼克制服了酒櫃之內的一名酒保，繳了他的手槍之後，命令他致電報警。

那一邊，有人乘住混亂中逃出門外。

阿生幾個箭步搶到門前，攔住各人的去路：「各位請讓步！趁警察未到之前，我只想知道神槍手施拉的下落。誰告訴我，誰就可以首先離開這裏。」

被阿生攔阻的人，的確萬分焦急，即使不是怕了警察，但也担心混亂中殃及池魚。

有人說道：「施拉這時候可能已經到了羅馬。」

阿生循聲望過去，說話的是個六十過外的白髮酒徒。

他身旁的人企圖制止他，但已來不及了。

白髮老者正在發抖：「我說了，你應該有點信用。年青人。」

阿生道：「是的，老伯，你的確可以走！……」

阿生正想再說些什麼，警車聲已响個不停。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現場來。

阿生看見那老者已急步走向了街上那

邊，忙出示他的證件，對最先跳下車的一名警官道：「我是國際特警阿生，裏面那位尼克先生是CIA派來的，回頭再向你們交代。」

阿生幾句話未說完，人已奔向街口那邊。

那老者顯然已有醉意，所以想走快幾步，也總覺力不從心。

阿生匆匆追上了他：「老伯，你府上在那裏？讓我送你一程。」

老者回頭一望，又是渾身一凜。

「年青人，別再騷擾我！我已將施拉的行踪告訴了你啊。」

阿生道：「是的，非常感謝你！但是，你可否交代一下，施拉爲什麼會到羅馬去？」

「他最近認識了一個意大利女人。聽說，他們可能返回意大利結婚。」

「你有沒有見過那女人？」

「沒有。」老者道，「但認識施拉的人都知道此事。」

「施拉會不會再回來？」

老者聳聳肩：「天曉得。」

回頭他又說：「像施拉這種人，其實，在那裏還不是一樣麼？他又沒有親人在美國，回到意大利去，可能有更多的發展呢。」

阿生已無心再聽下去了。

他感到這一次，自己可能又是棋差一着。

他對老者道：「你可不是喝醉了吧？老伯。」

「我醉？」老者瞪了阿生一眼，道：「要不是給你們騷擾，我還可以多喝幾杯呢。」

阿生知道喝醉了酒的人永不言醉；不過剛才只因爲他說過送這老者返家，怎可以就這樣了結呢？

阿生心裏曉得有些更重要的事等住他去做，所以他對老者說：「既然你未醉，相信你一定知道怎樣返家去，那麼，我失陪了！」

老者帶着醉意前行，阿生則急急往後走。

× × ×

毫無疑問，阿生又遲了半步。

從機場方面的出境旅客紀錄，他們要找的人──施拉，已飛返羅馬去了。

名單中雖然沒有「蘇珊娜」這名字，也可以想像得到，那狡滑的女人已改名換姓，用的又可能是另一套假護照。

鈔票被公認是世界上最精細的印刷品，但仍不斷有人冒印，而且經常發現足以亂眞的「傑作」，證件、護照又算得了什麼？

尤其是一些小國的護照，經常被人冒印，亦經常過關。

阿生在情急之下，立即與巴黎總部連絡。

× × ×

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之內，一項極不尋常的會議正在舉行。

會議的舉行是應會員國之請。鑑於最近歐洲各國不斷發生可怕的綁架浪潮，所以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紛紛要求該組織派員協助。

國際特警組織一向反對恐怖活動，各會員國的執政者，只能從民意中用民主選舉方式產生，任何暴力及恐怖手段，都是國際特警組織感到討厭的事。

會議在進行中，阿生的長途電話就到了。

負責直接指揮阿生的，是該組織的副總監范梅力。

通常在舉行重要會議的時候，一切參加會議的人，都會拒絕接聽外間撥入來的電話。這一次自然也不會例外。

雖然阿生口口聲聲在電話中宣稱有急事向范梅力請示，但那位秘書小姐還是拒絕阿生所請，將電話接駁到會議室去給范梅力。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將電話掛斷了。

× × ×

阿生非常焦急，他找范梅力的目的，是爲了提前起程返回總部報到。

阿生自從發覺施拉和蘇珊娜雙雙離開美國之後，心裏一直感到不妙。

總部要阿生返回巴黎報到，到底爲了什麼？阿生當然不會知道。

但是，阿生却注意到「赤軍旅」女首領蘇珊娜的出現。

他估計意大利「赤軍旅」一定又有一項前所未有的驚人行動！

至於「CIA」方面，急於要知道的就是黑手黨的活動，是否也牽涉到政治方面。

幾個經常被發現與施拉在一起的黑手黨徒，分別被聯邦密探帶回來查詢。

然而他們竟異口同聲地否認知道施拉的行踪。

假如這些人所講屬實的話，施拉的行動只屬個人行動而已。

「CIA」和聯邦密探方面不斷追查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阿生只等待着范梅力由巴黎總部給他的覆電，他恨不得立刻就飛返巴黎去。

× × ×

一直等到晚上，范梅力才致電紐約，與阿生取得了連絡。

「你找我有什麼事？」范梅力在電話中對阿生說：「聽說你爲了一名黑手黨徒，希望提前返回總部報到，是不？」

阿生道：「是的。要不是今天爲了你要開會，我早已起程了。」

范梅力道：「阿生，不要再爲了那些小事而傷腦筋了。這裏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你去辦！」

「好吧！」阿生無可奈何地說：「那麼，我什麼時候起程？」

「你在紐約有沒有什麼事情須要交代？」范梅力問道。

阿生說：「沒有。」

「然則，你明天回來吧！詳細情形，待我們見面後，我再向你交代。」

阿生心裏也明白，范梅力如果沒有太過重要的事情，是不會隨便將他召回的。

他沒有追問下去，追問也未必會有結果。

× × ×

憑「章魚」電腦記憶系統的分析，顯示意大利「赤軍旅」即將展開一次驚人的行動。

憑阿生的直覺，黑手黨槍手施拉，不可能爲了什麼兒女私情跟蘇珊娜返回他的故鄉去。

也就是說：惟一的可能就是赤軍旅與黑手黨串同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儘管紐約方面的黑手黨頭頭大力否認。但阿生却了解到意大利本土一樣也有着龐大的黑手黨勢力。

阿生一直念念不忘此事，雖然此刻他已登上了飛往巴黎的航機。

× × ×

橫渡大西洋的航程漫長而富詩意。

一名法籍空中小姐對阿生的慇懃程度，超過了一般侍應範圍。

「希望我沒有猜錯，你大概是日本人。」那金髮女郎在斟酒給阿生時，媚眼橫拋：「今天晚上，請我吃晚飯如何？」

阿生笑道：「我並非妳心目中的東洋情人，不過，如果妳肯留給我一個電話號碼，也許我會找妳亦未可料。」

「你不是日本人，那麼一定是溫柔的中國人。」

「妳芳名叫什麼？」

「妮絲。」

「妮絲小姐，感謝妳的盛情，一切還是留待晚上的約會詳談好嗎？」阿生腦海中只想着蘇珊娜。他故意打了一個呵欠：「我想睡一會兒，實在太倦了！」

「那麼，讓我給你一張毛毡。」

毛毡還未拿來，阿生已閉上了雙目。

他想着蘇珊娜將會有些什麼行動，又想着范梅力派給他的任務是什麼。

一陣陣似曾相識的香水氣味，一陣陣溫暖，那金髮女郎的倩影，又在阿生的眼前重現……

× × ×

國際特警總部之內。

副總監范梅力的辦公室裏，只坐着范梅力本人和阿生。

雖然在大西洋的上空睡了一覺，但至今阿生仍覺有些倦意。

然而范梅力並沒有讓阿生休息，就匆匆把他召到辦公室來。

「你終於又回來了！」范梅力第一句對阿生說：「旅途愉快吧？」

阿生苦笑一下：「還好！」

「你將被派往羅馬？」范梅力十分爽快，因爲他知道阿生很沒有耐性。

阿生下意識地怔了一怔：「對付赤軍旅？」

范梅力道：「你不愧是一名曲型的國際特警人員。不錯，我們在羅馬方面的人手不足，而且正面臨重大的挑戰！」

阿生道：「假如這項新任務早些讓我知道的話，也許我們已經有了收穫。」

「我們事前絕難想像得到：蘇珊娜竟然會跑到紐約去。」

「我幾時起程往羅馬？」

「明天！」

「有什麼特別情報嗎？」

「赤軍旅很難對付。」范梅力站了起來，「我們手上的資料極之有限，這也表示他們的組織十分嚴密。」

范梅力把阿生帶到隣室。

隣室已有助手準備好一些幻燈片。

范梅力向阿生解釋道：「意大利赤軍旅可能是歐洲最嚴密的地下組織，不管任何人被捕，我們也無法知道他們內部的情形。」

范梅力和阿生分別坐了下來。

助手開始放映一批預備好的幻燈片。

其中一幅人像是「赤軍旅」前首領古西奥的。

古西奥已被意大利軍警拘捕。新的首領又是誰？沒有人知道。

以下一些圖片，是古西奥受審時的情形。

小銀幕上又出現了另一個男子的圖片，此人只有三十出頭。

范梅力從旁介紹道：「此人叫艾倫尼，三十一歲，根據最新資料顯示，還可能是目前的新首領。此人年少老成，頭腦冷靜，手段殘酷。十年前曾參加左派學生運動。對意大利共黨有深刻成見，認爲意共不該與現在的民主政府妥協，極力主張使用暴力。」

加林納里的照片隨後又出現在小銀幕之上。

范梅力解釋：加林納里可能是「赤軍旅」組織中的第二號首領。

據說：此人性格十分衝動！許多地方顯得比不上艾倫尼。

以後放映的圖片，都是一些被綁架者的照片，他們分別是政客、富商等等。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亮了燈之後，范梅力將困難地方直告阿生：「赤軍旅是目前歐洲組織最嚴密的地下組織之一，他們通常五六個人爲一小組，由一個政委和一個行動司令指揮。」

范梅力又說：「負責與其他同黨連絡的，通常也是這兩名首領人物，其他小組成員，從不露面。因此某一小組即使全數被捕，對其他赤軍旅份子也沒有影響。」

其實，無須范梅力多作解釋，阿生也很了解該組織的情況。因爲「赤軍旅」是恐怖組織之一，而國際特警一向是反對一切恐怖組織的。

阿生知道「赤軍旅」不但手段殘酷，情報效率也高。

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肯定是以綁架、勒索爲主。

由於他們只是左派極端份子，而非罪犯，所以一般在警方的犯罪檔案中，都沒有紀錄。

警方甚至獲得意大利共黨的合作和提供綫索，但仍然於事無補。

正因爲這樣，國際特警組織最近才決定，再不袖手旁觀。

范梅力的目的，是要讓阿生先有一個輪廓，以免到達羅馬之後，一切都模糊。

其實除了那些圖片之外，其他事情阿生早已知道了。

范梅力最後對阿生說：「痛痛快快的在花都玩一晚，明天之後，你又將接受一項新的挑戰！」

離開范梅力辦公室時，門旁那位漂亮的秘書小姐芬奴叫住阿生：「好同事，今晚讓我爲你洗塵吧！」

阿生微笑着說：「對不起，我有約在先！」

「小姐約會？」

「不！公事。」

阿生輕輕一笑，走了。

× × ×

在一家夜總會之內，阿生正擁抱着一名千嬌百媚的金髮女郎共舞。

她，正是空中小姐妮絲。

絲妮在飛機上曾給阿生留下了地址和電話，結果阿生果然約了她。

那一晚，阿生和她一齊吃晚餐，然後在夜總會裏跳舞。

阿生覺得范梅力說得沒有錯，明天之後，他又要進入了緊張的狀態。

阿生須要接受新的挑戰——那並非一般性的挑戰，而是恐怖手段的，比城市裏的罪犯們，更難以應付。

因此，阿生要在這難得的時刻裏面，爭取僅有的時間，玩個痛快。

舞罷，二人返回原來的座位去。

妮絲正擬擧杯，忽然被阿生阻止。

阿生發覺烟灰缸下壓了一張字條。字條上簡單地、潦潦草草的寫了幾個字：「小心你們的酒！」

妮絲感到莫名其妙地，瞪住阿生。

阿生將一枚銀戒指放進了酒中，果然變了色。

阿生四下裏張望，目的是找尋可疑人物，但人們都在歡樂中，只有一名侍者以爲他有什麼須要，急忙走了過來。

突然之間，阿生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響。

那聲音極之低沉，若非很有經驗，要不是警覺性够高，根本就無法可以聽到。

然而阿生不但聽到了，還找出了它的所在，那是在桌子一角傳出的。

彷彿時鐘的低沉聲浪，來自那冰桶之內。

阿生立刻不顧一切，捧起那個盛載着一瓶香檳酒的冰桶，急急走向窗口那邊。

阿生的做法無疑是萬二分危險的。因爲冰桶之內可能藏有一枚炸彈——最小阿生當時已肯定了這一點，所以才會有此行動。

不過阿生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一是這裏人客太多，萬一發生爆炸，後果十分可怕。

其二是什麼？

那他是他本身的危險，以及將冰桶捧到窗口時，窗口是緊閉的。

其實阿生也不是「不知其二」，只是忘記了本身的危險。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身形急似流星，竟然搶在阿生的前頭。

當時一曲奏畢後，燈光雖然亮了，却並非十分的明亮。

阿生正担心那人另有企圖，那身形巳搶到了窗前，把窗門推開了。

阿生僅可把手中的冰桶扔出了窗外。冰桶只掉至半空，便傳來「轟隆」一聲！閃電似的照亮了半邊天。

窗戶都在搖動。

不少玻璃紛紛被震裂，碎片掉入了街中。

阿生定神一看，那個爲他及時推開窗門的人，竟然是個女人。

她並非別人，正是范梅力的女秘書兼助手——芬奴。

夜總會裏立即引起一片混亂。

阿生還來不及呼招他這位美麗的女同事，芬奴巳打開她的手袋，拔出了手槍。

當她這動作進行的同時，她巳向阿生示意着發出了警告：「快些伏下來！」

阿生急忙回頭一望，一個男子的身形正在混亂的人羣中移動。

那人的手中有槍！他顯然要朝這邊發射。

阿生和芬奴都處於劣勢，因爲他們不可能就這樣向對方反擊。

若非對方有人羣掩護，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即使芬奴來不及還擊，阿生也必然有所行動。

然而現在阿生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急急閃避。

他乘住混亂中，將芬奴拖向梯間出口那邊。

「砰」的一聲，槍聲巳自後面响了起來。

一枚子彈擊向牆角，距離阿生的後腦不足一英呎。

阿生連推帶擁，把芬奴推出梯間那扇太平門之外，同時取過了芬奴手中的那枝小手槍。

原來阿生當時並沒有武器帶在身上，事前他絕未想到會發生剛才的事。

芬奴衝出太平門外，正擬沿住梯階下奔，却給阿生一把抓住。

阿生用手一指，示意她朝更高一層的梯階走了上去。

就僅僅走完半截樓梯，他們巳可以清楚聽到後面有人進來。

阿生立刻和芬奴靜止下來，停留在梯間的彎角處不動。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沿住梯階，衝向了樓下去。

× × ×

阿生事前絕未想到會發生這一連串的意外，但芬奴彷彿一切盡在意料之中。

現在他們巳安然坐在一輛雷諾小房車之內。

車子是芬奴的。她正依照阿生的吩咐，開着汽車離去。

他們是沿住夜總會牆外懸掛着的太平梯逃了出來的。

小汽車以普通速度離開了那一帶街道，並未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們甚至可以看見迎面駛過的警車。但沒有人阻止他們離開那裏。

阿生以旣驚奇、又感謝的口吻問芬奴：「你怎麼會出現在那裏？」

「爲了保護你！」芬奴笑了笑，「可惜我只發覺有人在你的酒中下毒，並未注意到冰桶之內藏有炸彈，要不是我一直暗中留意着你，看見你將冰桶捧起匆匆走向窗口那邊，我也來不及助你一臂之力。」

「你看見什麼人在我酒中下毒？」

「可能就是那個持槍追殺你的男子，但我只看見他的身型。那人走過你們的桌子之後，我便發覺你們那兩杯酒升起一陣陣的泡沫！於是我寫了字條，叫侍者將字條壓在烟灰缸下，讓你們有所警惕！想不到他們竟然安排好一連串的謀殺計劃！」

「兩杯酒同時有泡沫升起麼？」

「是的，兩杯都有。」

「那麼，你不必將車子開往我剛才告

訴你的地點了。」

「爲什麼？」

「因爲妮絲看來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會有事發生。」阿生又說：「我要你開車去的地址，本來就是她的香閨所在。」

「她很漂亮。」芬奴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她是誰？」

「空中小姐。」

「你艷福可眞不淺！」

「可惜無福消受！」

「誰叫你捨近圖遠，你是活該的。」

× × ×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阿生現在享着的却是艷福。

也許他命中註定今晚要有個女人相陪；雖然不同姓，不同名，却同樣是個法國女郎。

躺在他身邊的，是他的女同事芬奴！

而他腦海中想着的，却是妮絲。

阿生一直在想着今天晚上發生的事，研究着妮絲有沒有可疑之處。

從表面上看來，妮絲似乎絕無可疑之處。

最明顯的例子，是那個放置在冰桶中的炸彈。萬一那枚炸彈眞的發生了爆炸，妮絲豈不是要與阿生同歸於盡？

但是，像阿生這種人，他的想像力決不會如此「直綫」的。

妮絲如果是對方的同黨，他可以在適當時候，藉故到洗手間去。

所以，阿生越想越覺得可疑。

他終於忍不住爬了起來。

芬奴睜開惺忪睡眼：「怎麼？天還未亮，這麼快你就想走？」

「不！我只想撥個電話。」阿生從衣服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張寫有電話號碼和地址的字條。

那是妮絲寫給阿生的。

電話號碼肯定不會錯，因爲阿生較早時約會妮絲也是撥這個號碼。

但是，這次對方却出現了一個男人的聲音。

阿生仍然問道：「妮絲在嗎？」

「不！她不在，你是誰找她？可以留下姓名嗎？」那男人問。

阿生感到不妙，仍然說道：「我是她的男友，她什麼時候回來？」

「先告訴我你是誰。」

「我叫占士。」阿生撒謊道：「你又是妮絲什麼人？」

「告訴你吧，占士先生，妮絲小姐不幸死了，我是巴黎警局的科比探長；請閣下立即到這兒來與我們連絡。」

阿生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電話就在床頭。

因此，剛才他和對方的談話，在這更夜靜的時分，連睡在他身畔的芬奴也可以聽得十分清楚。

芬奴不知怎的，突如其來地，伸手將電話綫按斷了。

阿生出奇地問：「你幹什麼？」

芬奴道：「你最好不要再花時間去管那些閒事了。天亮之後你就要登機飛往羅馬。」

阿生道：「妮絲死了。」

「我知道，科比探長告訴你的。」

「你怎麼知道？」

「剛才你和他在電話中所講的每一句，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人命關天，死了人，你還說這是閒事？」阿生道。

「不要大驚小怪！夜總會裏有人要來殺你，自然也有人要來殺她？你是否也在懷疑我？大情人！」

「嗯——」阿生呆了一陣。

「睡吧！」芬奴萬種柔情地，吻了他一下：「親愛的，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巳經無多，不要再浪費這寶貴的光陰啊！」

阿生無可奈何地，又再次睡了下來。

× × ×

是溫柔鄉還是噩夢？阿生一時之間也無法分辨得出。

他從矛盾中驚醒，發覺身畔的芬奴不見了。

阿生曾經想過？芬奴會不會是內奸？芬奴不但是他的女同事，還是女朋友，她是他上司的女助手，也受過嚴格的特警訓練。

他們過去曾經相處過，這一次是久別重逢！他應該了解她。

但是，人是很難說的，尤其是雙方分別了這麼長久的一段時日，誰敢保證一個人不會變呢？

阿生所以懷疑芬奴這個枕邊人，是由於昨天晚上那個電話。

當時阿生正致電空中小姐妮絲的香閨，知道那兒可能出了命案。阿生本來想去看看，因爲聽說絲妮不幸死了。但是芬奴却不准他離開她。爲什麼？是妬忌還是另有原因？

阿生職業性的敏感，促使他匆匆地下床！

就在這一刹那間，洗手間有人出來；阿生驚愕之際，發覺那是芬奴！

芬奴仍然半裸着身體，若無其事地，跑過來擁吻阿生。

「我不想吵醒你，本來想讓你多睡片刻，想不到你終於也醒了。」芬奴又說：「先去梳洗，喝杯咖啡，吃點東西之後，我送你去機場！」

「去機場？」阿生彷彿仍在夢中。

「是的。」芬奴提醒他，「難道你忘記了自己的任務麼？」

「是的，我今天要飛往羅馬。」阿生道，「但是，我還沒有返回總部。」

「你無須再返總部。」芬奴跑到衣橱那邊，把她的手袋取了過來！

手袋打開，裏面是一些證件、機票等物。

芬奴將此等物件交給阿生：「這是范梅力先生吩咐我交給你的，還叫我祝你旅途愉快！」

機票和證件都是阿生的，他看過了，一點也沒有錯。

但是，阿生心裏有太多的疑問了，他終於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上司范梅力。

范梅力在電話中認出阿生之後，就對他說：「你見到芬奴沒有？我巳吩咐她將機票交給你。」

「噢！是的，我剛接到她的電話，才來到了她的家中。」阿生急忙撒了一個謊

；他不想他的上司知道自己的下屬們如此荒唐地混在一起。

但是，范梅力又對阿生說：「希望你在飛往羅馬的旅途中，切勿再招惹那些漂亮的女郎。妮絲巳被證實曾被恐怖份子收買。」

阿生知道，他的所作所爲，終於無法瞞得過他的上司。

他在電話中問：「妮絲怎麼樣了？」

「她的寓所被恐怖份子放置了一枚炸彈，你差點兒與她同歸於盡；但現在你逃過大難，她却被人滅了生口。」范梅力又對阿生道：「你巳成爲恐怖份子的追殺目標之一，這可能是由於你在紐約無意中發現了蘇珊娜的緣故。因此，我不希望你回到辦事處來，以免引起他們的注意；你最好悄悄地離開巴黎。相信芬奴會向你交代明白。」

阿生這才曉得：范梅力果然是個精明的上司，他不但知道阿生約晤了妮絲，也顯然知道他正與芬奴在一起。

阿生沒有再說什麼。掛了綫之後，芬奴匆匆爲阿生作了一次比較簡單的化裝。

芬奴既然是個受過訓練的女特警，又被范梅力選作助手，自然有她的一套。

轉眼間，阿生巳變成了一個歐洲人：灰白的頭髮、藍眼、蓄鬚……

芬奴一邊爲阿生化裝，一邊又開玩笑地提醒他：「跟女人接吻時，最緊要小心一些。否則你會出醜的。」

阿生輕輕一笑，又吻了她一下。

芬奴自己也化了裝。

她比較更加簡單得多了。她套上一個假髮罩，再加一副茶色太陽眼鏡。看上去又是另外一個人。

她親自開車將阿生送往機場。

總理被綁　保鏢橫死

羅馬機場之內，軍警林立。

阿生就像一名普通的歐洲旅客，跟着人潮湧向閘口。

出了檢查站之後，有人掠過他的身邊：「巴黎鐵塔有多高？」

「三百零七呎。」阿生若無其事地回答了身畔那人。

當然，巴黎鐵塔的正確高度絕對不是三百零七呎；那只不過是暗號而巳！

這是芬奴告訴他的一個暗號。

阿生的外型雖然改變了，但他的外衣口袋之上，却有一條顏色特殊的袋口巾——那是芬奴爲他插上去的。

玫瑰紅色的袋口巾之上，綉了一個黑色的「A」字——美術字體的「A」字。

黑色字體的邊緣，還圍了淺淺的紫色，看上去十分艷麗奪目，而帶有神秘感。

阿生身畔那大漢於是轉過身來，爲他挽行李，一邊又示意着說：「車子就在那邊，請跟我過來吧。阿生兄弟。」

阿生知道對方是自己人，於是跟他過去！他們登上了一輛房車。

那大漢開了車之後才告訴阿生：「我叫安東尼，意大利人。希望以後我們合作愉快！」

阿生爲審愼計，問道：「請問你的上司是誰？好兄弟。」

安東尼一邊開車一邊笑道：「里奧，他叫我代表他問候你。」

阿生知道不會錯到那兒去了。因爲芬奴曾將這一切告訴了他，包括安東尼、里奧等等名字在內。

阿生又問：「現在我們到何處去？」

「酒店。」安東尼說，「我們爲你訂了帝國大酒店一間套房，希望你會喜歡那兒的環境。」

「謝謝你！」

「不要客氣。」

× × ×

阿生輕易逃過了一次殺身之禍，但他本人似乎全不知情。

這也難怪的。像他這種職業，的確隨時會被對手殺害。

這一次，他們的對手是意大利的「赤軍旅」——恐怖份子。

自從蘇珊娜在紐約的行踪敗露後，「赤軍旅」行動組的人員便感到備受威脅。

因爲蘇珊娜行踪的無意中被阿生發現，引來美國「CIA」與聯邦密探的大舉搜索，雖然事後却因爲「赤軍旅」的消息靈通與行動迅速，令蘇珊娜能及時離開美國國境，同時亦完成了預訂的任務。

但是，「赤軍旅」却恨透了阿生！

這也是阿生何故會在巴黎一間夜總會遇襲的前因後果。

然而阿生至今仍不知道，羅馬機場一直有人在等着他。

那是「赤軍旅」派去的人。

那些人都是恐怖份子，只要見到阿生，就立即格殺勿論！

要不是芬奴替阿生化了裝，要不是接應阿生的國際特警人員僞裝得好，迎接他時有默契的話，阿生可能死於亂槍之下。

然而現在，奉派到機場去的二名槍手却等得有些納悶。

「我想他不會來了。」其中一人說。

另一人道：「聽說那中國人很固執，他不會放過蘇珊娜的。」

「但是，今日由巴黎飛來的班機，都先後抵埗了。」

「也許他比我們更加狡猾，改變了外型，或者繞道而來。」

「不管怎樣，我們也得等下去！這是命令！」

「我才不明白，那中國人有什麼了不起？哼！如果是我，我根本不會把他放在眼內。」

「是的，就是爲了他一個人，要我們在這裏獃了大半天！」

「喂！小心！」

那邊有二名武裝警員，正向這邊巡邏過來！

負責開車的一名恐怖份子，作賊心虛地，想將車子開走！

但是，一名武裝警員巳朝他們發出了手勢！

一名恐怖份子立即拔槍，同時叫另一名同伴迅速開車衝過去！

本來這是無可厚非的事，這個城市在這一陣子以來，一直充滿了緊張氣氛，到處有軍警截查可疑車輛！

假如他們讓對方檢查，肯定會檢出槍械和彈藥！

因此，車內二名恐怖份子心裏有數，決定先發制人。

一個開足馬力，將車子狂衝過去！

另一個把手提機關槍的槍管伸出了車外，亂槍掃射！

二名警員首當其衝，中槍倒地！

一輛滿載軍警的吉甫車，聞聲立刻採取行動，由那邊開了過來！

車上指揮官頭腦冷靜，令司機將車子攔在路心！

車上各軍警紛紛跳下車來，伏在路旁，開槍截擊！

兩名「赤軍旅」的汽車企圖繞過軍警攔在路口的吉甫車，但槍聲「卜卜」，子彈狂飛之下，二人未曾突圍，巳死於亂槍之下！車子滿身彈痕，撞向路旁！

軍警一湧而上，發覺車內二人都是滿身彈孔，鮮血淋漓！

× × ×

國際特警組織派駐羅馬的負責人是奧里，正與阿生在進餐。

他的助手安東尼急急而來。

不必安東尼開腔，里奧和阿生也知道一定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安東尼悄悄將一幀照片交到里奧手上，低聲報告道：「這是羅馬警方交來的，機場附近有二名恐怖份子被軍警擊斃，在他們身上搜出了這照片。後面有些字。」

里奧將照片翻過來。後面果然潦草地用意大利文寫了以下一些字跡：——

阿生，中國人，國際特警，五呎八吋，二十四歲。黑髮，黃種人。

里奧幾乎沒有看完那些字，就匆匆將照片往口袋裏塞。

阿生不知內裏，還問里奧：「發生了什麼事？」

里奧道：「沒有事。我們吃完了，走吧！」

阿生由於角度關係，看不見那些照片。更看不見後面的字。

里奧直至離開了那間餐室，才將情形告訴阿生。

阿生登上了里奧的車子，悄悄揑了一把汗。

車子開往一幢建築物，那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羅馬的辦事處。

表面上，這兒只是一幢商業辦公大厦，里奧也只是一名普通商人而巳；只有少數保安首長知道里奧的眞正身份。

里奧帶阿生回來，是爲了參加一次會議。

參加是次會議的人還未到齊，因爲里奧和阿生都提早離開了那間餐室。

里奧招呼阿生到他的辦公室裏去：「這個國家越來越可憐！稍爲富有、稍具權勢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胆之中！」

「意大利軍警眞的是一些兒辦法也拿不出來麼？」阿生忍不住說。

「那又未必，只是民主世界的法律給予人民太多的自由。赤軍旅毫無疑問是給意大利政府寵壞了。」

「除了法律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其實，法律也可以改；意大利政府爲什麼不可以針對目前情況，更改他們的法律呢？」

「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特色，意大利人習慣了懶懶散，對一切事情得過且過，這正好給予恐怖份子太多的便利。」

阿生知道會議室就在隔壁。

在里奧這間辦公室，有一度橫門，可以通到會議室那邊去。

阿生問里奧：「我們等會兒是否與意大利的軍警首長舉行會議？」

「不！不是。」里奧道：「等會兒到我們這裏來開會的人，包括美國人、加拿大人、比利時人、西德人、英國人、意大利人和荷蘭人等。本來還有一位奧地利將軍，但較早時我們接得通知，他可能趕不及到我們這兒來。」

阿生半開玩笑地問：「可不是開一次聯合國大會吧？」

里奧笑了笑，搖搖頭：「不！他們都是北約組織中人。」

里奧又一派正經的，對阿生說：「坦白對你說吧，這次我們要保護的，並非意大利的富戶或者貴族，也不是政客，而是北約組織一些秘密機關。而最重要的一處地方，就是一個軍火庫。」

「恐怖份子要刦軍火庫？」阿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是的，這是我們得到最新的情報，連北約組織的情報機構也得到同樣的消息，我們因此決定了召開今晚的會議。」

阿生喃喃自語般，問里奧：「北約有一個秘密軍火庫在羅馬？」

「那是一項高度秘密，我們不知道赤軍旅如何會查到了此中秘密！」

「果然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恐怖組織，我們遇上了一個强大的對手！」

「的確！這是一個十分强大的對手！」里奧說道，「我們非小心翼翼不可！他們手段固然殘暴，綫眼亦多。」

「我們開會的目的，大概是交換意見吧！」

「不錯。會議的召開，是由北約組織發起，而由我們召集。」

「我也有份兒？」阿生用手指指了一下自己。

里奧道：「是的，你代表范梅力先生，也代表了我們巴黎總部；你應該感到榮幸。因爲凡是參加會議的，都必須經過小心審核。其中原因，相信你總會明白。」

阿生自然明白到保密的重要。

不久，北約組織的有關國家代表，巳紛紛到達了會場。

羅馬的國際特警辦事處，就像許多國家的國際特警辦事處一樣，一直屬秘密存在的；只有內行人才知道如何可以入內。

另一方面，羅馬辦事處與紐約的國際特警辦事處也有頗多相同的地方，例如辦事處的出入口特別多，表面掩飾得十分好……等等。

北約組織的各國代表，就是分別自不同的入口處進來。

當然，他們都須要由國際特警人員的指點和帶路。

阿生和里奧以主人身份招呼各不同國籍的北約官員們。

此等官員等閒場合也不會出現，所以他們到這兒來之前，不但須要高度保密，還要小心安排好一切保安工作。

所以出席會議的人，都十分守時。當

然，他們全是北約組織的軍政首腦啊！

會議開始了！

首先由里奧介紹阿生給各人認識。

然後由北約組織派來的代表，報告他們最新收集到的情報，以及布魯塞爾方面的意見。

布魯塞爾是比利時首都，亦即北約組織總部之所在。

一名北約代表坦然表示：他們的保密工作可能有漏洞，所以才會讓「赤軍旅」知道他們在羅馬附近也儲藏了大批軍火。

就過去情況而言，人們只知道北約總部所在的布魯塞爾有軍火庫，却不知道其他地方也有秘密軍火庫之存在。

會議進行時，有人提議將羅馬近郊的秘密軍火庫取銷；將其中存放的軍火，偷偷運往別處。

但是阿生却極力反對！

他認爲這種「斬脚趾、避沙虫」的做法，實在愚不可及，甚至會中了「赤軍旅」所安排的計謀亦未可料。

因爲就最近意大利政壇情況，意大利第二大政黨——共產黨，曾質問政府：意大利國內是否有北約組織的秘密軍火庫？

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却加以否認。

但是，經此一問之後，意大利國內輿論却公開質問政府。

看此情勢發展，「赤軍旅」顯然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去爲難政府。

因爲根據國際特警情報人員所得到的消息指出：這項「內幕消息」是由「赤軍旅」向共黨議員秘密提供的。

意大利共產黨與「赤軍旅」本來就是同路人；但是目前意大利共產黨所採的是溫和路綫，循正路去爭取民衆的支持；與「赤軍旅」以恐怖手段迫使政府就範，恰巧相反！

究竟「赤軍旅」這一項「內幕消息」從何而來？毫無疑問，這正是「赤軍旅」情報組人員的功勞之一。

會議中北約代表一致表示，他們對「赤軍旅」有下意識的恐懼，希望國際特警能助一臂之力。

事實上國際特警心裏也明白：一旦軍火庫被刦，大批軍火落入恐怖份子的手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阿生要求北約代表將軍火庫四周環境的詳細圖表提供出來，以便參考。

那是一處羅馬近郊，通常那是十分荒僻的，要不是北約組織現在說了出來，許多人發夢也想不到那兒有一個軍火庫。

北約組織的代表又解釋：該處有秘密隧道，可以在不爲人注意的情況下，把軍火偷運到機場去。

阿生心裏明白，此等列爲「高度秘密」的事情，若非迫不得已，這班人是不會隨便說出來的。

由此忖測，「赤軍旅」對他們的威脅，已不是隨便說說就是。

眼前這班代表，還担心另外一件事。

他們知道「赤軍旅」最喜歡「暗殺」，「綁架」，他們担心北約將領遭到此等手段對付。

里奧坦白表示：他們的人手有限，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只是派人從中協助。以及提供一些新式的武器等等。

阿生覺得，恐怖份子女首領蘇珊娜可能正在策劃一次空前的行動。

而這一次的行動，極有可能跟黑手黨合作。

會議似乎沒有具體的結果。

阿生主張主動出擊，無奈他們手上擁有的「赤軍旅」資料十分有限，要一舉將可疑的恐怖份子拘捕，還得顧及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

阿生在美國多年，美國之內的罪案雖然多，但各保安單位有關罪案的資料充足，一旦有發生，還勉强可以控制。

然而在意大利又怎樣？聽會議中各代表的意見，顯然沒有人主張依靠意國軍警。這點是否反映這裏的軍警力量靠不住？抑或他們根本就是低能？

目前意大利成爲舉世知名的暴力事件最多、最可怖的國家。

單單是去年一年之內，政治性的暴行已經超過了二千宗以上。直接被殺害的，也有二十五人。

而綁架案更加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第一」。

一九七五年，意大利有六十三人被綁，去年已增至七十六人。

至於小型的搶掠，例如搶銀包、攔途截刦等等，更是不計其數。

根據估計，平均每四十五分鐘，即有一宗搶刦案件發生。

此外，又根據美國領事館的紀錄，去年一年之內，有超過一千二百名美國人被刦。

西德則公佈，單單是羅馬一地，就有八百四十名德人被刦。

至於暴力攻擊，更是時有所聞。

然而至今爲止，意大利政府似乎還沒有一個善法能制止此等案件的增加。

國際特警組織只插手一些政府高官的被綁，對於那些富有人家、商業鉅子的失踪，簡直是理無可理，亦無能爲力，可能是因爲數目太多了。

國際特警一直注意着：意國恐怖份子是否受到蘇聯「KGB」的控制或協助。

但至今爲止，仍無足够的證據。

里奧吩咐助手搬出一批新式反恐怖活動的保安裝備來。

此等裝備包括了一些「防彈褲」、「自動揀信機」以及「電子追踪訊號儀器」等等。

「防彈衣」總得多，也見得多了，但在座的人却是第一次見到有「防彈褲」。

原來意大利「赤軍旅」最喜歡向一些政要作警告性的射擊，射擊的目標往往就是其中一條腿。

國際特警有見及此，特由總部訂製了一批「防彈褲」。

「自動揀信機」聽來又是普通得很的東西，其實那是防止「炸彈信」的，並非普通郵局採用的揀信機。

「炸彈信」年來十分流行，許多政要紛紛上當，被殺至殘廢的，被炸死的，不知凡幾。

眼前這種揀信機有電子裝置，遇上「炸彈信」時，會立刻發出信號。

同時，這機器的揀信速度亦高，每分鐘可揀信數百封之多，還可以自動將危險

性的炸彈信揀出，發訊號通知監督的人。

至於「電子追踪訊號儀器」，只有烟包的一半那麼細小。

通常這小東西交由那些担心自己可能成爲被綁目標的人携帶，或者放在保鏢的身上。萬一被綁，儀器機掣立刻打開，此後便一直發出訊號。

國際特警辦事處的無綫電台有訊號接收機，只要收到此等訊號，可以立即採取行動，或者通知羅馬警方。

由於訊號不斷的發出，自然對警方的搜索行動極有帮助。

除了上述可以搬出來供各人參觀的新式設備之外，還有防彈汽車。

此等防彈汽車足以抵禦火箭的襲擊，與一輛只能防子彈的甲板汽車，自然又有很大的分別。

各人正在圍觀之際，里奧一名助手突然進入會場來。

他與里奧耳語，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但各人在旁鑑貌辨色，却可以看得出，一定又有突發性事件發生。

果然，里奧告訴在座各人，羅馬市中心剛發生了一宗驚人的綁架案。

那被恐怖份子綁走的人，是前總理莫洛。

在座的北約組織中人一聽到「莫洛」的名字，登時嚇呆了。

莫洛是意大利前總理，也是基督民主黨的首領。是當今意大利最著名的政客之一。

在座的人爲什麼會感到震驚？他又不是北約組織中人。

原來莫洛在任時，正是意大利政府與北約組織合作得最愉快的時候。因此，一切有關北約組織的秘密基地、軍火庫等等，沒有人比莫洛更加清楚了。

然而這時候，里奧已無閒跟各人討論下去；他要立即偕同助手和阿生趕赴現場視察。

× × ×

光天化日之下，這兒還是羅馬市中心區。

警察將一大羣圍觀熱鬧的人羣分隔開來。

一輛擺放得並不規則的汽車，滿佈彈孔，橫在街道之上。

有兩車扇門打開了。

仍然在冒出鮮血的屍體，分別倒在車內、車外；他們分別是五個男人。

這五個正是莫洛的司機和保鏢。然而這時候他們全都中槍倒斃。

阿生和里奧憑國際特警的證件進入現場，發覺現場一片血腥。

只有一名保鏢有一枝手槍握在手中。初步觀察，他死前可能開過一槍。

其他四人也有槍，但看來他們當時都來不及拔槍。

由此可以想像得到，恐怖份子的行動，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那麼快速。否則，五個保鏢一定不會如此措手不及。

根據目擊者稱：二輛汽車載了十多個槍手，其中一個可能是女性。

他們將唯一的生還者——前總理莫洛帶走！其他人在刹那間被亂槍射殺！簡直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

人羣中引起一陣哄動。

一名婦人在啼哭聲中要衝進現場來，但被警員制止。

她是其中一名保鏢的家屬。

阿生不大懂意大利話，但還可以看得出她那呼天搶地的凄涼表情。

除了同情之外，阿生總能做一些什麼呢？

警方已在四處要道設置路障，檢查來往車輛。

但阿生有一種預感：未必有結果。

阿生從來不敢小睹意大利警方的力量，但對方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事，全部過程僅需一兩分鐘，顯然是計劃得十分周全的。

北約一名保安首長布納，也匆匆趕到現場來。

不久之前，阿生和里奧還跟布納在一起。

布納從阿生他們口中知道莫洛並沒有死去，只被恐怖份子綁去，他反而非常担心。

他說得坦白，「活捉」與「被殺」，兩者如果任由他選擇，他寧願莫洛被殺，也不希望他被活捉。

阿生和里奧都明白：布納這種自私的想法，無非因爲莫洛知得太多。

假如莫洛死了，他當然什麼也不會說；但現在他活了落入「赤軍旅」手中，他可能被迫供。萬一他抵受不住痛苦，自然就什麼都會說了。

阿生只可以安慰布納：「莫洛曾貴爲總理，相信一定有他個人的修養；他起碼也明白到保密的重要性。相信他不會胡說的。」

其實即使布納更担心也沒有用。

警方的初步消息：軍警的搜索行動雖然仍在進行中，却無所獲。

× × ×

這種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案件，如果別處發生，也許會令人大感驚奇。

但這是意大利。

熟悉意大利情況的人，一定都會明白，這是不足爲奇的事。

意大利人很懶，在羅馬的路邊茶座上，可以見到那些懶洋洋的意大利人，一天幾次跑到這兒來嘆咖啡、喝啤酒。

這些人懶得連一步也不想走，試問又怎會去理會「事不關己」的綁架事件？

因此，儘管是白日，儘管街上有許多人，恐怖份子依舊是可以爲所欲爲，從來就沒有失手過；相信以後也不會失手。

阿生越來越感覺得到：「赤軍旅」恐怖組織對世界安全的威脅。

他不知道綁架莫洛是否與蘇珊娜有關，但可以想像得到：莫洛目前已經不是政府中的首腦，爲什麼他們還要將他綁走？其中顯然另有圖謀。

里奧已從阿生口中知道了蘇珊娜出現紐約的事。因此他曾親自致電西德刑事調查局，透過那副電腦分析，知道蘇珊娜不但已經返回意國，目前還在羅馬。

就憑電腦收集到的資料分析，蘇珊娜顯然正在策劃一次驚人的行動。

綁架莫洛會不會就是電腦所顯示的「驚人行動」之一？

憑目擊者的口供，當時有個女恐怖份子在現場上指揮若定，假如那女人就是蘇珊娜的話，那麼，「綁架莫洛」可能只是一連串行動的第一步而已。

但是，阿生又在問自己：這種事情，何必一定要黑手黨的人？

其實像這種事情，「赤軍旅」的人，一定比「黑手黨」做得更好。

蘇珊娜為什麼要千里迢迢的，跑到紐約去，把黑手黨「神槍手」施拉帶回意大利？

阿生越想越糊塗。

他問里奧：「羅馬市區有沒有黑手黨的活動？」

「當然有。」里奧說，「但他們的手段，無論如何也追不上恐怖份子。」

「我想找幾個黑手黨人談談，有辦法嗎？」

「辦法當然有，但可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凡是黑手黨黨徒，都尊重他們的諾言，不會輕易出賣組織。」

「然則，你有什麼辦法？」

「先將你的目的告訴我，我才可以為你找到合適的對象。」

「我總覺得：蘇珊娜沒有理由跑到紐約去，把施拉帶回意大利。」

里奧也聽過阿生講過紐約的發現。他說：「他們會不會是舊情人？」

「不可能。」阿生說，「蘇珊娜是CIA的電腦中人物，她個人的資料，盡在CIA那副章魚電腦系統之中。」

「你的意思是：電腦資料中表示，蘇珊娜並非施拉的愛人。」

「對了。」

「但是，電腦有時未必可靠，何況，那可能是未為人知的往事呢。」

「即使是往事，也一樣會被灌入電腦之中。」阿生又說：「何況，像蘇珊娜這一類女性，對兒女私情絕不會重視。我肯定她是為公事到紐約去，只是不知何故偏偏看中了施拉而已。」

「施拉如果眞如你所說，是個神射手，此中道理也十分明顯，大概是因為他的槍法奇準。」

「但我却想像到可能與黑手黨有關。所以，我十分希望跟本地的黑手黨人接觸一下。」

「這點相信不會太困難，讓我安排一下吧。」里奧說。

× × ×

「赤軍旅」終於公開承認，他們一個小組綁架了莫洛。

他們要求政府立刻跟他們展開談判，目的是要政府釋放正在獄中的「赤軍旅」首領古西奧等十數人。

「赤軍旅」首領古西奧與他十四名下屬，總共十五人，正在杜林受審，罪名是進行非法恐怖活動。該項審訊估計歷時三個半月之久。

他們要脅政府立刻停止審訊這十五個人，同時把他們釋放，否則會殺死莫洛。

這項「通牒」發出後，北約組織似乎可以悄悄鬆一口氣了。

然而阿生他們並未因此鬆弛下來！反而加緊追查施拉和蘇珊娜的下落。

毫無疑問，「赤軍旅」這一次綁架莫洛，已達到大收宣傳之效。

電訊的報導，令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赤軍旅」這大名。

雖然過去他們的架綁活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畢竟給人的印象不深。但這一次可不同了，電訊把他們形容為非常有組織的恐怖份子。

另一個原因，大概是由於這一次「特別死得人多」，所以也份外轟動。

是的，一下子死了五個保鏢，人們會問：「保鏢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羅馬的富人和政要們，一向依賴着保鏢們的聲威，以策安全。但是這一次，莫洛那五個保鏢竟然可以一下子死個清光，試問富人和政要們，心裏會怎麼想？

羅馬的政要們，都由政府派出保鏢保護他們的安全。

例如莫洛——基督民主黨首領，以及意大利共黨首領貝林格，都經常有一班保鏢跟出跟入。內政部長劉西加，在公共場合出現時，更有十四名便衣警探護衛。

劉西加是被「赤軍旅」公然聲言要認眞對付的要人之一。

至於當今的總理和總統，更加不在話下。

此等保鏢通常是由保安部門挑選出來，理論上都十分可靠。

但是，自從莫洛一案發生後，人們都在懷疑：此等保護着要人生命的大漢，他們的反應是否過於緩慢？

儘管「赤軍旅」是個組織嚴密的恐怖組織，儘管他們是有備而來，保鏢們也不該顯得「如此低能」的。

一個「警察護衞會」的代表，向政府提出要求：當他們被派往出勤時，應該配備避彈衣，裝甲汽車和更新式的手提機槍等等，否則難以對付「赤軍旅」的威脅。

原來「警察護衞會」中人，並非清一色的現役警察。

他們有些已退休了，有些不想穿上制服隨街行，於是紛紛申請加入這個會，經有關方面小心甄選過之後，被派去保護要人。

但是，經過了這一役之後，要人們都開始警覺了，這班保鏢並非靠不住，也不是不够忠心，只是疏於練習。

警方人員——尤其是握槍的，每隔數月就要派入營，作經常性的訓練，以確保槍法的够準，反應力强等等。

然而作為保鏢的，却沒有作經常性的射擊、演習和訓練。

假如沒有「赤軍旅」的威脅，他們的工作無疑是十分寫意的。但不要忘記，事情永遠就是這樣矛盾的，沒有「赤軍旅」，他們可能失業了。

意大利的失業情況十分嚴重，只有保鏢業最吃香。

除了上述一些與政府有關的要人，由政府免費提供保鏢之外，私人就惟有花錢去請那些私家護衞了。

目前意大利大約有四百至五百家私家安全護衞社。

據非正式統計，最少也有超過二萬人以上，在此等護衞社工作。

他們的服務對象分別是大企業的行政

人員、富商等等。

由於人數太多，其中自然難免會出現一些「害羣之馬」。

此等「害羣之馬」往往這邊收了富人的費用，另一方面又暗中向綁匪通風報訊，出賣其僱主，收取利益。

但一般而言，大的護衞公司，對僱員的背景都經過小心而愼密的調查。

意大利這個國家的確是充滿了矛盾的。只有了解他們法律的人才會明白，原來他們的法律是禁止「私人保鏢」的。

富人們只好「走法律罅」，名目上請保鏢是為了「保護」他們的「錢財、樓房和名貴的汽車」等等。而不是「人」。

試想想看，這是多麼矛盾而荒唐的法律。

此外，意大利又禁止人家賺買綁架保險，因此富人們只好向外國大保險公司投購此類保險，以免損失。

例如英國的倫敦萊德公司，單在過去一年以來，單是接受綁架的保額已高達三千萬英鎊。

意大利富商白格尼，就是萊德公司的顧客之一，較早時他被綁匪綁架，萊德公司須付出六百五十萬鎊，換取他的自由。

× × ×

阿生一直念念不忘施拉和蘇珊娜。

所以到了晚上，他在里奧的陪同下，決定秘密會晤一名黑社會綫人。

這名綫人也是一名黑手黨徒，他叫葛天奴。

葛天奴是一名癮君子，他須要多方面的收入，滿足毒癮。

里奧也像羅馬的警探一樣，充份利用了每一個綫人的弱點。

葛天奴只要毒癮發作，只要你肯付給他一些錢購買毒品頂癮，他就會將他知道的，以及你想知道的，盡量提供。

即使他未必知道，也會千方百計，為你去查個答案回來。

里奧約好了葛天奴在一處黑暗的街頭等候，他們的車子在經過那兒時，將他載走。

里奧在這方面，是十分有經驗的，他不會約這種人出現於餐室、酒吧等公共場所。

葛天奴有如驚弓之鳥的，竄進了里奧的汽車裏來。

「這是我的同事。」里奧一邊開車，一邊介紹葛天奴和阿生認識。「他有些問題問你，我想你一定知道。」

葛天奴在黑暗中瞥了阿生一眼。

阿生首先問他：「你聽過施拉這名字嗎？」

「一名在美國成名的黑手黨徒，有神槍手之稱。」葛天奴十分仰慕地說。

「認識他嗎？」

「只聞其名，却未見過其人。」

「有沒有他的最新消息？」

「有一點兒。聽說他已秘密返回意大利。」

「嗯！不錯，我就是須要這方面的消息。」

「我會努力發掘！」葛天奴又現出了本性——貪婪的本性：「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須要冒生命的危險，因此，我須要的代價也高。」

「你要多少錢？」

「美金，一千元。」

「那麼，我如何知道它的眞假，以及價值？」

「你想知道一點口風，最好先付我一百美元的訂金。」

「這也公道。」阿生故意摸出了一疊鈔票來，在他面前一揚。

葛天奴伸手過來：「我先收一百，但保證你物有所值。」

阿生把手一縮：「慢着。」

阿生又說：「我絕對是個守信用的人，而且，絕不會吝嗇金錢，只要你據實說來。」

「好！好！」葛天奴道：「讓我告訴你，施拉這次回來，不是為我們助陣。他雖然是個黑手黨人，但被另外一些人重金禮聘回來。」

「這算不了什麼。」阿生說道：「老實告訴你，我連誰用重金禮聘他回來，我都知道得十分清楚。」

「嗯——」

「要我告訴你麼？」阿生輕輕一笑，「那是赤軍旅的女首領蘇珊娜。他們是一齊由紐約回到羅馬的。」

「你既然知道得這麼清楚，又何必找我？」

「我要知道的，是他們回到羅馬之後的動向及詳情。」阿生又說：「我是個爽快的人，而且，我習慣了做批發生意，不大喜歡零售式買賣。」

里奧一直只負責開車，但這時候他也忍不住插咀道：「葛天奴，別要花招了，我這位朋友有的是錢，你知多少就說多少，他決不會難為你。」

阿生數了一疊美鈔，數目是整數五百元正。其餘的，放回口袋裏去。

葛天奴一直瞪住那疊花花綠綠的美鈔；車子裏雖然沒有燈光，但車子經過街道上的時候，路燈掩映，總可以見得到車內的情形。

阿生故作大方地，將整疊美鈔塞進葛天奴的手裏去。

然後認眞地告訴他：「這裏是五百元美鈔，盡你所知告訴我吧！如果我認為滿意的話，另外五百元你立刻可以獲得。」

葛天奴果然不再支吾。

他一邊把鈔票塞進了口袋，一邊說道：「施拉曾四出拉攏我們一班手足，叫我們跟他一起『工作』，却沒有說明白那是什麼工作。有不少黑手黨徒因慕他的名氣，毫不考慮地，答允加入那裏；但有些人却比較清醒，他們担心施拉可能被赤軍旅利用，採猶疑態度。」

阿生覺得這才是眞正有價值的情報。

他問道：「你可知道有多少人答允施拉工作嗎？」

「相信最少也有好幾十人，因為施拉曾保證他們的收入一定十分滿意。」葛天奴道。

阿生接着又問道：「在那兒可以找到施拉？」

「聽說他去了米蘭。」

「你知道目前有那一些人答允為施拉效力的？」

「其中一個叫萊吉的年青人，不但答允為施拉效力工作，還四出為他拉攏別人加入。」

「在那裏可以找到萊吉？」

「他在堡壘酒吧工作！但請你切勿提及我的名字。」

「你放心好了！」阿生安慰葛天奴，「我只會感激你，決不會害你。」

葛天奴道：「只要我能生存下去，我一定會為你打聽更多的消息。」

「好極了。」阿生說，「如果你知道施拉幾時回來，記得告訴我。」

「當然！為了另外五百元，我會努力的！」葛天奴又示意着說：「請在前面街口把我放下吧。」

里奧會意地，將車子的速度減慢。

葛天奴這時候才懂得往後張望。

他發覺後面有一輛汽車亦步亦趨的，跟了過來。

里奧的車子慢下來，後面那車子也慢了下來；葛天奴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他以為那是「赤軍旅」派來的人，他不敢立即就落車。

里奧對他說：「放心吧！那是我的助手，我們比你更要小心提防。」

連阿生也直至到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里奧的助手安東尼和數名特警，一直在後面暗中保護他們；安東尼的車子裏，甚至有重型機關槍和手榴彈，更有無綫電通話機，隨時與特警辦事處保持連絡。

葛天奴走了。

二輛車子又若無其事地開走。

× × ×

堡壘酒吧之內，尚算熱鬧。

到這裏來買醉的人很多，有些爛醉如泥，有些借醉高歌，有些在跳舞。

在這裏工作的人，正是見怪不怪。只要他們不騷擾自己，只要他們不賴賬，酒保們是不會去理會他們的。

然而現在就有一個醉漢借醉行兇，他一手扯住櫃圍內的酒保，嚕嚕囌囌的，不知道說些什麼。

酒保正忙於招呼其他客人，順手將醉漢的手撥開了。

豈料那醉漢却呱呱大叫：「他媽的！你敢動手打老子？老子要跟你拚過。」

話猶未完，一隻空酒杯朝那酒保飛擲過去。

「嘩啦」一聲，酒保雖然避過了，空酒杯却擲中了酒櫃，擊破了一大塊玻璃。

酒吧之內立刻引起一陣哄動。

櫃圍之內，立即有人衝出！眼看那醉漢就要被人認眞對付了。

但是就在這剎那間，一名警探公開向醉漢表示身份，揚言要逮捕他。

醉漢醉態可掬，瘋瘋癲癲地極力掙扎。數名酒吧中人一湧而上。

但是，立刻有人喝止他們；原來酒吧裏的警探不止一個。

醉漢終於被數名警探合力制服。

酒吧裏的人。悄悄舒了一口氣。

在混亂中，早已有人致電報了警，所以警車正在外面響起了警號。

數名警員一湧而入，酒吧亦已將燈光亮了起來。

警探要把一名酒保和醉漢一齊帶走！

那酒保正是剛才首先與醉漢動起手脚來的萊吉。

萊吉根本沒有錯，以為只是被「邀請」返回警局去作證。所以他也樂意跟上了警車去。

一切平靜下來，根本沒有人去想到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 × ×

在警局裏。

那醉漢竟然清醒過來了；他對落案的警探一口咬死萊吉毆打他！

在現場將他逮捕的警探却說：他當時根本未有注意到誰先動手，因為一則燈光昏暗，二則人多阻碍了視綫，三則還沒有事情發生之前，他只跟同事們躲在一角喝酒。

直至到那邊酒櫃之前有人吵鬧，以及玻璃杯粉碎之聲傳來，警探們才開始注意云。

負責落案的警官聽了各方面的口供之後，決定把萊吉和那醉漢一齊落案，控以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的罪名。

酒保萊吉不但大感意外，也十分生氣，竟然指住那警官大罵！

警官却慢條斯理地告訴萊吉：「現在我們要加控閣下阻差辦公，以及辱罵警務人員的罪名。你可以不說話，也可以通知你的律師，叫他們來將你保釋出去，因為此乃你之權利。」

酒保萊吉為之啼笑皆非！

× × ×

終於有人到警局裏來，將酒保萊吉保釋出去。

那兩個人樣子十分斯文，向警方辦好了手續之後，就將酒保萊吉接上了一輛車子裏去；萊吉也只以為對方是酒吧老闆派來的律師和助手而已！

但是，當車子開行之後，那中年人却在埋怨他：「萊吉，你不該在這個時候鬧事。尤其是不該牽涉到警方這方面來。」

「我沒有鬧事，只是那傢伙惹我，偏偏警探又糊塗！」萊吉極力為自己辯護。

中年人道：「施拉叫我保釋你出來之後，最好不要再返回酒吧去，他担心你會誤了他的大事！你可明白我意思？」

「怎麼？」萊吉果然怔了一怔：「你是施拉派來的？」

「是的，施拉剛由米蘭回來，他正要會晤你，想不到你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出了事！」

「根本不關我事，只怪那酒鬼。」

「算了，算了現在你向我解釋也沒有用。你有什麼話，留待等一會兒向施拉解釋吧。」

較年青的人負責開車子，他一直不作聲。

直至到車子停了下來。

中年人示意萊吉和他下車，然後三個人一齊走進了一間屋子裏去。

那是一幢充滿神秘的兩層高的建築物，裏面甚至沒有光綫！

中年人走到門前，伸手輕輕敲門。

門內有人低沉地問：「誰？」

「我找施拉！」中年人低聲答了。

「施拉？對不起，你找錯了。」

「不！不會錯的，告訴他，我是他的

律師，我為他帶來了一個朋友。」

這一次，門「呀」然開了！

屋內只有十分暗淡的燈光。

一個年青人，正站在門旁，對各人道：「施拉剛與蘇珊娜小姐出去了。你們請進來先坐一會兒，他很快就會回來。」

屋內似乎沒有其他人。

暗淡的燈光底下，只見屋內陳設十分之簡陋。

中年人偕同他的助手和萊吉二人，分別坐到一張陳舊的沙發上去。

剛才替他們開門的年青人，則躲在窗簾的背後，他顯然十分注意屋外的一切動靜，反而冷落了屋內這三位人客。

中年人問萊吉：「你已加入施拉這兒來麼？」

萊吉點點頭：「是的。」

「你可知道施拉要你替他做一些什麼？」中年人又問。

「老實說，至今為止我還不知道施拉要幹些什麼勾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們只幹一次就可以有一大筆錢。」

「是的，我也聽施拉說過，他要一班年青人帮他的忙，大家一齊去發財。但要靠得住的，最好當然是黑手黨裏面的弟兄們。」

站在窗後的人搭訕着說：「你攪錯了，誰說一定要我們黨內的人？只要他年青、有氣有力、會開槍，這已經够了！我們反正只幹一次，不怕有什麼後果，而且人數越多越好。」

中年人回頭問道：「你是施拉的什麼人？」

「他的助手祖尼。」

「祖尼弟兄，奇怪，施拉為什麼還不回來？」

「我也不知道，蘇珊娜把他叫了出去，可能去找人吧！」

就在這時候，屋角的電話响了起來。

窗後的年青人急忙過去接聽。

他只與對方低語幾句，便把中年人叫了過去：「你可是梅理律師？施拉叫你聽電話。」

中年人於是過去接聽。

一會兒，中年人回來對萊吉道：「施拉叫你立刻返回工作崗位去，一切要佯作若無其事，繼續做他吩咐你去做的事。回頭他會另外派人去與你連絡。」

萊吉問道：「剛才就是施拉來的電話麼？」

「是的。」

「為什麼不叫我去聽？」

「他很忙。難道你不相信我麼？」

「不！我只是有話想跟他說。」

「他為了今晚你的事，十分生氣，既然你已被保釋出來，你還焦急什麼？有話留待明天見到他之後說吧。」

中年人看看腕表，然後又對萊吉說道：「我也交代清楚了，你還有什麼疑問要問麼？」

萊吉想了想，道：「沒有了。」

中年人又問道：「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啊？」

「也好。」萊吉事實也很担心，在這深夜時分，在街上很難截到街車。

於是三個人又再次在一起，離開了那屋子。原車離去。

× × ×

那是一場十分精彩的戲劇化安排，幕後策劃人正是阿生。

阿生為了弄清楚「赤軍旅」到底要怎麼樣，曾與各有關單位舉行過一次聯席會議，其中包括了北約安全體系的代表，以及意國軍警保安官員等等。

阿生是由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派來的，大家都十分尊重他！

酒吧裏面的醉漢挑釁，警探的及時出現，律師保釋以及午夜中的會晤等等，完全是一個又一個的「陷阱」。

阿生的目的是要知道「赤軍旅」的眞正企圖。

當時意國保安官員曾企圖以强迫手段令萊吉說出眞相。

但是阿生極力反對用暴力手段，因為那樣不會得到眞正的答案。

他主張「智取」，目的是要迫使萊吉在不知不覺中上當。

以上只是這幕好戲的上集而已，下集現在就快要上演了。

× × ×

蘇珊娜以神出鬼沒的姿態，悄悄會晤了施拉。

施拉是她親自由紐約物色回來的神槍手。

施拉不但有名氣，而且在意大利本地的「黑手黨」心目中，他還是個「英雄人物」。

因此，深謀遠慮的蘇珊娜，她認為自己雖然花費了不少時間和金錢，但一切果然如她意料那般順利的話，還是十分值得的。

施拉可以把他的神槍絕技傳授給「赤軍旅」的槍手們。

但是，蘇珊娜的眞正用心却不在乎這些；她希望利用他的名氣，召集一班「黑手黨」為「赤軍旅」効力。這才是施拉的眞正價值！

施拉在美國有過犯罪紀錄，「CIA」總部那副電腦記憶系統，以及聯邦調查局，還有紐約警察總部的檔案中，都有他的紀錄。

因此，美國「黑手黨」的教父，都不敢過份的重用他。

換句話說，施拉在美國並不得意，蘇珊娜就憑着她的美色、口才，輕易將施拉說服了。

等到阿生無意中遇見他們在一起時，蘇珊娜已進入了成功的階段，正準備離開美國。

蘇珊娜能够以一個二十六歲的女性，而成為「赤軍旅」的首領之一，當然不是偶然的。

施拉在紐約混上了這一大段日子，又是當地黑手黨的活躍人物，自然也是一個十分機警的人。

因此，夏力和阿生等人的過份注視，終於給他們及時發覺了。

施拉認得夏力和阿生二人是國際特警人員，悄悄將情形告知了蘇珊娜。

蘇珊娜担心事態有變，急忙偕同施拉離開了那間餐室。這就是當日在紐約的情形。

現在蘇珊娜却以倔主的姿態，向施拉道：「人手方面準備成怎麼樣？」

施拉道：「已差不多了。假如你所提供的情報準確的話，我們成功的機會十分大！」

「我手上的情報當然準確。」蘇珊娜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裏面，到處都有同情我們的人，他們都帮着我們。」

「是的，看過你們綁架了莫洛之後，我對你們的確充滿了信心！」

「綁架莫洛，是爲了救我們的同志出來。我們有十幾個同志在杜林監獄！」

「你以爲這次的交換會成功？」

「絕對會成功！」蘇珊娜非常有把握地說，「莫洛雖然只是前總理，但是，他知道許多秘密，現任政府的首長以及北約組織的將領，相信目前一定萬分焦急。」

「目前他肯不肯供出什麼秘密？」

「現在不肯，但他到頭來一定會自動供出；否則，他會吃苦頭了！」

施拉忽然問道：「可以帶我見見莫洛麼？」

「不可以！」蘇珊娜答得十分爽快，「我們裏面的組織十分嚴密，一切事情也處理得非常之小心。你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表現，當然不可以。」

施拉聳聳肩：「好吧！讓我表現給你看！」

蘇珊娜又非常認眞地對他說：「我們十分重視這批軍火，你必須小心從事；萬一失手，我與你之間，可能會從此失去連絡。」

施拉最重視的，還是最後一句。

坦白說，要不是因爲蘇珊娜，他未必肯回來。

他不知道自己這一次的運氣如何，但無論如何，他也不希望失去了蘇珊娜。

他熱情地瞪住她，要吻她！

但是她輕輕推開了他，對他說：「你要跟我在一起，必須在革命事業上有所表現。」

這句話施拉已經不知聽過了多少次；儘管他不了解什麼革命意義，却爲蘇珊娜的美色着迷！

蘇珊娜對他進行過「思想教育」，於是他也用同樣的理論和口吻，去遊說黑手黨裏面的年青槍手們。

但是，他常常遭到人家的反駁；有時他會被人駁到啞口無言。

到底他不是正統出身，理論上自然不及蘇珊娜。

有時他也想用那種反理論去反駁蘇珊娜，但又怕她生氣。

後來他學乖了，對那班亡命之徒說話時，不再開口革命，閉口人民；他只以「利益、金錢」作爲說服對方的藉口。

蘇珊娜當然不知道這一切，即使知道了，也不會管他！反正她只不過利用他。

像他這種人，在蘇珊娜心目中，除了一點點利用價值之外，別無好感。

施拉已經說服了好一些人，秘密加入「赤軍旅」的外圍陣綫！

因爲施拉不是正宗的「赤軍」份子，所以他只能稱爲「外圍陣綫」。

他希望討好蘇珊娜，所以他發誓要做好這件事。

× × ×

意大利內閣不止一次地召開過秘密會議。

會議內容儘管沒有公佈，人們也總可以猜想得到必然是與前總理莫洛被綁架的事有關。

事實上連日以來，報章已大事渲染「赤軍旅」要脅政府釋放他們同黨的消息。

許多人都估計意大利政府勢必就範的消息；看來這將會是「赤軍旅」最成功的一次綁架。

但是，「赤軍旅」的消息比外界更靈通，他們已獲悉政府不會就範。

因此，各個行動小組，又奉命策劃一連串的恐怖活動！

此等活動包括了射擊政府人員，尤其是保安部門的。

他們很懂得心理戰，所以他們不會一槍令到被伏擊的人致命！

他們只射擊對方的雙腿。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國際特警才會供應避彈褲。

但是，穿着避彈褲出街，將是十分麻煩的事，所以到頭來還是有不少人被「赤軍旅」擊傷了雙腿。

此外一些大規模企業的要員，也紛紛成爲襲擊的對象！

他們僥倖的，只是皮外傷；否則，就會變成終身殘廢！

與論紛紛指責這種毫不人道的行爲；阿生更加覺得討厭。

這算得什麼呢？利用這殘暴手段難道就可以「奪權成功」麼？

意大利人除非沒有腦袋，否則他們總會冷靜地想想：像「赤軍旅」這一類組織，萬一眞的讓他們成功，意大利人民將會過着一些什麼日子？

恐怖、殘暴，意大利人豈非惶惶不可終日？

阿生儘管不是意大利人，也替他們感到難過！

利用黑帮　爆軍火庫

堡壘酒吧還是那麼好生意。

萊吉仍然在這兒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樣，跟熟客們打招呼。

唯一例外的，也許就是現在這一刹那了。

有個陌生的客人進來。

這裏每天都有陌生的酒客，但這一個却比較特別，他一來到這裏，就問誰是萊吉。

那酒保指指身畔一名同事：「他就是萊吉。」然後走開了。

「你是誰？」萊吉怔了一怔！

那陌生人左張右望：「我從西西里島來，朋友說你可以介紹我工作。」

「我還沒有空，留下你的姓名地址吧！」萊吉又問：「喝一杯酒麼？」

「好吧！給我一杯馬天尼。」那人隨即取出了紙筆來。

他寫下了他的姓名和一間下等客棧的地址！然後交到萊吉手中。

那字條是夾在鈔票中，當作付酒錢塞到萊吉手中去的，沒有人會注意他們這些

小動作。

西西里島是意大利最大的一個島，也是黑手黨的傳統根據地。

萊吉不敢立即看那張字條。他繼續埋頭工作，一邊又在心裏想：「對方不會是警方派來的人吧？如果是警方的人，一定認得他，何必左問右問？

對方說來自西西里島，他顯然是一名黑手黨徒。

目前許多黑手黨徒都知道萊吉可以介紹他們爲施拉工作。

那人走了之後不久，又來了一個人，那是保釋萊吉出來的律師。萊吉當然認得他。

律師告訴萊吉：「警方那邊，你可以暫時不理會他們了。打架鬧事不會是什麼罪名，最多罰錢了事。施拉要你專心爲他工作。」

萊吉是信他信到足的；他心裏還非常感謝施拉呢。

直至到下班時，萊吉才有空去看那張字條。

字條上寫住：「沙加，松鼠酒店二〇一號房。」

萊吉從未聽過沙加這名字，却知道松鼠酒店之所在。

那是一間十分便宜的三流酒店。過去也有不少黑手黨徒住到這兒來。他們大多數來自西西里島的。

萊吉決定去找沙加談談。

他實在須要一些人才。施拉規定的時日也快要到了！

× × ×

萊吉來到松鼠酒店。

他登上二樓，這裏靜悄悄的，連侍應生也找不到一個。

萊吉走到「二〇一號」房，房門緊閉着。

這裏不像大酒店那樣，房門外有「掛門咭」清清楚楚的表示客人「外出」或「在內」。

萊吉輕輕敲了兩下門！

門原來沒有鎖上，自動開啓了。

萊吉試走了入內，立刻被人用槍管抵住腦袋！

但那人很快就將槍移開了：「對不起，原來是你！」

躲在門後的人正是沙加——曾到酒吧去找過萊吉的人。

沙加將門小心地掩上，上了栓，回頭對萊吉道：「對不起，我實在作賊心虛，太過緊張了。希望你不會見怪！」

萊吉道：「是誰叫你來找我的？」

「廸索夫。」沙加道，「他說你目前很須要一些人帮手。」

「是的。」萊吉反而知道廸索夫是西西里島一個知名的黑手黨頭目。

前些時，廸索夫曾到羅馬來，亦與萊吉見過面。萊吉也確實跟他談過了找人的事。因此現在沙加這一番說話，萊吉沒有理由不相信的。

萊吉問沙加：「就只有你一個人？」

「不！還有羅茲。」沙加道，「他住在另一處地方。坦白告訴你，我們在羅馬有紀錄，不想警方一下子可以將我們二人一齊找到。」

萊吉是黑手黨人，自然明白到許多在羅馬曾犯了案的黨人，爲了逃避警方的耳目，都會紛紛南下地中海，躲到西西里島去。

西西里島幾乎全是黑手黨人的勢力範圍，只要他們肯掩護你，警方休想爲所欲爲。

因此，剛才沙加的一番說話，萊吉自然也聽得心裏明白。

似乎毫無疑問：沙加曾在羅馬犯過案，所以才會表現得如此提心吊胆！

時間已是晚上。

剛才萊吉進來時，這裏並無燈光，但街外的霓虹管招牌，却可以令到這裏面十分光亮。

沙加指指橫過街道，對面一處窗口——那是另外一間酒店的三樓，其中一個窗口。然後對萊吉表示：「羅茲就是住在那裏。」

萊吉忍不住問道：「羅茲有些什麼本領？」

沙加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

他想了想，隨即一邊拿起房間裏一具電話，一邊對萊吉道：「小心注意那窗口內的動靜吧！」

這邊，沙加却向總機的接綫生借了一條街綫，然後搭了一個電話到對面那間酒店。

萊吉可以見到對面那窗口之內的動靜。那是羅茲的影子。

羅茲聽到了電話鈴聲，過去拿起了聽筒。

這一邊，萊吉却可以聽到沙加對住電話說：「羅茲嗎？我是沙加，你酒店下面情形有些不大對勁呢！警探可能在一分鐘之內到你房間來，……」

電話還未說完，羅茲已將電話聽筒掛上了，隨即熄了燈。

萊吉和沙加都可以隔住一條街離遠見到，窗口有一條人影爬了出來。

那人影正是羅茲。

他顯然相信了沙加的警告，以爲警探立即就要上去找他！所以不敢由房門出去，改由窗口爬上了天台！

他的身手十分敏捷，快得令人感到驚奇！

轉眼之間，他的身形已在屋頂之上消失。

萊吉看得目瞪口呆！

回頭他問沙加：「咦！爲什麼你要嚇他？」

沙加道：「本來我答允今晚送錢上去給他，否則他明天沒有錢付房租！但不幸我也沒有錢，索性讓他因利乘便的表演一下他的身手給你看看。你認爲如何？」

「他的確身手不凡！」萊吉口裏說話，眼睛却仍然瞪住那邊的屋頂。

萊吉忽然又以驚奇的口吻對沙加道：「你瞧！你的朋友……」

是的，那是羅茲的影子。他又再次出現在那邊屋頂之上。

萊吉和沙加都可以看見，羅茲在黑暗中揮動手臂。當初萊吉還以爲他要向沙加打出手勢求救！也許他深信警員就在下面等他，或者搜索他，他自感走投無路了。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夜空之上，

彷彿行雷閃電似的，有些東西凌空飛了過來！

那是一條繩子。

繩子凌空橫過街道，套住了這兒屋頂上的一條烟囱。

不到一分鐘，萊吉和沙加都可以見到羅茲的影子，他正沿住跨空的繩索，攀了過來！

他的身手十分敏捷，萊吉和沙加都可以見到他的影子越來越清楚。

他們以為羅茲一定由屋頂上面落來，因為沙加說過，羅茲早已知道他就住在這裏。

但是，羅茲却沒有爬上這酒店的屋頂，由牆邊的水渠下來，迅速攀到了沙加房間的窗口來；簡直就像猴子一樣。

羅茲迅速爬了入來！

當他發覺這間房之內不止一個人的時候，他立即又有所行動：「不要動！你是誰？」

沙加怕他開槍，忙作介紹：「羅茲，別亂來，他是廸索夫所講的萊吉兄弟。」

「萊吉？」羅茲果然也怔了一怔：「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是的。」沙加道，「他就是可以把我們介紹給施拉的弟兄。」

羅茲伸手過來，跟萊吉握了一下：「對不起，剛才我冒犯了！」

萊吉苦笑道：「難得大開眼界？」

羅茲俯視街道之上，回頭問沙加：「你剛才在電話中說……」

沙加沒有等他說完，就笑道：「好拍檔，對不起，我因為借不到錢，却找到了萊吉弟兄，他要看看你的應變能力?」

羅茲看看街上，又回頭看看二人的面孔，為之啼笑皆非。

萊吉道：「毫無疑問，兩位可以加入我們了?」

沙加與羅茲喜不自勝地，互相握手，會心地微笑！

沙加問：「聽說我們只須做一次，便可以收山，到底幾時開始?」

萊吉道：「坦白說，我也只是代施拉召集一班手足參加，詳情並不清楚，不過剛才你倒沒有說錯，施拉的確保證我們只須做一次就够了。」

沙加道：「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在羅馬，我們不可能逗留得太耐，以後我們如何連絡?」

「你們担心什麼?」萊吉說道：「目前羅馬警方正疲於奔命，為了應付赤軍旅，那裏還有空理會你們這一班?」

萊吉又付了一些錢給羅茲，道：「你們只要不欠房租，相信暫時還不致引來警方的注意?」

羅茲猶疑地說：「我還未替你做過任何事情，怎麼好意思要你的錢?」

萊吉把鈔票塞進了他的手心：「你我同是黑手黨人，合作只是時間問題，何必客氣，拿去先付房租，等我消息。」

萊吉說完就走。

× × ×

意大利前總理莫洛仍無音訊。

莫洛被「赤軍旅」綁架的消息，已經轟動全世界。

教皇也在公開要求恐怖份子無條件釋放莫洛，那當然是夢話。

莫洛被綁後，「赤軍旅」一再耍花招，用電話虛報發覺莫洛的假消息，令到負責搜索的軍警疲於奔命。

羅馬市區和郊區，各處要道仍然不斷出現軍警，檢查來往車輛。

許多可疑樓宇，均被檢查，但莫洛的踪跡仍然沒有下落。

政府已公然拒絕「赤軍旅」的要求。

也就是說，「赤軍旅」前首領古西奥和其餘十多名恐怖份子，仍須接受意大利法庭的審訊，他們不會用來交換莫洛的自由。

另一方面，「赤軍旅」却不不斷展開「宣傳戰」，「心理戰」。

他們一邊向外發表「人民法庭」審訊莫洛的圖文，一邊讓軍警撲空！

當然，所謂「人民法庭」根本就不存在，只不過是「赤軍旅」的空中樓閣，志在公布莫洛的「罪狀」而已。

莫洛的家人却公開埋怨政府，認為是莫洛的政敵在作梗。

莫洛家人的意思自然是希望政府遷就「赤軍旅」的條件，釋放十多名重要恐怖份子。

其實，眞正從中作梗的，並非莫洛的政敵，而是國際間的阻力，例如北約組織成員國，他們担心恐怖份子一經得手，以後陸續有來，展開大規模的綁架行動。

北約組織的保安人員，除了與羅馬軍警不斷取得連絡之外，還須經常與國際特警開會商議目前形勢。

北約組織的保安人員與國際特警均有同感，覺得「赤軍旅」這次綁架前總理莫洛，只不過是計劃中的一部份而已。

「赤軍旅」極有可能正在策劃一次大規模行動。

尤其是自從阿生安排一些人引得萊吉上了當之後，證明他們這想法十分正確。

從萊吉替施拉招兵買馬這一點看，可以見得到「赤軍旅」的確正在利用「黑手黨」的人為他們做一件大事。

假如北約組織的情報準確，他們這一次極有可能要搶刼羅馬郊區一處秘密軍火庫。

從表面上看，「赤軍旅」這種做法，有兩種意義存在：

第一，恐怖份子可以獲得大量軍火供應。

第二，萬一失手，黑手黨人做了代罪羔羊。

阿生所担心的，却並非這些，而是「赤軍旅」對外宣傳，將會給予世人一種印象，就是：黑手黨也同情他們的恐怖活動，所以才會跟他們携手合作。

自由世界的社會裏，黑社會存在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現象，但比較起來，他們總沒有恐怖份子那麼可怕。

尤其是意大利的恐怖份子，他們的對象已不限於政府要員，幾乎遍及每一階層，諸如大機構、大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大商家以及低層軍警人員。

換句話說，他們已跡近不擇手段，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表達殘暴。

阿生討厭這種手段，假如「赤軍旅」有一個良好的革命目標，相信意大利人民

一定擁護他們，他們要推翻現政府，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何必做出這些令人討厭的事?

綁架、射擊等等，給人的印象只是像過街老鼠一樣，討厭、低能，令人不恥?

× × ×

在里奧的辦公室之內，阿生正在沉思着。

這裏除了阿生和里奧之外，還有一個人，他就是布納。

布納是北約組織的保安首長。

這些日子以來，這三個人已不只第一次碰頭，幾乎一日幾次。

他們要研究「赤軍旅」的眞正目的，商討如何帮助意大利政府。

假如「赤軍旅」不是如此殘暴、恐怖，假如他們不是要對付北約組織的話，國際特警組織決不會單單去為意大利政府這麼緊張！

經過這一次事件之後，阿生發覺意大利人固然懶惰成性，警方的辦事效率也低得出奇。

意大利一向習慣了懶洋洋的，任何事情愛理不理的，得過且過。

大部份的意大利人太過講究「如何享受人生」，對政治缺乏興趣，所以，如果你問他們喜不喜歡「赤軍旅」，他們大部份不知如何作答。

阿生覺得這正是給予恐怖份子最佳的機會，例如遇上了那些又怕事，又懶理的人，即使明知何處有恐怖份子，他們也未必告知軍警。

再加上平時軍警的效率太低，所以目前「一籌莫展」，絕非偶然的事。

阿生在苦苦思索，就是要想清楚，究竟「赤軍旅」一連串的行動，其眞正目的何在?

他們眞的希望獲得大批軍火麼?

他們眞的想利用前總理莫洛，作為救同黨出獄的人質麼?

他們是否已明白了意大利政府的堅決態度?

阿生他們不但已經知道，北約組織和國際特警組織方面，都已先後得到通知，意大利現政府的內閣秘密會議，已一致決定，不會為莫洛作出任何讓步。

因此，現在國際特警的任務越來越繁重了，他們既要與北約組織的保安機構合作，亦要與意國軍警保持連繫。

意大利人的冷漠態度，已不是由今天開始，但意國軍警却希望在他們那裏獲得帮助。

阿生和里奥他們反而看得通透。

他們決定用他們的方法去跟「赤軍旅」周旋，決不守株待兎。

× × ×

蘇珊娜、施拉的及一些人，正在一間密室之內，面對住一座模型。

那是北約組織位於羅馬郊區的秘密軍火庫。

根據北約組織跟盟國政府的秘密協議，此等軍火庫的保安工作，一向由兩者之間，協商負責，萬一有戰事發生，此等軍火將由盟軍控制。

「赤軍旅」的情報組織果然十分厲害，他們不但查出了軍火庫之所在，還將附近環境，軍火庫內外的情況，查得一清二楚，製成了這具模型，具體地向各人講解。

蘇珊娜主要讓在場的人明白軍火庫四周的環境，以便屆時能順利進行預訂的計劃。

蘇珊娜又向在場的人暗示，前總理莫洛是他們這一個小組人做的。

目前他們還有一連串「驚人的行動」即將展開。

但是，蘇珊娜却沒有說明那是什麼行動。

這裏面的人除了施拉和蘇珊娜二人之外，還有一些意大利人。

這些人之中，盡是黑手黨徒，包括萊吉和沙加、羅茲等人在內。

施拉在這裏只能算是一名黑手黨的「弟兄」，對當地的人事以及其他情形，不大熟悉，他只能依靠萊吉和其他黨人。

蘇珊娜是「赤軍旅」女首領之一，這些日子以來，一直東閃西避，對黑手黨的事務，也知得不會太多，與黑手黨人自然也不會太過熟悉，否則她就不會從老遠的美國，把施拉說服之後帶回這裏來。

施拉對蘇珊娜極之傾慕，可能因為她與其他女人不同。

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施拉住在美國，所見的女人大多是職業女性。那些與他胡混的，只不過是一些妓女、陪酒的吧女等等，比較起來，蘇姍娜那與他不但同聲同氣(同鄉)，而且在施拉的眼中，也確實是別具一格。

回到了意大利之後，施拉更加欣賞蘇珊娜，當前總理莫洛被綁之後，他知道是由蘇珊娜從中指揮的，內心更為欣賞。

不過，這一次的行動，蘇珊娜聲明一切交由施拉負責。

除了事前的策劃工作之外，蘇珊娜是不會直接插手的。

因為正如蘇珊娜的暗示之外，「赤軍旅」在同一個期間，另外還有一連串的行動。

沙加是個地道的意大利人，萊吉介紹他給施拉等人認識時，有人當場認得他曾是羅馬警方的一名通緝犯。

然而施拉和蘇珊娜並不因此而嫌棄他，反而更加信任他。

但是，當各人在商議行事步驟時，沙加却忍不住問「赤軍旅」為什麼一個人也不派來協助他們?

蘇珊娜當時有點不高興，但在衆人面前，牠仍表現出一派女首領的慈祥。

她告訴在場的黑手黨徒，他們做事向來很小心，習慣上，也是以「小組」為單位。

例如這次綁架前總理莫洛，也只限於其中一個小組。

這方式的好處就是，萬一失手，決不會影响到整個赤軍組織。

這一次，他們仍然採用「小組制」，目的與用意也是一樣。

儘管蘇珊娜的解釋，似乎是十分有道理。

但是沙加就曾經悄悄對萊吉他們說：担心黑手黨可能會被人出賣。

沙加會要求蘇珊娜，讓他們「交換人

才」，也就是說：黑手黨的人加入「赤軍旅」其他行動去，而「赤軍旅」則派人到黑手黨這一邊來，跟他們併肩作戰。

但是，蘇珊娜就認爲這是違反了他們一貫原則的，而加以拒絕。

蘇珊娜很生氣，也許是因爲沙加的要求太多了。

所以等到那次籌備會議結束之後，蘇珊娜就悄悄把施拉叫過一旁，問道：「那個沙加，可是你找回來的人？」

施拉怔了一怔：「你懷疑他？」

「是的，他的要求太多了，」蘇珊娜又說：「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提防他是警方派來的人？」

「但是我已經非常小心的查過了，他是警方一名通緝犯。」

「會不會只是同名同姓？」

「連照片我也看過了，的確就是他。」施拉道，「他們都是犯罪天才，槍法、套繩圈、爬牆越壁等等，技藝都十分到家的。」

蘇珊娜道：「我只是輕輕提醒你，老實說，我雖然無法與你在一起，無論在公在私，我都希望你成功，你明白嗎？」

蘇珊娜媚眼一拋，施拉幾乎魂魄不齊了。

施拉當然明白，蘇珊娜所指的「在公」，意思是重新提醒他，這是一宗「大交易」。

「在私」，自然是他們之間的兒女私情了。

根據蘇珊娜較早時的決定，這次刦北約軍火庫，情報是由「赤軍旅」提供，但成功之後，利益却歸施拉和參加該次行動的人。

就像施拉所知道的一樣，「赤軍旅」的「小組制度」是包括了他們的經濟收支情況在內的。

大致上，他們每個「小組」盡可能一切皆保持「獨立」，非到迫不得已，不會向「友好小組」求助。

例如他們各小組經常出動綁架一些富有商人，所得的「贖欵」動輒便是數以十萬計的美元，甚至數以百萬計，亦不足爲奇。但這些錢只屬於個別小組所有。

他們就利用這些錢，武裝自己的小組，包括購買新式武器、彈藥、租賃或買下一些樓宇作爲活動基地等等。

這一次蘇珊娜慫恿施拉組織當地的黑手黨，刦北約軍火庫，事前也有默契，就是將來事成後，各小組保證向施拉購買此等軍火彈藥，利益盡歸他們均分。

施拉約略計算過，這次他們每個人所分得的金錢，足可供下半生過得舒舒服服，因此，也難怪他們說：只須做一次就够了。

的確，這是一宗「大交易」！

施拉希望做得好好的，與當地的黑手黨分享這一份「榮譽」。

他知道，只要他成功，他的大名一定震撼整個黑手黨。

蘇珊娜從來不肯讓施拉到她屬下的「小組總部」去，也沒有介紹其他赤軍份子給施拉認識。

但是，蘇珊娜却常常跑來跟他幽會，這也是令到施拉死心塌地的原因之一。他們又要分開了。

儘管施拉每一次都有些依依不捨，但結果還是要分開的。

× × ×

蘇珊娜在沉思中登上路邊一輛等候中的汽車。

她在表面上，只是一個十分普通的意大利婦人，根本引不起別人的注意。

他登上了汽車之後，那助手立刻開車了。

她的助手也是一名赤軍份子，年紀比她還要大，將近四十歲了，是個男性。

助手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到那兒去？」

「到德國佬那裏去？」蘇珊娜腦海中仍在想着黑手黨那班牛鬼蛇神。

在她的心目中，黑社會裏面的人，都只不過是牛鬼蛇神而已，包括施拉在內。

老實說，要不是爲了當時因利乘便，乘機逃避警方的追踪，她也不會用假護照飛到美國紐約去。

既然到了紐約，她自然就不會空手而回。

她是個有頭腦、有野心的「女赤軍」，所以她一直希望自己有表現，希望有一天成爲穩坐第一把交椅的女首領。

因此，她除了充份利用施拉之外，還另外有一班德國人在等着她。

這班人就是給西德反恐怖活動的刑事特警追踪的「西德赤旅」其中一部份恐怖份子。

西德聯邦刑事調查局自從設立了電腦資料分析部門之外，對國內，甚至歐洲境內的恐怖份子的資料，都充份掌握。

刑事特警隊先後出動，已將不少恐怖份子繩之於法。

目前這一小撮「西德赤旅」正是剛被西德刑事特警追踪得無路可逃的恐怖份子，若非他們及時與蘇珊娜連絡上，他們可能已落入西德刑事特警隊的手中。

西德刑事特警隊年來聲威震撼整個歐洲大陸，甚至包括一些東歐共黨國家在內，也讓他們的勢力伸展入去。

前些時就有數名西德恐怖份子在共黨國家的保加利亞一處渡假聖地，被西德特警隊派人前往逮捕。

許多不明內幕的人看了該項報導，也以爲可能電訊翻譯出了錯。

可不是嗎？保加利亞是一個東歐共黨國家，如何會讓「帝國主義跑腿」的西德特警隊昂然進去捕人？

原來西德刑事調查局那一副電腦，不但經常供應恐怖份子和一般性罪犯的資料給盟國，同時也將一切有關資料供應給歐洲共黨國家的治安當局。

有些共黨國家政府甚至主動地，向該電腦求取一些人的資料，目的自然是防止他們在自己的國境之內搗亂。

西德刑事特警隊，就是憑了這種「電腦外交」，將勢力伸展到歐洲各國去。

因此，前一些時，西德特警隊也曾追踪「西德赤旅」的「荷夫小組」，到意大利國境之內，令到「荷夫小組」的恐怖份子幾乎束手就擒。

幸好就在千鈞一髮之時，蘇珊娜領導的「赤軍旅」，及時向他們伸出了援手，

把他們好好的收藏起來。

不過，蘇珊娜的「仁慈」，不是白費的，這個女子非常有計劃。

她心目中一直很懂得替自己打算，爲了以後她步步高陞而鋪路。所以他很小心策劃，盡量去利用手上可能利用的每一個人。

「荷夫小組」在西德很有「名氣」，也做過不少令人震驚的事。

他們爲了「感激」蘇珊娜「義伸援手」之「大恩」，曾答允協助「赤軍旅」一次。

至於這一次行動是什麼？

蘇珊娜只稱這一次的計劃爲「那不勒斯行動」，實際詳情，他們並不知道。

「荷夫小組」的成員，一直只在密室中「紙上談兵」——由蘇珊娜將繪圖、模型等等搬進他們藏身之地，小心講解。

至於行事現場的實況，也只可以在模型上面，留下印象而已。

蘇珊娜還負責供應他們武器。

同時保證事後給他們一大筆金錢作爲報酬。

因爲「荷夫小組」被西德刑事特警追得喘不過氣來，現在發現了這一處「棲身之地」，自然會盡力而爲，以博取「赤軍旅」的好感。

只要他們做得好，相信意大利「赤軍旅」仍會讓他們躲在意大利一個時期的。

因此，即使暫時「紙上談兵」，他們仍然十分的用心研究每一個步驟的行動。

蘇珊娜表面上不准他們外出，是爲了避過軍警的耳目，其實這女人的心事，也只有他自己才最明白。

蘇珊娜一直把「荷夫小組」的成員，安置在一個秘密地點。

她常常到這兒來，供應一些吃的、喝的給這班西德恐怖份子。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眼前蘇珊娜即將可以看到自己的「收成」了。

蘇珊娜現在又帶了她的助手，來到這一班她口中的「德國佬」面前。

「荷夫小組」中的德國恐怖份子，對蘇珊娜這個意大利女人，一直有一份敬畏，所以每次見了她，都會聽取她的指示。

他們也心知肚明，「那不勒斯行動」即將開始了，他們要做得像樣一些，才可以「報答」蘇珊娜之恩。

蘇珊娜告訴他們，這是最後準備的階段。

於是，蘇珊娜親自和他們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檢討，看看有沒有什麼漏洞。

最後，蘇珊娜單獨與「荷夫小組」組長荷夫談及他們的未來。

荷夫坦白表示：他們希望獲得一筆金錢之後，北上瑞士。

因爲他們已成爲國際性的通緝犯，西德刑事特警，已將他們的詳細資料通知了歐洲以及有關國家。

他們不想重返西德，也不想留在意大利，蘇珊娜答應給他們想辦法到瑞士去，只要他們合作愉快。

× × ×

那天晚上，沙加、羅茲悄悄跑到一間酒吧去喝酒。

他們不讓萊吉和施拉他們知道，否則，他們可能加以制止，因爲二人同是有過案底的意大利黑手黨徒，也惟有如此，施拉才會相信他們。

阿生就是計準了對方這種心理，所以才設法收買這二名黑手黨徒。

當然，這一切有關資料，是由意大利警方所提供的。

阿生老早就開始懷疑蘇珊娜的眞正企圖何在，所以，決定派人滲入了解其中實情。

但是阿生也想過了，假如派一名國際特警或者北約保安人員將是一項非常危險的事，因爲蘇珊娜和施拉絕非等閒之輩。

結果阿生想出了這個辦法來：他從意大利警方過去罪犯們的檔案中，揀出了這兩個人——羅茲和沙加。

這二人同是通緝犯，但實際上已經收山，這一陣子意國軍警正全力對付恐怖份子之際，根本就無法分心去對付他們。

阿生設法與他們取得連絡，用金錢和特赦這兩個有利條件作爲交換，只要他們做得好，意國警方會特赦他們。

阿生所以揀他們，是因爲試過他們的「演技」，也看過了他們的身手，一切都非常滿意。

現在阿生又化裝成一名酒徒，在那間酒吧之內，與二人會晤。

羅茲和沙加很有默契，他們並不湊在一起，而是故意分開。

當沙加和阿生悄悄晤談時，羅茲負責把風，看看酒吧中有沒有可疑人物悄悄窺伺他們。

阿生要從沙加口中知道施拉和蘇珊娜方面的情況。

他早已開始估計得到，蘇珊娜不會出動眞正的「赤軍旅」份子去北約的軍火庫，從她把施拉帶回意大利開始，他已知道這女人只不過在利用施拉而已！

然而，就僅僅限於「利用一班黑手黨刦軍火庫」那麼簡單麼？

阿生一直在想：其中隱約還包藏着另外一些陰謀。

目前阿生就是要探索出，意國「赤軍旅」和蘇珊娜之間，究竟還有一些什麼陰謀？

× × ×

經過了聽取沙加在酒吧中的口頭報告之後，阿生已經心中有數。

他返回「臨時指揮部」——這是羅馬市中心區一幢多層高的大廈最高一層。

臨時指揮部的設立，是爲了掩赤軍之耳目，目的是爲了避過可能存在的「臥底內奸」。

臨時指揮部是由國際特警、北約保安人員以及羅馬軍警等單位組成。

他們目前的任務自然是爲了應付「赤軍旅」的威脅。

他們一方面要設法找尋前總理莫洛的下落，另一方面就是：防止「赤軍旅」可能破壞北約組織的安全體系。

阿生回到了臨時指揮部之後，立即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

他們要討論的，自然是沙加的報告。

從沙加的口中知道，施拉明天就要展開刦軍火庫的行動。

阿生雖然早知有此一着，但一直不知道他們何時動手，更不知道「赤軍旅」竟然連一個人也不派去參加這件事。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羅馬軍警代表比提加少將，北約保安首長布納，國際特警方面的阿生以及羅馬負責人里奧等。

比提加少將担心消息外洩，所以「赤軍旅」只讓施拉等人上當，他們的人就隔岸觀火。

但阿生却有他的見解：「我以爲他們可能另外還有更驚人的行動！」

「有什麼比刦軍火庫更加驚人？」布納說。

阿生提醒各人：「大家不要忘記：赤軍旅的最新要脅——他們綁架前總理，目的是爲了拯救他們的首領古西奧！」

里奧突然如夢初覺地說：「你的意思是：他們可能來一招聲東擊西麼？」

「絕對有此可能！」阿生說：「尤其是古西奧等一班赤軍份子正接受宂長審訊之際，我們更要小心提防！」

在場的羅馬軍警代表，除了軍方的比提加少將之外，還有警察局長等人。

這班人原則上十分尊重阿生，承認他是個反恐怖活動的專才！

尤其是當里奧第一次介紹阿生給各人認識時，他已告訴大家：阿生是由巴黎總部直接派來的代表。

甚至這一個臨時指揮部，也是阿生的意見。

阿生的意思無非是：集中權力和人力，以方便分配！

現在阿生開始担心杜林方面。

他知道杜林監獄正囚禁着古西奧等十五名罪犯。

這十五個人全是「赤軍旅」中的骨幹份子。

阿生坦然對各人說：「我担心明天將是一個可怕的黑色日子！從種種跡象看，赤軍份子的目標並不在乎軍火庫的得失，假如他們重視那些軍火的話，決不會把這任務交給圈外的人——施拉和其他黑手黨人，換句話說，得手固然好，失手也不要緊。」

比提加少將問：「然則，你以爲他們的目標可能是刦獄了？」

「我不敢太過肯定，但却有此可能。」阿生又對這位軍方代表道：「所以，我希望你們立即下令，由明天開始，甚至今晚午夜開始，軍警一律取銷休假，集中候命。」

里奧忽然又說：「有件事不知道我提出來是否合時。」

阿生道：「任何消息對我們都可能有參考價值。」

里奧道：「西德方面，據報有一批恐怖份子突然失了踪，他們屬荷夫小組的成員，國際特警已接到西德刑事調查局的通知，總部於是用電訊通知我們。」

阿生道：「荷夫小組的劣績，我在紐約時也聽過了。希望那班人不是來了意大利，否則，他們一定有傑作！」

布納道：「萬一荷夫小組加入刦軍火庫，後果如何？」

阿生會心地笑道：「根本無須如此大陣仗，單是施拉他們已可以輕易得手！」

在場的人也都會心地笑了，因爲他們都已知道明天一些事態的發展。

有些事情，阿生已經安排好了！

但是，阿生經過一番了解之後，覺得他可能低估了「赤軍旅」和蘇珊娜他們！

因此，阿生才會立刻漏夜通知有關人等，到這兒來開一次緊急會議！

會議結束後，比提加少將果然下令軍警取銷休假，隨時候命。

× × ×

翌日清晨開始，意大利各地紛紛發生事故。

拿坡里地方，一名汽車公司的高級職員，雙足被赤軍份子擊傷。

佛羅倫斯市，一名富商的兒子被人綁架，事後「赤軍旅」致電其家人，要求贖欵高達一千萬美元，該富豪立即報警。

米蘭市，幾處電力供應站均受到「赤軍旅」的破壞。

渡假聖地的那不勒斯港，遊客紛紛受到恐怖份子的襲擊！不少觀光酒店及餐室，發現疑爲炸彈的物體。

警方的軍火專家不足，調備有困難，要求軍方借用。

另一處渡假海灘——尼斯，「赤軍旅」揚言在海灘埋藏大量殺傷性的地雷。

尼斯警方派人小心查勘過之後，證明是「心理戰」的謠言。

然而遊客們「寧可信其有」，有大部份立刻離開尼斯，有些索性北飛巴黎或日內瓦！否則也只躲在酒店。

都靈，馬賽等都市，均有「槍擊雙脚」事件先後發生。

各地公路巴士、火車等等公共交通工具，普遍受到襲擊。

軍隊雖然事前受到「取銷休假」通知而提高警覺，仍然不足分配！各地警方更忙個不了。

刹那之間，整個意大利彷彿全面性的進入「戰爭狀態」。

阿生在羅馬市區的臨時指揮部之內座鎮，儘管電訊頻傳，他也不爲所動。

他警告說：只有幾個重點地方須要特別小心防範，其他還是讓地方性的治安單位去理。

這幾處地方，包括囚禁「赤軍旅」首領古西奧的杜林監獄。

比提加少將，已聽從了阿生的勸告，在杜林監獄四周駐紮了重兵。

此外就是北約組織屬下的一些基地、軍火庫等等地方。

軍警事先在該等地方安排的一切人力及計劃，絕不受影响，反而提高了警覺。

若非臨時指揮部的特別安排，相信在這混亂時期，人力一定被抽調到別處去。

然而現在，一切未受影响！

羅馬市區也不斷有事發生。

不少大企業接到「赤軍旅」的警告電話，即將受到突襲。

不少學校接到「校內埋有炸彈」的警告！

市區之內的交通十分混亂，電腦控制的交通燈似乎受到破壞。

但是，臨時指揮部對這一切，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他們勸諭學校，暫時停課，以策安全，接到警告的大企業，也惟有臨時宣佈放假。

臨時指揮部的天台直升機場，直升機此起彼落，忙個不了。

街上汽車的號角聲震耳欲聾，交通情况空前混亂。

要不是阿生有見地，將臨時指揮部設在這裏，利用直升機作爲交通工具，許多大事亦會被「交通擠塞」而誤盡。

儘管外面混成一片，彷彿世界末日一樣，阿生却指揮若定地，獃在無綫電控制室之內，留意着一些無綫電連繫。

阿生也知道要認眞對付「赤軍旅」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意大利這個國家，貧富懸殊的現象十分明顯。

阿生來了羅馬這一段日子裏面，已發覺到意大利民族的特性，既懶惰，又要講究享受，此時此地，稍具奮鬥心的人，都可以出人頭地。

他有一個預感：「赤軍旅」這恐怖組織將會在意大利這個國家橫行一個時期。

不過阿生是個喜歡接近挑戰的人，國際特警的工作，本來就是最具挑戰性的！

阿生並不抱着「殲滅」赤軍份子的野心，只想完成范梅力這次差遣他的任務——不許赤軍騷擾北約組織的安全體系，給予「赤軍旅」一些顏色，讓他們知道國際特警一向反對恐怖手段。

× × ×

一名報導過「赤軍旅」暴行的記者，當街被槍傷。

一名律師因替富人辯護，在一宗訟案中獲勝，而被赤軍份子射擊。

一名工會領袖亦被狙擊，「罪名」是被赤軍指爲「老闆的工具」。

一名獄警雙腿中了三槍，變成終身殘廢，赤軍宣佈他的「罪名」是虐待獄中的赤軍份子。

一名家庭主婦也被「懲誡」，槍聲一响後，左腿皮外傷。

她的「罪名」就是：在一次警方的大搜查行動中，沒有好好「掩護」被追捕的「赤軍旅」份子，反而協助了警方，結果引致該恐怖份子落入警網中。

諸如此類的報告，不斷湧入臨時指揮部之內，但阿生却置若罔聞，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些即將發生的「大件事」！

× × ×

蘇珊娜正將一批軍火移交給施拉。

施拉和一班黑手黨徒一直等待着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赤軍旅」爲什麼到了最後時刻才將武器交到施拉他們的手中？

毫無疑問，這是他們不放心黑手黨這一班「牛鬼蛇神」。

施拉和一班黑手黨徒只有數小時時間了解他們使用的武器的性能。

但他們並不埋怨，因爲蘇珊娜有許多「合理」的藉口。

現在他們只等待晚上的到來。

蘇珊娜忽然又把施拉拉過一旁。

「有兩個人，我覺得他非常可疑。」蘇珊娜悄悄對施拉說。

施拉問：「誰？」

「沙加和羅茲。」蘇珊娜又問：「誰介紹他們給你？」

「萊吉。這裏絕大部份的人，都是萊吉招回來的。」

「嗯——讓我跟他談談。」

於是蘇珊娜又將萊吉叫了過來！

萊吉惟有據實以告，由沙加如何到酒吧找他開始說起。

至此，蘇珊娜已是心中有數了。

她對施拉道：「我要把這兩個人帶走，名目上是我借用他們。」

施拉立即反對：「今晚就要開始我們的行動，你怎麼可以臨時改變我們的計劃呢？」

「告訴你，這兩個可能是警方派來的奸細。」蘇珊娜說：「少了這兩個人，不會改變我們既定的計劃。」

「我一個尊重你，但這一次却例外，他們不但是警方通緝犯，還有一身技藝，我們已安排好一切任務，也演習過了，他們的表現令我滿意，你一旦把這兩個人帶走，我便會方寸大亂！」

「你別焦急！」蘇珊娜說：「你每次演習，我都在場，你的人，每個要負責的任務是什麼，我也一樣清楚。」

蘇珊娜說到這裏，又把手一揮，把她帶來的二名大漢召來。

這二名大漢正是剛才替他們搬運武器進來的數名大漢其中兩個。

他們之間，事前顯然已經有了默契，所以蘇珊娜根本沒有說什麼，只把玉手一揮，這兩個人就過來。

蘇珊娜對施拉道：「他們二人將代替沙加與羅茲二人的工作。」

施拉怔了一怔！

但他仍然覺得，像這一類危險性極大

的工作，「默契」將是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

這兩個人可能做得比沙加和羅茲二人更好，但却未必跟施拉合作無間。

但是，蘇珊娜既然堅持，施拉也沒有辦法！

蘇珊娜終於將沙加和羅茲二人帶走。

蘇珊娜的藉口十分漂亮，她告訴沙加和羅茲：她那邊另有更佳的工作交由二人去做，同時他們所得到的報酬亦會更多。

但是，沙加心裏已開始感到不妙。

若非阿生對他授以機宜，他也不會表現得如此冷靜！

沙加表面必須裝得十分服從的樣子。

他只是貪婪地問：「施拉是我們弟兄，他的保證，我們絕對相信，但是以後，誰給我們保證？」

蘇珊娜指指自己：「我，我給你保證，施拉也是我請回來的，他可以證明我是個十分守信用的人。」她又回頭問施拉：「我沒有說謊吧？施拉。」

施拉只好點點頭：「是的，她不會虧待你們的，放心好了！」

蘇珊娜不但口才好，雙目也有一股咄咄迫人，令人難以抵抗的魅力。

她終於把沙加、羅茲二人帶走。

× × ×

施拉仍然他照原來的計劃行事，帶領大隊人馬。摸黑出發！

他們的目的地是羅馬郊區！

那是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偏僻山谷，但蘇珊娜的情報，却指出那是北約組織的一個秘密軍火庫之所在。

小路之上，只有一個木牌向人提出了警告：——

「此乃危險地帶，旅行人仕，切勿前進。」

至於詳細情形，未見提及！

路上也沒有守衞。

施拉較早時，已開車到這兒來，實地觀察過了。

若非蘇珊娜說得這麼眞實，他也不敢相信這是北約的秘密軍火庫所在地。

山谷之內，只有幾幢似是平民屋宇的建築物，並無特殊標誌！

這是晚上了。山谷之內，一片平靜！

由於四周有樹林，樹影婆娑，對施拉他們來說：是十分有利的。

施拉早已知道四周有鐵絲網，所以他的「先遣部隊」走在前頭，做的是清理工作！

等到鐵絲網剪開了，各人才從樹林中摸黑前進。

前面那些屋宇只有些微的燈光。

屋子門前有崗哨！

屋子四周有圍牆，但施拉知道由圍牆入內並非最好的方法。

因爲圍牆之上，可能滿佈電子警報系統，這裏的警報系統，直通軍部和羅馬警局之內。一經觸發，他們便很難逃得掉。

因此，施拉儘管是一名神槍手，也不希望有任何槍聲驚動內部的守衞。

屋角的警崗之上，只有一個人影站崗，但那崗哨的位置十分有利。任何人要進入這幢建築物之內，都無法逃過此人的監視。

所以，施拉決定先設法制服他！

如果容許他開槍，他在這距離之內，大可以一槍就命中對方。

但他早已決定不開槍，所以只好派人悄悄地爬上去！

假如不是羅茲被蘇珊娜帶走，眼前任務應由他去做，但現在，羅茲這工作已由別人來接替。

這工作絕不容易，因爲上面有人，他必須小心翼翼，半點兒聲响也不能傳出，否則可能死於守衞的槍下。

施拉一直注視着。

只要崗哨之上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不顧一切，開槍殺死上面的守衞。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施拉等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爬牆能手」順利爬了上去。

他們雖然無法清楚看見崗哨之上的情形，因爲那是一個小堡壘形式的建築，在下面仰望上去，只可以見到那崗哨的半截身型，至於矮牆以下的情形，他們根本見不到。

施拉等人終於見到了，那崗哨突然倒了下去，他們的人已告得手了。

施拉仍然按兵不動！

根據蘇珊娜供應的資料，他們知道這軍火庫的守衞不多，一切防守主要還是依靠電子儀器的控制。

例如那大閘門，利用人力根本就無法可以開啓，只有按動電子控制儀器，它才可以自動打開。

另一名抛繩圈能手，又奉命出動。

施拉知道這建築物的圍牆之內的草地上，也有電子警報系統，不是內部守衞，絕難知道其中奧秘。

他們有一定的路綫行走，否則，偶然踏中了電子儀器，就會發出警報。

因此，施拉早已作好了打算，辦法就是避免在圍牆後面的地上走。

剛才派出那二名先頭部隊的作用，就是利用抛繩圈的技藝，橫過圍牆之內的一片空地，然後爬到內部的警衞室，設法制服了那些警衞之後，把電子警報系統關閉，最後讓各人入內。

施拉因此亦十分重視這二名「先頭部隊」的身手與技巧。

這職位原是由沙加和羅茲二人担任的，施拉也考驗過他們了。

但是現在，蘇珊娜却把二人帶走了，施拉十分担心這兩個人做得不好。

那崗哨之上，有個人影打出了手勢，表示一切順利。

不久，那度電子控制的大閘門，緩緩地開啓了。

施拉的心裏暗喜，立即帶人衝入裏面去。

一切步驟都依照原來的計劃進行，包括充份利用這裏的車輛，因爲此等車輛均漆有北約組織的標誌，必可避過軍警的耳目。

聲東擊西　追奔逐北

在另一方面，沙加和羅茲二人被蘇珊娜帶走，儘管他們心裏感到不妙，仍得表現出一片冷靜的態度。

施拉信任這兩個人，但是蘇珊娜却相反。

現在她把二人帶到一幢建築物之後，就開始露出了兇相。

「你們是什麼人？」蘇珊娜盯住沙加和羅茲二人。

她的身旁最少有二名持槍大漢，以槍咀對住二人。

沙加苦笑聳肩：「小姐，你究竟是警探還是施拉弟兄的女朋友？」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蘇珊娜道：「今天晚上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我是黑手黨，也是警方通緝犯之一。」沙加說：「你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想知道的事情可多着！例如，警方給你們多少酬勞？」

「我根本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們是警方派來的奸細，你以爲我不知道麼？萊吉那個傻瓜，只有他才會上當。」

「哈哈……」沙加以縱笑聲掩飾他的惶恐，「小姐，你憑什麼證明你的疑心是對的。」

沙加心裏明白，時間對他和羅茲二人，絕對是有利的。

問題却是：蘇珊娜會不會上當？

蘇珊娜冷然一笑：「我當然有辦法證明！根據萊吉告訴我，你們自稱是迪索夫介紹過來的，但是你們可知道廸索夫現在什麼地方？」

「西西里島！」沙加毫不考慮地說。

「不！廸索夫就在這間屋子裏面，而且，他可以證明你們說謊。」

蘇珊娜那凜然的神氣，果然令到沙加和羅茲二人大吃一驚。

廸索夫是黑手黨一名首領，也跟「赤軍旅」有來往，所以蘇珊娜說他在這裏，一些兒也不會意外。

萬一當面對質，二人自然就會原形畢露。

蘇珊娜面色一沉，示意後面一名助手，道：「去把他叫出來，讓他們也好死得瞑目。」

沙加和羅茲二人只不過是二名黑手黨徒，假如他們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那又不同，最少他們不會現出惶恐的神色。

然而現在，他們都面色蒼白，渾身也在發抖。

蘇珊娜看在眼裏，想在心裏，知道自己果然所料不差。

她親自動手去搜二人的身。

在兩支槍管的指嚇下，沙加和羅茲都不敢反抗。

他們心裏只埋怨阿生，爲什麼還不來救他們出險呢？

可能是那些電子儀器失靈，也可能是阿生出賣他們。

爲了保持連繫，阿生曾將一些電子儀器分置二人身上，以防萬一；較早時，二人已分別將儀器的機掣打開了。

根據阿生向他們解釋，這些收藏在烟包之內的電子儀器，十分敏感；只要他們在遇險時把機掣暗中打開，國際特警方面就會收到他們發出的求救訊號。

然而現在……

現在蘇珊娜終於發現了那些隱藏在烟包中的儀器。

她又驚又怒！

她氣得呱呱大叫：「快把這兩個傢伙押走！我們立刻就要離開這裏！」

她顯然也明白到這些東西的作用。

二名槍手把沙加和羅茲押了出去。

蘇珊娜却叫人放火燒屋，尤其是屋內一些文件。

她雖然顯得有些慌亂，仍不失爲赤軍女首領的本色。

外面，警車聲已經响起了。

蘇珊娜突然示意她的助手們由前門衝了出去，她自己却悄悄由後門逃走。

她的助手們還來不及登車，槍聲已自四方八面响起。

沙加和羅茲二人看見押解他們的二名槍手正分心對付警方的包圍之際，眼見機不可失，於是立即反抗。

這兩名黑手黨徒，本來就不是善男信女，所以二名赤軍份子迅速被他們制服。

二人奪得兩支手槍之後，如虎添翼，立即加入戰團，與警方裏應外合，令到赤軍的槍手們腹背受敵。

阿生並沒有欺騙沙加和羅茲二人，他一直用無綫電接收儀器，小心監視一切，所以二人發出求救訊號，阿生立即由臨時指揮部通知羅馬警方。

羅馬警方聞訊，立即通知正在巡邏中的警車，首先趕到現場來。

大批警車將現場一帶的街道封鎖，禁止一切行人和車輛通過。

阿生這時候才由臨時指揮部趕來。

阿生不但沒有欺騙沙加他們，還對他們的安全作出了絕佳的保證。

原來放置在他們身上的儀器非常敏感，根本無須按鈕，儀器也一直發出訊號，讓跟踪他們的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此外，那些儀器又具備了「即場轉播」的作用！

因此，沙加和羅茲二人與別人交談的情形，一直在不斷的，向臨時指揮部的無綫電接收室轉播。

所以，剛才蘇珊娜如何審訊二人的經過，阿生不但聽得清楚，也錄了音。

阿生這種做法，具有雙重作用，一則可以從中監視沙加和羅茲二人，二則亦可以知道施拉和蘇珊娜他們的情形。

現在阿生就要親自動手去拘捕那名恐怖份子女首領。

× × ×

現場一帶，已被軍警圍得水洩不通。

阿生首先與加沙和羅茲二人會晤，那建築物內外，已被軍警控制了大局。

蘇珊娜的手下，死傷之外，都紛紛投降，唯一走甩的，只有蘇珊娜一人。

阿生心裏不服氣，因爲他一直小心注視蘇珊娜把沙加和羅茲二人帶走的情形。

阿生很早已派人將附近一帶包圍，小心監視；直至到沙加他們發出了求救訊號之後，阿生才通知警方。

也就是說，警方未動手之前，這兒四周已經有人監視。

照阿生的估計，一個人也不可能逃出這個包圍網，但蘇珊娜偏偏逃脫了。

阿生存心要蘇珊娜難堪，他對比提加少將說：「我要徹底封鎖這地區，逐屋搜

查，直至找到蘇珊娜為上。」

但是，比提加少將却說：「入屋手令，這時候很難領取！」

阿生道：「這是你的國家，如果你要我們帮你，辦法應該由你去想！」

比提加少將去找警察局長商量。

里奧這時候却偕同北約組織保安首長布納過來。

阿生對他們說：「蘇珊娜照計逃不了的，問題却是我們如何去找她！」

里奧道：「先問問她的助手們！」

「沒有用的。」阿生說，「他們受過訓練，十分忠心！」

沙加和羅茲二人却認為蘇珊娜可能仍在屋內，因為，他們自始至終，未見她出來。

但負責搜查的探員却報告說：後門開了，蘇珊娜可能由後門逃去。

阿生靈機一觸，調來一頭警犬，希望憑任警犬的嗅覺，可以追查到蘇珊娜之所在。

蘇珊娜並無衣物留下，所以警犬開到了現場之後，變得沒有根據。

阿生憑沙加的示意，唯一只知道蘇珊娜在一張椅子上坐過。

那頭警犬就只憑那椅子上可能留下的一點兒氣味，作為根據。

警犬竄向後門，阿生知道這畜牲絕對不是盲目的亂竄。

於是急忙也跟了過去。

警犬在一戶人家門外作勢徘徊。

阿生叫人過去拍門。

時間已是午夜，隣近的人，大都睡着了。

那屋子裏也沒有燈光，表示主人也一定是早已睡入夢鄉。

一名警員拍了門，很久才見到一名頭髮斑白，老態龍鍾的人出來。

後面也跟了一名睡眼惺忪的老太婆：

「什麼事啊？」

看來這一對可能是兩夫婦。

阿生担心自己的意大利話講得不好，示意里奧過去。

里奧道：「對不起，你們這裏住了多少人？」

「兩個。」那男子示意着說：「就是我們兩夫婦。」

「剛才你們聽到什麼嗎？」里奧又問道。

兩夫婦不約而同地搖搖頭：「我們睡了，一向我們習慣了早睡。」

「你們讓我們入去看看好嗎？」里奧正式提出了他的要求。

妻子的很不高興：「這算是什麼？我們連你們的身份還未弄清楚。」

一名警官過來解釋：「我們是警方人員，正圍捕一名女恐怖份子！」

「恐怖份子？」那老人吃了一驚，「你是說，她躲到我們這兒來了？」

里奧道：「有此可能，尤其是你們熟睡中，外面這麼吵鬧竟然也聽不到，即使躲了入來也不出奇！」

老者大開方便之門：「那麼，你們請入來吧！」

阿生也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老者實在太過大方了。

各人走了入去，分頭在屋內各處搜索；那頭警犬却直奔後院。

阿生感到奇怪，也跟里奧等人直奔向後院去。

這是一個住宅單位，後院有個小小花園，花草樹林之處，還有假山。

阿生覺得蘇珊娜確有可能就在這裏。

但他却不動聲色。

警員分別在那些假山前後搜查，連樹木上面也用電筒射過了，就是不見有人！

里奧問阿生：「怎麼樣？」

「算了，走吧！」阿生說：「看來她已逃脫，我們只能自嘆倒霉了！」

比提加少將這時才由外面入來：「法官都睡覺了，我們很難找到一紙手令！」

阿生笑道：「有些羅馬人很大方，為表清白，他們根本不必什麼手令。」

老者夫婦也滿意阿生這讚賞，送他們到門外去，才把大門關上。

里奧悄悄問阿生：「你覺得這頭警犬太過沒有用了，是不？」

阿生笑道：「理論上牠沒有帶錯路，最低限度我們也要相信牠的嗅覺。但是，我們可能來遲了一步！」

比提加少將問：「然則，我們是否繼續搜索行動？」

阿生笑道：「你們意大利人，不是很講究民主的嗎？」

「是的，所以我十分担心這種擾民行動，會被輿論抨擊！」比提加少將說。

阿生道：「那麼，請你下令收隊吧！今晚的事已完了。」

比提加十分尊重阿生，吩咐助手下令收隊，因為臨時指揮部成立了之後，比提加少將便是最高的指揮官！

× × ×

附近一帶又回復了沉寂。

這已是午夜過後，街上連人影也沒有一個。

警方的人員和車輛早已撤離了這一區域。

阿生和里奧等人，也回到了臨時指揮部去了。

里奧只知道阿生吩咐一些國際特警開車離去，却不知道他們奉了阿生的命令去執行何種任務。

直至到車子開回指揮部時，里奧才問阿生：「你叫他們到何處去？」

「去抓蘇珊娜啊！」阿生說。

「蘇珊娜在何處？」

「在那一帶。」

「但他們却開車走了，我還以為你叫他們到別處去。」

阿生笑一笑道：「這只不過是掩眼法！我們進去過的屋子，肯定是赤軍巢穴之一。」

「何以見得？」

「那老者夫婦太大方了，像他們那把年紀，如果不是問題人物，一定非常嚕囌，三更半夜，我們又沒有手令，這樣把他們吵醒，他們不該這麼大方。我很了解你們的民族特性。」阿生笑了笑。

「就只憑這點？」

「不！還有，那頭警犬決不會無的放矢！」阿生又說：「牠奔向後院，後院偏偏又有那麼多的樹木和假山。」

「既然你懷疑他們，為什麼不立刻當場展開搜索？」

「沒有用的。他們一定是認為十拿九穩，然後才開門讓我們進去！我這種以退為進的手法，反而實用。」

里奧有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叫他們回頭開車到那屋子附近去監視，希望蘇珊娜自動走出來！」

阿生點點頭：「還有一點你想不到的，我剛才進去時，已悄悄將一些敏感的電子儀器留下屋內，他們可以利用車中的無綫電儀器加以接收。如果我估計不差，蘇珊娜不可能整晚留在那裏；今晚是個重要的日子呢！」

就在這時候，阿生他們的汽車裏，那具無綫電對講機的訊號响了起來。

阿生把按鈕按下。立刻就可以聽到對方說：「野貓叫楓樹！」

「這是楓樹，野貓，你說吧，有什麼發現？」阿生對住講機說。

「那屋子裏果然有人出來！一輛電單車正朝東疾馳而去！」

「快些追踪他！」

「是的，我們正開足馬力追上去！」

「電單車上坐的是什麼人？」

「一個男人。」

「她可能化了裝，不要放過她！」阿生又問：「報告方位，我們來協助你！」

暗號叫「野貓」的特警小組，報告了他們所在。

阿生的車子裏，除了里奧之外，還有里奧的助手安東尼。

安東尼負責開車。他也聽到了「野貓」的說話，迅速將車子朝那位置開去。

沿途上，雙方一直用無綫電對講機互相連絡着。

突然間，「野貓」小組的特警隊員以極其張惶的口吻道：「不好了……」話猶未完，對講機中已傳來了「轟隆」一聲！

阿生大吃一驚。

對講機由這時候開始，完全沒有聲音傳出。

安東尼急忙把汽車加快，按照較早時知道的位置開去。

他們的車子只到了路口，便離遠看見特警的汽車橫在路心。

那車子已告撞毀，車內二名特警已昏倒在車內。

阿生急忙把他們送往醫院去急救。

從車頭撞毀的情形，以及現場所見的一切忖測，他們可能中了「赤軍旅」的詭計，而非交通意外。

× × ×

一班「赤軍旅」恐怖份子，正焦急地等待着蘇珊娜回來。

他們約定的時間已到。

如果再等下去，另一方面可能誤會有了意外。

因此有人主張立即出發，不要再等下去了。

但有人說：蘇珊娜是他們這小組人的靈魂，沒有她，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

對方在爭持之際，突然有一輛電單車的馬達聲，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外面的人持槍瞄準，因為來者似乎是一個男子漢。

但那人很快就打出了一個手勢——他們熟悉的一種手勢。

那並非是眞正的男子漢，只是蘇珊娜的喬裝而已。

她跳下電單車，什麼都不說，叫大家快些起程。

她一邊看腕錶，一邊指揮各人登上車去。

× × ×

蘇珊娜一直等到車隊開動了之後，才有機會向各人解釋。

她向大家說出她遲到的原因。

她差些兒便落入國際特警的手中，但她不知道那是國際特警，還以為是羅馬警方派來追捕她的人。

還好她早有準備，在離開那間屋子時，已致電知會了市區中的同黨。

因此，當特警的車輛追上去時，一輛突然由橫街開出的貨車，攔住了特警車子的去路，於是「轟隆」一聲，特警連人帶車橫在路心；而蘇珊娜亦可以安然逃去。

× × ×

在羅馬郊區一條公路上，蘇珊娜所率領的車隊，正在依照原來的「時間表」前進。

這是蘇珊娜一手編製的「時間表」，假如一切順利的話，她便是「赤軍旅」的最高首領。

這不再是她的夢想，眼看就快變成了事實。

× × ×

施拉以為自己在做夢，因為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地順利。

他正以勝利者的姿態，率領車隊，浩浩蕩蕩地前進。

他從美國回來，說句實在話，他很回味美國式的生活。

但是現在，他覺得美國人不但幼稚可笑，有許多錢實得花得寃枉。

就像眼前這些漆上了北約組織標誌的大卡車，以及車內儎住的軍火，一箱一箱全是美國製造的。

越南戰場上的舊事不提也罷，眼前這一切就全是美國的。

北約組織的最大支持者也是美國，他們出錢出力，無非想盟國永遠保持現狀；但現在，意大利相信也快要變色了。

這裏最少有三大卡車的現代化軍火和裝備，不久之後就要落入「赤軍旅」的手中。

雖然憑這三卡車的軍火未必可以令到現政府垮台，但是身歷其境的施拉，總覺得「北約組織」的保安系統未免太過兒戲了。

他們這一次的冒險竟然如入無人之境，不但偷到了大批軍火，還用他們的卡車運走。

假如每個秘密軍火庫都這麼輕易讓「赤軍旅」得手，試想想看，他們是否可以為所欲為？

肯定可以的。

施拉這樣想着，車隊已駛入了一條較為偏僻的山道。

根據事前的默契，蘇珊娜將會率領一批「赤軍旅」人員在這幽靜的山谷點收這

一大批軍火，然後付給施拉他們應得的報酬。

對於「赤軍旅」的經濟情況，施拉絕對沒有理由懷疑的。

他們常常綁架富貴人家，每次不但輕易得手，也得到不少金錢。

這次，他們利用黑手黨，寧願花一筆金錢，以圖保存實力，應該是非常明智之舉。

任誰也想像得到：萬一施拉他們失手，也只是黑手黨的事，不會與「赤軍旅」扯上關係。

何況蘇珊娜已說得明白：他們的冒險是多樣化的！

現在施拉已可以看見了路邊打出的燈號——那是他和蘇珊娜約好的暗號。

他對身畔的萊吉等一班黑手黨徒說：

「弟兄們，過了今晚，我們便是富翁；喜歡怎樣享受，隨便選擇好了！哈哈……」

這班人在樂極忘形中，車子已駛近那處路旁；車子裏的人也可以見到，那邊停了好幾輛大小汽車。

施拉和其他人心裏早已明白，今夜行事的程序，等會兒他們會改乘其他車輛離去。

這些卡車，將交給蘇珊娜和她的手下們。

因此，車上的人都紛紛跳了下來。

「弟兄們，辛苦了！」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叫了過來。

施拉正想問他蘇珊娜何在，他忽然感到有點不妙。

對方的口音，很特別，不似是意大利人。

施拉正想向其他人警告，槍聲已一連串的响了起來！

施拉和其他黑手黨人，沒有一個可以倖免於難。

站在他們眼前的，都是德國人。

他們都是西德恐怖份子——「荷夫小組」的成員們。

× × ×

蘇珊娜率領的車隊，已依時來到了約定的地點——這是她和「荷夫小組」約好的。

「荷夫小組」的行動，是由蘇珊娜授意的，她這一招要得十分漂亮。

她可以坐享其成了。

她「借刀殺人」之計已告成功。

現在她同樣要花一筆錢，她對「荷夫小組」這班德國人決不會賴賬。因爲她知道他們是同道中人。

彼此同是恐怖組織，彼此同是以「赤軍」爲名。

還有，彼此既然同在歐洲，說不定他日仍有碰頭的機會。

因此，蘇珊娜下令助手，把一筆金錢，付給了「荷夫小組」的成員。

另一方面，蘇珊娜又吩咐助手們，將三大卡車軍的火駛離現場。

他們有足够的軍火應用，根本無須動用那些剛得到手的「北約組織」未開箱的軍火——蘇珊娜只希望此等東西能助她完成晉階女首領的美夢。

「荷夫小組」的成員們，也就地分了錢。

但是，這並非表示他們的任務已告完成；每個成員都心中明白，他們還有事情要做。

他們要協助蘇珊娜等人，前往刧獄。

既然還有任務未完成，爲什麼他們又要就地先行分贓？

原來蘇珊娜和荷夫心裏都十分明白，此行前往刧獄，任務十分艱險，沒有人知道此去是吉是凶。

成功了固然好，失敗了，荷夫和他小組中的成員，就得迅速離開意國國境。各自逃亡去。

逃亡是不可以沒有錢的，所以，這一切安排不但是荷夫的建議，連蘇珊娜也覺得十分之合理。

× × ×

車隊分兩路進發。

蘇珊娜一班心腹助手把漆上了北約組織標誌的大卡車，駛往一處秘密地址收藏起來。以備蘇珊娜向「赤軍旅」的「最高委員會」領功。

單單就憑那三大卡車的軍火，已够「同志們」捧她做女首領了，何况好戲還在後頭呢。

那一齣「好戲」當然不易演，但對蘇珊娜來說，却不得不演。

爲什麼？

因爲那是「下集」，而「上集」她已成功地「演出」了。

「上集」又是什麼？

前總理莫洛的被綁架，就是蘇珊娜所「導演」的「上集」。

她的如意算盤原是利用莫洛，迫使現政府釋放古西奧等人。

但是，豈料現政府却不就範。

蘇珊娜明白她那班「同志們」的心理反映，爲了表現她的「領袖之才」，這一幕好戲的「下集」是非演不可的。

她心目中的好戲，當然不是她那班「同志們」心目中的一樣。

萬一前首領古西奧眞的被她成功地救了出來的話，她要坐上首領的寶座，簡直就是夢想而已。

那麼，她爲什麼還這麼熱心去做這一場「戲」？

當然她有她的想法，也有她的巧妙手法去「導演」。

她已暗中吩咐了一名心腹助手，在適當時候，開槍殺死古西奧。

這是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的秘密——除了蘇珊娜本人和奉她之命進行是項秘密任務的助手之外。

她滿心歡喜！因爲距離她心目中的「成功之途」越來越近了。

她悄悄利用了黑手黨的力量，又成功地借助西德恐怖份子的力量，雖然花了一筆錢，但那些錢又不是她的。

那是她的小組以前綁架一些紳商巨賈所得來的「經費」。

反正花光了之後，她又可以領導她的小組去做另外一宗，反正意大利還有許許多多的有錢人家。

當然，她此去未必一切就像想像中那麼順利。

但是，只要組織知道她有胆去做，而且眞的是做了，她還是有把握會令到「同

志們」折服的。

荷夫和他小組中的成員，在逃亡之中自然不知道這女人如此深謀遠慮，內心還在感謝她的「帮忙」呢。

正因爲這樣，他們才會下定決心，爲她賣命。

× × ×

杜林監獄外面，一片沉寂。

自從前總理莫洛被綁架之後，這兒已成爲舉世觸目的地方。

這兒囚禁「赤軍旅」前首領古西奧和十多名恐怖頭子的地方。

警方也曾公布這是危險地帶，記者只獲准在遠距離拍照。

任何人在這區域經過，必須獲得事先的許可。

萬一有軍警喝止，必須立即止步，否則格殺勿論。

然而熟悉這個國家的人都可能心裏明白：一切只不過是表面的。

身爲「赤軍旅」女首領之一的蘇珊娜，自然更明白了。

因此，她在進入這一區域之前，仍向與她「併肩作戰」的荷夫，以及「荷夫小組」的人，加以鼓勵。

她說：「這裏不像你們德國，所以，等一會兒，當你們發覺監獄門外的戒備出乎意料之外那麼鬆懈時，你們不必大驚小怪！」

時間已是凌晨時分。

快要天亮了。

他們必須在天色放亮之前，完成一切預定中的任務。

萬一有什麼不測，他們就惟有「各奔前程」，這也是他們的默契。

杜林監獄的門外，四周水靜河飛。

那圓型的堡壘之上，透出一點兒燈光，但見不到人影。

這是不足爲奇的事。

蘇珊娜本身也是意大利人，自然明白到意人的個性。

她想像到裏面的人都偷偷睡去了。

荷夫和他的成員們在前頭，蘇珊娜派人做响導。

她很聰明，她不會走在最前的，因爲她還有一番事業。

荷夫和他的成員爲報知己，早已下定決心，帮蘇珊娜這一個大忙。

當然，他們不會想到這女人的心事如此「可怕」。否則，他們才不會上當。

他們開始感到有些奇怪。

爲什麼這麼重要的地方，那度大門却大開着？

這是不可能的事。

荷夫有的是經驗。

他開始悄悄警告他的隊員們。

蘇珊娜正因爲他們躊躇不前而大感驚奇之際！

一陣槍聲响起。

他們之中已有數人倒了下來。

响亮的擴音器，播出一個男子的聲音：「你們已被包圍！快些棄械投降！」

荷夫立刻下令撤退。

他們盲目地，開槍掃射。

那是沒有目標的，因爲他們根本就看不見何處有對方的人。

槍聲又一次响起。

他們終於看見了子彈冒出的火光。

那是堡壘之上，以及隱蔽在路口的一輛裝甲車；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包圍網之內。

蘇珊娜十分吃驚。

她自問是小睹了意國軍警的力量。

當然，她從未想到背後還有國際特警和北約組織的保安人員在內。

現場上一片混亂。

荷夫和他的「荷夫小組」的成員，都在亂槍中倒了下來。

他們幾乎全無招架之力。

那些剛分到手的錢，仍在他們屍體的懷中，他們永遠也沒有機會去享用了。

在死前一剎那，他們才覺得做了傻瓜，甚至不明白，他們怎麼會跑來送死？

這明明白白就是一個死亡的陷阱，憑他們過去的經驗，他們絕對感覺得到。

荷夫他們眞不明白，蘇珊娜爲什麼會想得這麼天眞？

可惜他們想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甚至沒有機會反問蘇珊娜了。

× × ×

在慘烈的槍戰中，一輛汽車冒着彈雨闖入火力籠罩的範圍下。

黑暗中，子彈冒出的火光，隱約可以見到有人竄進汽車裏面去。

火力一度集中射擊那輛汽車。

但到頭來，它還是逃掉了。

× × ×

天色開始放亮，杜林監獄有如地獄一樣，滿佈血腥。

軍警聯合隊伍，開始點算那倒在地上的屍體。

全是男的，竟沒有一具女的。

負責指揮這一場「戰役」的比提加少將大感失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無限的驚奇。因爲那些德國人的屍體。

事前比提加少將和他的部隊絕未想到西德恐怖份子也帮助刧獄。

雖然這件事可能演變成國際性事件，他還是叫人通知了西德領事館！當然，他們也及時通知了國際特警。

事實上，這次的「大獲全勝」，正是阿生分析的功勞。

阿生甚至計算出以後的發展……

× × ×

敗軍之將蘇珊娜，她終於現出了女人的本色——她哭了。

她仍然有如驚弓之鳥，雖然她現在已逃出了軍警的包圍網。

坐在她身邊的人就是她那位心腹的助手——巴朗尼。

巴朗尼不愧蘇珊娜對他這麼好，把他視作心腹。

他臨危不亂，難得他冒死將她從槍林彈雨之下救了出來。

他熟悉杜林監獄四周的環境，否則，即使他有這種胆色，也沒有那麼好運氣。

他們已在一處公路旁邊換了車。

巴朗尼放棄了那輛彈痕纍纍的防彈汽車，在公路上截停了一輛過路汽車。

那汽車的主人自然無法倖免。

如果他們不殺死那汽車的主人，換了

車也等於沒有換。

因爲那汽車的主人會把情形告訴追踪而至的軍警。

但是現在，軍警即使知道他們殺人、換車，却不知道那車子是什麼顏色！什麼型狀。

× × ×

巴朗尼把車子開入一處鄉村。

這是「赤軍旅」的根據地。

沿途上，蘇珊娜雖然有如驚弓之鳥，不斷的哭泣，巴朗尼一邊開車，一邊安慰她。

她倚偎在巴朗尼的身畔，二人就像一雙情侶。

巴朗尼的年紀比她還小，但看上去還是十分匹配的。

巴朗尼一直希望有這樣的日子，可以一親香澤。

他不但想到了，還出乎意料之外。

他把車子在村口停下來，與蘇珊娜互相擁吻着。

這是「赤軍旅」的勢力範圍，應該是相當安全的。

蘇珊娜驚魂甫定，的確很須要一個男人的安慰。

巴朗尼很英俊，她把他視作心腹，自然對他好感。

巴朗尼以爲時機到了，向她求婚。

她吻着他，幽幽地說：「爲什麼一定要結婚?總之，以後我們就像夫婦一樣好了!」

巴朗尼道：「經過這一次之後，你也應該覺悟了。我們何不趁此機會離開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的革命事業還沒有成功啊!」蘇珊娜說。

「那些事，留給別人去理吧!」巴朗尼道，「我們到瑞士去!」

「不!你怎麼不了解我?」

「我如果不了解你，就不會向你求婚。蘇珊娜，聽我說，你已二十多歲，也該好好安頓下來，做個好主婦!」

「不要對我說這些話，我不會跟你走的!」蘇珊娜突然把巴朗尼推開，「開車進去吧!我要完成我的理想!」

巴朗尼無可奈何，只好開車進村子裏去。

有二個農夫打扮的人截停了他們的汽車。但車中的蘇珊娜很快就認得他們，探首車窗外，跟他們招呼。

× × ×

一切盡如阿生所料，蘇珊娜的目標果然在「杜林監獄」。

但是，也有許多事情阿生根本料不到，例如蘇珊娜竟然可以逃之夭夭。

當然，阿生不便批評比提加少將。

事實上，比提加少將如果佈局再好一些，只有許多人被生擒活捉，而不應該有這麼多人死去，更不應有人逃去。

× × ×

羅馬市區。

軍警大舉包圍一處住宅。

這是一雙夫婦的花園住宅，但主人絕不是富有人家。

阿生早已懷疑這雙夫婦，但想不到他們竟然如此冷靜。

最令阿生想像不到的，還是屋子裏如何能收藏蘇珊娜，以及一輛電單車?

那一晚，阿生和里奧等人也親自進來看過了，屋子後面的樹木、假山，並無可疑之處。

屋內也確確實實只住了一對夫婦。根本沒有第三個人。

但是，二名被救醒的國際特警事後却向阿生報告：當晚屋子裏確有一人乘坐電單車衝出，他們於是一邊用無綫電通知阿生，一邊展開追踪那電單車。

但是，在黑夜追逐中，突然有一輛貨車自橫街開出。

當他們發覺企圖煞車時，爲時已晚，後來的事，他們已無法知道了，因爲二車撞擊之後，他們已昏了過去。

直至後來在醫院中被救醒，他們才將情形報告阿生。

現在阿生和里奧等人，就在這裏展開小心翼翼的搜索。

當然，他們明知蘇珊娜不會蠢到躲在這屋子裏，但里奧他們却希望知道這屋子裏是否另有機關?

後院有一處地方堆滿了垃圾和雜物。

他們合力把這些東西清理。

這屋子的主人家——那對上了年紀的夫婦，被警方人員押在一旁觀看。

阿生發覺他們面色越來越難看。

阿生敢打賭，如果沒有警員在旁小心監視，他們一定會拔足飛奔而去。

阿生試到那座假山後面，沒有明顯的入口，但是，那些拳頭大小的洞孔，極有可能就是一些氣窗。

阿生早已想過了，假如這花園下面有一個地下密室的話，那麼，一定有供透氣的地方才可以讓下面躲着的人生存下去。

因此，阿生試在那些洞孔中呼叫。

「嗡嗡」的回音，顯得一片空洞洞的，阿生越來越加強了他的信心。

警員、國際特警們，在里奧的指揮下，搬開了那些垃圾和雜物。

一處明顯的洞口，出現在衆人的眼前，那雙夫婦回頭就走。

幸好幾名警員早有了準備，合力將他們制服。

一切正如阿生所料，下面有一個地下室，垃圾和雜物，掩沒了入口處!假山上另外有透進空氣的洞孔。

離地足有二十多呎深下面，有一個十乘十三呎的地下室。

一條凹凸不平的梯階，可以沿此步下!直達地下室。

地下室沒有人。

只可以見到一些木箱，舊的木椅。

「這是供收藏舊物用的地下室，你們何必大驚小怪?」這屋子裏的主人根泰里沙開始冷靜下來。

阿生反問他：「大驚小怪的是你，你爲什麼要逃走?」

「我們担心被打，羅馬的警員最蠻不講理!」根泰里沙說。

里奧正在地下室那邊小心檢查!

一些射燈已被搬到這下面來了，因爲這兒太黑暗。

里奧由那邊叫了過來：「你們過來看看這是什麼?」

那是一個舊木箱。

里奧不知怎的將它撬開了，裏面全是一些子彈。

阿生問根泰里沙：「這些也是閣下府上的舊物吧?」

「可能是上手住客留下的。」根泰里沙仍在辯護。

但是阿生和里奧並不接納他的解釋；子彈都是新的。

警方宣佈將根泰里沙夫婦拘捕!

但是除了上述發現之外，阿生他們希望找到的莫洛，並不在這裏。

阿生有些後悔，假如昨晚立即在這裏展開搜索，搬來强力射燈作通宵的搜索，一定可以找到莫洛!

因爲在現場之上，有些遺物可能是屬於莫洛的。

雖然根泰里沙夫婦極力否認，但阿生仍然深信他的忖測。

然而現在，莫洛不知所踪，連蘇珊娜也不見了。

唯一的收獲似乎就只有萬多發子彈。

× × ×

蘇珊娜仍然野心勃勃。

他稍爲安定下來之後，就帶人到一處秘密山谷去。

那是收藏大批軍火的地方。

蘇珊娜希望憑這批軍火，令到她的同黨們心服口服。

那三大卡車的軍火，用樹葉掩飾得十分周到。

蘇珊娜乘車帶了她的同黨們，名目上是來此接收這批新式武器，實則蘇珊娜另有她的政治目的。

她知道她的組織最須要就是兩樣東西：一是軍火，二是首領。

她相信「赤軍旅」行將兩者兼得。

她在那三輛大卡車之前，向同行的赤軍份子誇耀自己如何歷盡艱險，才可以從北約組織手中得到這批新式武器。

事實上，裏面是一些什麼武器，她至今仍未見過。

她指揮一些同黨，把樹葉枯枝等等，自車頂扯下了來。

漆上北約組織標誌的三輛大卡車，也確實令到同來的赤軍首領們感到一陣陣的讚嘆及喝彩。

車門打開，一箱箱漆上「美國製」字樣及番號的鋼箱，稍有經驗的人，也看得明白：這是軍火。

鋼箱一個個被人由車上搬下來，但當鋼箱打開之後，在場的人都爲之愕然。

那是一箱箱的石頭。

蘇珊娜的粉臉之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這是怎麼一回事?」蘇珊娜在無地自容中，喃喃地問。

在旁觀看的，盡是「赤軍旅」裏面的小頭目；他們一向十分欣賞蘇珊娜，也確實有意思捧她繼古西奧之後，成爲「赤軍旅」的首領。

但是，現在他們却十分生氣。

有人提出質問：「這是什麼意思?」

「讓我們告訴你吧!你們上當了。」

這聲音來自前面的卡車。

在場的赤軍份子大感驚愕。

一陣陣的閃光，令到在場的人感到眼花繚亂。

有人企圖拔槍。

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現場附近，一片烟霧瀰漫。蘇珊娜等人迅速昏迷過去。

× × ×

這是北約保安人員設計的汽車。

當卡車車門被打開之後，遙控裝置便自動生效。

北約保安人員早已根據三輛大卡車發出的追踪訊號，跟踪到附近山頭埋伏。

剛才他們只不過利用車內的遙控裝置，向蘇珊娜他們廣播，攝影以及噴射迷魂氣體。

就憑這巧妙設計，保安人員未費一枚子彈，大獲全勝。

甚至蘇珊娜等人由噩夢中驚醒之後，也不明白如何落網。

× × ×

那晚在軍火庫外面，毫無疑問：施拉上當了。

施拉看見瞭望塔上的情形，只是一種「假象」。

他派去的二名「先頭部隊」，根本就早已失手。

但有矮牆掩護，施拉等人自低處望上去，根本不知道上面的詳情。

二名「先頭部隊」被北約保安人員冒充，自然是「如入無人之境」。

這一次的安排，本來是爲了避免死傷，但北約保安人員不想到蘇珊娜會出賣黑手黨，死的人更多了。

× × ×

蘇珊娜等人雖然落網，可惜莫洛不久之後亦被赤軍處死。

可能是一種報復，也可能是無處可供藏身；因爲意國軍警大舉搜索，追得太緊了。

莫洛死了。

看來莫洛之死，對意大利並無多大影響，其實影響甚大。

意國政府首長十分憤怒，終於有人要求修改現行法例。

現在警方有權偷聽電話，疑犯無須律師在場，警方有權問話。

綁匪可被判終身監禁。

衆議院終於以四百三十六對五十六票，通過了反恐怖法案。

——全文完——

下期預告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唐門風暴

龍乘風 著

蜀中唐門，千百年以來一直是江湖上最可怕，勢力也最龐大的神秘家族，它能給予任何門派毀滅性的災禍。但有一天，大風暴居然在唐門家族中發生，於是……

天韻魔音古劍寒

飛仙劍俠奇情短篇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明月烟波

明月清風，烟波萬頃，在太湖邊上，正蕩漾着一葉扁舟，兩個道裝老者，對面而坐，一穿青色道袍，一着黑色道袍，皆背插長劍，劍穗兒被微風拂起。

兩人的中間有一張小小的桌子，一壺美酒，兩碟下酒的菜，在淡月之下，把杯長談。

青袍道人道：「白石道兄，自太華一別，彈指韶華已二十春秋，不知在這二十年中，道兄如何消磨過去？」

黑袍道人道：「說來慚愧，貧道自入玄門，便將世事置之度外，終日蕩漾於山水雲霞之間，什麼也沒做，不知黃葉道兄在這二十年間，又做了些什麼？」

黃葉道人飲了一杯酒才道：「我輩道中人，除去安爐立鼎，燒丹煉藥，彈琴鑄劍而外，就是蕩漾於山水雲霞之間，以蒼天爲屋宇，大地作臥床，湖海爲水池，山川作屛障，立萬年不朽之生命，開百世太平之艮基，除此而外，貧道又能作些什麼呢？」

白石道人笑道：「道兄說得不錯，自太華月圓論劍之後，貧道這把劍就未見過天日，我眞担心它會銹壞了。」

黃葉道人道：「道兄是在說笑了，誰不知道道兄這把冷炎劍，乃是千年寒鐵製成，劍鋒犀銳，英華內歛，雖然趕不上魚腸巨闕，紫電青霜，但也是一把名劍，怎麼會生銹呢？」

白石道人說道：「我的冷炎劍，雖然

扁舟閒話

是千年寒鐵製成，但道兄的烈霓劍，却不在冷炎之下，如此說法，不是太過自謙了麼？」

黃葉道人道：「話雖不錯，但貧道最近聽到一項傳聞，目今那江湖之上，又出現一把好劍。」

白石道人驚咦了一聲道：「有這樣的的事情，不知那劍叫什麼名字？」

黃葉道人道：「古劍。」

「古劍？」

「不錯，古劍，因這把劍根本就沒有名字，但製作的年代却很久，據聞至少有兩千多年了，所以稱它爲古劍。」

白石道人嘆道：「神兵奇器，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物，此劍一出，又將無寧日了。」

黃葉道人道：「天道迴旋，莫非陰陽，利害相侵，莫非邪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白石道人嘆道：「你我雖遁入玄門，置身世外，但對武林中事，猶自耿耿於懷，看來俗緣未了，將來仍會被捲入武林漩渦是非之中。」

黃葉道人默然點頭，忽聽一陣歌聲，由岸上傳來，聽去是：

走走走，遊遊遊——
無事無非度春秋
今日方知出家好
何必爲人做馬牛。
前塵事——如夢休。

展未來，樂悠悠。
縱酒逃禪三十載。
人間天上兩同儔……。

白石道人聞聲看去，見湖岸之上，正有一個瘦小的和尚，身穿黃色僧袍，足踏芒鞋，肩上還背着個斗大的酒葫蘆，正向小舟方向走來，不由的說：「這和尚雖然有些瘋瘋癲癲的，但却步履輕快，神韻內斂，絕非等閒之輩。」

黃葉道人道：「道兄所言不差，江湖之上，盡多奇人異士，有緣自能遇上。」

那和尚又唱道：

酒葫蘆，葫蘆酒。
顛倒乾坤法在手。
忍得紅塵三分臭。
五湖四海任我遊。
言陰陽，如反掌。
論玄微，達九疇。
大肚能容包宇宙。
機鋒貫澈透蒼幽……。

白石道人道：「聽他的語氣，此人不但武功卓絕，而且已道貫人天，算得上是一位世外高人了。」

黃葉道人道：「你我早年嘯傲江湖，復又縱橫玄門，天下從不作第二人想，今日一見，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白石道人道：「驕狂之氣，祇有固步自封，看來今天得向這位大和尚討教一番才是。」

那和尚哈哈大笑，又唱道：

嘆人生，時又長。
營營碌碌謀生忙。
心機動盡名和利。
苦到黃泉兩渺茫。
勸諸君，放眼光。
拋煩惱，助德長。
求得心光遍玉宇。
眼前處處好家鄉。

黃葉道人朗聲叫道：「今日何幸，得遇世外高人，何不移駕舟下一敍。」

那和尚笑道：「明月清風，烟波萬頃，飲酒泛舟，雅興不淺。」

白石道人笑道：「貧道等在此飲酒，亦莫可奈何之事，你看紅塵滾滾，白浪茫茫，祥和收攝，乖戾彌張，何以了期？」

此時小舟離開那湖岸，尚有數十丈左右，那和尚竟然踏波而行，瞬息之間，已上了小舟，兩人起身讓坐，那和尚也不客氣，打橫坐下，取下背上酒葫蘆，張口一陣狂飲，半晌才道：「不敢動問兩位道長的法號？」

黃葉道人道：「貧道黃葉，與白石道兄偶然相值，故而來此泛舟暢飲，不想遇到高人，尚請大師指點。」

那和尚道：「兩位道長雖身入玄門，仍關心天下大事，這種悲天憫人的胸襟，老衲欽佩得很。」

白石道人嘆道：「凡心未了，俗緣難消，怎比得大師置身世外，禪悅其中，如如自得。」

那和尚道：「老衲雖置身世外，但却心繫紅塵，一樣的俗緣糾葛。」

「大師自謙也。」

「非老衲自謙，需知俗緣即佛緣。」

「佘聞仙凡兩在，佛俗分歧，何得謂俗緣即佛緣？請大師明指。」

「豈不聞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如水底印月，月在天還是在水，鏡中照影，影在鏡內還是在鏡外，兩位道長能分辨得出否，要知天人一貫，造化同功，物我契體，左右互廻，若強作分別，豈非又着了相？」

白石道人清聲朗笑道：「高明，高明，經大師這一點破，猶如馬脫韁鎖，鳥出樊籠，畢竟是行家手法，與衆不同，尚未請教大師法號？」

那和尚道：「貧僧一生浪跡江湖，終日在酒中打滾，那法號早已忘却了，兩位就叫我酒僧吧。」

他邊講間，一口氣又喝了半葫蘆酒。

黃葉道人道：「大師胸懷若谷，色相兩空，已達禪門最高境界，不知對江湖中事，尚有所聞否？」

酒僧道：「有……」

白石道人道：「願聞其詳。」

酒僧道：「最近江湖之上，發生了三件大事，鬧得武林皆知，難道說兩位道兄竟然毫無所聞麼？」

黃葉道人說道：「不知是那三件大事呢？」

酒僧又喝了幾口酒才道：「這第一件事嘛，江湖上又出了一把名劍。」

黃葉道人接口道：「古劍？」

酒僧點點頭說：「不錯，你知道這把古劍的來歷麼？你知道古劍目前落於何人之手麼？」

「願聞其詳！」

「這把劍，確是一把名劍，可惜既無名號，又無鑄造的年代，不過經專家鑑定，此劍至少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如此說來，此劍之來歷仍然無從查考？」

「有！」

「請說！」

「兩千年以前，正當春秋戰國之時，斯時鑄劍名匠倍出，其中如干將，莫邪，歐冶子等，皆是一時之選。」

「大師的意思是說這把古劍是這三人所造。」

「非也。」

「難道說還另有其人？」

酒僧咕嚕嚕又飲了幾口酒道：「春秋時代，有一位默默無聞的鑄劍匠，其功力不在干將莫邪及歐冶子之下，在他一生之中，祇鑄了一把劍，一把無名劍。」

白石道人道：「他爲什麼不替這把劍取個名字呢？」

酒僧道：「因爲他生長於戰亂之期，不想因劍而成名，而替自己找來麻煩，何況歷古以來，凡善於鑄劍者，皆爲有道之士，兵者，兇器也，打造多了必有傷天和，是以他雖然鑄造了一把好劍，但却並未爲這把劍取個名字。」

黃葉道人道：「不知道那一位前輩叫什麼名字，他既以兵爲兇器，又爲什麼要鑄這把劍呢？」

酒僧說道：「這個人叫公羊托，他是個善於鑄劍的人，挾技者手必癢，他如不鑄一把好劍出來，豈不辜負了他一生所學麼？」

但白石道人嘆道：「這樣好的一把劍

，沒有稱謂，正如一個很美的女人沒有名字，豈不是太可惜了。」

酒僧一笑道：「名字也許是有，只是不在劍上罷了。」

「在什麼地方——」

「在他自己的心裏。」

「大師說，這把劍如今落於何人之手呢？」

「潛龍于夫子。」

「潛龍于夫子？」

「不錯，這個人也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但他却有一身奇異的武功，簡直是高不可測，因他在江湖之上，默默無聞，所以自號爲潛龍。」

黃葉道人道：「一個默默無聞的高人，用了一把默默無聞的人所鑄的名劍，倒是相得益彰。」

酒僧道：「不錯。」

白石道人道：「這是第一件事，但不知大師所說的第二件事又是什麼？」

酒僧搖一搖酒葫蘆，原來那葫蘆中的酒已經空了，白石道人連忙從艙中搬出一小罎酒，拍開封泥，立時酒香四溢。

酒僧噙着口水，大叫道：「好酒，好酒！」

白石道人一笑，將他酒葫蘆取過來裝滿。

酒僧口對酒葫蘆，一陣咕嚕嚕的暢飲半晌，方始喘一口氣才道：「這第二件事情是魔音。」

黃葉道人道：「什麼叫做魔音？」

酒僧道：「音是借體而發，無物則不鳴，主要是這種音發出來，可以摧心攝神，殘腸斷骨，武功內力再高的人，也無法抵受，所以稱它爲魔音。」

白石道人道：「如此說來這發音之人一定是個大大的魔頭了，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酒僧道：「此人叫空洞天魔常無畏，善用一隻琵琶，那琵琶腹中暗藏九千六百枝細如牛毛的毒針，可以隨音而發，傷人於無形，但據我所知，他從未施用這毒針，因爲那種摧心攝神的魔音，已經無人可以抵受了。」

黃葉道人噓了一口氣道：「果然厲害，不知此人住在什麼地方？」

「黃山始信峯。」

「這是一個新近崛起的魔頭，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白石道人道：「這是大師所說的第二件事了，不知那第三件又是什麼？」

酒僧道：「這第三件與第二件有極爲連帶的關係，那就是天韻。」

白石道人道：「天韻與魔音是音律之學，原於水火木金土五音，用於黃鐘大呂等十二律，只是，不知這天韻又代表什麼人？」

酒僧道：「天韻可以啓發人的智慧，美化人的生命，是以這個人當然是個正派人物。」

黃葉道人道：「天韻爲陽，魔音爲陰，爲陽者應於天，爲陰者應於地，是故一切現象，不離陰陽，大師所說這個天韻，到底是屬於何人？」

酒僧道：「這個人住於天山絕頂，那地方人跡罕至，終年雲蒸霧踴，雪地冰天，誰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因此武林中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蕭祥和。」

白石道人道：「蕭祥和，這是什麼意思？」

酒僧道：「因爲他終年穿一件天青色長衫，一支白玉簫，除此而外，別無長物，而他所吹奏的簫音，總是蘊含着一片祥和之氣，使人聽來興趣盎然，迴腸蕩氣，所以稱呼他爲蕭祥和。」

黃葉道人道：「有道理，可是他既住於那人跡罕至的地方，又怎麼會被人發現的呢？」

酒僧說道：「這是起源於村野間的童謠。」

白石道人道：「這我就不懂了，黃口孺子，隨便唱幾句歌，又算得了什麼？」

酒僧說道：「道長玄通造化，學貫人天，怎地連這個道理都不懂，這幾句童謠，雖然是出於黃口孺子之口，却不是出於黃口孺子之心，乃是個遊方道士教他們唱的。」

「大師可還記得那幾首歌詞？」

「當然記得。」

酒僧喝了兩口酒，仰首看看中天的月色，但見晶華高懸，清光四射，他喃喃的唸道：

天山隱天韻。
始信藏魔音。
青光含古劍。
大刼復將興。
速速速，收拾未晚。
休休休，遲了當心。
山河滾首級。
大地塗血腥……。

白石道人道：「照這首童謠上看來，那是魔道將興之兆，萬一處置不當，必致造成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大概這也是上天垂象，警告世人吧。」

酒僧道：「不錯，上天雖有好生之德，亦有好殺之惡，統統不外於陰陽迴旋，互爲造化，雖云上天，不名上天，自然而已。」

黃葉道人道：「對了，就拿吾道門中功法而言，如水火既濟，嬰姹相配，龍虎相交，鉛汞相投，在在不離陰陽二字，丹經有云：丹經部部言陰陽，二字名爲萬法王，終則陰陽合一，重新粉碎，以成煉虛合道之境。」

酒僧道：「不錯，我佛門中則以神識相依，化合爲般若正智。」

白石道人嘆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於陰陽互通不息，而造成了世無常態，治亂互移，人無常心，善惡互根，重重天羅，層層地網，要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又豈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正說之間，忽聽得書聲朗朗，由遠而近，三人同時循聲看去，見湖岸之上，有一白衣儒者，手持摺扇，踏月而誦，聽去是：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是夕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囑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聲音清脆，可裂金石。

白石道人道：「此人聲傳霄漢，氣滿大千，必非等閒之輩。」

黃葉道人道：「荒湖夜半，踏月而遊，又豈是平凡之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酒僧點頭道：「不錯，你看他神情瀟洒，步履飄逸，顧盼之間，大有恃才傲物之勢，此人必是儒門中之高士也。」

那儒者繼續朗誦道：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臨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行所止，緲緲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白石道人朗聲道：「清湖夜月，相見非易，何不請下舟一敍？」

儒者目注小舟，半晌方道：「泛舟明月湖水，把酒共話滄桑，絕非凡士，如不嫌褻瀆，禮當過舟一敍也。」

未見他如何作勢，足步竟履空而行，猶若飛仙，三人肅然起敬，忙起身讓坐。

儒者在酒僧對面坐下，洒然一笑道：「大師清濁兩消，諸相無碍，已達眞如之境，尚未請教法號。」

酒僧大笑道：「區區野狐禪，不入行家法眼，法名早忘，呼酒僧已足矣！」

儒者道：「如此益見高明，不知兩位道長是怎地稱呼？」

白石道人笑道：「貧道等俗念難消，是以法名仍在，貧道白石與黃葉道兄，把酒閒話，不想遇到酒僧，如今又遇德者，尚未請教尊姓大名？」

儒者道：「我是在儒方儒，不敢忘宗，敝姓于，人皆稱爲于夫子。」

三人同時脫口驚叫道：「原來竟是那古劍的持有人，那倒是失敬了。」

于夫子說道：「原來二位早知此事，既然相見，總是因緣，讓三位瞧瞧這把古劍。」他左手向袖中一挽，取出一柄短劍，長約一尺二寸，寬約二寸，無鞘無穗，劍身呈水藍色，映月生輝，光芒四射，如千條瑞氣，籠罩湖面。

白石道人脫口叫道：「端的是一把好劍，現此氣勢，絕不在那魚腸巨闕，紫電青霜之下。」

于夫子輕用手指在劍身上彈了一下，叮地一聲，如龍吟長空，發人深省。

黃葉道人一嘆道：「觀此一劍，我之烈霓，與白石道兄之冷炎二劍，將成廢鐵了。」

酒僧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于夫子胸羅萬有，學究人天，本應持有此劍，只是未來一場魔難，又要你大費手脚了。」

于夫子嘆道：「大師透視未來，早知蘭因絮果，在下亦正爲此事而忙着。」

白石道人道：「如此說來，于夫子此來，必非無因了！」

于夫子一笑道：「此來正是邀約三位，共同應刼。」

黃葉道人道：「三教一家，四海同源，我等雖身入玄空之門，却有悲天憫人之心，如有差遣，但說無妨。」

于夫人一笑道：「如此足見仁心，今年除夕之夜，黃山始信峯頭再見。」

講完也不辭行，竟然凌空而去。

白石道人嘆道：「此人雖身在儒門，功行已到了仙俠境界，眞是江湖之大，無奇不有。」

黃葉道人道：「看來這一場浩刼，我們已無法置身事外，但願能處理得當，國泰民安。」

酒僧道：「我佛慈悲，必有所佑，我們就此別過，留待後緣了。」講完仍踏波而去。

白石黃葉二人，相對唏噓，一葉小舟，消失於茫茫烟波之間。

魔音初發 諸俠驚魂

夜色初降臨到大地，華燈始上，四野響起了一片炮竹之聲，香烟繚繞，直冲天際，原來這正是大年夜，孩童們穿着新衣，戴着新帽，在忙着點數大人們所給的壓歲錢，大人却在忙着打麻將，推牌九，玩骰子，這是一年當中最美好的一刻，但誰也想不到此際在那黃山始信峯頭，却正有着一幕驚天動地的場面。

這時大概是酉末戌初，始信峯的南面，也是那經常朝陽的地方，此際正有二條人影，在逐漸的向始信頂端接近，這兩個人一式是道裝打扮，背插長劍，黑夜之中，雖然看不清他們的面貌，但由他們的鬢髮上看來，至少也在六十以上了。

後面一人悄聲道：「白石道兄，怎地我們一路行來，至今仍未遇到那酒僧及于夫子二人？」

前面一人道：「黃葉道兄說得是，我也正在動疑，據說那魔頭的魔音毒針十分厲害，我看我們且在這兒歇一會，看看動靜再說。」原來這兩人是黃葉白石二人。

黃葉道人道：「當初那于夫子祇是說除夕之夜，在黃山始信峯見，可是並未說出約會的準確時間與地點，以及事情的眞像，始信峯範圍不小，一時還眞難找到他們。」

白石道人道：「凡事當盡其人力，以待天命，我們既來了，想必當有所遇。」

黃葉道人道：「如果當時約好了，連絡暗號，或許還好找些。」

此際身後有人悄聲道：「兩位道兄稍安忽燥，少時必有好戲上台。」

白石道人輕聲喝道：「什麼人？」

那人笑道：「明月冷波，扁丹閒話，太湖一別未幾，怎地竟然將我這個酒鬼也忘了。」

白石道人恍然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酒僧大師，失敬了。」

酒僧輕笑道：「酒僧就是酒僧，什麼大師不大師的，要說到大事，今晚上就有一件，你們等着瞧好了。」

白石黃葉與酒僧三人會合在一起。

黃葉道人道：「今晚有什麼大事，大師何不先說出來聽聽！」

酒僧道：「怎麼，難道你們這一路行來，絲毫未發覺到什麼？」

白石道人道：「有！當然有。」

「有什麼發現？」

「見到了不少江湖道上的人物，與我們同行同止，可能已經有很多人進入了黃山。」

「這不就結了麼。若果沒有大事，他們又到黃山來做什麼？」

「難道大師也有同樣的發現？」

「不錯——老衲這一路行來，還發現了不少黑白兩道成名的人物。」

黃葉道人道：「不知是那些人?」

酒僧道：「我說出來也許你們會大吃一驚。」

白石道人道：「當今武林口中成名的人物很多，大師說說看，也許我們還認識幾個。」

酒僧屈指算道：

武當水月道人，

華山烟霞散人，

崆峒蒼松子，

峨嵋白雲劍客，

青城決陽子，

少林悟根大師，

九華性痴上人，

羅浮海仙散人，

點蒼臥雲居士，

尼山迴天書生，

雲台茅廬隱士，

酒僧一口氣數出十二個人來。

白石道人搖頭嘆道：「眞想不到，那三山五嶽，五湖四海，三敎中的知名之士，竟然會在今年的除夕之夜，齊會始信峯頂，那倒眞是一件大事了。」

黃葉道人道：「貧道自入玄門，志在烟霞，足跡遍及湖澤山川，也認識不少三敎中高人，大師所說這十二人中，貧道也認識九個，他們皆是棄武而修行，佛道二門，各有所得，不知道這一次因何也有興趣來黃山始信峯一遊。」

酒僧一笑道：「道兄你自己呢，你在玄門之中，已到龍虎大還的境界，爲什麼也來黃山始信峯一遊?」

黃葉道人聽得一愕說：「這……。」

酒僧道：「這就是因緣，人間是非，莫非是因緣迴環勾結，這也就是陰陽相搏的道理。」

白石道人道：「不錯，尙有一件事我倒忘了。」

酒僧道：「什麼事?」

白石道人道：「大師這一路上可曾遇到那于夫子?」

酒僧搖頭道：「沒有，不過他既是約我們前來，想必已經先來了。」

正說之間，忽聽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有十數條黑影，向始信峯頂飛去。

酒僧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這些人皆有一身上好的功夫，放着好好的新年不過，却偏偏跑到這荒山絕頂來送死。」

黃葉道人道：「我心頭一直有個不祥的預兆，好像今晚要死了好多人。」

白石道人道：「大刦茫茫，在數難逃，這也許就是所謂上天有好殺之惡吧。」

酒僧點頭道：「正是，不要說是他們，就是你我之人，今晚還不是爲了應刦而來，但能不能逃過此刦數，尙要看你我的功行與福澤如何了。」

白石道人默然無語，此時兩邊又有數十條人影，向始信峯頂飛去。

黃葉道人看看天色，已將近子夜時分，高山上的寒氣，可以侵衣透體，刺骨生寒，所幸他們皆有一身功夫，雖然未能到寒暑不侵的地步，但對這刺骨的冷風，還可以支持得住。

酒僧悄聲道：「是時候了，怎地仍未見那于夫子現身?」

身後有人輕笑道：「有勞三位久等，其實我早已來了，見三位談興正濃，不便打擾而已。」

酒僧說道：「你不聲不响到了我們身後，我們竟然毫無所覺，只此已足見高明了。」

于夫子道：「我這不過是取巧而已，算不得是眞功夫，倒是時候不早，我們也可以向前面進一些了，否則錯過機會，這一台戲就看不成啦。」

白石道人道：「夫子既已約我們來此，對此次事情之內情，必然相當清楚，何不就請夫子帶路。」

于夫子輕輕一笑，身形已向前飄去，三人隨後跟上，他們行了數十丈左右，于夫子一打手勢，旋即伏了下來，不敢開口講話，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此地離開現塲祇有十丈左右，三位可看到前面的廣塲?」

酒僧也用傳音入密回答他道：「見到了。」

于夫子又道：「那廣塲就是一塊較大石坪，東邊有一處崖壁，壁上有一個高可丈餘，寬約一尺的石洞。」

白石道人也道：「見到了。」

于夫子道：「那空洞天魔常無畏就住在那石洞之中，他那琵琶所發生的魔音，十丈之內，可以摧金毀石，但十丈以外，祇要功力高明，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黃葉道人道：「所以你才要我們停止在十丈開外?」

于夫子道：「不錯，而且還不能出聲，若一出聲，讓他知道了位置，他魔音雖不能傷你，但他可借魔音之力，發出毒針，那就在刦難逃了。」

白石道人微微點點頭，不再開聲，本來傳音入密的功夫，祇能一對一的說話，但他四人皆是武道合修的高手，所以能分音貫耳。此際聽得石洞有人發話道：「你們都到齊了麼?」

有人答道：「大部份都到了。」

洞中人道：「好!自動報上名來。」

有人自動報名道：「老朽是鎭三關韓飛!」

「老朽是混江龍倪冲。」

「小可是毒書生司馬行空。」

「在下是海底龍周游。」

「本人是中條一怪張赫。」

「在下是九嶷山虫毛大虎。」

「長江五鬼兄弟報到。」

「嶺南三霸兄弟報到。」

「皖北四兇兄弟報到。」

「鎭南六君子報到。」

這些人先後搶着報名，一連報上七八十人!

洞中人道：「你們都很守信譽，既已到此，爲何還要藏頭露尾，統通到洞前集合。」

語聲一了，立時黑影翻飛，瞬息之間，那石坪上已集滿了人。

于夫子傳音道：「來的這些人都是黑道中有名的巨盜，想不到那空洞天魔常無畏的統御力竟有這樣之大。」

白石道人也傳音道：「假如這些人眞是被空洞天魔所統御，那形成的一股惡勢

力，亦將勢不可當。」

黃葉道人道：「不錯，照此情形看來，武林之中又將無寧日了。」

酒僧道：「豈僅是武林之中，那些善良百姓，也不知有多少要遭殃，這個禍根如不拔出，天下難有太平之日。」

于夫子道：「大師身在佛門，以慈悲爲體，方便爲用，必不忍坐視生靈塗炭，不知有何良策，可消弭此刦?」

酒僧道：「治世治本，去病去根，這是必然之理。」

于夫人點點頭道：「不錯!」

正說之間，忽聽那洞中人又發話道：「你們既擁護我爲黑道武林盟主，老夫感到非常榮幸，也就當仁不讓了。」

石坪上衆人，起了一陣歡呼。

洞中人又道：「老夫空洞天魔常無畏，極願領導各位，重霸江湖，席捲武林，不過目下尙有一件大事待辦，老夫欲在那十萬大山之中，建造一座天魔宮，以便發號施令，諸位歷年來打家刦舍，想也儲存了不少銀子，不知可願出此巨資，完成任務。」

塲中人齊應一聲：「願意!」

常無畏陰笑道：「諸位不必答應得太快，要知這一批銀子，數目不小，據老夫估計，至少也得百萬兩左右，要在諸位身上分攤。」

一百萬兩銀子，要在七八十人身上分攤，每人得捐出一萬多兩銀子，數目的確不小，此語一出，再無人响應，要知道這些盜匪雖然有錢，但也是刀頭舐血，冒着生命危險所換取來的，誰願意平白的拿出去給別人享受。

常無畏道：「諸位怎麼不說話了?」

混江龍倪冲一聲冷笑道：「我看閣下不是存心要當什麼黑道武林盟主，而是要借機詐財了。」

常無畏冷冷的說道：「怎麼?你不願意?」

倪冲道：「我輩中人，一向是就利而避害，如今利尙未就，害已鑄成，不要說老朽不願意，我想在塲的人，可能沒有一個是願意的。」

常無畏道：「說得有道理，還有那一位不願意的，不妨直說出來。」

鎭三關韓飛說道：「此舉老朽也不讚同。」

接着毒書生司馬行空，海底龍周游，中條一怪張赫、九嶷山虫毛大虎，長江五鬼，嶺南三霸，皖北四兇，滇南六君子，齊表示反對的意見。這些人一向是自恃一身功夫，橫行江湖，他們可以拚命，但却不願意出錢。

常無畏冷笑道：「如此甚好，那麼黑道武林盟主之選，老夫也難以從命了。」

毒書生司馬行空一笑道：「那也無妨，我們可以自選盟主，自立爲王。」

中條一怪張赫叫道：「對!現在子正將過，我們尙可以趕下山去，好好的過一個年，明年元宵日，請各位到中條山敝寨一敍，再議選舉盟主之事。」

九嶷山虫毛大虎道：「不錯!我們現在就趕下山去。」

洞中常無畏沉聲暴喝：「慢着!」

司馬行空說道：「閣下尙有什麼話可說?」

常無畏陰陰一笑道：「你們既已來了，那就別想再去了。」

「怎麼?你想殺了我們?」

「不敢，祇想請各位聽一曲琵琶。」

未等衆人開口，叮咚一聲，猶如長空雷鳴，震得人心旌搖搖，難以把持。

隱在暗中的于夫子傳音道：「琵琶聲一起，必然毒音攻心，是以從現在起，我便不可再用傳音答話，必以無比的定力，方能渡過此魔關。」

白石道人道：「以如如不動爲體，明明歷歷爲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如此可也。」

酒僧道：「不錯，爲了安全起見，我們四人稍爲分散一下，以免被對方毒針所趁。」

黃葉道人道：「也借此機會，將位置轉移一下，不要使敵人已摸清了我們藏身之處。」

于夫子道：「尙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三位必需注意。」

白石道人道：「什麼事?」

于夫子道：「定中千萬不可出神，要知琵琶魔音，人神皆摧，唯一的辦法，是將本身元神，打入虛無窟子，藏於無何有之鄉，任他天崩地裂，海動山搖，我亦無聞無覩。」

酒僧道：「事不宜遲，我們可以分頭運功了。」

四人離開原位，各尋隱秘之處，閉目垂簾，冥心入定，此際琵琶咚叮咚叮又連响了三聲，比第一聲更爲厲害，眞可以摧金石、貫九幽。

石坪中衆人，頓感到心氣浮燥，血液奔騰。

空洞天魔常無畏道：「我這一曲名曰天魔亂舞，接下來是萬馬奔騰，諸位小心了。」

語聲剛了，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輕而且快，猶如一個年青的女郎，在原野中採花拍蝶，那種開朗的音韻，令人忘去了當前的恐懼，一個個不由自主的隨着琵琶之聲，翩然起舞。

舞蹈本來是女孩子的事情，若果男人舞起來，不管姿勢有多悠美，總令人有一種硬僵僵的感覺，猶其是練武的人舞起來，那簡直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打拳、耍刀、舞劍，奇的是他們都能將拳路、刀法、劍術，配合着琵琶的節奏，有板有眼，絲毫不亂。

此際那酒僧與白石黃葉等三人，早已進入定中，祇有于夫子，自恃功力較高，却以無比的內涵，睜着雙目在注視塲中的變化。

他想：「琵琶魔音、畢竟不同凡響，剛剛起手，就已令這些人忘去了自我，而不知不覺的在隨着魔音亂轉，雖然各人舞法不同，但却步調一致，這倒也可以算是和而不同了。」

他正想之間，那音調突然一變，由緩慢之音，急轉直上，恍息之間，猶如千萬匹野馬，馳騁於原野之間，沙塵四起，烟霧迷空。

石坪上的衆人，身形也由慢變快，快而更快，此時已無章法可言，就如一羣不

同性質的野獸，混在一起，鬧成一團。

于夫子心想：「這些人平時在黑道之中，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想不到一聽魔音，竟然如此不克自持，由此也可見魔音的厲害了。」

此際那琵琶聲猶若金盤滾珠，連珠勃發，前音接後音，後音連前音，聲聲如摧心之箭，割肉之刀，石坪上衆人，幾已成了瘋狂狀態。

這時突然魔音一停，塲中人也隨之將身形靜止下來，但個個都是筋疲力竭，汗流夾背，氣喘不已，同時腦子也逐漸的清醒過來。

空洞天魔常無畏冷笑道：「如果就讓你們這樣糊裏糊塗的死去，那眞是太可惜了，所以老夫要讓你們清醒一下，也好使你們知道魔音的厲害。」

混江龍倪冲道：「老魔頭，你當眞要置我們於死地麼？」

常無畏道：「殺人可以立威，今天我如果不將你們殺死，以後講話還有誰願意聽？」

司馬行空道：「如果從現在開始，我們願意聽你的話呢？」

常無畏冷笑道：「不見棺材不掉淚，可惜已經太晚了，適才我請各位聽的是天魔亂舞，萬馬奔騰，接下來我請各位聽一曲百毒攻心。」

琵琶聲又再次的響起，由慢而快。

鎭三關韓飛叫道：「我們與他拚了。」拿起九耳八環刀，向洞口奔去。

其餘的人也各取兵刃，向洞中蜂踴，常無畏哈哈大笑，琵琶聲如萬箭攻心，犀銳無比，有的人跑不到兩三步，便已倒地氣絕而死，死的死了，衝的仍在向前衝，那種前仆後繼，死裏求生的精神，也構成了慘絕人寰的一幕，不到半刻工夫，琵琶聲停止了，人也死光了，洞中的空洞天魔常無畏發出一陣咄咄的狂笑之聲，大有遮天蓋地之勢。

于夫子搖頭輕嘆：「刦數！刦數！這是刦數！」

正嘆息間，忽見又有十數條人影踴向石坪，其中一人冷冷道：「老魔頭，你彈指之間，連殺了近百條人命，也該出來亮亮相了。」

常無畏冷冷的道：「閣下又是何等樣人，竟敢出來責問老夫？」

那人說道：「在下乃武當門下水月道人。」

「難怪口氣如此狂妄，久聞你精於東西兩派的龍虎丹法，乃世外高人，何必來捲入江湖的是非恩怨之中，若你能不問今日是非，老夫改日願意登門求教，學學你那東西兩派的龍虎丹法。」

水月道人道：「天道無私，常與善人，閣下殺孽太重，恐難入玄門。」

常無畏道：「這些人皆是江洋大盜，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難道說不該殺？」

「殺雖該殺，但因出發點有別，則不可同日而語。」

「這話怎麼說？」

「若你爲正義而殺，此殺雖然有傷天和，然而爲維護人權而殺，情有可原，如今你是爲了敲詐財物未成，而加以殺戮，則此心可誅。」

「你的意思是必要淌這一次混水，你們來的人不少，可否一一報上名來。」

華山烟霞散人道：「你若能走出洞來，不就一目了然了麼？」

常無畏道：「閣下又是何方神聖？」

「華山門下烟霞散人。」

「聽說你精研無爲法門，功入天元，丹成在即，又爲何要來此惹事生非。」

「上天有好生之德，仁者有惻隱之心，釋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如此好殺，豈不有傷天和。」

「原來你是來說教的，看來咱們這筆生意也談不成了。」

崆峒蒼松子道：「長生之道，人人可期，主在立心，若能心地慈厚，終有成就之一日，你既有長生之志，也該將心地改上一改才是。」

「閣下又是什麼人？」

「崆峒蒼松子。」

「崆峒一門，在道門中別出一格，是從煉劍入手，聚氣成雲，萬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不知此事可眞？」

「當然不假。」

「看來你的劍術一定也很高明了？」

「雖不能身劍合一，遨遊天表，但以劍氣取你之首級，則易如反掌。」

一聲冷笑，常無畏道：「也許你確有此成就，但在魔音之前，却不容許你如此猖狂。」

蒼松子正色道：「貧道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出手，若你不信，倒可一試。」

「好！我等着了。」

蒼松子反手抽出背上長劍，一道淺藍色的冷芒，精光奪目，在緩緩向洞口推進，土石草木，遇之立毀，劍氣本應很速，因蒼松子不想取對方性命，祇想以此立威，逼那常無畏改過向善，這也是仁者之心，可惜那常無畏乃感天地之魔氣所纏，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要他改過向善，談何容易。

就在那道劍氣，逼近洞口之際，突然叮咚一聲，魔音初發，那劍氣遇到魔音，立時向後倒退，又收入長劍之中，蒼松子連連向後退了三步。

峨嵋白雲劍客驚問道：「蒼松道友不礙事吧？」

常無畏代答道：「放心，他死不了，我念他是玄門一脈，祇是給他一點厲害看看，閣下又是何人？」

白雲劍客道：「在下是峨嵋門下，白雲劍客。」

「又是一個煉劍的，自問你的劍術比蒼松子如何？」

「伯仲之間。」

「那就不用再試了。」

青城決陽子道：「琵琶魔音的確厲害，不過貧道仍想奉勸一句話，宇宙之間，萬家繽紛，互爲相搏，終不能長久，唯仁者可以無敵。」

常無畏一聲冷笑道：「又是一個說教的，可否報上你的名來？」

「青城門下決陽子。」

「聽說你法通地元，神化不測，爲何也來湊此熱鬧？」

「人人有不忍之心，這話還用我多說麼？」

「對！多說無益，你們這次來的人不少，想都是三教門下一時之選，咱們何不來一個公平決鬥的方法。」

少林悟根大師道：「阿彌陀佛，施主請說。」

常無畏道：「我在此演奏三曲，三曲完後，諸位若能安然無恙，我從此毀去琵琶，立心學佛，如各位稍有損害，老夫亦不爲已甚，仍可讓你們生離此處，諸位以爲如何？」

九華性痴上人道：「好！一言爲定，我等便在此聆聽雅韻了。」

常無畏道：「諸位小心了。」

叮地一聲，琵琶音起，仍奏的是那曲天魔亂舞，石坪上十二個三教中高人，立時席地而坐，效老僧入定，一曲方完，衆人些毫未爲所動。

常無畏讚道：「果然是三教中的高人，功力不凡，我這第二曲，仍是萬馬奔騰，小心了。」

琵琶聲由緩而急，點點滴滴，若驟雨初降，狂風助威，風聲雨勢，兩不相讓，又如雷鼓始鳴，金戈泛影，兩軍相對，聲勢凌人，繼則又如萬馬飛騰於黃沙之中。蹄聲齊鳴，風沙漫天。

塲中人心旌搖搖，險些把持不住，二曲方完，常無畏又讚道：「高明！高明！放眼普天之下，能聆聽我兩曲而不爲所動者，可能祇有諸君了，現在再聽我第三曲，百毒攻心。」

琵琶聲由低而高，聲音鏘鏘，可裂金石，猶如千萬枝銳箭，從琵琶中發出，枝枝射入心臟，衆人初時尚可支持，到中間時，已經無法安靜，于夫子一見形勢不妙，趕緊抽出古劍，躍入塲中，刹時間有千萬條水藍色的光華，伴着一股寒氣，向洞口逼去。此光一現，石坪上衆人的心性，頓時安定下來，不再有絲毫浮燥的感覺，那洞中的魔音也逐漸小了下去，半晌之後，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常無畏嘆道：「天韻魔音古劍寒，天韻我雖然沒有領教過，但古劍今日却見識到了。」

于夫子道：「古劍雖可逼止魔音，却無法更進一步，看來閣下之魔音，也非同小可。」

常無畏說道：「魔音雖可抗拒古劍，却無法毀去古劍，閣下之古劍也是名不虛傳。」

于夫子道：「我們是半斤八兩，平分秋色，不過我仍有幾句話要勸告閣下。」

常無畏道：「我已經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無法接受，今日老夫連彈數曲，已經疲累，諸位也可以請了。」

羅浮山海仙散人道：「常無畏，你如果不能革面洗心，我們仍有後會之期。」

常無畏冷笑道：「諸位道行雖然不弱，但仍難抗拒我琵琶魔音，適才要不是于夫子適時而出，諸位現在早已轉刦重生，又要再修再煉了。」

點蒼臥雲居士道：「魔音雖然厲害，必有尅制之法，我是苦口婆心，希望你別再多造殺孽，否則大數來臨難逃天譴。」

常無畏冷笑道：「謝了。」

尼山迴天書生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你若不能革面洗心，到時我自有迴天之力。」

雲台山茅廬隱士也道：「人不可逆天行事，希望你能好自爲之。」

洞中一片沉寂，再也不見常無畏說話，此際那酒僧與白石黃葉二人，也走上了石坪，互爲引見，尼山迴天書生道：「要誅此魔，祇有找那羅狀元。」

天韻接引　法登般若

天色剛明，在黃山脚下的一處鷄毛店中，正圍坐着十數個人，在談論着魔音之事，當然這些人也就是酒僧與于夫子那一夥人了。

酒僧此際突然想起一事，向尼山迴天書生道：「兄台曾說要誅此魔，祇有找那羅狀元，不知那羅狀元又是何許人也？」

迴天書生道：「羅狀元乃是本朝嘉靖八年的新科狀元，學名洪元，乃西江吉水人氏。」

酒僧問道：「既中狀元，必是儒門文弱之士，又有何本領能誅去空洞天魔常無畏？」

迴天書生道：「儒門之中，亦不乏奇才異能之士。羅洪元雖中了新科狀元，却非熱中名利之人，而志在清虛，旋即棄官學道。」

「他既非名利中客，又爲何要去參加三年大比。」

「那是父母之命難違，如今他考中頭名，榮宗耀祖的目的已達，自可急流湧退，打破名韁利鎖，而行出塵之志。」

「金榜題名，何等榮耀，羅洪元却能棄之不顧，此種無匹的定力，的確是仙佛中人。」

「不錯，我記得他修道之時，還寫了一篇醒世詩文共四十首，算得上是文情並茂，耐人尋味。」

白石道人笑道：「這篇詩文，我也曾讀過，而且還記得幾句。」

于夫子道：「何不唸給大家聽聽。」

白石道人吟道：

富貴從來未許求，幾人騎鶴上揚州，
與其十事九如夢，不若三平兩滿休。
能自得的還自樂，到無心處便無憂，
而今看破循環理，笑倚欄杆暗點頭。
戈盾隨身已有年，閑非閑是萬千千，
一家飽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寃。
象簡金魚渾已矣，芒鞋竹杖興悠然，
有人問我修行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黃葉道人拍手叫道：「好句子，深入淺出，算得上是玉律金科，其中能自得時還自樂，到無心處便無憂兩句，更道出了上乘心法，最妙的兩句是有人問我修行事，雲在青山月在天，這兩句詩已進入了三教門中的無上乘之林，妙啊，妙啊。」

迴天書生笑道：「黃葉道兄畢竟是此中人也，其實下面有些句子也還不錯。」

酒僧道：「何不一並唸來聽聽。」

迴天書生吟道：

爲人不必苦張羅，聽得僧家說也麼，
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錦衣玉食風中燭，象簡金魚水上波，
富貴欲求求不得，縱然求得待如何。
新命傳宣墨未乾，櫛風沐雨上長安，

低頭懶進三公府，跣足羞登萬善壇。
聞戒固多恃戒小，承恩容易報恩難，
何如及早回頭看，松柏青青耐歲寒。

水月道人點頭道：「此人不但志節高超，而且才華犀銳，若非上根銳器，何能有此成就。」

烟霞散人道：「不錯，只是尚有一事，我不甚明瞭。」

迴天書生道：「什麼事？」

烟霞散人道：「他雖然得天獨厚，棄官學道，固然是難能可貴，但他有什麼本領，能誅殺空洞天魔常無畏？」

迴天書生道：「此人博學多才，更精韻律，一管玉簫，充滿了祥和之氣，代天宣化，祇有這天韻，才可以除去魔音。」

蒼松子道：「不錯，柔可克剛，弱可制強，是以古君子皆以仁德化天下，只是這天韻之音，貧道聽說祇有天山蕭祥和精於此律，怎地如今跑出一個羅狀元來，倒是耐人尋味了。」

白雲劍客笑道：「這一點我倒清楚，羅狀元歸隱天山，姓名早忘，蕭祥和是江湖中人給他起的名字。」

酒僧哈哈大笑道：「弄了半天，原來蕭祥和就是羅狀元，羅狀元就是蕭祥和，總算是讓我弄明白了。」

決陽子道：「爲了消弭魔刦，我們何不一同前往天山，請那羅狀元一上黃山始信峯。」

悟根大師道：「阿彌陀佛，諸位有此仁心，老衲亦當敬陪末座。」

此語一出，那九峯山的性痴上人，羅浮山的海仙散人，點蒼山的臥雲居士，雲台山的茅廬隱士，齊表讚同，於是一行十六人，離開黃山脚下，一路上遊山玩水，向北天山行去，他們一路向西北行去，經西安，蘭州，張掖，而出了嘉谷關，進入了寧夏，然後沿着賀蘭山，經龍首山，而到達了天山脚下的一個小鎭，七角井，他們一行十六人，在七角井休息了三天，以恢復多日來的奔波之勞，隨後帶足了乾糧，爬上天山。

天山天寒地凍，冰雪密封，好在這些人皆是三敎中的高人，每人皆煉得一身純陽之氣，可以抵禦寒冷。

白石道人邊走邊唱道：

嘆仕農工商，終日奔忙。
人生碌碌——競短爭長。
却不道榮枯有分，得失難量。
看阿房宮冷，銅雀台荒。
金谷花園，夜月烏江。
都作了邯鄲夢一塲。
說什麼、前王與後王。
道什麼、興邦與喪邦。
大數到，難相讓。
分明榮華花上露，富貴草頭霜。
唱一調，歸來未晚。
歌一曲，烟水茫茫。
山傍水傍，野外圖塲。
當此際，好風光。
且進樽前酒一觴。
轉瞬不覺兩鬢霜。

黃葉道人道：「現在已是陽春艷景，如是在江南已是鳶飛草長的季節，想那西子湖濱，虎邱山上，已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在高歌吟韻，而這北天山上，却仍是風寒刺骨，雪地冰天。」

于夫子道：「日月運行，寒暑相推，東南多暖，西北多寒，這是必然現象，故古人有天不及西北，地不滿東南之說。」

迴天書生道：「暖處爲陽，寒處爲陰，故周易六十四卦方圖，東南多陽爻，西北多陰爻，陽者象火，陰者象水，火性光明而炎上，故南方有文明之象，陰者象水，水性險滔而坎坷，故北方有凶悍之氣。」

水月道人道：「不錯，凡此皆離不開五行之理，所以色分五種，族分五類，向分五方，臟分五部，器分五官，南北二方，在兩儀爲陰陽，在五行爲水火，雖皆數之衍化，而其理則一。」

蒼松子道：「天地造化，莫非陰陽，日月運行，不離水火，雖曰自然之運行，亦不離理數之斡旋，唯學道之人，妙在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並化三才，混凝兩儀，溶合一元，然後再取一而用，則自可與道合眞。」

悟根大師道：「功到此境，自可達到妙高峯頂，孤標獨立，仙佛同功矣。」

酒僧笑道：「空空空，空中有實功，若還純寂滅，終是落頑空。」

烟霞散人嘆道：「可惜世人不悟天理，終日追逐於名韁利鎖之中，神志日昏，迷途難返，良可嘆也。」

白雲劍客道：「若叫孺子皆成道，天下仙佛似水流，此非天道之不公，亦是人之自作。」

決陽子道：「因緣遇合，各有不同，此事不談也罷，現在天氣愈寒，而天山之嶺已經在望，我們還是趕一陣子吧。」

性痴上人道：「天山之嶺，範圍極廣，不知那羅狀元到底落脚何處。」

茅廬隱士道：「時至神知，水到渠成，這一件事情，還是讓上天去安排吧。」

衆人一陣急趕，已到了天山之嶺，但見白雲飛捲，風寒刺骨，他們找了一個避風所在，進了些乾糧。

水月道人道：「純寒之地，情不亂發，雜陰之處，識念常流，這地方也有這地方的好處。」

蒼松子道：「精於陰陽之學，萬法悉備，懂得眞空色相，更上一層……。」

正說之間，忽聽一縷簫音，由遠遠傳來，嗚嗚不絕，簫音入耳，頓覺心神爲之一清。

酒僧道：「這簫音可能就是羅狀元吹的了。」

于夫子道：「此人法通無上，學貫古今，可能他已知道我們來此，故以此簫聲接引。」

白石道人道：「如此說來，我們循聲覓去，必可見着這位高人了。」

黃葉道人霍然起立說：「我們走！」身形已向簫聲處飄去，衆人隨後跟上。

天山絕頂，本來是寒風刺骨，但自這簫聲貫入心地之後，頓時有一團陽和之氣，如沐春風，令人生機勃發，胸襟大開。

酒僧嘆道：「此人豈獨是法通無上，學貫古今，他的功行已到了傳音轉識，吐律去寒的境界，當眞是一代奇人了。」

茅廬隱士道：「不錯，今日結此善緣，亦眞是三生有幸了。」

衆人走了一陣，連轉了幾個山彎，到了一處所在，但見山環水繞，谷花生香，竟又是一番天地。

水月道人讚道：「幽谷蜿蜒，百花齊放，松柏吐秀，溪水生芳，想不到在冰天雪地之中，竟有這樣一處美好的所在。」

蒼松子道：「是啊，這那裏像是天山絕頂，我們好像已經到了鳶飛草長的三月江南。」

白石道人嘆道：「在這遍地嚴寒之中，竟有這一塊小小的春天，這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想像得到的。」

黃葉道人道：「萬物因道而生，循道而滅，生滅之間，不離陰陽，斡旋造化，不離乾坤。」

于夫子道：「不錯，一個道德高深之士，自可以扭轉造化，顚倒乾坤，我想那羅狀元，一定是住在此山谷之中了。」

正說之間，簫聲大起，一縷淸韻，盪氣迴腸，點點滴滴，不離於心神之間，聞者猶如醍醐灌頂，甘露潤喉，皆進入了淸凉世界。

海仙散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有人問我修行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悟根大師雙手合十說：「阿彌陀佛，道長桶底脫落也。」

海仙散人道：「大師如何？」

悟根大師道：「妙高峯頂無着落，百草頭上盡皆非。」

性痴上人道：「早知如此，空抛了我數十年練武學佛門光景，酒僧，酒僧，你在何處？」

酒僧道：「老衲足跡遍天下，却未曾動過一步，你說我在何處。」

迴天書生道：「君子自明誠，小人自誠明，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既已明白，何勞多言。」

臥雲居士道：「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烟霞散人呵呵地笑道：「貧道遊遍了天涯海角，却不知道月在何處，天又在何處。」

白雲劍客道：「一遍蒼茫無着處，不知何處是家鄉？」

決陽子道：「誰說蒼茫無着處，眼前處處好家鄉。」

水月道人唱道：

妙妙妙，眞空之中覓空竅。
玄玄玄，悟透眞空法無邊。
明明明，一曲簫音廢黃庭。
從此打破天羅網
無牽無掛逍遙行……。

白石道人嘆道：「貧道在深山古洞之中苦修數十寒暑，毫無落處，想不到今日一聆簫韻，竟能使大家澈悟本來，羅狀元啊，羅狀元，此刻不見，等待何時。」

語聲剛了，眼前現出一座青翠的竹樓，庭前無三尺應門之童，屋後有千株不老之松，祥雲繚繞，百花獻瑞，仙猿肅客，白鶴迎賓，的確是人間仙境，紅塵洞天。

一個身着黑色長衫的儒者，生得劍眉鳳目，方面大耳，五綹長鬚，隨風曳起，飄飄欲破空飛去。

于夫子雙手一揖道：「這位想就是羅狀元了？」

那儒者朗聲笑道：「紅塵如夢影，功名花上露，從前的俗事還提他作甚，山野村夫羅洪元在此迎接諸位之鶴駕。」

酒僧道：「我們來得魯莽，有擾淸修，尚祈見諒。」

羅洪元笑道：「應刦紅塵，同爲替天行道，俗流泛波，原是悲天憫人，諸位來意正是大慈悲，羅某敬佩尚且來不及，怎敢有怪罪之意，請竹廳奉茶。」

講完側身肅客，于夫子等一行十六人，先後進入竹樓，這座竹樓共分上下二層，占地約數丈方圓，樓下是客廳，樓上是臥室。

廳中竹桌竹椅，一切傢俱，全是用青竹所製成，羅洪元讓衆人落座，雙手一拍，立時有兩隻白猿，獻上了茶果。

于夫子道：「先生乃有道之士，雖隱居天山，却神充宇宙，何不收兩個童子，以作未來衣砵之傳人。」

羅洪元嘆道：「世道迴旋，今非昔比，古風日下，人心難測，我輩道中人，雖然有濟世渡人之心，却無扭轉乾坤之力，在無可奈何之下，也祇有求得個心理上的淸靜了。」

白石道人道：「先生能在這天山絕頂，冰天雪地之中，保持了這一塊小小的春天，這不是扭轉乾坤之力麼？」

羅洪元道：「此事體小，斯事體大，局部轉移，固憑道力，但欲大事作爲，則又不可。」

海仙散人道：「却是爲何？」

羅洪元道：「邵雍先生曾將天地之運轉，分爲一元十二會，每會一萬零八百年，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如子會開天，丑會闢地，寅會生人，至申會人數絕，酉會地維分，戌會天柱裂，亥會又復歸於混沌，再絪再縕，以爲下一個一元之張本，試問道長，誰能有那麼大的力量，將子會變成午會，或是將戌會變成了子會？」

海仙散人恍然的哦了一聲。

于夫子道：「宇宙茫茫，莫非理數，然理有天理，地理，人理，物理，自然之理，數有天數，地數，人數，物數，自然之數，其名雖同，輪廻却不同。」

羅洪元道：「不錯！所以古人說，盡其人力，以待天命，而此天字，又非是指天地之天，而是自由自在自然之天，所以說爲人者，不可以逆天。」

蒼松子讚道：「高論！高論，貧道學法研玄已經數十寒暑，對數理之學亦頗有心得，但萬想不到其中之層次變化，尚有如許之複雜，當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

烟霞散人端起茶杯飲了一口，但覺淸香沁人，入口生津，不禁讚了一聲：「好茶！」

羅洪元笑道：「此茶名叫冰雪茶，生長於天山絕嶺之古洞之中，使白猿採來，久服可以明目輕身，不畏嚴寒，諸位不妨多飲幾口，亦少有補益。」

衆人各飲了兩杯，果然與衆不同。

羅洪元道：「諸位來意，我已盡知，音律之學，不離於陰陽五行之生尅制化，相生者爲和音，相尅者爲煞音，一生一尅，一和一煞，比之宇宙循環之理，莫不相同，但音律之最高境界，却可以脫五行，超陰陽

，獨成一格，而爲化音。」

白雲劍客道：「願聞其詳？」

羅洪元道：「所謂化者，是化愚頑爲智慧，化惡煞而登善域，是以功力高者，一曲化音，可以度盡天下蒼生。」

決陽子讚道：「妙論！妙論！敢問我們適才所聞之音，是不是化音之一種？」

「正是！」

「難怪有如此境界，先生已知我等來意，未知有何打算？」

「時下正是新春，各位當知道春風化育之意，化音如果在春天演奏起來，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諸位即可起程，趕往黃山始信峯，我們在那兒見面。」

于夫子等十六人立時起身告辭，下了天山，又向黃山趕去。

音韻相搏　度化愚頑

第二次重臨始信峯，正是陽春三月，朝日初升，雖是春暖花開季節，但在高山之頂，仍有寒意，絲微的陽光，反射在那石洞之口，現出一片淡淡的金黃，洞前的石坪上，又頻增了百十具屍體。

悟根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老魔頭，你又殺人了。」

常無畏在洞中冷冷的道：「不聽我言者，一律格殺！」

白石道人哂道：「你這樣大肆殺殲，不怕有傷天和麼？」

常無畏道：「老夫一生作事，祇問該與不該，你們不聽忠告，去而復返，當亦該殺了。」

黃葉道人道：「我們既是來了，就不會再怕你的魔音，倒是這些人，他們與你無怨無仇，你殺了他們，於心何忍？」

常無畏道：「我適才說過了，不聽我言者，一律格殺，怎麼，你們不想看看麼，也許這些人裏面，有你們的親人，或者是朋友。」

海仙散人眞的向那些屍體走去，一百多具屍體，他竟然一個個的挨排看去。

其餘的十五人，也隨之走入場中，這些人的死相很難看，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吧也張着，但倒在地上的姿勢，却各不相同，有的雙手高擧，有的兩脚分開，有的側身曲肘，有的伏地而臥，觀那情形，顯然在臨死之前，受到極大的驚駭。

于夫子道：「老魔頭，看他們的死相，似乎不是死在你的羣魔亂舞，萬馬奔騰，及百毒攻心三曲之下。」

常無畏道：「不是。」

于夫子道：「那麼你用什麼方法殺死了這些人？」

常無畏道：「魔音。」

于夫子道：「又是琵琶魔音，不知用的是那一曲？」

常無畏冷笑道：「這一曲麼？它叫魔道同疇。」

此時忽聽得白石道人驚叫道：「這不是梧州大俠雲漢天麼？」

常無畏道：「不錯！雲漢天自不量力！率領友好，想與老夫決一死戰，可是不幸得很，一曲未完，竟然一個個的倒下去了。」

黃葉道人道：「三月前你殺那批人，雖然你立心不正，但那些人均是兇神惡煞，死不足惜，但目前這些人皆是正義之士，剷奸除惡，替天行道，你殺了他們，實有違天理。」

常無畏冷笑道：「老夫不是說過麼？不聽我言者，格殺勿論。」

迴天書生道：「殺人者，人恒殺之，如今你殺了別人，將來別人也一定會殺了你。」

常無畏冷哼道：「老夫從不信因果之事，倒是你們在這兒喋喋不休，惹人討厭，是不是也想老夫演奏一曲魔道同疇？」

于夫子一挽手間，已從袖中抽出那柄無鞘古劍，刹時間青光暴射，瑞氣千條

常無畏道：「你不要以爲古劍可以擋得住魔音，上一次是老夫手下留情，如若你不信，試一試老夫魔道同疇這一曲，便知厲害了。」

叮地一聲，琵琶聲起，接着如連珠炮發，叮咚之聲，不絕於耳。

衆人趕緊就地坐下，凝神入烹穴，息息歸根，不多久的功夫，已進入無何有之鄉。

于夫子仗着古劍的威力，却未凝神入定，細聽琵琶節奏，那排山倒海的聲勢，如長江巨浪，連續不斷，這樣持續了約有一個時辰之久，忽的音律一停，四週又恢復了一遍寧靜，但却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壓得人心底發悶，好像有千萬斤重的物件，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這種現象，連于夫子也感覺到了。他忙懷抱古劍，微攝心神，使心劍合一，那古劍上的光芒，立時盛大起來，心理上的壓力也在相對的減少。

這樣維持不到半刻工夫，那琵琶之聲再起，每彈一聲，猶如天崩地裂，海動山搖，然聲與聲之間的距離，至少要相隔半刻鐘之久，顯然那魔頭每一聲琵琶，皆凝聚內力彈出。

于夫子看看其餘十五人，除去那酒僧與悟根大師的神色尚算安定之外，其餘的人，面上皆出現恐懼之色，顯然已有些支持不住了。

于夫子心中暗想，這一曲魔音，的確有些不同凡響，連他的古劍光芒，也有些抵擋不住了。

此時琵琶聲又止，聽洞中常無畏道：「眞想不到，三月未見，你們的道行又精進不少，現在我要奏出魔道同疇的第三節，霹靂魂斷，各位小心了。」

于夫子道：「老魔頭，你當眞就不肯罷手了麼？」

常無畏道：「道因魔而消長，魔因道而生滅，你們既叫我老魔頭，說不得我也只有鬥鬥你們這些有道之士了。」

咚！咚！咚！一連三聲，這那像是琵琶之聲，簡直就是那擂鼓之聲，擂得場中衆人全是心頭一震。

于夫子趕緊收攝心神，將全部力量，灌注在古劍之上，要知場中衆人能否逃過這一刦，就要看他的古劍的威力了。

三聲之後，接着又是三聲，每三聲之後，便略停一停，但敲三聲之後，衆人的心頭便狂震不已，于夫子的額角之上，已經出了汗，看情形，如果再有一刻鐘時份，衆人一定難以支持得住，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得一縷簫聲，遠遠傳來，

聲音雖小，但聽在人心裏頭，恰有無比的安定之力，使每個人的心神，由極端緊張的情形下，和緩過來。

于夫子知道羅狀元已經到了，方始鬆下口氣來，此際那琵琶之聲更爲凌厲，看情形在與簫聲相抗，但奇怪的是，那樣凌厲的琵琶之音，一經與簫聲會合，便化去了兇悍之氣，變成一種極爲悅耳、極爲悠揚的聲音。

此際場中十六人皆紛紛起立。

酒僧嘆道：「眞想不到，那空洞天魔常無畏的魔道同疇一曲，竟有如此厲害，若不是那羅狀元來得及時，我們恐怕都已歷刦重生了。」

白石道人道：「也許那羅狀元早已來了。因爲他要試試我等之定力，是以一直未肯現身。」

黃葉道人道：「不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雖然經歷了一次艱險，但總算又了却了一段孽緣。」

悟根大師道：「阿彌陀佛，羅施主如能化暴戾爲祥和，當眞是功德無量了。」

此際那琵琶之聲又變，由那擂鼓之聲，一變而爲行雲流水之音，然此雲非祥光瑞氣之雲，而是烏雲，此水非小溪潺潺之流水，而是海水，刹那間烏雲密佈，波濤萬丈，澎湃之聲，如雷貫耳。

簫聲也隨之急起直追，一縷尖銳的音韻，直貫長空，好像一柄倚天長劍，壁仞萬丈，又好像是繁星萬點，每一顆星，皆形成了一顆小小的雷霆，貫入那琵琶音韻之中，旋即爆發，蒼空之中，到處响起了轟轟爆炸之聲。

于夫子搖頭嘆道：「音律之學，一般用以娛樂，以福耳音，想不到在殺伐之上，竟然也會如此厲害。」

迴天書生道：「二氣相搏，莫過陰陽，品物流行，不離五行，有無相奪，各不相讓，然無爲有之母，空爲色之根，是以愈趨於無形的東西，其威力也愈凌厲。」

蒼松子點頭道：「不錯，所以山無空則泉不流，柴無空則火不發，地無空則氣不聚，人無空則道不生，所謂空者，實乃宇宙之大本，萬化之總根。」

于夫子道：「是以空靈之音，可以化頑愚，度羣生，致祥和，開太平。」

酒僧道：「佛門之梵音，亦近空靈，聞者莫不心定神閒，百思不起，此種功效，又豈是下愚之士所能理解的。」

悟根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久居嵩山，苦研佛學，只知道除佛學之外，天下已無事可學，那知天地奧妙，變化萬千，非僅佛學所能包容，今日一會，使老衲又增加了許多見識。」

于夫子一笑說：「言重了。」

這時那空洞天魔常無畏的琵琶之聲又變，由高亢之音，一變而爲低沉，半响不發一聲，但每發一聲，猶如蚊唱，聲音雖小，但却有無窮的壓力，使人心神束縛，心地難開，就好像被打入萬丈深淵之中，透不出氣來。

琵琶音變，簫音亦隨之而變。音調高出無上，響徹雲霄，一高一低，已收君子和而不同之效，眞所謂陰陽唱和，夫婦和睦而家道興，奇偶相配，君臣相得而國事盛。

于夫子道：「羅狀元與常無畏相抗至今，一直未用兩音相敵之手法，自始至終，皆離不開一個和字，這大概就是空靈之音中，最特色的地方了。」

酒僧道：「君子以和而化隣里，聖人以和而化萬民，他可能就是取此意了。」

正說之間，忽見有百多個武林人物，各携兵刃，趁他們音律相抗時，一齊衝上了石坪，其中一人大叫道：「各位，趁他們音律相抗之時，我們一擧把他們殲滅，那時武林的天下，也就是我們的了。」

白石道人認識此人，他是黑道中的巨梟，萬毒尊者古兵，此人手毒，刀毒，心更毒，跟他來的那批人，想必是黑道中的人物了。

于夫子高叫道：「諸位不可造次，凡事三思而後行。」

萬毒尊者古兵似若未聞，高呼一聲：「殺！」百多人立時分成兩批，一批衝向羅狀元，另一批衝向那石洞。

事急從權，這時已無再考慮的餘地，于夫子一亮古劍，攻向羅狀元身邊的那些黑道高手，但見青芒閃爍，殺氣衝霄，數十個黑道人物，竟在眨眼之間，全已橫屍當地，好凌厲的劍氣。

就在此同時，白石道人的冷炎劍，及黃葉道人的熱炎劍，也同時出鞘，阻住了奔向石洞的一批黑道人物。

古兵提刀便砍，白石道人一擧冷炎劍，一縷冷芒，直透敵人心窩，古兵未及出聲，人已倒地死去。

黃葉道人的熱炎劍，連誅十數人，死者皆身如火炙，焦臭異常。

餘下的三十餘人，被白雲劍客及蒼松子的兩度劍氣所誅，這百多名黑道武林高手，原是應常無畏的約而來，那知萬毒尊者古兵，想自立爲王，臨時變卦，却想不到惹火焚身，落得個暴屍荒山，這也是大數使然了。

此際洞中的琵琶之聲，突然停止，常無畏道：「那吹簫之人可是蕭祥和？」

羅洪元答道：「蕭祥和只是武林中朋友替我起的名字，在下羅洪元。」

常無畏道：「原來是羅狀元，老夫感謝你的簫聲，打破了我多年的疑問，從今以後，老夫將會變另一人了。」

羅洪元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常無畏道：「只是我尚有一個問題請教。」

「請說。」

「萬法歸一以後如何？」

「打破沙鍋問到底，還要問沙鍋在那裏？」

「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羅洪元道；「有人問我修行事，雲在天邊月在壺。」

「雲盡月毀，又將何處寄身？」

「一遍蒼荒無落處，大化爐中自在天。」

「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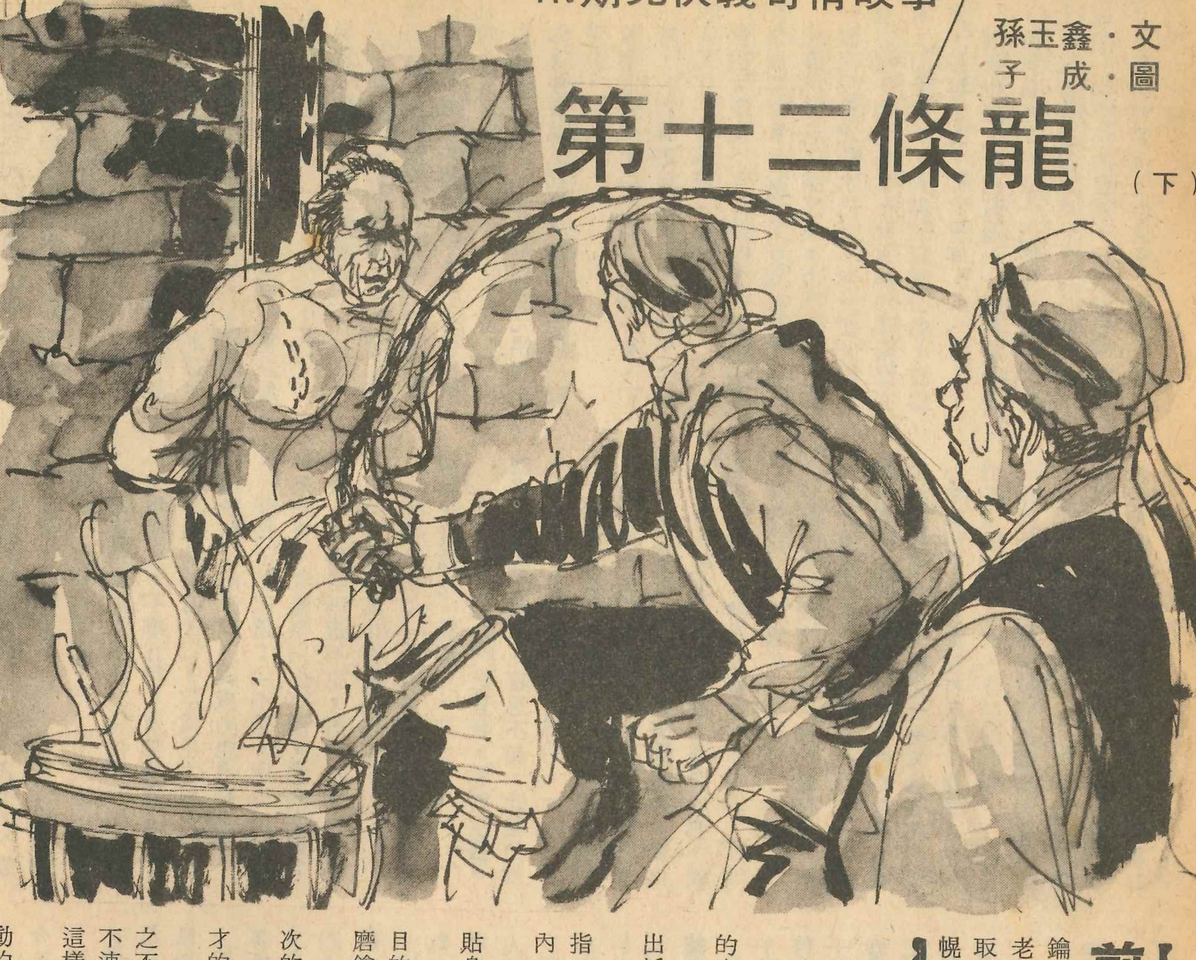
那是常無畏的笑聲，笑聲隱了，人也散了。黃山始信峯這一會，不但度化了一個厲害的魔頭，更消滅了許多黑道中的巨梟高手，使未來的天下，又太平了數十春秋，這也是天數啊！

（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孫玉鑫·文
子成·圖

第十二條龍（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二更時份，風雨交作，石城「龍記林家鎖鑰店」中，燈光明亮，老龍頭正在店裏的工作枱上聚精會神的配製一枝鎖鑰。突然有兩名不速客冒着狂風暴雨而來，他們來的目的，是想請老龍頭去殺人。但爲老龍頭所拒。他們沒辦法把老龍頭說動，在雙方弄僵了的時候，其中一名不速客自懷中取出一個檀木小盒，徐徐打開，又自盒中取出一枚古玉錢，再徐徐拿到老龍頭的面前一幌，老龍頭一見了這枚古玉錢，驟然精神一振，追問這錢的出處……

殺人者死

「閣下眞的識貨，正是那枚名震天下的寶錢！」不速客這時候才回答老龍頭。

老龍頭由不得喘了一口粗氣，左手倏出抓向玉錢，眞叫快。

他快，但不速客還比他快上幾分，五指一合，一縮，一放，玉錢已經重歸晶圭內。

接着，兩下包好油布包兒，重又放回貼身囊中。

老龍頭伸出的左手，中途被迫改變了目的物，抓起他那工作木夾，重新開始銼磨鑰匙的工作。

不速客彎下腰去道：「閣下接不接這次的生意？」

老龍頭沒答話，他須要時間來平靜剛才的魯莽和激動。

「朝龍玉錢，是無價的珍寶，我們得之不易啊！」左後側始終沒有挪動一步的不速客，像是誇耀又像讚嘆實在是誘惑的這樣說。

老龍頭在這一刹那，早已經把貪婪激動的神態收斂乾淨，變作原先那樣沉寂和冷靜。

矯飾者懼

「閣下。」右平側的不速客，開口詢問老龍頭道：「朝龍玉錢你已經看到了，怎麼說？」

「什麼甚麼說？」老龍頭裝起糊塗。

「我先前的請求，殺人，這枚玉錢正是閣下殺人的代價，閣下接不接受這份生意？」

老龍頭仍然工作他的，沒有答話。

「老龍頭！」左後側的不速客，不耐煩的說道：「如果你希望這枚玉錢，從現在起，永遠變作是屬於你的東西，你就必須立刻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和我們好好的談談！」

「辦不到！」老龍頭冰冰冷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別忘記是你們有事求我，是急事，急到在這狂風暴雨的深夜前來，比火燒到屁股還急，而我……嘿嘿，連半星星着急的事全沒有。」

「對，可是我們出了高價，除非你不願意承攬這次生意，否則至少該和我們談談細節……」

右平側不速客的話還沒有說完，老龍頭巳接口道：「談細節不必要非放下我手頭的工作不可。」

「這樣如果有了疏漏……」

「絕對不會，這種生意我一年要接三五回，幹的太多了，說吧，殺誰，叫什麼名字，什麼出身，現在這人是在那裏，有什麼特徵，你們只要把這些說清楚，路上耗費的日子不算，我只須要三天時間，保證把事情辦個乾乾凈凈。」

站在老龍頭右平側的不速客，和立在老龍頭左後側的同伴互望一眼，得到同伴的暗示才開口道：「老龍頭，我們聽到有關閣下接生意的規矩，似乎不是這樣。」

「那是什麼樣？」老龍頭這次抬了抬頭。

「指點我們的人說，閣下會報出另外一個名字來。」

「不錯，老夫斬心客，接這殺人的生意，萬無失一，滿意了吧？」

兩名不速客又交換了一次眼色，仍由右平側的那人開口道：「滿意了。」

「那就請說誰是該死的，說完放下玉錢走你們的。」

「這人很好找，就住在本城『流芳巷』溫九娘的『鑫雅閣』，叫李瓊……」

「李瓊？」老龍頭冷哼一聲，一揮左手道：「兩位請回，帶你們的玉錢走！」

「這是爲什麼？」立於老龍頭身後左側的人，不由急聲發問。

「很簡單，兩位不够坦誠，李瓊名不見經傳，只怕他那條賤命，連那塊晶圭全不值，何況是『朝龍玉錢』，明明你們在隱瞞什麼……」

「我們沒隱瞞什麼，是閣下心急了些。」右平側站着的不速客道：「李瓊只是溫九娘代他起的名字……」

「乾脆點說，他究竟叫什麼名字？」

「孫五！」

「啊？」老龍頭眞的是大吃一驚道：「可是青州名捕飛龍孫五？」

「如假包換！」

老龍頭停下了工作，推開眼前嵌着鑰匙的木夾，沉思着，右手不停的玩弄着那支銼刀，久久沒有開口。

「如果你斬心客現在拒絕這筆生意，請放心，你在『殺手』這個行道裏，我們仍然公認還是最高明的一位。」後側的不速客，開始激將。

「不錯。」平立老龍頭右側的那人，接話道：「飛龍孫五的確扎手，閣下是該仔細考慮。」

「不過話又說回來，不接這份生意，『朝龍玉錢』當然不會成爲你的東西。」

「哼！」老龍頭沉哼一聲道：「生意我接啦，不過還要附加個條件。」

「請講。」兩名不速客齊聲詢問。

「時間上要再多兩天……」

「一句話，這不是問題。」

「還有，兩位要報出實名實姓，如果是奉令行事的，那就必須告訴我貴主人是誰！」

兩名不速客又互望一次，這次，站在老龍頭身後左側的那人，臉上掠過一種冷酷無比的獰笑！

「生意成交了。」平立於老龍頭右側的人道：「閣下實不含乎，能看出我們不是正主子來，鄙主人名震天下，他……」

他已哈腰俯身貼近了老龍頭，十分謹慎的在老龍頭耳邊報出他主人的名姓，豈料竟是「你該死」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出口，老龍頭驀地狂號出聲，直蹦起來，不過他在狂號蹦起的一刹那，右手的銼刀已電掣般疾旋飛射出。

他身後左側的不速客，適時吐氣開聲，右掌實生生斬在老龍頭右後頸上，一聲斷骨碎响，老龍頭的脖頸被斬斷裂，人也重又跌坐回去，兩手全部抓入木案中數寸，瞪着一對像是恨不干休的暴眼死去，他的確是死的糊塗，死不瞑目！

那名暗算了老龍頭的不速客，左手緊插在老龍頭的左肩內，右手却緊捂着肚子，鮮血從他五指縫隙中仍湧泉般噴出，濺在老龍頭的屍體上，老龍頭眞的成了一隻被煮熟了的大紅蝦。

安然無事一掌斬斷老龍頭後頸的不速客，只一步就跨到同伴身旁，神色非但不見驚慌，更沒有半絲絲的焦急和憐憫，道：「你好像受了重傷，怎麼樣，還能夠支持下去嗎？」

他那同伴，自腰以下全變成一片赤紅，地上，血水代替了雨水，那張臉，已經泛出黃枯灰敗的死色，也許因爲本身的功力修爲够深，一口眞氣還聚而未散，在極端痛楚的已經使他的臉型都改變下，仍然能掙扎着說道：「他……他那銼刀……有……有鬼！」

「這我知道。」沒受傷的那人平淡的說道：「那叫斬心輪，用拇、食、中指的力量，旋射打出，中人以後，銼刀入腹立刻會自動張開三支利刄，變作飛旋的三柄轉輪刀，被擊中的人，五臟肝腸會被絞作粉碎，絕無活命的機會，要不你怎麼會出這樣多的血！」

絕對活不成的這名不速客，猛地轉頭怒瞪着他的同伴，死灰臉上竟然能現出恨怒至極的紅色，道：「你……你早知道……知道銼刀……刀有鬼？」

「不早，是看過咱們少主人的屍體後才發現的，後來老主人下令，千里追踪斬心客，賞賜『朝龍玉錢』作餌，來誅殺這老兒。我當然不願意以身相試這『斬心輪』的滋味，所以和你約好你在先我立後，若有萬一……唉，不幸果然被我料中，天幸被斬的是你而不是我，嘿嘿……」

「你……你這狠心狗……狗肺的東西，你……爲了……一件玩物，竟……竟然不念生……生死與共十年的……朋……」

「省點氣力交待交待身後事吧，你說的不錯，咱們是生死與共十年的老朋友，錯在『玉錢』只有一枚，你要牢牢的記住，這不能怪我，錯在你自己，幹咱們這行，接下生意以後，首先要摸清楚對方才行，你連『斬心客』成名在『斬心輪』的事全不知道，你自己說，你不該死該死的又是那一個？」

「好……好話，不……不過你也休……休想好……好死……」

「對，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罐不離井邊破，不過那是從前，現在我有了這枚『朝龍玉錢』，大不同了，買主我早已找好，是黃金三萬両正，鐵老大，有這三萬両

黃金，你說我能不能和『小凌兒』雙宿雙飛，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譬如說杭州吧，住在西湖畔，過那富貴日子，生兒育女，哈哈……」

鐵老大，這名有死無生的殺手，突然狂喊道：「狗賊，原來你和那賤婢早有姦情……」

「鐵老大，別說的那麼難聽，你和我一再的誇說，小凌子滅燈以後那股子勁有多好多妙，鐵老大，你喜歡那股子勁，我更喜歡，何況小凌子並不討厭我，如今你走了，一去不歸，她空着東西，我閒着個人，不用白不用，再說反正遲早有人補你的缺，別人補上去就不如我補上去了，肥水不落外人田，咱們可是十年相共的生死朋友呀。」

「砰！」重傷的鐵老大，右手猛地直插進身旁的木案中，他那業已將要散失光輝的雙目，正好和老龍頭圓睜不瞑的眼睛相對，他似乎是在老龍頭的眼色裏，看出嘲弄的獰笑，於是全身猛地一陣顫抖，就那樣站在老龍頭屍體旁邊死去。

隔了足有半頓飯的光景，活着的不速客才一臉得意的步向鐵老大身前，緩緩伸手探向鐵老大貼身囊中，掏出來那個包着「玉錢」的油布包兒，捧着包兒，臉上的笑意越發濃了，突然，金光一閃，他腕脈上釘着條三寸細長的小金蛇，他的臉色變了，驚懼而慌恐，要取兵刃壯士斷腕，可惜全身已經失去勁力，當他仆向鐵老大的屍體時，腦海中祇有一個念頭，悔恨忘記鐵老大正是以兩條「金蛇」成名江湖！

× × ×

雨過天晴，仍是深夜。

一條人影迅疾無倫的射到老龍頭的店外。

門板裂縫中射出來的燈光，恰正照在人影的臉上，絕妙，他正是孫五。

孫五僅僅是向店內瞥了一眼，神色竟然倏地一變，他毫不猶疑推開而進。

他首先扣死大門，然後仔細注意，剛才店外一瞥，已經憑着多年經驗看出店中是三具屍體，現在他要先找出三個人的死因。

他首先探看死在座椅上的人，那是老龍頭。

老龍頭的後頸碎裂，當然必死，不過眞正死因却在右耳，右耳中一條小小金蛇，正挺動爬出！

孫五一驚，彈指打去，金蛇頓即裂碎，又一指，金蛇如粉，孫五好厲害的「天昊指」力。

就因爲彈指殺蛇，才發現另外還有一條，正伏在地上一個油布包旁，孫五識貨，當然不容金蛇逃脫，再起二指，將蛇擊斃。

殺了雙蛇，孫五反而皺起眉頭，自語道：「怪，西域『索魂綫』，怎麼可能在此處發現，除非……」

「啊！卜老二，天星七殺手中的『毒狠』卜野，難道『惡豹』鐵大鐵成器也在此？」

他再看看鐵老大的面目，恍然頷首道：「果然是他，難怪此地會有兩條『索魂綫』……」

他又一沉思道：「不對，能勞動天星毒狠惡豹雙雙出手的人，絕對不是個普通鎖匠！」

他再次仔細的檢看老龍頭的那張死臉，發現破綻，在老龍頭頸下猛地向上一撕一帶，老龍頭的臉變了個樣子，孫五手上却多了張面具。

「原來是『斬心客』這個匹夫，難怪沒人能够找到他，好的很，從今天起，世上又少了三個罪大惡極的兇徒，這値的高興。」

孫五說着，把手中面具扔在案上，拍拍手轉身要走，突然腦海中掠過一個奇特的念頭，臉上永遠帶着的微笑，笑意更深，於是他立刻開始動手……

× × ×

那把鎖，那把鑰匙，緊緊的抓住了他全部的精神和意志。

他雖然已經變作誰也看不出絲毫破綻的老龍頭，但是他絕對並不是眞的老龍頭，所以他就沒辦法有老龍頭那種精煉奇特的製鎖手藝。

他沒有這種技藝，對老龍頭業已製成的這把鎖，和尚差些技巧才能完成的奇特鑰匙，就越法的嘆爲觀止，並且由衷的佩服。

那把鎖，是他在木案下暗格裏找到的，在翻覆的看了幾十遍後，總算看出來它的巧妙，因此也認出木夾上嵌着的那把尚未完成的鑰匙，是專爲開啓這把妙鎖而用的。

他既然已經變成老龍頭，石城的名鎖匠，他就必須解破這製鎖和鑰匙的門道技巧，否則還是早走爲妙，免得貨主上門丟醜現眼。

從更深到拂曉，由拂曉到現在該吃中飯的當口，他依然沒有看出這把尚未完成的鑰匙，該怎樣去完成它，他沒有感覺到餓，却感覺得出來，自己已有了五分焦急、三分惱恨和兩分不服。

有人推門沒有推開，他不理會。

那人輕輕捏碎了門板，打開門進來，他仍然沒理會。

他只顧仍在精亮的明燈下，全神貫注的看着木板上那把黃澄澄，尚未完成的鑰匙。

來人已經走到他的身側，他連頭全沒抬。

來人就停步在木案旁邊，他仍是一動不動。

來人冷冷地開了口，道：「老龍頭，你晚了。」

他不理，從木板上取下鑰匙，耐心的合對着那把奇特的鎖。

「老龍頭，先放下手裏的活計，別把老夫也當作別人一樣，隨你高興的耍你的脾氣！」

老龍頭工作着，冷冷地，毫不客氣的說道：「你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混賬東西，難道你連老夫的聲音全沒聽出來，竟敢這樣和老夫說話？」

「我一心無法二用，抱歉。」老龍頭依舊工作着，合對着鑰匙和鎖。

來人並沒有聽出來這句話的技巧，本來這就是句放在什麼地方全能說的通的話，只不過是現在老龍頭說這句話，暗藏着很大的學問。

老龍頭當然認識來人，可是孫五並不認識來人，至少孫五在沒有去看來人之前，就算認識也不知道，不過由於來人口氣的傲慢，孫五絕對自信來人和老龍頭熟稔，假如一個答對失誤，後果何堪，用這句「一心並無二用，抱歉」的話作答，是恰到好處。

當孫五話剛說完，來人那隻比普通人的大上三成巨靈般的右手，已快若閃電的壓在孫五的雙手上，很自然的也包括了那把奇鎖和尚未全部完工的鑰匙。

來人自然並不知道現在的老龍頭是孫五矯飾，由此可見孫五矯飾的老龍頭，至少在面目上已經毫無破綻。

也許老龍頭活着的話，無法脫開來人這突然的一握，不過孫五却能輕易的躲開來人這隻巨靈大手，因爲孫五總是孫五，孫五如果躲不開任何突如其來的襲擊，孫五也就不是孫五了，不過孫五並沒有躲避，他並沒有忘記現在矯飾的角色，他很清楚老龍頭「斬心客」的那身功力，也看出來巨靈大手的本領，老龍頭是躲不開這一壓一握的，所以孫五也就沒有躲閃。

來人大手加了力道，孫五暗中冷笑，假戲還要眞作，孫五裝出痛疼的樣子。

來人嘿嘿的笑了，大力又加了兩成力道：「老龍頭，你信不信老夫若是再加兩成力氣，你這雙手就立刻會骨裂肉綻？」

老龍頭也嘿嘿兩聲道：「何不說說來意？」

「你在發昏了，老龍頭，老夫是取鎖來的！」

「那把鎖？」老龍頭裝出明知故問的樣子，實則他是眞不知道。

「就是你手頭上的這一把！」來人說完這句話後，似乎才發覺像受了揶揄，厲喝道：「老龍頭，你敢消遣老夫！」

既然知道來人要的是那一把鎖，孫五可就沒有好害怕的了，冷冷地說道：「請把尊手抬開！」

來人不只沒有抬開手，反而再加上一成力，獰笑着說道：「老夫要捏碎你的狗爪子！」

「如果你再不把爪子拿開，首先碎裂的可是這把鑰匙，那時候……」

孫五話還沒有說完，來人已沉聲接口道：「你唬不住老夫，除非你活够了，要不借給你個胆子你也不敢毀了老樓主所要的東西！」

「言多必失」！來人的話太多了，無心中洩露出絕非孫五這假老龍頭能知道的事，原來另外還有一位老樓主，老樓主才是權威人物，權威到使老龍頭畏懼！

孫五頓時推斷出來，有這隻巨靈大手的來人，也非畏懼那老樓主不可，於是冷哼一聲道：「你聽明白，再不收回你的手去，我就立刻毀了這把鑰匙，老樓主問下來，我是實話實說，就說我受不了你的酷逼，將鑰匙捏壞，那時候看誰受不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孫五才第一次抬起頭來注意來人，注意之下，孫五心中那份高興就不用提了，認識，他認識來人，來人曾經是他黑榜上列爲誅殺對象的一個。

由於認識，孫五的話就更加鋒利：「別當我老龍頭眞好欺負，鬆手，現在就鬆手！」

來人的身量，活像一支竹竿，又瘦又長，留着黃焦焦的寸多鬍子，兩腮外暴，雙頰深陷，一對眼珠子渾圓極小，閃電着精光，這是一種天性凉薄寡情而工於心計的貌相。

瘦竹竿形的老者，全身像是割不出四兩精肉來，但是怒惱起來的話，却有凜人心胆的威嚴，如今他就是十分惱怒，那身藍袍倏忽脹滿像只膨鼓，一字字比刀子還鋒利的說道：「老龍頭，你八成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你少發這種嚇唬毛頭小孩子的威風，我叫你鬆手，這可是第三次了，萬一我若是因爲受不了你眞力的殘害，失手折斷既將完工的鑰匙，老樓主怪罪下來，究竟誰會活不下去，你該比我心裏有數！」

「賤老龍，你敢威脅老夫？」

「談不到威脅，我說的是事實。」

「哼！憑你的身份，老樓主會……」

「當然。」孫五很快的接話道：「若憑身份和地位，你是老樓主的親信，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巧鎖匠，不過當老樓主檢看我的斷手殘指，發現鑰匙的確是因爲外來的原因而折斷的話，相信和老樓主去解釋的事情，是你的就不是我的了！」

「斬心客！」瘦老者因羞而惱，厲聲斷喝。

「蕭子元！」老龍頭也發了楞勁。

蕭子元，曾經是北五省人稱第一兇人的梟霸，外號叫「七情絕戶」，兩手沾上的血腥，難以髮數。

他一向有己無人，對老龍頭更知道的十分清楚，包括老龍頭雖是製鎖巧匠，實在却是江湖上有名的職業殺手，在蕭子元眼睛裏，「斬心客」老龍頭僅僅是個二流角色，是個他能主宰的賤奴，絕對沒有長着敢於反抗他的胆，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近兩年來，老龍頭眞的在他面前聽呼聽喝外帶聽罵。

現在，一向骨頭軟得像塊泥巴似的老龍頭，竟突然的敢和他爭辯反抗，按說這是個破綻，無奈蕭子元油矇了心，氣昏了頭，根本沒動半點點疑念，錯當正趕上老樓主必須要老龍頭工作，於是老龍頭小人得意，狐假虎威胆子漲大好幾倍。

蕭子元當年不知道是因爲什麼，突然在北五省的江湖道上消失了踪影，那年，也正是孫五乍接副捕頭任令的一年。

蕭子元當然絕不知道如今面面相對的老龍頭，已換了人，換上了孫五，因爲他在氣得全身抖戰下，咬着牙鬆了緊壓在老龍頭雙手背上的巨靈大手，鬆手時，順便甩了孫五個大嘴巴子。

沒打中，孫五可巧往下一低頭，似無心若有意的正好避過這一掌。

蕭子元仍然沒有多心，他業已因爲氣怒羞惱和憤恨，失去平日的冷靜，所以在一擊成空下，獰笑連聲道：「很好，算你老小子有種，看來你是忘掉當年苦苦哀求老夫，把你引介到老樓主宅門裏的事了，成，你儘管把老夫當作上船的『跳板』踩，誰叫如今老樓主正急需你製的鎖和鑰匙呢，不過這日子絕長不了，很短很短，朱二，老龍頭，到那一天老夫若不活抽了你的懶龍筋，老夫蕭子元三個字就倒過來寫吧！」

孫五只翻了翻眼皮，沒答話。

蕭子元猛地一巴掌，擂在工作的木案上，厲聲又道：「朱二，你只答覆老夫一句話，還願不願意履行咱們事前講好的約定？」

「噢？咱們還有約定呀！」孫五是眞不知道，但是他非弄明白不可，於是說這句話的時候，就加上了些表情，在語氣上，也有技巧。

「朱二！」蕭子元臉上的橫肉在顫動，頭上青筋外暴，手指着孫五道：「你再敢消遣老夫，老夫除掉你這兩隻爪子外，叫你其餘的地方沒有一塊完整的皮！」

「蕭老可能先消消氣，聽我解說？」

孫五雖然臉上還是冷冷的，不過語調已是十分誠懇。

「好，老夫聽聽你的解說。」

「蕭老，約定並不同於賣身契，而是雙方互惠的事情……」

「怎麼？」蕭子元冷笑着接口道：「莫非你嫌獲得的少了？」

「蕭老，您呢，您說說您的好處夠不夠多？」

「老夫只是取回乙紙被人强逼寫下的文書，算多？」

「蕭老，那文書對您重不重要？」

「好小子，原來你拐彎抹角是想打聽我那紙文書的內容呀！」

「蕭老錯了，那不關我的事，我不想知道。」

「當眞是這樣，今天你幹什麼神態兩變的對老夫……」

「蕭老，說實在話，今天我心情不好，這把鎖……」他搖着頭，以一聲長嘆代表了沒說完的話。

談到鎖，話轉向正題，蕭子元的火氣不由壓下許多，枯瘦的臉上也有了些許溫和氣，道：「怎麼回事，對製鎖來說，還有你辦不到的事？」

「說來蕭老只怕不信，我眞的被這把鎖難住了。」

「你自己手製的鎖，難住了你自己，眞是奇談！」

「蕭老，我製鎖以精巧傳名，其實並沒有什麼法門，僅僅是從開始就自己給自己找難題作……」

蕭子元楞神怔色的聽着，他實在聽不懂孫五這話的意思。

孫五自然看的出來，笑了笑再加解釋道：「換個說法，蕭老就會懂了，根本不管將來用什麼樣的鑰匙才能開這把鎖，於是要多精巧有多精巧的把鎖製成，然後才想盡辦法製把能開這鎖的鑰匙，所以一向製鑰匙的時間，比製鎖多上好幾倍，如今這把鎖，我已經製作到了精絕的地步，因此從昨晚到現在，還無法製成一把能開這鎖的鑰匙。」

蕭子元信了，十分嚴肅的說道：「朱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時限是明天清早，快到了，誤了事誰也救不了你！」

「所以，蕭老，您說我的心情能好的了嗎？」

「你有理，怨老夫來的不是時候，我走了，不過你記住，明天清早，鑰匙必須製好，並且……」他聲調一低，「並且是兩把！」

「蕭老，最快也要到明天傍晚才能完工。」

「不行！」蕭子元斬釘截鐵的說道：「絕對不行，老樓主的話，就是金科玉律，最遲我想辦法拖到明天中飯口，過時的話，老龍頭，你趁早自己動手割下吃飯的傢伙來，免得多受活罪。」

「蕭老，行行好，多討半天時限。」

「我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這話回答的乾脆又絕情，孫五的笑臉有心冷了下來，眼皮一翻橫掃過蕭子元道：「蕭老，東西做好，是送去還是……」

「老龍頭，你大概是一宿沒睡忙昏了頭，竟然有胆子問這種事！」

「怎麼，我問的事有問題？」

「問題？你的問題大了，老樓主是怎麼吩咐你的？」

孫五聳聳肩膀，作了無可奈何的苦笑道：「我叫這把鎖整的七葷八素，一夜沒能闔闔眼皮，現在滿腦子昏沉，別說前幾天的事了，就您蕭老剛剛進門時說了些什麼話，全記不清楚……」

老奸巨猾的蕭子元，上了當，得意萬分的道：「老龍頭，可要老夫提醒你？」

「蕭老這又何必，幾句話也費不了您多大精神。」

「老樓主是吩咐到時候由老夫來取，不是你送。」

「不會吧！」老龍頭每句話全有涵意，現在也不例外的說道：「萬一這鎖在製配的時候，發生了問題，那又怎辦呢？」

蕭子元一楞道：「你這句話那天面當着老樓主的時候，怎麼不講呢？」

「我說？我敢說嗎？」老龍頭憑事理料虛實，作了次大胆的嚐試，道：「蕭老您大概忘了。在還沒見老樓主以前，您就千叮嚀萬囑咐，要我回話小心，多點頭應是，少開口說不，我又不比誰多長着個腦袋，也還沒有活够，幹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

「他媽的，那也得分什麼事呀！」蕭子元急了，因爲和老龍頭接洽辦這件事的正是他，一再嚴囑老龍頭少開口多點頭的也是他，現在老龍頭說出裝配奇鎖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是大問題，萬一除了老龍頭以外，別人裝不妥當，那時候受活罪的當然也是他自己。

老龍頭——孫五，心中暗笑，這一寶又押對了地方，於是立刻正色道：「事急了蕭老，換頓罵總比到時候難看强的多，您快請回去向老樓主禀陳一聲，我等您的消息。」

蕭子元一頓足，走得比來時快的多，一陣風般沒了影子。

看着像龍捲風般消失了的蕭子元的背影，孫五心頭沒有半點欣慰，相反的是緊鎖眉尖。

蕭子元一代梟霸，內功修爲已能位列在武林江湖上無敵的行列中，竟會聽命什麼老樓主，並且每當提及那位老樓主，蕭子元就不由從心底泛上沉重的畏懼，這老樓主究竟是何方神聖。

老龍頭斬心客是老龍頭斬心客，他孫五是他孫五，他現在固然是在假扮老龍頭，可是那並不能就眞的成了老龍頭本人，自然也就絕對沒有辦法全知道老龍頭的每

一件事情，所以他孫五必須加倍的小心謹愼，能騙得過蕭子元這個老狐狸，一方面是僥倖，另一方面多多少少和他熟悉蕭子元有關，才應付自如，若是面對那位不知何方神聖的老樓主，能否有這麼幸運的矇混過去，就是未知之天了。

身處危厄，孫五早已經學會了該當如何，他很快的冷靜下來，仔細的思忖着每一個問題，並且推測揣摸着每一個問題該怎樣應付。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多到使孫五萬分後悔矯飾老龍頭這個倒楣的角色，事前如果多少知道些內情，孫五絕對不會自找現在的這種痲煩。

當然孫五並不是半點辦法沒有，至少他還有一條路好走，在萬難之下，脫去老龍頭的面具和衣衫，還他本來面目，一走了之，孫五所以沒有走這條路的原因，好奇是其一，再就是他已看出內中隱藏着一個天大的秘密，這秘密似乎使他能感覺出來，和他有切身的關係。

既然不能走這條一勞永「逸」的路，就只有冒險小心應付，目下老龍頭接的這份裝配奇鎖的生意，究竟是怎樣談的？價銀若干？他——孫五不知道，蕭子元的企圖雖說已被詐出，但是離瞭解內情還遠得很，稍一不愼，孫五知道必將陷入生死兩難的地步，剛才一頓邪理，固然說信了蕭子元，孫五心裏明白，若是老樓主聽到，準會笑出聲來，老龍頭自己製配的鎖，竟然沒辦法用鑰匙開，這是笑話，足能要人性命的笑話。

孫五一想到這裏，硬生摒棄掉腦海中一切的雜念，專心探索那還差些許地方就能製好的鑰匙，他從頭來，一步步的檢着，一點點的試探……

他本就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先前的困惑，只因沒能摸到竅門，如今再經思攷，插對、檢看、試探，終於貫通，他臉上又出現了那眞稚的笑容，這笑容他從來沒讓別人見到過，這是他每當心滿意足時，笑給自己看的，現在他心滿意足了，因爲他已有十分把握，很快的就完成老龍頭這把最後絕製奇鎖的鑰匙。

他眞像老龍頭一樣，弓着腰，全神貫注的以那柄血污了的三角小銼刀，一星半點的銼磨起來。

孫五沒有停工，雖然他暗暗的咬了下嘴唇，他聽出背後來了人，這人連半絲絲風聲全沒帶動，幾乎是沒有什麼聲響的就到了他背後，他立刻推斷出來人的功力，也大胆的認定必然就是蕭子元口中所說的老樓主。

這人貼近他的背後，相距不足半尺，孫五手頭仍在工作，心中却十分緊張，他已經試出，這人功力之高，是他近十年來從未碰到過的，如果推斷不虛，這人是那所謂的老樓主，未來的無可避免的一戰，則將是他生平最艱苦的一戰了！

沒風，仍然沒帶出多大聲音來，不過孫五已經聽出又來了一個人，後到的比目前站在他背後的這個人，功力上差不少，孫五將事料事，知道後來的這個人十有八九是蕭子元。

鑰匙再經銼去第三個尖端少許，就大功全成了，他却故意放下銼刀，來合對那把鎖，經過兩三次試開，鎖是打開了，但並不暢順，他搖搖頭，放下銼刀和鎖，把鑰匙一扔，罵了句「他娘的」，然後伸直雙手，來了個挺胸直軀後仰平放的「大懶腰」。

平放的身軀自然的壓動坐椅向後方蹺倒，於是他的頭也就緩緩的向背後這人的前胸靠去，孫五是有心試試背後這個人。

這人沒躲，沒動，只在孫五的頭頂將要靠上他前胸的刹那，微一吸氣，使胸腹凹陷，躲開了孫五。

孫五心頭的驚凜加重了，他是閉着眼眞伸懶腰，並沒有看見背後這人的模樣了，不過他已試出背後這人竟會「無相縮骨」的佛門上乘修爲，這是一種絕跡武林已多年的武學，因「藝」料「人」，孫五加深了警惕。

他恢復原先的坐姿，重重開始銼那把鑰匙，心裏却希望背後這人走向明處，或是開口說話，這樣孫五就能看清認明這人的模樣。

事情果然如了孫五的願，背後這人開口道：「老龍頭。」

孫五猛地聞聲驚呼跳起，把工作案上的東西，碰撞的響成一片，人也離座閃到一旁，回身面對着這人。

這個人，孫五並不認識，不過另外站在門口的那位，正是蕭子元，因此孫五大着胆直拍心口笑着說道：「您老差一點嚇死人，您老是什麼時候來的？」

不用問，孫五把這人當成老樓主看。

沒錯，這人正是老樓主，七旬年紀，滿面紅光，慈祥和藹，臉上帶笑，沒答孫五的話，伸手從案上取去鑰匙和鎖，親自試開。

蕭子元正在老樓主背後，遠遠的向孫五示意，孫五會心。

老樓主一面試着打開奇鎖，一面說道：「蕭子元剛才對老夫說，你非常關心這把鎖的安裝問題，又說你遇上了製造方面的困難，當眞？」

「是這樣的您老。」孫五恭敬的回答：「這把鎖有七道暗簧，其中三道所能承受的壓力，是經過精密的計算，重一點沒有用處，輕些許也不管用，昨天直到今天，我已經解決了兩道暗簧的問題，剩下最後一道……」

「你製鎖時是先裝配鎖的本身，抑或是……」

「回您老，按規矩是先繪好圖。」

「圖給老夫看看。」

「您老躭待，沒圖。」

「這話怎麼解釋？」

「回您老，我只有一句話，這鎖如果是爲別人製的，非有圖不可，爲您老製這把鎖，絕對不能有圖，我也絕不敢先繪成圖。」

老樓主懂了，笑了，點着頭仍在撥弄手中的鎖，好半天，叭的一聲將鎖打開，才搖着頭道：「不太靈。」

「是的您老。」孫五道：「不過您老放心，剛才我已經解決了最後的難題，相信不會誤多少時限的。」

「老龍頭！」老樓主肅色說道：「老夫明白你的確是一心一意在爲老夫工作，也明白你眞的遇上了困難，但是如果你不能在時限前完工，你仍然是死路一條，老

夫的規法，不能因爲你變更！」

「不是朱二敢在您老面前無狀，朱二是爲的您，如果朱二不幸，誰又能爲您完成這把鎖呢？」

「你聽清楚朱二，老夫寧可不要你這把鎖！」

孫五嘆了口氣，他明白面對着的這位老樓主，的確是個梟雄霸主了，也的確是個非十分小心不能對付的人物。

想到此處，孫五苦笑着說道：「既然這樣，您老請把鎖賞下來吧，趁還有時間，我要加工來趕。」

老樓主把鎖遞給孫五，孫五伸手去接，出乎意外的老樓主拏住了孫五的手腕，猛地翻轉手掌仔細注目。

孫五的一顆心，跳到了嗓子眼裏，老樓主已把鎖放在孫五掌中道：「老夫作事，有罰則必有賞，你若如期完成，這個破店可以隨便送給誰了，你呢，住進老夫的『朱樓』，月支白銀百兩，名義是『朱樓』巡使！」

孫五裝的眞像，一揖道：「謝謝您成全。」

當孫五直起腰來的時候，耳邊只聽到老樓主笑聲的餘韻，人却早已走得沒了影子。

蕭子元沒走，仍然就站在門口裏面三尺地方，笑對孫五道：「算你小子命大福大，一步登上高枝，快幹活吧，只要別忘了咱們的朋友，別忘了咱們彼此早就談妥的約定。」

孫五沒答話，坐到座上，僅僅三五下，已經完了工，舉着鑰匙和鎖，得意的大笑。

蕭子元如今有些心驚了，他似乎對這個老龍頭生出畏懼的感覺，就像他從來不認識老龍頭一樣，的確，一切都變的那樣陌生，那樣再難捉摸。

神龍消失　巨寇授首

老龍頭如期交貨，老樓主兌現了諾言，老龍頭領下一塊銀製的腰牌，當然還不能和蕭子元比，蕭子元的腰牌是金子的，金子總比銀子貴重些，所以蕭子元在「朱樓」的身份，也比老龍頭高貴些。

儘管蕭子元的身份高過老龍頭，貴過老龍頭，可是老龍頭去找蕭子元的時間少，蕭子元却有空就往老龍頭的房裏跑，事情祇有一件，蕭子元盯上老龍頭，逼着催要另一把鑰匙。

老龍頭最後一次，也就是剛才的時候，給蕭子元個滿意的答覆，在後天傍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蕭子元臨走說了狠話，後天傍晚，如果沒有鑰匙，他勸老龍頭最好先定口上好的棺材，他發誓絕對不叫老龍頭活到大後天一清早。

老龍頭只是笑了笑，直到蕭子元用力的把門關上，重重的步聲遠去，老龍頭還在笑。

老龍頭沒有毛病，不會沒事自己笑給自己聽，自己看，他是對着兩牆角放置着的大木櫥笑。

對座木櫥笑個沒完沒了，老龍頭的病不輕，就算還沒瘋，只怕也離「發瘋」不遠了。

不！老龍頭沒有病，也沒發瘋。看，那大木櫥毫無聲响的裂開了一扇門，成承天，白雲天——這兩個曾在溫九娘的「雅樓」上，以無價的「雄精」代老樓主約聘孫五的朱樓高手，冷着兩張吊死鬼臉，從大木櫥裏出來。

白雲天向老龍頭一揮手道：「跟我們兄弟去。」

老龍頭沒猶豫，緊隨白雲天身後，走在正中，像個被監押的重犯似的。

× × ×

蕭子元被綁在根大鐵柱上，白雲天掌刑，老樓主高坐兩尺高的亮石台上的高背軟椅上，成承天立在台下左側，右側是老龍頭，亮石台正對着三丈外的大鐵柱。

大鐵柱前面，七尺遠的地方，一座火焰騰升三尺的巨爐，裏面燒着一條只有小指粗細的長長鐵索，鐵索二尺的木柄，垂在爐外。

「蕭子元，說了吧，『火龍飛索』是你想出來的玩意兒，究竟有多厲害，多殘酷，你比老夫心裏還明白，何況朱二告密全落了實供，你又何必非强咬着牙受這不是人能受下來的苦呢？」

「老樓主。」蕭子元哀求的說道：「我知道錯了，只求速死。」

「辦不到，」老樓主無情的獰笑着道：「老夫不能爲你壞了規矩，你還有條活路，現在從實供出來。」

「老樓主，屬下實供，事後只求痛快的一死……」

「蕭子元！」老樓主一個字一個字的沉聲道：「再若求告，老夫立刻打你進『十女牢』中？」

不知道，「十女牢」究竟有多厲害，只見蕭子元聞聲顫抖神驚色變的樣子，相信定然是個殘酷到無可倫比的可怕地方。

蕭子元吐供了，和老龍頭密告的一模一樣。

老樓主哈哈地笑了，手一揮，白雲天已握住「火龍飛索」垂於爐外的木柄，老樓主再一揮手，白雲天手腕輕提微抖，一條丈餘長的赤火鐵索，眞像一條火龍似的盤繞到蕭子元那露出根根肋骨的瘦胸及腰上，聲聲慘號，陣陣焦臭濃烟冒起，白雲天手腕再抖，火龍已成灰龍，重又飛墜巨火爐中，蕭子元已經痛昏過去。

醋薰、水潑，蕭子元醒來，曾遭火龍盤繞的地方，皮脫肉爛，縱橫交錯的傷痕，全泛出黃中有紅的血水。

火龍再起，重盤，蕭子元嗥聲如狼，這次是照顧他的下半身，白雲天殘酷黑心，火龍頭竟正壓于蕭子元的命根子，蕭子元在緊綁的鐵柱上，竟然竄起來五寸高，昏死前已不成人形了。

孫五心中萬分懊悔，蕭子元一生作惡多端，早就該死，孫五假手老樓主沒有錯，錯在他怎麼也想不到蕭子元死前會受過這種超過「殷紂」炮烙之刑的活罪。

蕭子元再被薰醒，已是一息奄奄，用盡全身力氣，暗啞的近乎哭似的哀求道：「請老樓主……念在我已實供……實供的份上，立……立刻賜我一死。」

老樓主的雙目睜圓像兩只銅鈴，射出興奮無比的怪異光采，桀桀獰笑，又揮動

右手。

火龍第三次飛起，竟自蕭子元褲中穿過，由後背經頭頂垂在肚臍上，蕭子元痛到拚死掙扎，被細索一道道緊綁着的部份，全擠出鮮紅的血肉來。

「用藥！」老樓主下了命令。

成承天捧着個尺長玉瓶，瓶水如乳，用一把很細的小刷子，沾洒着洒遍蕭子元傷處，好靈的妙藥，蕭子元痛疼立止，從昏迷中醒來。

眞是怪事，蕭子元醒來，在業已不覺得痛疼下，看到成承天捧的玉瓶，竟然慘號出聲，似是見到鬼魅般畏懼萬分。

老樓主狂笑着，雙目中的怪異光采，越發明亮，揚聲道：「朱二，給蕭子元鬆綁！」

朱二就是老龍頭，老龍頭現在是孫五巧飾，孫五自然高聲應是，並且立刻動手爲蕭子元鬆綁，暗中却一指點在蕭子元「鳳尾」穴上。

白雲天一把抓住蕭子元臂膀，老樓主適時又道：「押他去寶庫！」話聲中，老樓主當先甩大步向寶庫所在而去。

孫五緊緊跟上，白雲天半拖半拉的押着蕭子元在後，成承天就被擠在行列的最後面了。

寶庫前，老樓主從身畔取出開庫的鑰匙，目射着詭詐的寒光，嘴角噙着一絲殘酷的獰笑，盯注着孫五道：「朱二，打開寶庫。」

孫五早以老龍頭朱二的身份，把寶庫奇鎖裝好，聞令毫不猶豫的接過鑰匙，步近鎖孔。

表面上孫五是沒有動聲色，其實腦海中已電旋般閃過許多疑問，原因是老樓主實在不必吩咐他來開鎖，除非這另有緣故，只是時間匆促，不容孫五多想。

寶庫打開了，鑰匙重交回老樓主手中，老樓主接過鑰匙，冷冷的對垂頭若死的蕭子元道：「蕭子元你聽清楚，話我不說第二遍，寶庫開了，老夫給你頓飯時間，你自己進去找你等於是賣身契似的文書，只要你能找到，老夫就放你一條生路，給老夫滾，滾開石城，滾開老夫的眼皮下面，滾得越遠越好，能遠到這一輩子別再叫老夫碰上你最好，你聽明白了沒有？」

孫五這個時候，心裏別提有多懊悔，他夢想不到，老樓主會突然動了「好生之德」，放蕭子元一馬，早知會有這個可能，他說什麼也不會在蕭子元「鳳尾」穴上點那麼一指頭，實指望能使蕭子元脫這「生受活罪」之苦，那料到等於是「弄巧成拙」變作個劊子手。

蕭子元沒有答話，頭還是緊垂着。

老樓主兩道殘眉鎖起，厲聲道：「蕭子元！」

蕭子元似是用盡最後的氣力，抬起頭來，慘然一笑，接着全身一挺軟了下去。

白雲天面色一變，探手摸向蕭子元心肺地方，惶恐的向老樓主道：「稟老主人，他……他……他不行了！」

「怎麼會？」老樓主話聲中一步跨到蕭子元身前，猛的一把自白雲天手中抓去蕭子元，證實白雲天的話沒說錯，蕭子元已死去。

老樓主暴躁的把蕭子元屍體甩出丈外，恨聲罵了句「便宜了這雜種」，接着揮手向白雲天和成承天道：「可有孫五的消息？」

白雲天道：「回老主人，那小子和溫九娘那騷狐狸，就在『小朱兒』放火燒雅樓的當夜，像斷了綫的高飛風箏一樣，竟然不知道飄落向什麼地方去了。」

「笨蛋，只要還有條斷綫拖着，就不愁找不到他飄落的地方，去找，你們要去找，非要找到他不可，你們不是不知道，這小子一日不除，老夫我就一日不能安枕，一日不能消恨！」

白、成二人急忙答應着，孫五心頭的驚駭和喜悅交併，只是神色不變，肅立一旁動也不動。

「聽清楚，溫九娘給我就地格殺，孫五却不是憑你們能對付的，引他來朱樓，萬不得已時，可以用『知道抗他坐牢和殺害郝淑賢的兇手』這句話，誘使他前來朱樓。」

「回老主人。」成承天道：「那小子已經知道這句話了。」

白雲天看出老樓主的神色猙獰，急忙接着說道：「那是第一次奉您老諭令，誘召那小子的時候，您老吩咐過的。」

老樓主冷冷地說道：「老夫記得他是一口回絕了！」

「是的。」白雲天道：「不過他並沒有退回聘物。」

「這件事你們早就稟陳過了，……」老樓主又冷冷的說了一句。

白雲天和成承天不敢再說什麼，齊聲恭應着是字。

孫五嘴巴微張，脖頸輕抬，接着又緊閉上口，半低下頭，這表情神態，誰也能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有話要說，却沒敢出聲。

老樓主雙目寒光掃過孫五的臉上，慢吞吞地說道：「朱二，你想說什麼？」

孫五惶恐的躬身道：「小的是，……嗯……小的是……」

「朱二！」老樓主聲調和神色全和緩下來道：「在老夫面前，要自稱『屬下』，有話儘管直說直講，老夫最恨語不成句吞吞吐吐的樣子。」

「是。」孫五道：「屬下想請問老主人一聲，那個孫五可是當年五省名捕，古城揚威的孫五？」

「是他，怎麼樣？」老樓主步近孫五，目光却斜掃向寶庫外的一張長條櫈。

成承天已知道老樓主心意，急忙把長櫈搬到老樓主身旁，老樓主若無其事的坐下，右手拍着長櫈的另一端，笑對孫五道：「朱二，坐下來講。」

孫五一臉感激但又拘又束的道：「不不，屬下不敢，不不不不是，是……是屬下站着舒服。」

老樓主笑了，是十分自得的歡笑，道：「那就隨你吧，回話。」

「是。」孫五道：「屬下認識他。」

「現在？」老樓主問的妙，也問的簡單，不過簡單中已經深藏了高度的智慧和技巧。

「是從前，也是現在，」孫五回答的複雜些，比老樓主問的話複雜，不過複雜到恰是好處，也回答的十分高明。

老樓主抬頭盯注孫五，神色由驚奇中轉變爲欣慰，道：「看不出，老夫幾乎錯認了你，朱二，從現在起，你是老夫這『朱樓』的總管了。」

「謝老主人的栽培。」孫五一揖到地，臉上的笑容，恰和成承天白雲天的驚愕相映成趣。

「從前是怎樣認識他的？在何處？爲着何事？」老樓主叩問的很緊。

孫五十分恭敬的弓着身子道：「屬下這配鎖製匙的手藝，只是個掩護，實在說屬下幹的是另外一行。屬下並不叫朱二，眞正的名姓是陸奇兵，江湖人稱屬下叫『斬心客』。」

老樓主的左掌，一連輕拍的着孫五的肩頭，哈哈大笑着說道：「陸老大，你可知道不久以前，你幾乎死在老夫的寶庫裏面？」

孫五心頭雪亮，神色故驚道：「這……這是……」

「不用再怕了！」老樓主笑着道：「蕭子元曾經密稟過老夫，說出來你是那個，老夫本定今朝在處置了蕭子元以後，接輪到你，你很幸運，眞的是幸運！」

這話孫五當然懂，不久前老樓主要他去開寶庫，緊接着一定是叫他扶蕭子元進去，然後庫門一闔，有死無生。

是眞的幸運，蕭子元早死一步，老樓主提到孫五，於是孫五「歪打正着」碰對了題目，再加上有心自吐老龍頭的眞名實姓，於是天地一翻轉，他孫五由必死的身份，成了深得老樓主信任的總管。

孫五打鐵趁熱，在說過一句感激老樓主信任的話後，接着說道：「當年屬下接了一票生意，要殺『天鬼』于長竿，可巧于天鬼不服孫五，遠行『壽光縣』做案「，屬下巧施小計，通知孫五，于天鬼遂眞的變成了『刀頭鬼』，這是從前屬下認識孫五的經過。」

這番話是道地的「故事」，更是「瞞天大謊」，不過老樓主深信不疑，因爲這恰正是陸奇兵行事的作風。

老樓主點着頭道：「現在呢？」

「回老主人，現在可也不能眞算是現在了，那是屬下爲老主人製成鑰匙的前夜，那夜風雨交加，快天亮的時候，孫五突然找上屬下……」孫五停下話來，舌頭舔着嘴唇。

老樓主揮手向成承天道：「去給陸總管捧茶來。」

成承天心頭悻悻，轉身却快。

孫五接話更快道：「不不不，不必勞動成兄弟，屬下回老主人的話，下面很多事情，能不能在您老的靜室中稟述？」

「走！」老樓主一拍孫五，站起來就走。孫五緊隨於後，成、白二人，自然成了跟班。

靜室中，有茶還有瓜菓，人只有兩個，孫五和老樓主。

孫五的話已說完了，正反問老樓主道：「所以屬下才敢說必能找到孫五，只不過屬下一點都不清楚那小子和您老是怎麼結的仇，就算見到他，怕也無法能誘騙他前來，如果說動硬的，不瞞您老說，屬下的確差那小子太多。」

老樓主沒接話，在深思着，沉重的喘息着，看來正要決定一件大事。

「奇兵，你可知道老夫究竟是誰？」

「回老主人您，屬下不知道，屬下也不想知道。」

「不，你該知道的，說來是老夫的傷心恨事，這『朱樓』曾有過小主人，並且有兩位，所以老夫才被稱爲老主人，老樓主，不幸的是，老夫那兩個生龍活虎般的兒子，爲替老夫辦事，除掉老夫的一個深仇大敵的一家，竟生生斷送在孫五那個該殺一萬次的小子手中……」

「殺子之仇，我們非報不可！」孫五接上一句。

「所以，老夫非宰了那個小子不行，但是……」

「老主人你萬安，屬下願意負這個責任，雖說動硬的不行，來暗的相信總有八成把握。」

「也不容易，老夫當時已用盡辦法，也只是姦殺了他未過門的妻子解恨，雖然叫他吃了三年苦獄的苦，雖然也用方法下過毒手，竟全沒有成功，叫老夫好恨！」

「老主人，那小子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自投，神使鬼差來咱們石城，老主人，他是死定了！」

老樓主嘆息一聲，搖着頭道：「奇兵，你猜他來石城幹什麼？」

「回老主人，屬下猜測不出來。」

「他是來拜望我的。」

這句話，使孫五正托在手中的蓋碗，發出抖動的震响，也使孫五變了臉色。

老樓主並沒覺查到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來，接着說道：「你聽了也大吃一驚吧？唉，其實說穿了也十分平常，他並不知道老夫是他的活對頭死寃家，正因爲這樣，老夫在和他面面相對，在舉手之勞就能宰掉他之下，却無法下手，深恐一擊不中前功盡棄，最叫老夫痛心恨怒的是，還賠上一桌酒席，陪着笑臉直到那小子酒足飯飽滾蛋。」

「老主人，您該在酒菜裏面動動手脚才對。」

「辦不到，論情理，那小子完全沒有來石城的必要，但是他却來了，奇兵，你是個聰明人，總該想到他爲了什麼吧？」

「老主人，莫非那小子對您已經疑心了什麼？」

「着呀，老夫推斷，他是有了疑念，再探索下去，他早就到了石城，住在溫九娘那個騷娘們的地方，騙老夫說是剛到石城，奇兵，這又意味着什麼？」

「這是說他不能信任您老了？」

「正是，你想，他既已生疑，有了不能信任老夫的想法，若是酒菜中動上了手脚，萬一被他們識破那還得了？」

「老主人，就算被他們識破，憑您老的功夫，咱們整個『朱樓』的力量，還怕拿不下他？」

「話是不錯，只可惜那見面的地方不是『朱樓』，是老夫眞眞正正的家，是老夫的私宅，除了老夫，能是他三招之敵的不多，你說老夫怎敢下手？」

「老主人，你現在打算……」

「奇兵，你可有高明主意？」

「一時倒難住了屬下，請容屬下靜靜想上兩天，屬下敢說，一定有制住那小子的辦法。」

「很好，你下去仔細的想想，想好了來回我的話。」

孫五强壓制着激動，退出靜室。

× × ×

一片黑，沉黑。

低語頻頻，是兩個人在摸黑密談。

密談的兩個人，一男一女，這是由話聲中聽出來的。

「孫五，事就這麼辦了？」

「嗯，就這麼辦，不過日子必須算準，時間也必須拿穩，『朱樓』高手太多，一切都要秘密謹愼，出不得半點差錯。」

「放心，我溫九娘絕不誤事。」

「那就勞駕九娘了。」

「應該的，別忘記我那被火燒掉的『雅樓』，我說過，這份恨非報不可。」

「一路珍重。」

他們前後脚走了，沒人够能想到，他們會在老龍頭已空置的鎖店中見面。

孫五現在不但是「朱樓」的紅人，也是石城的名人了，因在暗中，有「朱樓」老主人支持他，在明處，石城首富的蕭老爺子蕭水寒和他稱兄道弟出現人前人後。

孫五已把整個事情調查清楚了，蕭水寒，當年青州老捕頭，並不姓蕭，姓尹，青州府當年熊家滅門血案，就是尹飛熊化名蕭水寒和兩個兒子尹龍尹虎幹的，尹飛熊隱身公門，正是爲了掩護他帮衆作案，那次他不走運，程知府竟聘來了武林十二條龍裏面的「飛龍」孫五，他過份輕視孫五，終於要了兩個兒子和不少手下的命。

目睹愛子雙雙斷魂，難怪當時他會悲泣不止幾乎自露馬脚，事後爲了報仇，借慶功之宴，酒中動了手脚，迷倒孫五，送去郝府，他又姦殺了郝女，嫁禍江東，才使孫五寃枉坐了三年苦獄。

三年苦獄，是無法比擬蕭水寒——不，尹飛熊，孫五雖然身受了三年寃枉的苦獄活罪，在尹飛熊說來，是仍然無法和他痛喪二子的仇恨比擬的，所以他表面上在孫五受刑期間，百般關懷，暗地裏，重金買通黃全，要以私刑處死孫五。

不幸爲孫五發覺，巧借崔二娘的手，使新任不久的顧知府，批示了個「當堂釋放」的判決，尹飛熊計難得逞，迫而殺死黃全滅口，迅速返回石城。

尹飛熊在石城，有他牢不可拔的勢力和人手，孫五來到石城，尹飛熊本想留他住蕭府，無奈孫五早有所疑，謝拒而別，才迫使尹飛熊傳下密令，暗算孫五。

一方面白雲天和成承天明聘孫五，另一方面他手下暴起暗襲，暗襲無功，還斷失了孫五的消息，尹飛熊怒恨交加，適時發生老龍頭的事件，尹飛熊作夢也想不到孫五巧逢奇緣機會，已搖身成了老龍頭。

是半個月後的一天清早，千餘官兵和一府三縣的幹捕，加上不少武林人物，把蕭府團團圍住。

蕭水寒若無其事迎接上差，拜問來意，溫九娘突然現身，直指蕭水寒就是巨盜尹飛熊，蕭水寒大笑，嘲諷九娘亂語妄言，正侃侃談說時，孫五已擒獲成、白二人，並取得證物而出，尹飛熊才知大勢已去，拚死突圍，終爲孫五擒住，押赴法曹，孫五自此像神龍般在武林中消失！（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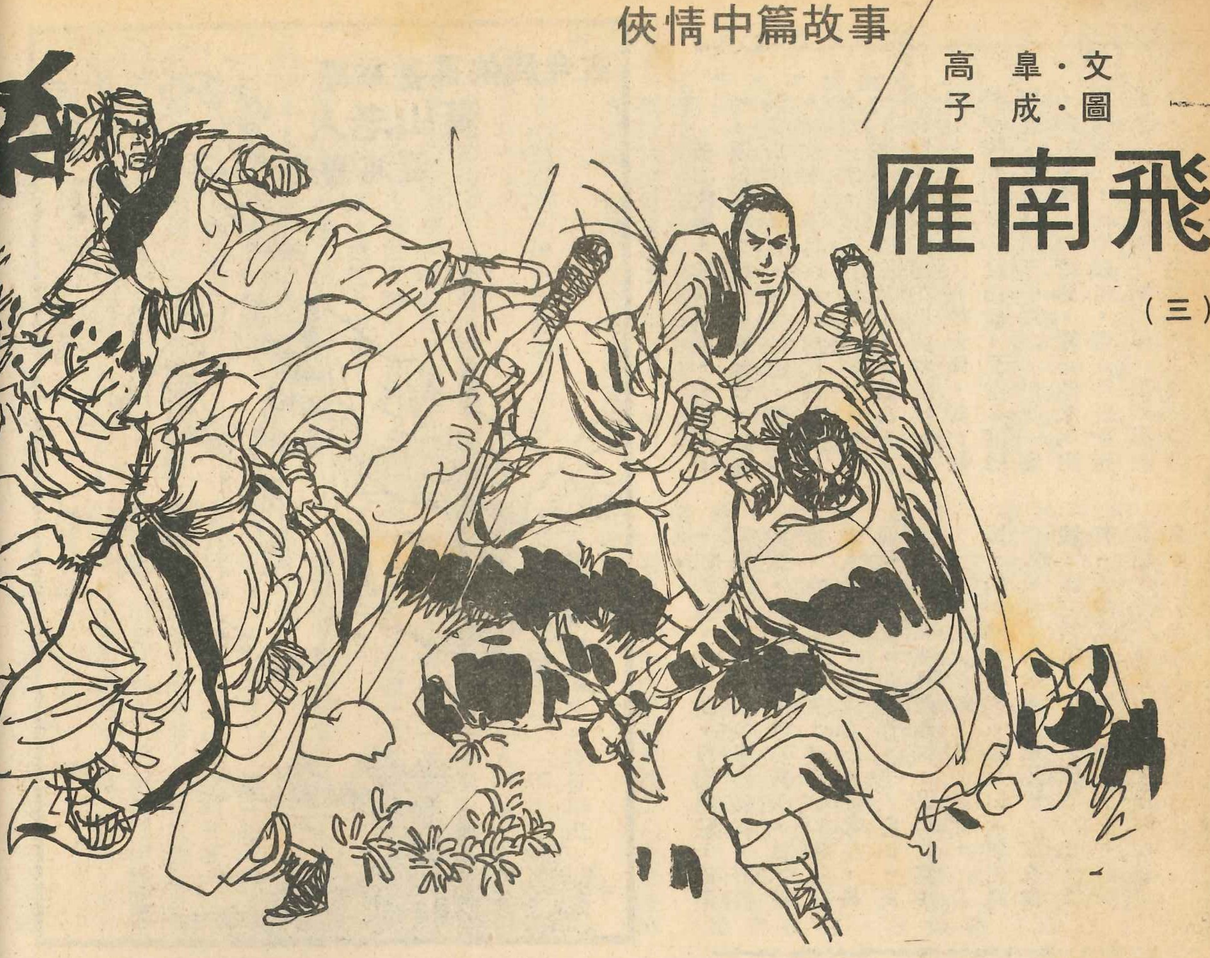
黃山峻嶺，登其頂者，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槪，蓋勝地也，談者謂黃山代出異人，又富仙跡，證之老人父女事，予益信焉，清代順治時，有老人者，或云花姓，擅絕技，性爽俠，惟不願爲國家效用，亦傷心人之別有懷抱者，或謂花世明將故挾女居黃山，竹籬茅舍，有隱士風，其女每於夕陽枕山時奔赴山麓，見空中歸鴉掠過，輒探囊出石子彈之，伊呀一聲，鳥即墮地，無倖免，歸必盈筐，治脯酌老人，怡怡如也，老人行必登高北望，重爲悲嘆，臥山腰，出銅簫吹之，初則作太古之音，久之變爲凄慘，如神號，如鬼哭，行雲爲駐，百鳥停飛，一曲終，則復擧壺痛飲，醉後持簫，蹣跚起舞，沙石亂飛，樹木皆折，女則睨之微笑，或小歌以和之，老人乃大樂，笑謂女曰，疲甚矣，曷歸休，未幾，川禍作，老人嘆曰，民不聊生，何堪再遭浩刧，乃撒豆空中，金光萬道成長虹，落向西北，一月後，川中傳來消息，謂某日，匪徒過江攻成都，中途遇暴風急雨，賊舟盡覆，證之時刻，適老人撒豆時也，後有一老僧至黃山，挾老人父女，航海東渡，遂不復返，今人之遊黃山勝地者，猶追念老人不止焉。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雁南飛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峻和小南兒一路奔走至安陸，認識一位美少年顏丹，一路上顏丹不但不離高峻身邊，還帮了幾次忙，後來得知高端在武勝關遇險，高峻心急，與顏丹同騎良駒趕赴武勝關。高竣援救兄長心切而中了顏丹的計，被她制住穴道，原來這顏丹女扮男裝，是滿州人，她一路跟來目的是要得到高峻懷中那封信，但高峻堅不交出，另外顏丹早愛上高峻，此時在公事上他們是敵，但私底下他們經幾日的相處，已成夫婦，兩月後顏丹有孕，使高峻不知如何是好……

傷情遽分袂　荊棘佈滿途

顏丹忽然手捧面頰，大聲哭泣道：「這是你的錯，你爲什麼如此倔强？爲了妻子，爲了孩子，難道你就不能犧牲一點？何況我能使你富貴，我能使你終身享受榮華，你爲什麼還是這麼傻！」

高竣哈哈一陣狂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靑，顏丹，我告訴過妳，炎黃子孫有他優良的歷史文化，有他偉大的民族精神，你們可以毀滅大明皇朝，殺死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但這一股浩然之氣不是你們所能毀滅的。」

顏丹放下雙手，睜着一雙模糊的淚眼向高竣瞧着，半晌，她竟然悽然的一笑道：「有你這樣的一個丈夫，顏丹應該引以爲榮，好，我成全你。」語音甫落，粉臂倏伸，兩股指風忽然向高竣射了過來。

高竣武功已失，無能閃避，這兩指縱然會叫他立即死亡，他也只好認命。

指風着體，他感到身軀一震，所閉塞的穴道竟然一起暢通，他呆了一呆，然後雙拳一抱道：「多謝妳，顏丹。」

顏丹幽幽說道：「不必謝了，你何時走！」

高竣道：「現在。」

顏丹道：「不能爲我再留一天？」

高竣道：「但願咱們來生再結夫婦，重續鴛盟……」

顏丹道：「好，妳替孩子留下一個名字。」

高竣道：「男的叫漢魂，如果是女的就叫她丹心吧，告辭。」他不再瞧顏丹一眼，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走出金陵不遠，一人兩騎忽然由身後急馳而來，馬上是一名身着勁裝的彪形大漢，他向高竣雙拳一抱道：「在下是奉小姐之命替公子送馬匹來的。」

高竣道：「是顏丹叫你送來的？」

彪形大漢道：「是。」

他將帶來的一匹駿馬交給高竣，抱拳一拱，逕自馳回金陵。

高竣瞧着逐漸遠去的一人一騎，心中感到沉痛已極，顏丹是滿人，她却能在大明國土橫行無忌，再看金陵吧，燈紅酒綠，笙歌達旦，秦淮河畔，風月無邊，當眞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那裏有半點中興復國的氣象！

人心是如此的麻木，民氣是這般低沉，難道國事當眞已無可爲了麼？

他仰天吁出一口長氣，將悲憤的心情暫時抑壓了下來，不管怎樣，他決心以一點孤忠，滿腔熱血，與敵人周旋到底，只要無愧爲炎黃子孫，只要自己盡到了全力，成敗利鈍就不必顧及了。

他牽過馬匹，發現馬背上附着一個包裹及一柄長劍，這當然是顏丹替他準備的，瞧着這些，他眞箇有點敵友難分了。

他再度嘆了一口氣，這才躍上馬背，雙腿輕輕一磕，坐騎便昂首急馳，這是一匹好馬，顏丹能在如此咄嗟中替他弄來，可見她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當晚他歇在當塗縣城，住店之後就解開包裹瞧着，裏面衣衫鞋襪樣樣齊全，還有一叠銀票，爲數頗爲龐大，縱然週遊全國，只怕也用它不了。

最引他注目的是一封書信及一本絹册，書信是顏丹所寫，雖是匆匆草書，但却情眞意切，裏面是這樣寫着的：「相公：一夜夫妻百夜恩，咱們已是百夜夫妻了，縱然天荒地老，顏丹還是你的，但望你能回心轉意，倦遊歸來，看看我，看看你的孩子，現附上蕩魔劍一柄，及流星門血雨三式，這是家父於亂軍中所得，妾身以此相贈，希望你用它保護自己，紙短情長，請多珍重，妾顏丹草上。」

他放下書信，一片淚光已湧上了他的雙目。

顏丹是可人的，有這麼一個好妻子，人生可以無憾，然而，她却偏偏是他的敵人。

但神州板蕩，國家民族都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局勢如此惡劣，還講這些做什麼，他悽然一笑，只好將這片思緒放下來。

不過他還是感激顏丹的，因爲她送給他兩樣難得的禮物。

流星門血雨三式，是武林中的蓋代絕學，能習得此項武功的就可叱咤風雲，惟我獨尊，數百年來，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沒有一種堪與血雨三式一爭長短，因而流星門聲譽遠播，人人敬畏，顏丹竟以此項武功相贈，他那能不衷心感激！

至於蕩魔劍也是神兵利器，名列當代九大名劍之四，神劍配神功，可說相得益彰，如虎添翼。

他打開絹册，發現裏面是一種心法，三招劍式，要練習血雨三式，必先習會此種心法，否則血雨三式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他再瞧蕩魔神劍，單由外表瞧看，就可斷定必非凡物。

劍鞘劍把同爲古銅色，劍鞘上雕着一條飛龍，手工精細，栩栩如生，再抽出劍身一瞧，覺得一片寒光直迫面目，令他愛不釋手。

他把玩良久，才收起魔劍，開始練習流星門的心法，顏丹說的不錯，前途荊棘載道，他必須用這項武功來保護自己。

翌晨離開當塗，沿蕪湖宣城之綫奔向寧國，爲了練習流星門的武功，他走得十分之慢，走了十天才到達寧國縣城。

這城不遠就有一家長風客棧，他在店前下馬，將坐騎交給迎出來的店小二，但他正想舉步跨進店門之際，忽然身後一震，那柄蕩魔神劍竟被人一把搶去。

他猛一回身，瞧到一條捷逾輕烟的人影，一閃之間便已躍上屋面，他雖是跟踪追查，却已慢了一步，找遍方圓數里，一點人影也沒有發現。

他懊惱的回到客棧，覺得店小二面色有異，他知道有了眉目了，這位伙記必然識得搶劍之人。

店伙雖是識得，却不一定敢說眞話，因而他只是微微一笑道：「這眞是一件怪事，一柄不值幾兩銀子的破劍，居然有人搶奪。」

店小二啊了一聲道：「當眞麼？客官，諸少爺可從來沒有走過眼。」

高竣道：「這就難說了，人有失算，馬有失蹄，沒有人一輩子不犯錯誤的。」

店小二道：「客官說的是。」

高竣問道：「伙記，諸少爺住在那兒呢？」

店小二遲疑一陣說道：「請客官原諒，小的只是一個下人，其實諸家莊人人皆知。」

他沒有說諸少爺住在那裏，却說諸家莊人人皆知，這位店小二却也是一個面面俱到的聰明人。

高竣自然不再問他，待安頓下來，吃過晚餐之後才信步向街上走去。

在街上向行人打聽，諸家莊果然人人皆知，出城東一里就是諸家莊，莊主諸不韋仁聲遠播，是當地最得人緣的鄉紳，諸少爺是他的獨子，妙手崑崙諸玉郎，聲譽不在乃父之下，只是這位少爺有一種順手牽羊的壞習性，不過值得他下手的東西必非凡物。

打聽到了這些，高竣立即向諸家莊奔去。

門閥巍峨，大厦千間，諸家莊氣勢不凡，高竣步上台階，向門上一名老者雙拳一抱道：「在下向立，特來拜候諸少莊主的，請老丈代爲通報一下。」

老者向高竣打量一眼道：「向公子與咱們少莊主有約？」

高竣說道：「沒有，在下只是慕名求見。」

老者回答道：「請公子稍待，老朽告退！」

片刻之後，高竣被一老者請至大廳，見到一名身着藍衫年約廿許淸秀少年，高竣抱拳一禮道：「兄台可是諸少莊主？在下向立冒昧請見，請少莊主多多原諒。」

藍衫少年道：「不錯，在下就是諸玉郎，向兄有何見教？」

高竣道：「在下那柄寶劍是一位女友所贈，如非具有紀念義意，在下就不會踵府求見了，不情之處還望少莊主鑒諒。」

諸玉郎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不錯，向兄的蕩魔劍的確是在下取來，向兄要拿它回去就要按規矩行事。」

高竣道：「哦，請少莊主指示。」

諸玉郎道：「很簡單，怎麼來怎麼去，只要向兄由本莊盜回去就行。」

高竣道：「這不公平吧，在下是冷不防被少莊主取走，却要在有備之中盜回，這樣怎能叫人心服！」

諸玉郎道：「那就只有武力解決的一條路子，只要向兄勝過在下，蕩魔劍立即

就雙手奉還。」

高竣道：「既是如此，少莊主划下道來就是。」

諸玉郎道：「好，向兄請隨我來。」

諸家莊的演武廳頗爲寬敞，兩旁兵器架上擺着各式各樣的兵刄，諸玉郎將高竣帶到演武廳，然後一抱拳說道：「咱們先拳脚，後兵刄，兩場定輸贏，向兄意下如何？」

高竣答道：「客隨主便，在下奉陪就是。」

諸玉郎拉開架式道：「向兄請。」

高竣見諸玉郎所擺的門戶，是少林派的十八羅漢拳，這套拳法情深玄奧，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之一，縱然是少林嫡傳弟子，如非根骨奇佳，心性純良，也很難獲得傳授，諸玉郎竟習得此一威震武林的絕藝，豈不是一項異數！

其實高竣家傳的龍形拳也是武林一絕，當年岳武穆觀察飛禽走獸的撲擊形態，創出這套窮天地奧秘的龍形拳法，它的威力決不在十八羅漢拳之下。

於是，這兩名少年就這麼展開拳脚，你來我往的拚鬥起來。

一幌就是百招，他們還是銖兩悉稱，誰也佔不到便宜，看樣子要想在拳脚上分出高低，只怕要連鬥三天三夜才能現出端倪。

因而諸玉郎跳開幾步道：「向兄原來是形意門的高人，失敬，不過咱們在拳脚上既然無法分出勝負，只好在兵刄上一較高低了，向兄是用劍吧？兵器架上有，請自己挑選一把！」

高竣挑選了一把普通的長劍，但在動手之前他却遲疑起來，因爲適才比較拳脚未能勝過對方，如果他家傳的虎嘯劍法依然不能獲勝，蕩魔劍豈不是無法取它回來了！

他不能失去蕩魔劍，這場兵刄搏擊他必須取得絕對的勝利，那麼除了使出血雨三式他就別無選擇了。

這項冠蓋武林的武功，他只是初學乍練，經過十天苦苦的研鑽，只不過習會了一招而已，以高竣那等超人的智慧，十天苦學只習會了一招，勿怪血鑽三式能够威震天下了。

諸玉郎見高竣抱劍沉思，以爲他心生畏懼，不由哈哈一笑道：「刀槍無眼，這可不是開着玩的，向兄如果願意放棄蕩魔劍，這一場咱們可以作罷。」

高竣長長一吁道：「諸兄說的不錯，刀槍無眼，在下正恐一時收手不住傷了諸兄。」

諸玉郎雙目暴睜道：「朋友，你該不是說夢話吧？就算你會形意門的虎嘯劍法，也不見得就能勝過在下。」

高竣道：「你太過自信了，少莊主，不義之財，君子不取，諸家莊家大業大，少莊主似不應再貪非份之財……」

諸玉郎怒叱道：「住口，姓向的，別對諸某賣弄口舌，只要你能勝過諸某，要人頭諸某都會雙手奉送，否則你縱然舌粲蓮花也是白廢。」

高竣一嘆道：「少莊主既是忠言逆耳，向某只好得罪了。」

他將左脚踏出半步，劍尖上翹擺出一個指天划日的架式，一股扣人心弦的霸氣，立即由他的全身散發出來。

諸玉郎瞧不出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功，却被那股凌人的霸氣嚇得連退數步。

還未交手便已生出怯意，此等現象諸玉郎還是第一次遇到，只是少年氣盛，如果就此認敗服輸他怎能甘心，不管怎樣，必須過幾招才能算數。

他正待揮劍出招，演武廳忽然響起一聲大吼：「住手」同時一條人影像狂風般的湧了進來。

來人身材高大，氣宇不凡，身着一襲灰袍，年歲約莫五十左右，諸玉郎見到來人，立即收劍一禮道：「爹。」

原來灰袍老者正是諸莊主諸不韋，這位仁聲遠播的長者，此時竟是滿臉怒火猛的一掌揮出，竟賞了諸玉郎一記耳光。

「畜牲，你竟敢盜取向大俠的寶劍，還不快去拿來。」

「是，爹。」

這一把耳光打得不輕，諸玉郎滾出數尺，嘴角已然溢出幾縷血絲。

他不明白他爹何以會如此震怒，以往他不是這樣的。

君子不奪人所好，諸玉郎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雖是喜歡順手牽羊，但最後不只是物歸原主，還送給原主一些金錢，以補償對方因失物所受到的精神損失。

因此，諸不韋雖是不滿諸玉郎的壞習性，倒也未曾苛責。

現在他爹竟然如此震怒，這究竟爲了什麼？

他雖是心存疑問，脚下可不敢怠慢，匆匆奔進臥室，將那柄蕩魔劍送了過來。

諸不韋將蕩魔劍雙手送交高竣道：「小兒無知，請向大俠多多包涵。」

寶劍既已取回，高竣也不爲已甚，因而淡淡一笑道：「一點小事罷了，莊主不必放在心上，告辭。」

諸玉郎道：「不，向大俠，老朽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高竣道：「哦，莊主請說。」

諸不韋道：「老朽喜愛交遊，凡是路過敝地的江湖同道，多半會來敝莊稍作停留，向大俠既已駕臨敝莊，老朽如不稍盡地主之誼，豈不叫江湖朋友說老朽失禮！咱們沒有別的招待，疏菜淡酒聊表心意，務必請向大俠賞老朽一個薄面。」

別人如此誠意，實在很難推却，高竣只得在諸莊主殷殷相邀之下，來到諸家莊的大廳。

一桌頗爲豐富的酒席很快就送了上來，客人只有高竣一個，陪客的是諸莊主父子。

酒過三巡之後，諸不韋忽然對諸玉郎道：「玉郎，爹曾經對你說過，天下只有一項武功冠蓋寰宇，威懾羣倫，你可還記得那是什麼武功？」

諸玉郎道：「孩兒記得，那是流星門的血雨三式。」

諸不韋向高竣雙拳一抱道：「如果不是向大俠手下留情，你縱然有八條小命也完了！」

諸玉郎愕然道：「爹是說向大俠會血雨三式？」

諸不韋道：「蠢材，血雨三式的起手

式難道爹沒有告訴過你？」

諸玉郎面色一變，額頭暴出了汗水，背脊却冒起了一股寒氣，他想起來了，高竣適才擺出的架式，可不跟他爹平時的一般無二？

他向高竣瞥了一眼道：「爹！向大俠是形意門的高手，一套龍形拳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諸不韋啊了一聲道：「向大俠！聽說流星門隱居海外，不問江湖是非，向大俠既是流星門下，何以又會龍形拳法？老朽問得冒昧，請向大俠不要見怪。」

高竣微微一笑道：「莊主勿須客氣，在下只是流星門的記名弟子而已。」

諸不韋道：「這就難怪了。」

諸玉郎道：「向大俠！在下有一點請求，不知道該不該說。」

高竣道：「不要緊，諸兄請說。」

諸玉郎道：「流星門武功卓絕，數百年來威望不衰，今天幸遇向大俠，能不能讓咱們開開眼界？」

高竣略作沉吟道：「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祇不過在下初學乍練，對流星門的武功只是略窺門徑而已，不到之處尚請賢父子不吝指教。」語音甫落，逕以食中二指向庭院中一顆大樹遙遙劃去。

吐臂划指，無風無勁，像是兒戲一般，諸家父子方自一怔，一聲驚天巨响幾乎將他們嚇得跳了起來。

那顆枝葉茂盛的大樹，像被無數巨斧凌空橫掃，或萬鈞雷霆擊中一般，只見枝葉激射，聲震屋瓦，這一擊之威，足可使天地失色。

高竣雙拳一抱道：「在下初學乍練，還無法控制力道，毀了這顆大樹，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諸不韋半晌才回過神來，連忙抱拳一拱道：「能够目覩向大俠的絕世神功，老朽這一生總算沒有白活，一顆樹又算得了什麼，來，老朽敬大俠一杯。」

高竣道：「莊主千萬不要以大俠相稱，在下承當不起。」

諸不韋哈哈一笑道：「好，好，身懷神功，丰標絕世，而又如此謙恭有禮，今後武林將是少俠的天下了。」

高竣道：「不敢當莊主謬讚，在下已是酒足飯飽，就此告辭。」

諸不韋伸手一攔道：「不，少俠，咱們相逢就是有緣，務必請在敝莊盤桓幾天，老朽還有事向少俠請教，希望少俠不要見外。」

高竣道：「在下還有要事待理，實在不便久留，莊主盛意只好心領了，不過莊主如果有事垂詢，在下當知無不言。」

諸不韋道：「少俠既這麼說老朽倒不便勉強了，聽少俠的口音，好像是鄂北人氏，老朽有一個老哥哥居住襄陽，不知少俠是否相識？」

高竣道：「哦，莊主的友人是誰？」

諸不韋道：「我那老哥哥是形意門的長老，人稱虎嘯劍客……」

高竣愕然道：「莊主說的是虎嘯鏢局的局主？」

諸不韋道：「不錯，虎嘯劍客高子儀，正是我那老哥哥。」

高竣長長一揖道：「虎嘯劍客就是家父，小侄高竣埋名隱姓，實有難言之隱，請叔父多多鑒諒。」

諸不韋啊了一聲，一把抓着高竣的臂膀道：「竣侄！你就是我那三侄兒？玉郎，快見過高三哥。」

諸玉郎抱拳一揖，道：「小弟見過三哥。」

高竣說道：「玉弟不必多禮，你那一身輕以功及一套十八羅漢拳實在叫小兄佩服。」

諸玉郎面色一紅，說道：「小弟這點微末道行，與三哥一比就成爲小巫見大巫了。」

諸不韋哈哈一笑道：「玉郎的確應該跟你三哥學學，哦，竣侄，令尊可好？」

高竣嘆息一聲道：「神州板蕩，國事日非，家父如今身在何處，小侄也不得而知。」

諸不韋面色一肅道：「是的，炎黃子孫正面臨一次空前的浩刦，但聽竣侄的口吻，好像別有隱情？」

高竣道：「其實也沒有什麼，高氏一門祇不過盡一點應盡的責任罷了。」

諸不韋哈哈一笑道：「好，好，竣侄，有一個人竣侄不知曾否聽人言及？」

高竣道：「誰？」

諸不韋說道：「山西平陽府進士殷洪盛。」

高竣道：「聽說此人胸羅玄機，賢名素著。」

諸不韋道：「不錯，殷大爺明知炎黃子孫浩刦難免，但仍本鞠躬盡瘁的精神，與韃虜週旋到底，無論他成功與否，他却爲我後代子孫留下一綫生機。」

高竣道：「哦，他留下了什麼？」

諸不韋道：「留漢，竣侄可知道這兩字的含義？」

高竣道：「請叔父指示。」

諸不韋道：「留漢是殷洪盛與顧炎武，王夫之，傅青玄，黃梨洲等所成立的一個組織，這是一個戰鬥及訓練組織，但富有極大的彈性，目的在保存民族精神與元氣，開發民智及闡揚氣昂，並集結全民族有志之士，獻身於反清復明的偉大工作，在時機不利時，留漢只是一個民間帮會，一旦時機成熟，留漢兄弟就是驅逐韃虜的先鋒，殷大爺見識深遠，知道目前民氣消沉，決難抗拒韃虜的鐵騎，乃本着成功不必在我的遠大胸襟，才成立了這個留漢組織。」

高竣熱血沸騰的大聲道：「叔父！小侄是否可以參加？」

諸不韋點點頭道：「我告訴你這些就是希望你能參加，留漢組成不久，還未能深入民間，這項興滅繼絕的偉大工作，賢侄責無旁貸。」

高竣道：「只要叔父不棄，小侄當全力以赴。」

諸不韋道：「好，玉郎，你去準備香堂。」

諸玉郎道：「是。」

香堂的陳設十分簡單，上方設着一個香案，供着桃園，梁山，瓦崗等人的繪像，也就是桃園的義氣，梁山的根本，瓦崗的精神。

香案上一座香爐，及一對香燭，左端

是一個木斗，其中插着五面旗幟，中間的紅色旗幟綉着一個殷字，下面還有「三軍司命」四字。

另四面旗幟爲黃藍白黑，分別綉着顧，王，傅，黃，及三軍副司命字樣。

入會的手續也很簡單，只要塡寫一張自願書，及宣誓就算完成。

（按：留漢是洪門的前身，在創立之初，一切自然十分簡單，至鄭成功進據台灣開設金台山，組織規章始臻完善，待清庭攻佔台灣，留漢組織規章被鄭氏沉入海底，後被人拾獲繼續發展，故洪門組織規章又稱爲海底。）

高竣入會之後，他們已是一家人了，諸不韋問他爲什麼來到寧國，他就毫不隱瞞的將前情說了出來。

諸不韋以手加額道：「總算蒼天有眼，讓書信落到賢侄的手中，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高竣道：「叔父知道其中的內情？」

諸不韋道：「那封書信是殷大爺給鄭將軍的，愚叔只知道有關大明國運，及炎黃子孫的興亡，詳情就不得而知了。」

諸玉郎道：「三哥！那滿女將你擄去那麼久，她就沒有找出那信來？」

高竣微微一笑道：「如果她找出信來，小兄還能靦顏活到現在！」

諸玉郎問道：「那你是放在什麼地方的？」

諸不韋叱喝道：「玉郎！你太不知輕重了，這種事也是你該問的？」

諸玉郎尷尬的一笑道：「對不起，三哥，小弟無知，請你不要見怪。」

高竣笑笑道：「我不會怪你的，不過我也不便告訴你，請你諒解我的苦衷。」

諸玉郎道：「我知道，三哥。」

諸不韋道：「玉郎！快派人到客棧將你三哥的行囊馬匹取來，店錢照給，不要讓店家吃虧。」

諸玉郎道：「是，爹。」

由於諸氏父子的殷殷挽留，高竣也想就便將血雨三式全部練好，因而就在諸家莊住了下來。

半個月匆匆過去了，高竣已將血雨三式全部習會，爲了所負的使命他不能再留下了，因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他告別了諸氏父子，沿着寧歙官道逕向徽州奔去，當晚趕到胡樂司，已是暮色蒼蒼的黃昏時分了。

此地左靠天目山脈的百丈峯，右接黃山山脈，高竣走的雖是官道，由於坡度起伏頗大，人馬都感到十分疲乏。

距鎭口約莫十丈，高竣就已躍下坐騎，因爲馬兒太過辛苦，在住店之前先牽着牠溜溜。

忽然人影一閃，三名勁裝大漢攔住他的去路，其中一名臉有刀疤的漢子嘿了一聲道：「慢點，朋友，我兄弟想跟你打個交道。」

高竣一怔道：「咱們好像素昧平生，有打交道的必要？」

刀疤大漢道：「這麼說朋友就太見外了，一回生二回熟嘛，誰會是天生就認識的？」

高竣微微一笑道：「說得好，請問閣下要打什麼交道？」

刀疤大漢道：「朋友揹的那件兵刄可否讓我兄弟瞧瞧？」

高竣揹的兵刄自然就是那柄蕩魔劍了，由於它太過搶眼，因而諸玉郎特別替高竣定製了一個鹿皮劍套，現在連劍鞘都在劍套之中，這三人爲什麼還會知道？

他無暇細想這些，只是淡淡道：「對不起，在下人困馬乏，沒有時間跟各位打交道。」

刀疤大漢哼了一聲道：「這可由你不得，依在下相勸，朋友最好識相一點。」

高竣道：「哦，你們想用强？」

刀疤大漢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咱們兄弟言出如山，總不能爲你拆了金字招牌。」

高竣道：「這麼說三位都是高人了，在下可否知道三位的萬兒？」

刀疤大漢道：「莫干三友，朋友可能有過耳聞。」

高竣道：「原來是秦氏昆仲，久仰，只是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三位爲什麼要向在下找碴？」

刀疤大漢是莫干三友之首，名叫秦飛熊，老二秦夢熊，老三秦兆熊，都是一般矮胖身材，兇惡的長像，只是莫干三友雖是身在黑道，在江湖上的聲譽並不太糟，因而高竣希望化干戈爲玉帛，結識幾個朋友。

但秦飛熊却嘿嘿一陣冷笑道：「朋友姓高不會錯吧？咱們兄弟受人之託，只好得罪了。」

高竣道：「賢昆仲是受何人之託？」

秦飛熊道：「這個你不必知道，只要你留下蕩魔劍，咱們兄弟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高竣長長一吁道：「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秦飛熊道：「不錯。」

高竣道：「既然如此，各位划下道來就是。」

秦飛熊伸手撤出一柄厚背長刀，向懷中一抱道：「高朋友請亮兵刄。」

高竣搖搖頭說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動刀動劍，在下就以雙拳奉陪，秦兄請。」

秦飛熊插回長刀，道：「好吧，咱們就在拳脚上比劃比劃。」

莫干三友長於腿法，對旋身飛踢，尤具有獨到之處，此時秦飛熊一聲暴叱，一記冲拳向高竣迎面攻了過來。

他這一拳含勁不吐，必然留有極端利害的後着，因而高竣足尖倒踩，向後面躍退兩步，順勢一帶馬頭，將坐騎趕往路邊的草地之上去了。

他這是避招，但是那瀟洒自如的神態好像只是爲了趕馬兒去吃草似的，秦氏兄弟瞧得一呆，知道今天遇到了一位絕頂高人。

遇到絕頂高人就不是秦飛熊一人所能應付的，因而秦夢熊秦兆熊一起奔上來道：「大哥！小弟二人見獵心喜，也想向高朋友討教。」

高竣哈哈一笑道：「很好，三位一起上倒替在下省下了不少時辰，請。」

秦飛熊道了一聲「得罪」，旋身一躍，一脚凌空踢了過來。

腿的力量原本就是比臂力爲大，再藉旋身之勢踢出，力道之强，不亞於疾雷撼山。

秦夢熊秦兆熊也接着出招，身形像風車一般，連續踢出二十一腿。

莫干三友是三個人，每人二十一腿就是六十三腿，但這六十三腿却在一瞬之間完成，威力之强，就不必多費唇舌去解說了。

但高竣像一抹輕烟，在漫天腿影之中遊走，那急如飈風的漫天腿影，却無法沾上高竣的一絲衣角。

當莫干三友一輪攻勢使完之後，他們的面色顯得十分難看，因爲他們盡了全力，別人却將他們當作兒童遊戲。

在如此形勢之下，他們還能再鬥下去麼？再鬥下去結果，必然是自取其辱，莫干三友不傻，只好就此鳴金收兵，立即結束這項戰鬥。

「多謝高大俠手下留情，告辭。」語音甫落，人影翻飛，刹那之間，莫干三友已經去得沒有了影兒。

高竣淡淡一笑，伸手挽起繮繩，緩緩走進鎭集。

適才一場搏鬥，雖是戲劇性的開始，戲劇性的結束，但已驚動全鎭，使高竣成爲英雄式的人物了。英雄是人們所歡迎的，因而使他受到店家的禮遇與尊敬，雖然他不想出名，但是高竣之名已經不脛而走了。

翌晨由胡樂司出發，晌午時分在觀音橋打尖，他原想趕到楊溪投宿的，但出鎭不及數里又遇到意外的麻煩。

一碗茶水由道旁茶亭飛出，勢如勁矢，直向高竣的馬頭奔去。

潑茶水會有如此强的力道，而且直奔高竣的馬頭，那麼這碗茶水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高竣決未防備有此一着，但他的反應十分快捷，口中一聲輕叱，手腕貫力猛的一帶繮繩，坐騎一聲急嘶，已然人立而起，不過毫釐之差，避過了那碗茶水。

他向茶亭瞥了一眼，已將其中的人物瞧得十分明白，裏面坐着四男兩女，這六人却分作兩堆，潑茶的是一名年約三旬的勁裝漢子，此時他那嘴角之旁還留着一片幸災樂禍的笑意。

也許是無意，也許是存心，不管怎樣，忍得一時之氣，免却百日之憂，因而他雙腿輕輕一磕，坐騎再度放開四蹄緩緩奔馳起來。

但……

「慢點，相好的，你要是就這麼一走那就太不够朋友了。」

人影急閃，勁風攝衣，茶亭裏的四名大漢竟橫身攔住他的去路。

高竣一怔道：「各位這是做什麼？攔路打刦？」

適才潑茶的勁裝漢子道：「你說對了，咱們正想向你借一點東西。」

高竣道：「在下只是一個窮書生，只怕會使各位失望。」

勁裝漢子道：「朋友太謙虛了，虎嘯鏢局的少局主，力敗莫干三友的大英雄，怎麼能自稱窮書生？其實你縱然帶着一座金山，咱們兄弟也不屑一顧，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咱們只想開開眼界，瞧瞧蕩魔神劍而已。」

高竣心頭一懍，敢情人家早已摸清了他的底細，這一關只怕不是僅憑言語就可過的。

於是他躍下坐騎，面色一整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各位如此巧取豪奪，難道就不怕遭到報應？」

勁漢大漢啊了一聲，回顧他的同伴道：「你們聽聽，這小子居然一派教訓的口吻，你說咱們怎樣處置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

其中一人道：「這還不簡單，割掉他的舌頭就是。」

另一人道：「慢點，咱們兄弟是何等人物，豈能不教而誅，這樣吧，老大，先報出咱們兄弟的字號，叫他向咱們每人磕三個响頭，然後雙手送上蕩魔劍，咱們就發點慈悲放他一馬。」

勁裝漢子點點頭道：「好吧，姓高的，你可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高竣道：「在下正想請教。」

勁裝大漢道：「咱們姓潘，住在苗嶺，現在你總該知道咱們的來歷了吧？」

高竣道：「苗山四傑？果然是幾個出色的人物，可是苗山也是當代的名門大派，各位這等行爲，就不怕爲江湖同道所不齒？」

勁裝大漢哼了一聲道：「難怪你自稱窮書生，果然有幾分酸氣，四爺，你去給他一點教訓。」

四爺就是苗山四傑的老四，他的名字就叫潘四爺，這四位兄弟竟以大爺二爺三爺四爺爲名，在中原倒是十分少見。

潘四爺使用的兵刄倒是並不稀罕，是苗疆常見的金色彎刀，祇不過他們兄弟四柄彎刀可不易對付，苗山四傑的名頭就靠它闖出來的。

潘四爺一出場就亮出了他的彎刀，同時嘿了一聲道：「亮兵刄吧，姓高的，四爺可不是來跟你開玩笑的。」

高竣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動刀動劍，閣下如果眞要賜教，咱們就用徒手交換幾招你看可好？」

潘四爺道：「少說廢話，你如果不亮兵刄，四爺同樣會用彎刀宰你。」

高竣嘆息一聲道：「閣下如此咄咄迫人，這就怨不得在下了。」

他伸手摘下蕩魔劍，擺下虎嘯劍法的門戶，潘四爺一聲怪叫，彎刀泛起一片金光，一刀揮了過來。

苗山武功詭異，刀法別走蹊徑，刀鋒所指往往是對方想不到的部位，變化的玄奧也令人防不勝防。

高竣與潘四爺一交手就弄得手忙脚亂，有幾次只是毫釐之差就會傷在對方的彎刀之下，但在十招以後他就定了下來，因爲他已摸清了苗山刀法的刀路。

像高竣這等超人的智慧，在武林中是罕見的，潘氏兄弟決不相信交手十招就被別人摸清了他們的刀法，但事實就是這樣，潘四爺的刀剛剛走了一半，高竣的劍鋒已在等着他送來的手腕。

潘四爺傻了，動輒得咎，叫他如何還能出手？於是他彈身一躍，退後三步，雙目睜得此銅鈴還大，呆呆的瞅着高竣道：

「姓高的，你習過咱們苗山刀法？」

高竣道：「閣下說笑話了，苗山刀法是貴派的鎮山之寶，除了是貴掌門的親傳弟子，決不傳給外人，在下縱然想學，只怕也沒有這種福份。」

潘四爺道：「那你為什麼能够招招搶制先機，使我動彈不得？」

高竣道：「這個麼，在下也不明白，我想無非碰巧而已。」

潘大爺道：「好吧，姓高的，衝着這個巧字，咱們兄弟放你一馬，走。」

他們說走就走，像一陣風似的，片刻之間已走得踪影全無。

高竣搖頭一陣苦笑，他知道惹上了苗山一派，今後只怕要枕席難安了。

武林派系極多，但當今武林却以三山二堡一禪林最為出色，這次大門派之中，只有黃山及莆田少林是名門正派，其餘四派，全是無所不為的黑道兇人，這當真是道消魔長，江河日下，勿怪會神州板蕩，弄得鷄犬不寧了。

苗山是三山之一，他們雖是僻處苗疆，但門下弟子却不斷在中原走動，苗山派實力十分强大，是六大門派中人數最多的一個。

就因為他們實力强大，因而門下弟子養成了一種驕縱的性格，誰要是跟他們結下了樑子，就會沒完沒了，除死方休，高竣惹上了他們，的確是一樁痲煩。

他由路邊牽來馬匹，正待策騎上路，身後忽然又傳來一聲嬌呼：「高公子⋯」

高竣扭頭一瞥，見是適才坐在茶亭中的兩位姑娘，這兩人羅衣翠袖，風姿撩人，年齡約莫在十八九歲之間，是兩個十分迷人的俏妞兒。

高竣向她們微微一笑道：「兩位姑娘是叫在下？」

鬟角揷着一朶紅花的姑娘說道：「這裏只有你高三公子，咱們自然是在招呼你了。」

「姑娘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咱們是奉命迎接公子的。」

「什麼？姑娘是來迎接在下的？」

「不錯，公子請。」

「別忙，姑娘，妳們是奉何人之命來迎接在下？」

「山主。」

「山主是誰？」

「公子不必多問，待見到山主你就知道了。」

「對不起，姑娘，在下還有要事待辦，方命之處請多多包涵。」

「公子，你要是這樣就是跟咱們姊妹過不去了，咱們山主御下極嚴，如果請不到公子，愚姊妹就難免皮肉之苦了。」

「可是，姑娘，咱們素昧平生，在下的確正有緊要之事待辦。」

「公子，你縱然不為咱們姊妹着想，難道你也不管饒姑娘了麼？」

「那個饒姑娘？」

「自然是饒靈珠了，還有金佬佬，瑤姑，小南兒，這些都是你的朋友，你不去豈不害了他們！」

這回高竣當眞傻了，他想不到饒靈珠小南兒等竟然落到別人的手中。

他不知道饒靈珠前來找他，但這位姑娘能够說出她們的姓名就不會有假，只不過他身負關係國家民族的重任，大義當前，就顧不得個人安危了。

於是他面色一沉道：「姑娘，妳們的山主究竟是誰？」

鬟際插紅花的姑娘道：「我不是說過了麼！公子，只要見到山主，你就會明白的。」

高竣道：「在下目前無暇前往，請姑娘說明妳們山主是誰，待在下辦完事當即晉謁妳們山主。」

鬟際插紅花的姑娘道：「對不起，公子，這是違背山規之事，咱們不敢說。」

高竣冷冷道：「如果在下一定要妳們說呢？」

鬟際插紅花的姑娘道：「那你就殺了咱們吧。」

高竣目射殺光，冷哼一聲道：「妳認為在下不敢？」

鬟際插紅花的姑娘道：「不要衝動，公子，你如果殺了咱們，就不怕山主對饒姑娘等施予報復？」

高竣聞言一呆，暗忖：「我縱然不能去救靈珠，但也不能替她們增加危機。」

因此，他縱身躍上坐騎，雙腿一磕馬腹，放轡急馳而去，同時貫足內力，向拋在身後的兩名姑娘道：「告訴你們山主，請他善待我的朋友，是友是敵，你們看着辦吧。」

鐵蹄翻飛帶起一溜塵土，當人影逐漸消失之際，道旁樹林之中忽然响起了一聲嘆息。

「姊姊，妳是怎麼啦？適才為什麼不將他收拾下來？」

「唉，此人氣壯山河，心如鐵石，像這等百世罕見的奇男子，我如果毀了他，天地間就沒有天理了。」

「那咱們怎這辦？」

「傳令回山，對饒靈珠等除了不許離山，應待以上賓之禮。」

「是，姊姊，咱們呢？是回山還是跟下去？」

「跟下去。」

高竣自然不知道有人跟了下來，他仍按預定的行程，在天黑之前趕到了楊溪，翌晨他繼續上路，經徽州，休寧，向江西境內趕去。

這天晌午過後不久，他到達休寧以西的漁亭鎮，此地距黟縣縣城不足四十里，趕緊一點入夜以前必可趕到，但入鎮不遠他碰到一名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帶着兩名武士裝束的大漢攔住去路。

青衫文士雙拳一抱道：「兄台可是高少俠？」

高竣一怔道：「朋友有什麼指教？」

青衫文士道：「家主人派在下恭迎俠駕，少俠請。」

高竣哦了一聲道：「貴主人是誰？」

青衫文士道：「鐵拳震天下，少俠必然有過耳聞。」

高竣道：「原來是鐵拳堡主，只不過在下與貴堡主素昧平生，會有什麼事召見在下？」

青衫文士道：「少俠這麼說就太見外了，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况咱們同

為武林一脈，再說敝堡主重義好客，只要是路過敝堡的武林同道，都會迎到敝堡中稍作盤桓，這是敝堡主對武林同道的一番心意，希望少俠不要推辭。」

高竣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貴堡的盛意只好心領了，不情之處，請兄台多多鑒諒。」

青衫文士道：「少俠，敝堡主派兄弟守在這兒邀請俠駕，全是為少俠的安全着想。」

高竣道：「哦，請教⋯⋯」

青衫文士道：「江西巡撫是洪承疇的得意門生，敝堡主是想替少俠排除前途的荊棘，那麼少俠又何在乎這小半天的躭擱呢？」

高竣道：「這個⋯⋯」

青衫文士道：「走吧，少俠，在下替你帶路。」

高竣道：「不敢當，在下還沒有請教尊名，失禮得很。」

青衫文士回答道：「小姓文，賤名如風。」

高竣道：「原來是鐵筆秀士文大俠，久仰。」

文如風道：「在下這點微名，還不敢與虎嘯鏢局相比，高少俠不要見笑。」

高竣說道：「文大俠言重了，在下怎敢。」

他們一路談談笑笑，天近薄暮之時，到達齊雲山鐵拳堡。

鐵拳堡是當代六大門派三山二堡一禪林之一，氣派自非等閑可比，但在高竣看來，那些窮奢極侈的排場，祇不過說明鐵拳堡是一個暴發戶而已。

這話並沒有說錯，鐵拳堡崛起江湖不過十年，說他們是暴發戶並沒有說錯，然而它却名列六大門派，與其他五派分庭抗禮，因而高竣也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他被迎到客廳，由小僮奉茶之後立即擺上一桌酒席，菜餚雖是豐盛，主客却只有文如風高竣兩人。

鐵筆秀士文如風不斷的殷殷勸飲，却絕口不提堡主，最後高竣忍不住詢問道：「文大俠：在下何時能晉謁堡主？」

文如風道：「咱們飲食過後，在下就去求見堡主，來，咱們乾。」

飯後文如風告了一個罪離開客廳，約莫盞茶之後，他又匆匆回來。

「對不起，少俠，勞你久等了。」

「不要緊，在下何時才可以參見堡主呢？」

「隨時都可以，不過在下想先跟少俠打個商議。」

「哦，文大俠請吩咐。」

「吩咐不敢當，其實在下還在為少俠着想。」

「唔，文大俠有話儘管言明，在下會斟酌的。」

「好吧，少俠快人快語，在下倒不得不說了，少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貧不與富鬪，富不與官爭的道理，本堡雖是叱咤江湖，但與江西巡撫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

「文大俠說的是，那就不必連累貴堡了，江西巡撫雖是招惹不起，他也不一定能够奈何在下。」

「少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堡是濕手抓麵粉，現在想甩也甩不脫了。」

「此話怎講？」

「巡撫公子拜在堡主名下⋯⋯」

高竣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冷冷道：「原來如此，那文大俠就不必說廢話了，只要貴堡划下道來在下無不奉陪。」

文如風擺擺手道：「少俠稍安勿燥，本堡並無與少俠為敵之意，祇不過⋯⋯」

高竣說道：「只是要高某出一個代價嗎？」

文如風尷尬的一笑道：「事實上少俠已無力保有蕩魔神劍，再說無論寶劍怎樣名貴，也是一件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才是最貴的，以身外之物，換取寶貴的生命。少俠佔盡了便宜，應該滿足才是。」

高竣哈哈一笑道：「好理由，可惜高某是死心眼，聽不進這些。」

文如風面色微變，迅又微微一笑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少俠應該明白這點道理。」

高竣道：「這有什麼要緊，將矮簷拆掉就是。」

文如風道：「姓高的，你當眞要不見棺材不掉淚？」

高竣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下的個性就是這樣，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文如風道：「好，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只好得罪了，請。」

他領先走出了客廳，高竣只得跟了出去。

廳外是一片廣場，已有九名武士列陣相候，文如風向這般武士一指道：「這是第一關，請高少俠賜教。」

高竣道：「第一關？在下需要過幾多關？」

文如風道：「這個在下不便回答，必須堡主才能決定。」

高竣問道：「在下想見見堡主，可以麼？」

文如風道：「要見堡主當然可以，但要依照本堡的規定。」

高竣道：「什麼規定？」

文如風道：「獻出蕩魔神劍，或連續闖過五關。」

高竣一嘆道：「閣下一再相迫，使在下沒有選擇的餘地，不過在下有一種武功還是初學乍練，由於功力尚淺，出招時還無法控制，如果傷了貴堡的弟兄，希望貴堡不要見怪。」

文如風道：「少俠勿須客套，你如果傷了本堡的弟兄，只怪他們學藝不精，不會怪你的。」

高竣雙拳一抱，說道：「好吧，各位請。」

在他一聲請字之後，九名武士即圍着他遊走起來，當遊走三圈之後，一名武士忽然大喝一聲，一拳破風生嘯，向高竣當胸擊了過來。

這一拳十分兇悍，力道之强有如鐵杵撞山一般，高竣剛剛閃過第一拳，第二拳已向他閃避之處攻到。

而且是一十八拳連續攻擊，像奔騰的流水，不完不休。

這只是一招，但這一招之中高竣就被迫得手忙脚亂，除了避過九拳，也硬接了

九記悍烈的拳風。

以他的一身成就，自然接得下這般武士的鐵拳，只是他們生生不息，連環出手，方向部位又完全不同，只要稍一疏忽，就會挨上一記。

無論高竣的武功如何高強，挨上一記鐵拳也不會太過好受，如果像這樣打下去，他必然會傷在這九人的鐵拳之下。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不得不使用流星門的血雨三式，於是，在一聲長嘯之後，他的身形像風車似的一轉，右手食中二指也同時划了一個圓週。

一陣驚天動地的巨响，震撼了整個庭院，九條人影同時飛了出去，他們幾乎不成人形，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文如風呆了，他再也想不到高竣竟是流星門下，死亡的恐怖，使他戰慄不已。

高竣帶着歉意的雙拳一抱道：「在下收手不住，並非有意傷人，請文大俠多多担待。」

文如風吁了一口長氣道：「敢情少俠是流星門的高人，失敬，不過少俠一舉殺死敝堡九名武士，雖然咱們是咎由自取，但文某是下人，不得不稟報堡主，尚望少俠多多鑒諒。」

高竣一嘆道：「閣下如果早一點稟報堡主，這幾位就不會落得如此下塲了？」

他語音甫落，一股宏亮的笑聲已遙遙傳了過來：「死幾個人算不了什麼，少俠不必放在心上。」

文如風面色一肅道：「堡主來了。」

鐵拳堡名列六大門派之一，堡主敖封爲當代武林的拳壇霸主，一拳擊出，風雷倶動，因而江湖道上尊他爲「鐵拳震天下」，縱然是少林寺的百步神拳，與他相比也要遜色幾分，現在敖封親臨，高竣的神色自然也跟着嚴肅起來。

庭院的左側是一個月形洞門，敖封一行就是由月洞門進入庭院的。

此人約莫六十上下的年歲，形貌偉岸，兩臂特長，身着一件鐵灰色長衫，顧盼之間，顯露着一方霸主的威儀。

緊跟他身後的是他的獨子，身材長像與他相差無幾，只是缺少像他那等雄霸一方的威武氣質。

再後面是鐵拳三英，及十八破天錘，這般人全是敖封的弟子，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成就！

敖封先向院中九具屍體瞥了一眼，面色平靜的對文如風道：「抬出去。」

文如風躬身道：「屬下遵命。」

敖封濃眉一掀，瞅着高竣道：「少俠是形意門的弟子，如何習得西域魔道的武功。」

高竣愕然道：「堡主認爲在下所使的血雨三式，是西域魔道的武功？」

敖封道：「老夫如此說法，是因爲少俠的武功並非血雨三式，也許少俠不信，待以後有機會老夫再慢慢告訴你，賁猛，你去向高少俠討教幾招。」

賁猛姓紀，是鐵拳三英最小的一個，此人的年歲與高竣相差不多，身材五短，面目精幹，一望而知是一個身負絕學的人物。

他走到塲中向高竣雙拳一抱道：「紀賁猛請高少俠賜招。」語音一落，立即拉開架式，一股凌厲的霸氣，同時由他的全身奔放而出。

高竣心頭一懍，知道這次鐵拳堡之行，將是自己的一個考驗，如果應付不好，想全身而退就不容易了。

他雖是面對强敵，但毫無怯懼之意，道了一聲「有僭」，一拳點了出去。

他使的是家傳武功龍形拳，但一交上手，他便處於驚濤駭浪之中，紀賁猛拳風如山，向他展開兇猛絕倫的攻擊。

一幌數十招，高竣的處境逐漸穩定下來，因爲他已經瞭解對方的拳路，也能夠掌握先機，防患未然，無論紀賁猛的鐵拳如何凌厲，根本就傷他不着。

一旁觀戰的鐵拳堡主敖封大爲震驚，急大聲叱喝道：「住手。」

紀賁猛跳開數步，雙手一垂道：「弟子無能。」

敖封道：「這不能怪你。」

語音一頓，回顧高竣道：「少俠知道本門的武功？」

高竣道：「不知道。」

敖封道：「那麼，是受過高人的指點了。」

高竣道：「前輩過慮了，晚輩如果受過高人的指點，適才與紀少俠過招，就不會手忙脚亂……」

敖封道：「但在二十三招之後，你已能掌握先機，使劣徒完全處於被動。」

高竣道：「這沒有什麼，晚輩只是根據一個理字，洞察貴派的拳路而已。」

敖封聞言一呆，他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睿智之人，於是回頭向鐵拳三英揮揮手道：「高少俠是難得一見的武林奇材，你們三個去聯手試試。」

鐵拳三英名滿江湖，敖封竟要他們以多勝少，聯手對付高竣，勿怪鐵拳堡雖是藝壓羣倫，始終不能擠身於白道了。

不管怎樣，這又是高竣的一次難關，他只得打起精神，來迎擊鐵拳三英的聯手圍攻。

三英的老大孟回第一個發動攻勢，其餘二人也毫不容情的跟踪出手，但見拳影如山，勁風橫溢，高竣的處境自然又陷於危局。

祇不過十招以後，他又扭轉了這種不利的處境，只見白衣飄飄，在三對鐵拳之中遊走，偶爾回擊一拳，必然會迫得對方連連後退。

敖封搖頭一嘆道：「蠢材，以三對一，還被人迫得招架不住，鐵拳堡的臉都被你們丟盡了，還不給我退下去！」

鐵拳三英退下去了，十八破天錘却奔了上來。

適才高竣智鬥鐵拳三英，並不是憑藉眞正的功力，憑功力他只怕一英也應付不了。

這並不是他顧慮太多，由第一次力鬥九名鐵拳武士來說，鐵拳功力之深，當得是名不虛傳！

十八破天錘的人數比鐵拳武士多了一倍，他們的功力也必然較鐵拳武士高出很多，如果他們採用鐵拳武士的戰法，他只怕凶多吉少了。

生死二字他並未放在心上，只是重任在身，他不得不作出爲國珍重的打算，但

他勢單力薄，突圍必然無望，除了獻出蕩魔神劍，很難找出第一條生路。

文如風說的不錯，無論寶劍如何名貴，只是一件身外之物，爲了保護有用之身，只有獻出蕩魔神劍的一條道路了。

他剛剛準備獻劍，一名鐵拳弟子忽然匆匆奔來道：「稟堡主，陰山使者前來求見。」

敖封神色一怔，立即擧手止住十八破天錘進攻，然後對那弟子道：「快請。」

那名鐵拳弟子應聲奔出，片刻之後引進兩名羅衣翠袖的妙齡少女，其中一名鬢角插着紅花，正是曾經强邀他去見山主的姑娘。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想不到她們竟然出身於天下第一個神秘的門派陰山，而且還是陰山使者。

此時這兩名姑娘向鐵拳堡主雙拳一抱道：「春蘭夏荷見過堡立。」

敖封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兩位有何見教？」

鬢際插紅花的姑娘名叫春蘭，她取出了一紙拈花便箋交給敖封道：「堡主請過目。」

敖封向便箋瞧了一眼，臉色竟然陰晴不定的變幻起來，半晌，他終於長長一吁道：「好吧，看在貴山主的金面，老朽暫時放他一馬。」

春蘭道：「多謝堡主，高公子，咱們走。」

高竣一怔，道：「姑娘叫在下跟着妳走？」

易蘭道：「走啊，人家鐵拳堡不歡迎你，難道你還想賴在這兒？」

高竣自然不想賴在這兒，只是對陰山一派大爲眩惑。

鐵拳堡名滿武林，敖封爲什麼要賣陰山派的賬？

再說他與陰山風馬無關，她們爲什麼要替他解圍？

不管怎樣，鐵拳堡是是非之地，還是先離開了再說。

於是他跟着春蘭夏荷離開了鐵拳堡，但在一個樹林之中他又遇上另一種塲面。

一輛碧油香車，停在一片樹林之前，有三十餘名彩衣姑娘，在香車的兩側肅立着。

春蘭走近香車，躬身一禮道：「稟山主，小婢已將高三公子請到……」

一聲嬌滴滴的好字由車內傳出，接着語氣轉向高竣道：「對不起，三公子，咱們來得遲了一點，讓你遭到一些困擾。」

高竣道：「承蒙山主關注，並多謝解圍之德。」

陰山山主道：「一點小事嘛，三公子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高竣道：「在下還有一事不解，希望向山主問個明白。」

陰山山主道：「什麼事？你說。」

高竣道：「聽說山主擄去了在下的朋友，可有此事？」

陰山山主道：「不錯。」

高竣道：「爲什麼？」

陰山山主一吁道：「我以爲你早就明白，爲什麼你不多花一點腦筋？」

高竣道：「在下不懂。」

陰山山主道：「你應該懂的，令尊要你單獨上道，分明要你暗渡陳倉，如果你需要帶着一批人，難道虎嘯鏢局就找不出像饒靈珠那樣的高手？」

高竣道：「這個……」

陰山山主道：「所以饒靈珠她們如果跟着你只是害了你，並不能給你什麼帮助，我將她們請往分壇少住，完全是爲你着想。」

高竣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應該感謝山主了，但咱們素昧平生，山主爲什麼如此愛護在下？」

陰山山主幽幽道：「這個麼，只能說是一個緣字了，三公子願不願交我這個朋友？」

高竣一怔道：「這個……在下只怕高攀不上。」

陰山山主道：「別這麼說，三公子，我能有個這麼一位兄弟，這一生就算沒有白活。」

高竣道：「山主這般抬愛在下衷心感激，敝友暫住貴處，尚望多加照拂，待在下辦妥私事，當親往貴山拜謝，告辭。」

陰山山主道：「慢點，兄弟，你走不得。」

高竣道：「爲什麼？」

陰山山主道：「敖封沒有騙你，江西巡撫的確是洪賊的得意門生，只要你踏進江西省境，他必然放你不過。」

高竣哼了一聲道：「在下正想以一身隻劍鬥鬥他，如果能除去這個奸賊豈不更好？」

陰山山主道：「你千萬不能大意，兄弟，聽說石巡撫重金禮聘大庾雙怪，就是爲了對付你的，這兩人的莽牛氣功已臻化境，除非你當眞習得血雨三式，否則你必然不是他們的對手。」

高竣道：「山主是說在下所習的三招武功，不是流星門的血雨三式？」

陰山山主道：「我曾經暗中瞧過的確不是，兄弟如果不信，咱們不妨試試。」

高竣道：「如何試法？」

陰山山主道：「血雨三式無堅不摧，無物不克，天下任何武功，都無法接它下來，姊姊如若能以陰陽導引接下，就證明它不是血雨三式。」

陰陽導引是陰山派的獨門武功，它可以引導敵人的內力及招式攻擊對敵者或其他的敵人，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種極端奇詭的武學。

但使用此項絕學之一，必須功力已臻登峯造極之境，因而陰山一派人材輩出，在當代六大門派之中，當得是首屈一指。

只是陰山派不收男徒，也很少過問江湖上的是非，武林各派都對她們敬而遠之，她們自然會被人們加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了。

可是不管陰山派如何神秘，她們的陰陽導引如何奇詭，高竣對他那三招血雨三式的威力可明白得很，他相信普天之下沒有一項武功能够接得下來。

那麼如果傷了陰山山主豈不是恩將仇報了？

他在遲疑之際，油碧香車的珠簾已捲了起來，他向車內瞥了一眼，目光不由爲之一亮。

（未完）

偷車黨（下）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小明用一輛僞裝的失車引誘失主出來，誰知弄巧反拙，却招來身受酷刑之災。戚帆，洪印，何明等三人把小明帶到一處密室，嚴刑迫供，要他交回在車上拿去的一包東西，而事實上小明也沒有拿過，只好實話實說。戚帆因問不出結果，便轉而懷疑何明，由於何明當時是失車的司機，於是便將何明綁起，然後與洪印離去。密室裏只剩下小明與何明兩人，何明以自己受嫌，很不甘心，他認爲是小明故意嫁禍給他的，便向小明咆哮，質問車子是在那裏偷來的……

黑帮內鬨除異黨　雌虎狂龍鬥大鱷

少年人道：「應該讓我先問清楚你，你到底在何處失去那車子？」何明道。

「嗯——青峯道。」

「差不多了。我就是在青峯道附近的路旁發現它的。」少年人又問：「你把車子停在何處？然後你到過什麼地方？」

「我把車子停在一〇三號門口，然後到對面一〇四號十五樓去！」

「不！我不是在一〇三號門口發現那車子的。」少年人說。「我在差不多彎角處，見到車子的車門半掩，於是就順手牽羊。」

「這樣說來，你的確只是個『二手賊』而已！不知是你倒霉，還是我該死！我不該接受這種交貨方式！」

「什麼交貨方式？」

「你不會明白的。」何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麥景探目忽然對他的助手許中信悄悄地說：「你還記不記得那少年偷車賊的樣兒？」

「什麼事？」許中信低聲問。

當時他們已返回警探部的大辦公室之內。

麥景探目的辦公桌就在許中信的對面。除非對疑犯問話，他們才會進入那間小房去；否則，大夥兒總是在大辦公室裏辦公的。

爲了避免引起別的同事注意，他們一邊伏案作狀寫字，一邊低聲地交談。

其他同事最少也距離他們數呎以外，照計沒有人能聽清楚他們談話的。

麥景道：「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他的樣子與那小鬼差不多。」

「誰？」

「記得石勇嗎？」

「石勇？當然記得。」

「石勇有個女友。」

「是的，姓姜的。」

「她常常到我們這裏來。」

「不錯，聽說布列很喜歡她；有人對我說過，她曾協助過布列他們，破過一些大案呢！」許中信道。「但我們才調到這

邊來不久……」

「如果我沒有記錯，她還有個弟弟，我有一次在餐室見過他。」

「嗯！也許你說的對了，有人跟我提及那女子時，也說她還有個弟弟，十分能幹！」

「不好了，我們可能中計了。」

麥景探目彷彿觸了電，說完之後，就站了起來，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許中信也跟了出去。

他們都是剛由別的分局調到這兒來的，所以對石勇以及姜氏姊弟二人，認識不深。

尤其是姜氏姊弟二人，他們不是警探部的人，每次到這兒來找石勇，都只到餐室。

即使在過去的日子裏，遇上須要他們協助警方辦案的時候，也是非到迫不得已，他們也不會進入辦公室來。

但許多時主管警探部的布列督察，却把他們姊弟二人招呼到辦公室裏去，所以石勇許多老同事都認識他們。

麥景和許中信等人才調到這分局不久，自然覺得陌生。

但也只是陌生而已，到底麥景也是一名警探，他見過的人，多多少少也還有一些印象的，所以當他剛才想起，那少年偷車賊可能就是姜玲玲的弟弟時，登時嚇呆了。

現在麥景探目急急脚在走廊上走着，走向餐室那邊。

許中信一邊追上來，一邊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如果那是姜玲玲的弟弟，我你二人都可能栽在那小鬼的手上。」麥景一邊行，一邊說道。

「爲什麼？」

「你還想不到麼？我們雖然很少見姜氏姊弟，但他們在我們這圈子裏，倒有些名氣。我一時疏忽了，輕視他們的存在。現在越想越驚，因爲這可能是一個局！」

「局？」

「是的，引我們上釣的局！」

這時候，二人已到了餐室裏面。

麥景並非爲了吃餐才跑到這兒來。

他要撥一個電話出去。

警探部辦公室的電話，大部份要經警局裏的接綫生。

只有餐室裏面，有一個直綫電話。

直綫電話是不必經接綫生的。

麥景要找戚帆。

但是，對方却說：戚帆和洪印二人，剛剛出去了。

放下了電話，麥景呆在一旁。

「怎麼啦？」許中信焦急在一旁，怔怔地問他的上司。

麥景燃着了一支香烟，目的無非爲了定一定神。

他吐出了一口烟霧：「那邊可能出了事！」

「那我們怎辦？」

「我想跟你過去看看。」

二人正待離開餐室，擴音器傳來一陣廣播：「麥景探目，請即到布列督察的辦公室去報到……」

該段廣播分別用中英語重覆兩次！

麥景怔怔地對他身邊的許中信道：「我們可能眞的陷入圈套之中。」

「是的，我想起了。」許中信忽然又說，「石勇這傢伙的態度，的確有些不尋常。」

「他怎麼樣？」

「他出去之前，曾經進過布列的辦公室。」

「嗯！如果這是一個局，他們會如何處置我們？」麥景反問。

「希望只是我們敏感吧！」

有個同事迎面而來：「咦！麥探目，你沒有聽到剛才的廣播麼？」

「噢！是的，布列督察找我。」麥景匆匆由走廊走了過去。

許中信一邊過來，一邊說道：「要不要我再致電給戚帆？」

「好的，不過小心點。」

「我會用餐室的直綫電話。」

「找不到老戚，就告訴他助手，說我們這邊可能出事。叫他隨時小心戒備！」

「我明白了！」

× × ×

麥景探目匆匆走進布列督察的辦公室去報到。

布列只簡潔地命令道：「你去召集各兄弟，小心檢查槍械，特別任務，五分鐘後出發！」

布列講完之後，又忙於撥內綫電話。

麥景離開布列辦公室之前，隱約可以聽到布列要召集軍裝警員，五分鐘之內在停車場齊集，等候命令。

他心裏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會不會與戚帆有關？

× × ×

洪印親自開車將戚帆帶到了小木屋裏來。

洪印要讓戚帆看看那輛黃色小房車，分辨出它的眞僞。

小房車仍然停放在木屋之內。

戚帆以偵探的目光，注視着車子的內外，以及四周的環境。

他一邊又聆聽着洪印的覆述——包括再新車行的倪海，如何接觸那少年偷車賊的經過情形等等。

洪印也在看——他一邊說一邊看，希望在這車子的身上找出破綻。

破綻可能有很多，但都給那些塵埃蒙閉着。

車子失踪了一個時期，蒙上塵埃是不足爲奇的事。

但是，戚帆用手在車身上抹了一把之後，想了想，就對洪印說：「你們都上當了。」

「怎麼？」洪印也知道一定有問題，本來就是他提議到這裏來看看的。只是他想不到問題出自何處。

戚帆開始認眞地檢查這車子。

由車牌號碼開始，到裏面的座位，以至車頭玻璃貼上的行車證等等。

戚帆一邊看，一邊破口大罵！

他罵身邊的洪印，說他「人頭猪腦」他又詛咒何明，因爲這車子一向由他駕駛，每一個小節沒有人比何明更加清楚。——這車子分明是冒充的。

洪印道：「然則，那偷車賊分明是存

心欺騙！」

「欺騙？」戚帆瞪了洪印一眼：「你以為他希罕那區區六百元麼？蠢才！」

「嗯——你的意思是——」

「我們上當了！快走！」

二人急忙離開那間木屋。

不知道是心理作祟，還是他們的聽覺有問題，警車聲隱約傳來。

他們急忙上車。

洪印在戚帆的示意下，將車子朝東面開去，因為警車聲顯然由西面傳來。

× × ×

不錯，與何明一齊被綑綁起來的少年人，正是姜小明。

小明一向是個鬼靈精，他想出了這個辦法來，目的是追查其中內幕和眞相。到頭來他身入虎穴，而且處於險境之中，但他已知道不少。

小明忽然感到有些內疚，因爲這次他雖然令對方上當，但却害死何明。何明告訴他，他只負責「送貨」，其他一概不知道。

小明靈機一觸：「不如我們想辦法逃走吧！」

何明道：「你發白日夢麼？別說我們都被人綑綁起來，就算手脚可以自由活動，相信也不易逃得出去。」

小明道：「人是有腦的，爲什麼你不用用自己的腦袋？你是他們的人，趁你老闆未回來，把守衛的騙進來吧！」

「你怎麼知道我老闆出去了？」何明有時也的確很佩服小明。

「你想想就會明白。」小明說，「他們去看看那車子裏是否還有着那個帆布袋啊！」

「嗯——不錯，他們如果找不到那包毒品，我可能會死在他們手中。」

「所以趁他們未回來，我們快些走吧！」小明慫恿着說。

「你有辦法？」

「是的，只要你聽我的話。」

「好吧！我聽你的！」

小明於是與何明語了一陣。

何明突然之間，揚聲尖叫。

鐵門上開了一個小洞：「什麼事？」

何明認得門外的人：「亞發，快些開開門，我肚子痛！」

「但是，老闆……」

「傻瓜，我們之間只是有點小誤會，根本就沒有事。」

「你想怎樣？」

「我只想到洗手間去！解放完之後，你可以把我綁回原狀，保證老闆不會看出破綻！」

「嗯——」亞發仍在猶疑。

「別再等了！」何明又痛苦地叫起來：「唷哎！痛死我了……」

亞發在外面終於忍不住，開門入來，將何明手脚的繩子解開。

何明的「演技」實在不錯，亞發一邊解繩子，他還在一邊叫。

何明身手敏捷非常，他等到亞發將所有的繩子解開了之後，立刻發難！

他用繩子將亞發的頸項勒住！

小明見狀，急忙叫道：「不要弄出人命！只要把他擊昏……」

但是，只見亞發軟綿綿地倒了下來！

何明並未理會小明。

他走向鐵門後面，往外張望。

小明在這一剎那間，十分後悔，他後悔向何明勸計。

小明的用意本來是大家一齊逃出去。

但是現在……

現在何明可能不再理會小明了。

小明當然不會着急。

他心裏有數。

就當小明正在想着的時候，何明忽然又回轉身來。

他一邊替小明解開綁住手脚的繩索，一邊說道：「由現在開始，我你便是患難之交。你對這裏環境不熟悉，切勿亂闖！好好的跟我走吧！」

小明內心實在感動，因爲他想不到這亡命之徒還會回頭來救他。

門外，似乎有人聲傳來。

何明這時已替小明把繩索解開了。

他首先衝到門後，往外一看，登時嚇得呆住一陣。他忙把鐵門掩上。

門外有三名大漢，正由走廊那邊，併肩兒走過來。

其中一人說道：「咦！怎麼不見了亞發？」

「可見去了洗手間。」另一人答道。

第三個人說：「如果讓老闆知道，他準會換一頓臭罵！」

何明一邊向小明打着手勢，一邊伏耳於鐵門之上，聆聽着。

外面步聲移近。

有人說：「糟糕！怎麼鎖匙留在匙孔之上？」

「讓我來看看！」有人走到了門上的小孔瞥了一眼，「快入去！亞發昏倒在裏面……」

鐵門被人推開了。

三個人之中，有一個人首先入來！

何明與小明二人始終分別躲在門後，外面三人的談話，他們也聽得一清二楚。

由於二人矮下了身子，避過了視綫，所以外面的人見不到他們。以爲他們二人早已溜了出去！

何明就是利用了這一點心理，讓躺在地上的亞發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

第一個人入來，視綫還是集中在地上的亞發的身上！

他顯然未留意到門後有人。

第二、第三個人亦相繼入來。

就在這一剎那間，小明突如其來地，用力將那度鐵門撞向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事前絕未想到會有此一着，首當其衝的一個，差些兒被撞得昏倒過去；尾隨其後的，却應聲跌出門外！

這時候，已經入來的第一個人，立即回轉身來。

但是，何明和小明之間，極有默契，他們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當第一名大漢回轉身來的時候，何明已先發制人，讓他吃了一拳。

小明的「鐵門攻勢」得手之後，乘機衝出，拳脚齊飛，門外二名大漢痛還未痛得完，又被小明打得慘叫連聲。

何明一邊衝到走廊外面，一邊叫小明跟他一齊走！

事實上，小明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因爲他被人帶返這裏時，就像警察對待犯人一樣，用外衣蒙住頭送入來。

何明現在帶領着他左拐右轉，轉眼間已到了一處電梯門口。

何明急忙拉住小明沿梯階而下。

然而那電梯正在節節上升中。

但是，下面人聲吵鬧，顯然是因爲他們二人的逃走，因而驚動了屋內的人。

何明十分機警，他對小明道：「快跟我爬出窗口吧。」

小明也聽得出可能由下面沿住樓梯間搜索上來，急忙緊隨住何明由窗口爬了出去。

窗外，有一度太平梯，但何明並非往下爬落去，而是向上爬。

小明來不及問究竟，惟有跟隨着他爬上去。

上面是天台。

但何明只爬到半途，便由一處窗口入去。

小明逐漸相信何明，他的確熟悉這兒的環境，也就跟了他由窗口入內。

那是另外一層樓宇，這兒見不到有人，只有一堆堆的貨物。

何明左穿右插，又走到了一處電梯門口。

他竟然伸手去按電梯的按鈕。

在等電梯時，何明對小明道：「這是直通到下面車房的載貨專用電梯，等會兒你要見機行事，如果幸運的話，我們一定可以逃得出去。」

小明看見電梯很快就已經上到這上面來，急忙往旁邊閃開。何明也給他拉開了，他們担心電梯裏面有人。

電梯門打開，裏面沒有人，二人匆匆闖入。

何明對小明說：「這時候，照計不會上貨落貨，但我們仍須預防萬一！」

電梯轉眼已到下面。

樓下果然是一處停車場。

大貨車，小貨車，以及私家車，電單車等等，大約有二十多輛，分別停放在這裏。

何明回頭問小明：「你會開車麼？」

小明搖搖頭：「偷偷開過一次，我沒有牌。」

「跟我來吧！」

何明說着，把小明帶到停車場出口處的鐵閘後面去。

「這是電動按鈕的，」何明指示着一些按掣，示意道：「等會兒我開車過來，你按掣，然後坐到我後面的座位來，只管摟實我，其他事你不必多管，明白麼？」

小明點點頭。

何明走過去揀了一輛電單車，開了過來。

小明依照何明較早時的指示，試按按掣，那度電閘果然上升。

小明不敢怠慢，立即坐到何明背後的座位去，攔腰將何明抱住。

這時電閘亦已升至六呎左右，何明一彎腰，力踏油門，電單車立即如飛衝出去了。

外面果然是一條後街。很靜。

突然有人由那邊揚聲叫了過來：「瞧！他們由停車場逃出呢！快追！」

何明頭也不敢回，加足馬力，向住相反的方向逃去！

就在路口處，有一輛大貨車由大路上駛過。

何明也沒有留意到那路口是否有交通燈，只知道後面正有人追來！

何明的電單車，僅可由大貨車車頭掠過！

小明清清楚楚聽到大貨車的急劇煞掣聲，以及司機的破口大罵。

隨即傳來「隆」然一聲。

由後面苦苦追來的一輛房車，煞掣不及，與大貨車撞個正着。

何明和小明二人可算是大難不死。

假如那貨車司機不是手急眼快，遭殃的不是貨車與房車，而是他們二人和那輛電單車。

× × ×

戚帆帶着洪印等人，匆匆回到戚氏大厦來，這時才知道何明已偕同小明逃去。

戚氏工業大厦樓高十多層，自設有停車場，規模頗大。

戚帆把他名下的工廠、企業、寫字樓等等，全部集中在這裏。

表面上，這位是大商家，但熟悉戚帆的人，都知道他是靠非法事業致富的。

戚帆非常生氣，他狠狠地對洪印說道：「快些帶人去把他找回來，必要時殺了他。」

洪印與何明二人，過去就像戚帆的左右手一樣。

那是指戚帆在經營非法事業方面。

但是現在，何明突然之間逃脫了，戚帆担心他向警方作證。

爲預防不測，戚帆急忙下令他的心腹手下們收拾一切。

外面，大批警方人員正將這幢工廠大厦重重包圍住。

戚帆知道終於出事了。

這是假期，工廠大厦之內，根本沒有人開工，警察不會爲了別的事情而跑到這裏來。

戚帆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通知他的法律顧問。

× × ×

大批警員將戚氏工業大厦包圍。

戚帆非常冷靜地，坐在他的辦公室之內。

布列督察走進來向他出示了入屋搜查令。

戚帆若無其事地笑了笑：「這算是什麼？我是個正當商人，做的也是堂堂正正的生意。」

布列只是循例向他警誡。

搜查行動立即就展開。

× × ×

石勇和姜玲玲本來一直用無綫電袖珍通話機與小明連絡。

但不知怎的，小明竟然沒有開動那袖珍的通話儀器。

石勇担心事情有變化，所以才通知布列督察，採取行動。

布列沒有離開警局。

他坐在他的辦公室之內，另有任務。

他沒有讓下屬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只有兩個心腹手下才知道。

石勇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石勇沒有留在警局裏協助布列督察，因爲他早被分配到戚氏工業大厦附近，他和他的同事，還有姜玲玲等，躲在一輛僞裝的中型卡車裏。

那車子是配備無綫電的。

石勇本來和小明約好，由木屋開始跟踪他，一直到這幢工業大厦來。

他們利用無綫電互相連絡，然後見機行事，但是不知怎的，他們收不到小明的訊號。

石勇担心裏面事情起了變化，急忙通知布列督察。

但是，現在經過一番搜索之後，小明並未在這幢大厦之內。

同時警方人員也搜不到任何被列爲違法的東西，布列自感失望。

戚帆在他的法律顧問面前，神態自若，連答話也可以省回。

然而布列督察並不埋怨石勇，現在他最焦急的，還是小明的安全問題。

石勇曾質問過戚帆，但他在他的法律顧問面前，是表示並不認識什麼小明，也未見過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人。

警方如果循正常手續辦事，一切要講證據，沒有證據，如何能入罪？

結果，警方忙碌了一場，全無收獲。

現在布列督察和石勇等人，反而要替姜小明着急。

石勇明明白白見到小明被洪印等人由木屋押到這幢大厦來。

只不過當時他們認爲「時機還未成熟」，所以沒有動手而已。

石勇等人只監視住前門，以及無綫電儀器的反應。

所以，當小明由後面街逃走時，他們竟然全未發覺。

但是現在回憶當時的情形，他們也想起了一種可能性。

當時各人在車子裏，發覺有幾個人繞到街口這邊來。

其實那幾個人正是追截何明和小明二人的，現在却躺在醫院裏——因爲他們的汽車在十字路口與一輛大貨車相撞。

大貨車裏的人可沒事，小房車的人却全部送往醫院。

石勇當時也想不到數名大漢的身份，因爲那是一幢十多層的工業大厦，裏面有這許多工廠，未必都是戚帆的名下。

但是，經過一番搜查行動之後，警方人員都有了一個印象，就是這裏面的一切，原來都與戚帆有關連。

那麼，那班大漢自然也是戚帆的人了，因爲這是假日，工廠休息，裏面根本未見有工人上落。所以石勇更加確定了這一點。

因此石勇靈機一觸，立即與姜玲玲趕往醫院去。

× × ×

在醫院的急救室內。

一批交通意外的傷者，正在接受一名女護士的註册登記。

「你叫什麼名字？」

「占德成。」

「幾多歲？」

「二十五！」

「在那裏工作？」

「戚氏紙品廠。」

「你怎麼會撞成這樣？」

「司機太大意。」

「你住在何處？」

「水瓶道三十三號二樓。」

「家裏有些什麼人？」

「父母，妻子。」

「好吧，讓我們通知你的家人。」

「謝謝你，姑娘。」

那女護士剛想走開，又被占德成叫住：「姑娘，我的傷勢如何？」

「初步檢驗，我們發覺你的腦部受過劇烈的震盪。」

「嚴重麼？」

「嗯……對不起，我們暫時不能告訴你！」

女護士轉身走了。

占德成在想：腦部受到劇烈震盪，會不會影响他的神經系統？

他正在胡思亂想，忽然又看見二名男護士入來。

二名男護士都戴上了口罩。

他們一聲不响，就將那張活動病床推走。

占德成問道：「你們要把我送往何處去？」

二名男護士沒有理會他，也沒有回答他。

他心裏更加感到暗暗吃驚。

他被送到一間房內。

房裏面的擺設，很像一間手術室。

占德成被人注射了一針之後，成個人軟綿綿的，彷彿要睡過去！

但事實上，他仍然保持若干程度的清醒，甚至他自己私心底下也知道，只是迷迷惘惘，分不清是現實還是夢想而已。

× × ×

朦朦朧朧之中，占德成覺得置身於一個極度黑暗的世界。

他很害怕。

他想呼叫。

但無論他費上多大的氣力，也叫不出聲音來——情形就像我們日常睡覺時，發噩夢一樣。

占德成隱約聽到一些聲音，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當然認識一個叫戚帆的人。」那男人問他。

「是的。」

「他可是你老闆？」

「不錯。」

「他是個毒販？」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但你不敢說，你已接近死亡邊緣，你太不忠實了，年青人，你家裏有父母，還有一個漂亮的妻子，你本來有美好的前途，爲什麼你不愛惜自己？」

「你是誰？」

「我是帶領你到天堂去的使者，但你太不自愛，我怕你只配到地獄去。」

「不，我怕，我不想死……」

「你怕也沒有用，不老實的人，上帝不會原諒他的。」

「我知道的一定會說，我不會不老實的，請你不要這樣。」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你還不實話實說，是你自誤，與人無尤啊。」

「好，你就問吧，我一定會實話實說的。」

「戚帆是否一名毒販？」

「我知道他有許多生意不敢公開，但我們知得太少。」

「誰知得最多？」

「自然是他的左右手。」

「誰是他的左右手？」

「洪印，何明。」

「何明何處去了？」

「他和一名少年人一齊逃脫了。」

「逃脫了，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說，何明是戚帆的左右手麼？」

「我沒有說錯，本來何明就是戚帆老闆的心腹，我們只是打手，許多比較保密的事，也只有他們清楚，但是，一次何明出了事……」

占德成在身不由主的情況下，說出了何明運毒，「交貨」時毒品突然連同車輛一齊失去的情形。

占德成又說：「自從那少年人被抓來問過話之後，老闆便懷疑何明整古造怪，大概老闆懷疑他悄悄把一包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吞掉，所以將他和少年人一齊綑綁起來。」

「你剛才不是說，不知老闆是否販毒麼？怎麼又提及毒品？」

「我也只是聽同事們傳說，因爲從未見過，不敢胡說，胡說可能會犯上了寃枉他人的罪嫌，上帝更不會原諒我。」

「你錯了，對壞人來說，你替他隱瞞事實，才是罪惡。」那人又說道：「那少年人後來又怎麼樣？」

「他們不知如何，能從囚禁的一間密室逃了出來。」

「何明和少年人一齊？」

「是的。」

「他們逃往何處？」

「我怎知道？我只知道我們在追踪他們的時候受了傷！」

忽然他又感到不妙。

他怔怔地問：「上帝不是萬能的麼？怎麼……你們會不知道？」

但是，對方默然。

他再也不聽任何聲音……

× × ×

何明把電單車停在一處路旁，回頭問小明：「你要往何處？」

小明怔怔地說：「我也不知道。」

「你家在何處？」

「我沒有家。」

「你的家人呢？」

「我早說過了，我是偷渡來這裏的，跟大隊爬山過來，這裏沒有親人。」

「唉！」何明嘆了一口氣，「要不是看你只是一個小孩子，我不但不會跟你一齊逃出來，我還可能會殺你！」

「爲什麼？」

「你害死我。」

「我幾時害過你？」

「車子裏的毒品啊！」

「我是眞的見也未見過，怎麼你不信我？」小明叫寃的說。

「現在我當然信你，」何明洩氣地看了看腕錶。時間已將近黃昏。

「你餓了嗎？」何明問小明。

「很餓，又口渴。」小明說。

何明放眼四望。

那邊橫街有一些「大牌檔」——這是香港的路邊食物檔。

此等露天攤檔，什麼都有得吃，而且價錢也便宜。

「來吧！先吃些東西再說！」何明落了車，和小明一齊過去。

× × ×

何明和小明在路邊大牌檔剛吃得半飽，小明突然用手肘碰碰何明！

何明十分敏感，他循勢望過去。

那邊路邊——就是何明那輛電單車停放着的地方。

洪印正和數名大漢由一輛房車上面跳落來，朝何明的電單車走過去。

洪印非常小心地，核對電單車上的車牌號碼和行車證。

他們幾個人的眼睛就像鷹隼一樣，四下裏搜索着。

也許洪印他們也不難想像得到，車子既停在這裏，相信人也不會走得太遠了。

果然，其中一名大漢首先發現了小明和何明二人！

那傢伙朝住大牌檔這邊一指，洪印立刻和其他人一齊急衝過來。

小明和何明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來不及付錢，便先急於逃命。

洪印等人追了過來，何明帶着小明由另一邊逃去！

大牌檔伙伴揚聲叫道：「喂！你們還未付錢吧！」

然而何明和小明二人轉眼已逃到了街口那邊去。

洪印吩咐二名大漢：「你兩個回到車裏去，開車到那邊街口包抄！」

二名大漢回頭便走。

洪印則帶了其他人等，沿住那段行人道上，追了過去。

行人道上，人來人往，突然有人急急奔跑，許多人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驚相走避！

小明和何明有如驚弓之鳥，一邊走，一邊回頭張望。

洪印等人顯然不肯就此放過他們，步步緊迫，啣尾追來。

小明看見前面有一間自助式的超級市場，忙對何明示意。

小明首先竄進了超級市場。

何明亦尾隨其後。

洪印向其他大漢打了一個眼色，也進了入去。

超級市場之內，貨架上堆滿了各式貨品，食物罐頭，琳瑯滿目。

洪印與三名大漢，分頭在超級市場之內，展開包圍之勢。

何明和小明二人眼看情形萬二分險惡，忙思對付之策。

洪印迫近何明，從懷中拔出了一把利刀來，二人幾乎面面相對。

「我你二人本是拍檔，」洪印對何明道：「你最好乖乖的跟我回去！」

「你既承認我們本是拍檔，爲什麼你不放我一馬？」何明說。

「你回去再說。」

「我不會跟你回去。」

「爲什麼？」

「因爲我含冤莫白。」

「你可以對老闆交代。」

「你也見到了我已交代清楚，他不會信我，我不想就此死得不明不白。」

「你回去，我會代你向他求情！」

「你會？」何明笑了，「你一向妬忌我，恨不得我有今日，假如你有手足之情，我根本不必逃走啊！」

「你少講廢話，走吧！」

「你有種的，就過來。」

「好，你不要後悔。」

洪印說完，持刀衝了過去。

何明看得老準，用力一推，一排堆放滿貨物的貨架，「隆」然一聲，倒向洪印這邊。

洪印急忙後退。

何明又乘混亂中逃去。

× × ×

那一邊，小明被二名大漢迫得喘不過氣，情急之下將罐頭作「手榴彈」，扔完一罐又一罐，反而將二名大漢迫得後退。

二名大漢之外，門外還有一名守住出路，以防小明和何明逃了出外。

二名大漢心有不甘，眼看無法抵禦小明的「罐頭攻勢」突然靈機一觸，以自助輪車作爲擋箭牌，每人一架，將自己的身體留在輪車後面。然後再節節衝前。

小明心感不妙。

超級市場的人看見被弄得亂七八糟的，立即致電報警。

小明和何明也明知時間對他們十分有利，只要警察開到現場，他們就會安然。

但是，誰知道警察甚麼時候才到？

小明情急智生，拾起一罐拳頭般大小的罐頭，朝準牆角一個天花板下的小框擲去。

小框用玻璃片鑲住，小明知道那是消防警鐘，所以一經觸發，警鐘立即大鳴。

洪印他們終於作賊心虛，不敢久留，在僵持不下時，加上超級市場人員的干預，迫得暫時撤了出去。

洪印等人匆匆撤了出去，自然是怕警方一旦聞訊趕來，他們隨時會變成網中之魚。

超級市場的職員們，立即加以阻攔，因爲這裏的損失要找人負責賠償。

但是，像洪印這種人，想攔住他們的去路眞是談何容易？

只見刀光一閃，一名女職員尖叫聲中退後，洪印等人終於逃了出去。

何明與小明二人眼看就要變成甕中之鼈，賠償之責，勢必落入他們的身上。

小明靈機一觸，示意何明與他直闖上閣仔。

閣樓上面，有一列玻璃飾櫃朝向街外，二人趁住職員未追到之前，擊破飾櫃，由那兒爬了出去，沿仍屋簷爬行。

洪印等人雖然逃出了超級市場外面，仍然心有不甘，在附近伺伏。

小明和何明二人也心知肚明，他們早已隨着洪印等人逃了出去。

二人沿住屋簷外的三合土，爬行了數丈。

警車聲已自路口那邊傳來。

小明和何明二人由屋簷躍落街上，立即將路旁一輛汽車之門弄出！

那是一輛送貨小卡車，司機兼送貨員剛進了一間店內。

小明和何明二人見車門沒有上鎖，正好暫時「借用」。

等到司機由裏面衝出時，他們已將車子開走。

洪印等人老早伺伏一旁，見狀自然不會輕易將他們放過。

他們已迅速將車子追了上去。

何明也知道必有此一着。只是他們不想束手就擒，否則，落到對方的手中，也同樣沒命。

小明焦急地問何明：「現在我們怎麼辦？」

何明反而顯得十分之冷靜。

他把車子左拐右轉的，加速開行，却沒有回答小明的問題。

小明從望後鏡中可以清楚見到，對方的車子已經越迫越近。

小明不知道何明心裏有何打算，但小明如果要立即反敗爲勝，却是輕而易舉的事。

原來小明仍然留着那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訊設備。

這是最新式的間諜儀器之一。只要他打開機掣，發出訊號，石勇那邊就會接到訊號之後，立即派人來救他們脫險。

但是小明爲什麼一直不肯依計劃與石勇連絡？

原來小明也有他自己的主意。

辦法本來就是由小明想出來的，他原本想與石勇等人在找到了足够證據之後，立即裏應外合，將歹徒一網打盡。

但是，小明後來發覺戚帆這個犯罪集團之內，「籠裏雞作反」——戚帆竟然懷疑何明「吞掉」了那包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

小明覺得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值得好好地利用一下。

因此他突然臨時改變了主意，不向石勇等人求助，反而與何明一齊逃去。

小明懷中仍保持着那具無綫電通訊儀器，戚帆等人並未搜他的身。即使搜身，也未必可以搜出那儀器。

因爲小明早已有備而來，石勇也預防對方會搜小明的身！所以儀器收藏得十分周到。

那小小體積的無綫電儀器，只是一枚銀幣。

扭開銀幣的暗掣，不但可以發出電波訊號，讓石勇他們那一輛配備有無綫電追踪儀器的車子，於接收到訊號之後，追踪而來。同時亦可以傳播他的聲音，讓石勇他們可以在無綫電車上聽到。

換句話說，那銀幣也是一具袖珍的咪高峯。不過它必須用皮帶上的儀器輔助。

皮帶上的轉播儀器，配有水銀電池發動，製作十分小巧，精緻、除非是內行專家，否則很難看得出這是間諜儀器。

既然配備了這麼新式的間諜通訊儀器，爲什麼小明又棄而不用？

小明想過了，如果這時候石勇率領警方的人來救他們，這等於告訴何明：他「小明」也是警方派來的人。

所以小明決定暫時不與石勇他們保持連絡，目的就是不想何明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然而現在，他們可能危在旦夕。

萬一讓洪印等人追到他們，他們二人可能又再失去自由。

這一次，未必這麼幸運了：上次戚帆的手下可能瞧不起小明這孩子，所以並未向他搜身。但這一次再抓住他，就會情況不同。

因此，小明情急之下，也眞想按動那儀器。

就在這刹那間，何明發出了一聲警告：「坐穩啊！」

小明正要分析何明這話中的意思，車子已衝入一條小巷。

那巷口狹窄得根本容納不下一輛汽車，小明眞不明白何明怎麼會自尋死路？

小明想也未想得完，車子已「隆」然一聲，衝了入去。

那小巷兩旁，有攤檔、帳篷，被小卡車一撞，登時七顛八倒。

何明一邊煞停車子，一邊對小明說道：「快跟住我一齊走吧！」

車子不得不停下來，因爲前面根本無路可行。

後面洪印等人的車子正步步緊迫，追了上來！

何明與小明二人分別左右兩邊車門跳了下去，匆匆向小巷那邊逃去。

洪印等人在後面見狀，只道是何明過份驚慌，以至造成「交通意外」，却未想到這正是何明計劃中的一部份。

小巷兩旁原有攤檔，但因時已入黑，攤檔上的小販早已離去。攤檔上只用一些鐵網圍住。這時候却被小卡車撞得亂作一團。

因此，巷口一帶，變成了雜物堆陳，想找一條路入去也不可能。

洪印等人不知是計，何明却因此可以悄悄地逃脫了。

等到洪印等人，搬開塞住巷口的雜物，走到車頭那邊時，才發覺何明與小明二人已經不在，這時才知中計。

然而小巷之內，一片黑暗，要在這兒展開搜索，相信也未必會有結果。

隣近坊衆却由於這一宗「交通意外」以爲有人傷亡，急忙代爲報警。

洪印等人亦不敢久留，惟有匆匆地離去。

× × ×

何明似乎對這兒一帶環境相當熟悉，帶住小明迅速在黑暗中走動。

他們穿過那條小巷，拐彎抹角，很快已轉到了另外一條街道。

何明這時才對小明說：「不如由現在起，我們各行各路，各安天命好嗎？」

小明道：「我們患難與共，怎可以就這樣分別？再說，戚老闆一定不會放過我你二人。」

「我也知道！」何明說，「老戚是個大撈家，黑白二道，人面都熟，如果他決心要找我你二人，相信亦易如反掌！」

「早知如此，我們又何必逃走？反正那包毒品又不是你吞掉的。」

「你不明白，洪印妬忌我，他難得有此機會借題發揮。」何明又說，「如果我不逃走，只有被他們活活打死。」

「那麼現在我們怎辦？」

「你與此事本無關連，我不想牽連你。不如你自己走吧。」

「不！我怎可以這麼自私？如果你眞的沒有吞掉那批毒品，我想，你還是設法證明一下，以免戚老闆誤會下去。」

「嗯——是的，我也這樣想。」何明沉吟道，「但是，我如何能證明我是淸白的？」

「將你當日交貨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吧，讓我來協助你，一齊去偵查一下。如果查明白了眞相之後，我你二人就可以不必有如驚弓之鳥一樣，無休無止地逃亡。」

「我就算將當日的情形告訴你，相信你也未必查得出其中的眞相來。」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只要你照實說了出來，我們總會想出一個辦法來。」

「好吧，那麼先讓我們到那邊走一轉吧！」

何明說着，先沿住行人道，走向那邊一條十分繁盛的街道。

那是一條擺滿了小販攤檔的街道，各式各樣的貨品均備。

何明對小明道：「我們先買件衣服更換，再買髮套。」

小明已明白了對方的意思，他們要作簡單的化裝，以免被人認出廬山眞面目。

果然，何明先買了兩件上衣——與當時身上所穿的完全不同，包括了款式，顏色。

在街上找人，先認上衣，這是想像中事。

何明又買了個髮罩，現在他和小明二人連髮型也改變了。

最後，他們還買來兩副茶色眼鏡，分別戴上。萬一與洪印等人迎面而來，相信也不會認得他們。

× × ×

何明把小明帶到青峯道來。

這就是何明當日開車到這裏來「交貨」的地方，何明讓小明實地觀察現場的情況。

兩個人一邊講，一邊行。何明似乎很尊重小明，他非常有耐性地，講出當時的情形，甚至連買家巫全和他助手甘永艮的名字，也都講了出來。

小明把每一個小節都用心記住。

他對何明說：「會不會是買家方面作怪？」

「當初我們也爲此而爭論過，結果雙方差些兒還反目相向，大打出手。後來被一名老資格的黑社會師爸勸住。」

小明知道何明所講的，是指那一次在餐室「講數」——雙方談判破裂的情形。

小明問何明：「然則，你個人的觀感又如何？」

何明道：「坦白說，我最懷疑那個姓甘的，因爲辦法不但是他想出來的，同時巫全也非常信任他。」

「爲什麼你不將此事告知戚帆？」

「我早已說過了，但他不相信，反而相信那位黑社會師爸——調解這件事的人的解釋，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不可能？」

「他們認爲第一，巫全實在很須要那批貨，否則難以應付一些經常性的客戶。第二，巫全年事已老，萬一他有什麼三長兩短，這盆生意便屬於甘永艮的。所以，他們認爲這不會是甘永艮做的。」

「聽起來也似乎很有道理。但世事往往卻不能以常理忖測。」小明有時也的確顯得老成持重。他說：「例如，黑吃黑之後，那批貨稍後仍然可以推出的。又例如：現在風聲很緊，香港毒販世界上的四大家族都先後瓦解了，誰能保證巫全不也是『遲早完』？巫全萬一被抓着證據，甘永艮也不可能倖免。任何人是甘永艮，他也會懂得替自己設想一下。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即使找個拍檔，每人也可以分得二十五萬啊！」

「是啊！」何明道：「但他們竟然這麼相信他，反而懷疑我。」

小明道：「你有什麼好朋友？」

「朋友很多，但不會好到那裏去。」

何明反問小明：「你想怎樣？」

「今晚我們如何過？」

「你的意思是：找地方住？」

「不錯，我們可不能住在公寓裏，否則，警方不查到那裏，只怕洪印也會找到我們。」小明說。

「是的，讓我想想。」何明一邊行一邊說道：「黑道中的人並不可靠，而且，他們都與戚帆認識，不會收留我們的。」

「既然不可靠，就算收留我們，他們也會悄悄通知戚帆。」

何明又問小明道：「你有什麼好朋友麼？」

「沒有。」小明搖搖頭。

這時候，他們已經轉到了另外一條街去。

突然之間，街口那邊，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

幾個人正在追逐。

「發生了什麼事？」小明吃驚地問。

二名大漢轉眼由他們身邊一掠而過，後面最少也有四五名大漢，啣尾追來！

那兒路旁一帶，十分黑暗，所以小明和何明二人根本連對方是什麼樣子也看不見，更加不要說到其他情形了。

二名被人追逐的大漢從他們身邊一掠而過之後，後面追來的人，轉眼亦已到了他們面前。

何明和小明都以爲他們會一掠而過！

但是，他們之中突然有人叫道：「就是他們了！」

何明和小明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幾支强光的手電筒將他們照射得連眼睛也睜不開。

「不會是他們吧？」

「他們不是這樣子的。」

「蠢才！怎麼這樣也看不出他們化了裝，抓住他……」

就在混亂中，小明和何明的假髮罩被人扯了下來。

小明極力掙扎，但他鬥不過二名孔武有力的大漢，被人加上了手鐐！

手鐐？——小明心裏想：只有警方人員才可以有手鐐。

毫無疑問，他們合該倒霉，人家捉賊，他們竟然湊巧做了替死鬼。

何明也在混亂中被人加上手鐐之後帶走。

× × ×

在警局裏。

何明和小明二人被囚於羈留室之內。

無論如何解釋，警方人員也不會相信他們是「無辜」的。

四名自稱便衣警探的人，曾將他們帶回「刦案現場」去。

現場上只有一男一女「事主」，較早時他們曾在此遭刦云。

不幸的是：一雙男女驚惶過度，認不得二名刦匪的樣子。

如此這般的情況之下，何明與小明做了代罪羔羊。

小明曾被隔離問話和搜身。

當時何明則被帶到另外一間房去。

小明心裏十分生氣，因爲他心目中的計劃快要成功了。

小明的計劃就是要逐步了解何明，由何明的口中了解這班「新毒帮」的內幕情況。

小明已經逐漸獲得了何明對他的信任。小明進一步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但一切計劃現在都被破壞了。

他正詛咒警方「低能」之際，那間房的另一個門口，却出現了幾個人。

這是另外一間警察分局，所以小明並不認識這一班警方人員。

不過，小明心中有數，到了必要時，他會搬出布列督察和石勇探員的名字來的。眞想不到，布列和石勇竟然來了。

還有玲玲——小明的姊姊，以及布列的助手們。

小明從未對這分局裏的警務人員提及他們，怎麼他們會來？

他們並非突如其來，可以從負責問話的眼前這班警方人員口中，知道一切絕非偶然。

布列督察和石勇等人走到小明跟前。從他們不走正門入來，而由這房間的另一處橫門入來這點忖測，顯然是故意要避人耳目。

石勇首先問小明：「你沒有事吧？」

玲玲也十分關心地問：「他們有沒有傷害你？小明。」

小明迷惑地搖搖頭。

小明當然十分迷惑，誰在這種情況下，也會感到迷惑。

布列含笑道：「對不起，爲了救你，這場戲可能把你弄得不安！」

布列督察隨即又對在場的一班幹探表示謝意。

布列解釋道：「爲了避開所有人的耳目，我們不得不借用這間分局！」

原來他口中的「這場戲」，就是指街頭上演「烏龍捉賊記」那一幕。

當然在小明心裏以爲「擺烏龍」而已，其實一切全由布列「導演」，石勇和玲玲二人精心「策劃」，同時由一班男女探員「客串演出」。

爲什麼會這樣？

石勇探員因爲與小明失去了連絡，後來他們靈機一觸，從送進醫院的傷者占德成口中，查得了一些綫索。

占德成是戚帆集團中的一名打手，因追逐何明和小明二人，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受傷送院。

石勇和玲玲後來爲了追查當日「戚氏工業大厦」中發生過一些什麼事，迫得使用「迷魂計」，辦法就是令受傷的占德成以爲自己傷勢十分嚴重，接近死亡邊緣。

石勇終於查出了何明和小明二人逃出戚氏大厦的經過。

但他仍然奇怪，爲什麼小明不與他們的無綫追踪車取得連絡。

石勇於是心裏這樣想：他們可以用迷魂針藥令到占德成神智不清，身不由主地作供；那麼，人家亦有可能令小明在「催眠狀態」下，與何明合作。

無論實情是怎樣也好，石勇等人也替小明的處境担心。

因此，經過布列，石勇和玲玲等人緊急會商之後，決定分幾個步驟同時進行。

首先，負責與小明連絡的無綫電追踪的車，開放强力電波，希望能發覺小明之所在。

原來小明身上的無綫電儀器，雖然未打開按掣之前，彼此無法可以連絡通話，但那儀器却十分之敏感。

只要追踪車不斷放出强力電波，儀器就會受到感應，在直徑二里範圍之內，追踪車仍可以憑住車上的精密儀器，查出小明之所在。

此外，布列督察又透過警方的無綫電台，通知所有巡邏車，注意何明與小明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布列總督察。

當晚，警方就在多方面的努力之下，無綫電追踪車上的精密儀器，終於有了反應。

但車上的技術人員未敢肯定，只有通知石勇和姜玲玲二人到場。

二人在車上用紅外光望遠鏡離遠張望，小心分析着二個可疑行人。玲玲終於憑着對她弟弟的深刻認識，確定那的確是他弟弟小明。

但是，有件事令他們弄不明白的，就是：小明何故不與他們的無綫電車連絡。

從儀器上面的反應分析，小明身上的儀器也沒有損壞。

玲玲左思右想，終於決定了用另一套方法把二人抓去。

那方法就是一場「戲」。

他們先用二名探員扮成刦匪，引起「當街捉賊」做藉口，在追逐中接近二人。

也只有這樣做，才可以掩過何明的耳目。

當然，後來那些據報「被刦」的「事主」等等，也只不過是由男女探員扮的。

這方法的好處是：掩盡一切人的耳目，包括小明，何明和路人等等。

另一好處就是：萬一小明有什麼「妙計」安排，也不致過份破壞他。

現在小明對他們說了出來，他果然是另有計劃。

因此，當他會晤過石勇等人之後，也被探員當作一般「疑犯」一樣，送返羈留所之內。

倒是何明心事多多的，呆在一角，獃獃地想得出了神。

「你怎麼了？」小明關心地問。

何明嘆了一口氣：「這一次眞倒霉！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想不到這班糊塗虫竟然錯有錯着。」

「算了吧！」小明故意說：「反正他們查清楚我你二人不是刦匪之後，一定會放我們的。」

「放我們？你想得太天眞了？」何明道：「告訴你，他們已知道我是誰。」

「你……唉，怎麼你會蠢到這個田地？」小明埋怨道：「你怎麼可以將你的身份實話實說呢？」

「解除了化裝之後，我根本就無法掩飾，有人認得我是何明。」

「那怎辦？」

「一切只好隨遇而安。」

「他們要拘捕你？」

「不，在有條件的情形底下，特赦我？」何明又說，「他們要告戚帆，可惜找不到足够的證據，亦乏證人。」

「我明白了，你做他們的控方證人，是不？」小明問。

「正是這樣！」何明又嘆了一口氣：「老實說，我不想這樣！」

「爲什麼？」

「人家會說我不够義氣。」

「傻瓜，義氣值多少錢一斤？反正戚帆也對不起你。」

「是的，若非這樣，我也不會答允和他們合作對付老戚？」

「你就好，但是我——」

「你放心好了，你只有十三歲，最多送上兒童法庭。」

不久，有人進來把何明帶走，因爲何明已是警方的重要證人之一，他已受到警探的嚴密保護。連小明也不知他被警方安置在什麼地方。

× × ×

這是探目麥景的住所。

那兒的電話响了起來。

麥景探目從噩夢中驚醒，他由黑暗中走過去接聽。

時間已是凌晨時份。

麥景也不知道幾多點鐘了，只認得對方就是戚帆。

「什麼事？」

「對不起，吵醒你。」戚帆又問：「你可知道何明的消息？」

「我不知道。」

「聽說他已被捕？」

「被捕？」

「是的，較早時，有人見到他，他可能落入警方手中。」

「我不知道。」麥景又問：「那一間分局？」

「第七分局。」

「讓我查查看。」

「好吧，有消息請立即通知我，相信你一定也明白，何明知得太多，我不想他對警方說得太多啊。」

「我當然明白。」

電話掛斷了。

麥景無法再睡得着。

他亮了燈，致電去找他們的助手。

然後，他又致電第七分局，找一位同事，查問何明的下落。

麥景在警界中混了二十多年，到了今時今日才掙扎到「高級探目」這職位。

他屬於老一輩警探，無論在辦案方式以及背景等等，與新一代都有不同之處。

最明顯的地方，就是他們不斷受到「ICAC」的調查。

「ICAC」是廉政公署的簡稱，許多警界中人都被他們苦苦糾纏。

就只有麥景探目，他至今為止，仍然可以逍遙法外。

為什麼？

是因為他過去「清白」麼？

絕不！

「ICAC」所以沒有他辦法，只因為「證據不足」。

麥景大部份的證據，都掌握在戚帆的手中，只要戚帆不再維護他，他就隨時要入獄。

戚帆是什麼人？

他為什麼會掌握麥景的一切有關貪贓枉法的證據？

道理其實也十分簡單。

戚帆過去是黑道上一名撈家，與不少老一派的警探有連絡。

開賭、販毒等等，雖然可以賺到不少非法的財富，但此等孽錢，有不少卻流入另外一班人的口袋中去。

這一班人包括了麥景這一類的警探在內。

麥景一直被戚帆牽着鼻子走，也就是為了這原因。

現在，他終於從一名同事的口風中，查出了一些端倪。

麥景只知道何明的確已落入了警方手中，但已被人立即帶走。

麥景立刻覆電話給戚帆，將實情告訴他，戚帆十分吃驚。

他立即要召見麥景。

麥景的助手許中信剛好也來了，於是二人便一齊去見戚帆。

× × ×

「誰把他帶走？」戚帆在聽了麥景的報告之後，問道。

「聽說是反毒組的人。」麥景把由同事口中查到的一點口風，告知了戚帆。

「反毒組？」戚帆這一驚非同小可。

「是的，這可能暗示有些問題。」

「不錯，你也想到了，反毒組一直對我沒有辦法，這一次，他們一定會好好利用何明，嘿！」戚帆緊張得不斷咬指頭。

他又狠狠地說：「要怪還是怪洪印，他竟然沒有當場殺死他。」

麥景也知道戚帆派洪印等人去追殺何明。但是，後來洪印回報說：何明和小明二人在衆目睽睽之下與他對峙，假如那時候殺死對方，相信洪印本人也逃不了。

所以洪印當時沒有殺何明。想不到回來之後反而被戚帆臭罵一頓。

戚帆經過了一番沉默之後說：「定要殺死何明？」

「嗯——」麥景怔了一怔。

戚帆又說：「此人不能留，否則，我固不便，你要同樣不妥。」

麥景心裏也明白，何明是戚帆的心腹手下，與洪印屬戚帆的左右手。

如今何明一旦落入警方手中，而且還由反毒組秘密看管，相信警方一定有計劃要他出庭證死戚帆等人。

也許戚帆沒有說錯，戚帆有事，也等於麥景他們有事。

只有麥景他們才最明白，因為至今為止，在戚氏名下的非法事業中，他們都有分紅。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麥景探目終於接受了戚帆的秘密訓令，奉命追殺何明。

× × ×

麥景探目終於從一位同事口中，查得了一處秘密地點。

那並非什麼警局，只是一處臨時租用的民房。——由反毒組租下的。

麥景又從同事口中，知道何明被秘密安置在該處。

又有消息傳出，反毒組不久將展開行動，把大毒梟戚帆等人一網成擒。

將來這班人解上了法庭之後，何明就是最有力的證人之一。

麥景探目越聽越驚。

玄機妙算

機智子

阮籍託醉

魏晉是一個異常混亂的時代，變故層出不窮，互相傾軋，互相陷害的事件時有所聞，一些不苟合於世的清流人物，猶難免於殺身之禍。眼見濁世亂濁，既無肅清之力，又無法離羣索居，所以阮籍只好放縱地飲酒，讓滿腔的理想、滿腔的怨憤，從酒精中發洩。在別人眼中，只把他視為酒徒，不會有什麼心機，也就不計算他了。阮籍也從不談論政事，是藉酒度着消極的生活。

司馬昭是一名權臣，看中了阮籍的女兒，想要把她娶了來做兒婦媳，阮籍那肯與權貴打交道，但是又不敢正面拒絕，所以終日耽於酒精中，借酒裝瘋，大醉六十日不起來見司馬昭的面，司馬昭不知阮籍是有意規避，所以在屢至不得見的情況下，只好打消了娶阮籍女兒為兒媳婦的念頭。

鍾會是個大奸臣，想陷害阮籍，因為司馬昭老是庇護他，這叫鍾會分外眼紅。好幾次鍾會都想用時事考問阮籍的態度，想從阮籍話中找漏洞，藉機陷害他，但是阮籍有他的保生之道，那就是酩酊大醉，借酒裝瘋，避而不答，這樣鍾會想陷害他，也終不能實現。

効力贖罪

耿足力當成都太守的時候，當地有一不良風氣，就是輕浮的富家子弟都喜歡在不是守喪的平時，戴上白色的帽子，耿足力非常厭惡這種怪現象。當時正鬧蝗災，蝗蟲嚙食禾稻，鄉民撲殺不完，請求官方協助，耿足力隨即到鄉間巡視災情，恰巧遇見了三位戴白帽的富家子，身上穿着很華麗，耿足力下令將他們逮住，問他們說：「願吃庭杖還是願罰勞役？吃庭杖是每人五十下，此外拘囚在牢中三個月，若罰勞役則限你們三人在兩天之內捕殺境內的蝗蟲。」三個富家子都說願罰勞役，隨即出錢請了大批的人來撲殺蝗蟲，只消一日，蝗蟲都被趕盡殺絕了。農民因此對耿足力的善於治理政事，非常的感激。

單襄公察人斷禍亂

春秋時代，晉厲公率領齊、宋、曹、邾的軍隊攻打鄭國，且在鄭國西部的柯陵結盟，魯成公率了卿士單襄公前往參加典禮。

單襄公看晉厲公走路時，眼觀遠方而舉步很高，晉卿郤錡言語間盛氣凌人；另一大夫郤犫，說話時總喜歡批評別人；另一大夫郤至，好誇耀自己的功勞，齊卿國佐所說的話，嫉惡如仇，沒有一點顧忌。魯成公前往見晉厲公，他聽了郤犫從中挑撥的一段話，認為魯成公故意後到，所以沒接見。

魯成公為了晉厲公不肯接見的事，心中感到不安。單襄公說：「你不必担心了，晉國會發生變亂，厲公和那三人，很可能會共同承當這禍患喲。」魯成公說：「你這種說法，是根據天道，還是人事？」單襄公回答道：「我又不是担任執掌吉凶的官職，怎麼會懂天道？但是我看晉厲公的行為舉止，再聽三郤說話，那是免不了要遭禍的；因為兩隻眼睛是用來決定身體的行動，兩隻腳是隨着眼睛的，由此去觀察一個人的神態，就可知道他的心是否正直。現在晉厲公眼睛看遠處而腳抬得高，心不在焉，他的心已經有所變化了。足和目不相配合能維持多久？……所以我說他將要遭到禍害。至於那三位郤氏，是晉國的寵臣，除了這三卿外，還有五大夫，是應該自存警惕的。居高位的人容易傾覆；酒餚太豐富就可能中毒；現在你看那郤錡的言語好欺壓別人；郤犫的言語又喜誣害別人；郤至言語又好掩藏別人的優點，與這種人結怨，誰受得了？至於齊卿國佐，也會有災禍！在一個淫亂的國家內，喜歡毫不隱瞞的訐發別人短處，這種人一定會與人結怨的。……」魯成公認為他推斷得很有道理，回國後接受了他的建議，重新作了若干適當的處理。

在第二年晉厲公殺了三郤，第三年，晉厲公被殺，齊卿國佐亦被齊人殺了。

他終於和許中信助手一齊出發。

× × ×

這是一幢很普通的住宅樓宇。

麥景和許中信二人找到了這裏來，果然在門外遇上了一名他們熟悉的反毒組探員。

「區帮辦在裏面嗎？」麥景問。

「他剛出去了，什麼事？」守住門口的探員反問道。

「我們是奉命向區帮辦報到的。」麥景又說：「聽說他這裏須要人帮手，我們臨時被抽調過來。」

「怪不得你們會找到這兒來。」

「是的，若非上頭吩咐，我也不知你們躲在這裏呢。」

「既然如此，你們進去吧，我想，區帮辦也快回來了。」

麥景過了一關。

麥景和許中信二人入到屋內，見到客廳裏有另一名探員，也是麥景他們所認識的。

雙方打過了招呼之後，麥景單刀直入，要見見犯人何明。

他担心區帮辦就要回來，決定在他未回來之前動手。

那探目指指房內：「他可能睡了，區帮辦吩咐任何人也不許打擾他，因為他是我們警方最重要的證人之一。」

「我只想見見他，不會弄醒他，你放心吧！」麥景說着，走近房門口。

房門是一度鐵閘，有鐵枝阻攔，就像一間監房似的。

裏面一片昏暗。

麥景探目看見有個人正側臥床上，從身型看，他正是何明。

麥景不敢怠慢，立刻拔槍。

槍管伸過鐵門的鐵枝之內，連轟了三槍。

在這麼短距離下，麥景肯定槍槍都命中何明。

床上的何明，動也不動的。

麥景回身想走。

根據他和助手約好，當他親自開槍對付何明時，許中信也在同一時間之內，以手槍把一名看守的探員制服。

他們要利用這被制服的探員作為人質，協助他們闖出重圍。

但是，麥景回頭一看，被手槍指住頭部的，反而是他那位助手許中信。

此外，走廊那邊出現了一班人，他們全是麥景所熟悉的。

布列督察，石勇探員和姜氏姊弟等人，都在那裏。

還有，最令麥景大感驚奇的，就是何明。

何明怎可能還生存？

他轉身再望入房間之內。

布列督察開亮了燈，讓室內各處大放光明。

然後，他冷冷對麥景道：「你中計了，你殺是只是一個假人，由你向第七分局查探開始，我們已猜出你想怎樣。」

麥景探目和許中信都無話可說！

從一切現場中佈局看，他們就知道這確確實實是個陷阱。

他們中計了。

二人當場被布列繳械！

× × ×

「剛才的情形，你都親眼見到了吧？」布列問何明。

何明點點頭。

「那麼，你再無意見了？」

「不！我還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們抓了戚帆和洪印也沒有用，他們還有許多同黨。我怕他們遲早會殺我報復。因此，我有個新的要求。」

「你說出來聽聽。」

「我要在全案審結之後，離開香港，到外地去！」

「這個可以。」布列問何明：「你想到何處去？我們可以幫你申請居留權。」

「印尼！」

「印尼？」布列和在場的人，均表詫異！

他們以為何明會要求到美國或加拿大去，想不到會是印尼。

布列終於也答允了他的要求。

× ×

戚帆終於被捕了。

這是一件非常轟動的新聞。

過去，許多人均以「大鱷」暗示戚帆是個大毒販。

現在，報紙紛紛以「四大家族以外的最大販毒集團」來形容「戚氏集團」。

這是比較特殊的案件。

過去許多毒販均被警方人贓並獲；但戚帆很聰明，他永不與毒品在一起，運毒、交收等等，全由助手出面。

因此，警方對這位表面是個「大商家」的毒販，確是毫無辦法。

但是，自從何明落入警方手中之後，戚帆已心知不妙！

現在又有二名警方人員被捕，形勢對他更為不利。

那二名警務人員當然是指麥景探目和他助手許中信。

麥景早已被他的上司懷疑，但布列一直未採取行動。

直至到現在證據確鑿，麥景和許中信都無話可說。

其實布列自從懷疑他開始，就向當局秘密申請，偷聽麥景的電話。所以警方早已知道他是戚帆派在紀律隊伍中臥底的人物。

戚帆確是聰明，所以他能在短短時間之內，撈到風生水起；正如報紙形容，他是「四大家族」以外最大的集團首腦。

他表面不但是個正正當當的商人，還有許多大生意，更有物業。

然而，警方却有證據證明他至今為止，仍在經營毒品買賣。

最有力的證人，就是被譽為戚帆左右手的何明。他已和盤托出！

此外，戚帆一些秘密，亦由何明口中向警方洩漏出去。

警方就憑何明的提供，先後破獲這集團幾個秘密巢穴。

同時更在公海截獲他們用以運毒的好幾艘漁船。

戚帆在法庭上原形畢露。

他雖然有法律顧問，但事實勝於雄辯，他儘管如何否認，但到頭來法官還是判了他三十年的徒刑。

他已經五十多歲人了。三十年的徒刑，除去假期最少也有二十多年要在獄中渡過；等到他出獄後，將是七十餘歲的垂垂老人矣。

戚帆揚言要上訴，因為他有錢，有太多太多的錢。

但以目前香港政府的政策，決不會讓他上訴得直；何況證據又如此充足。

洪印等一班人被控協助的罪名，到頭來也無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洪印被判以二十年徒刑。

其他人分別被判八至十五年不等的長期徒刑。沒有一個少過八年的。

警方形容這是「保壘」形式的販毒集團，幾乎令到他們束手無策。

假如不是因為那輛失車，假如不是偷車黨引起戚帆集團的追殺，警方相信還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將該集團瓦解。

然而現在，戚氏集團固然瓦解，連帶不少偷車集團也被破獲。

警方形容這是「意外的收獲」。

就是為了那一包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戚帆決定找偷車黨算賬。

結果，麥景探目假公濟私，也總算把不少偷車賊送入獄中。

儘管各種型式的偷車集團先後被警方破獲，不少失車亦先後被「起回」，交回到失主的手上。

但是，那一輛載有價值五十萬元毒品的小房車——編號「TW二五六七六」的黃色小房車，至今仍無下落。

警方相信它已被「劏」——成為「劏皮拆骨」的對象。

由於戚帆集團被瓦解，連帶不少與他有交易的集團，例如巫全這一類「零售集團」，也紛紛被瓦解。

這應該多得小明。小明是悄悄從何明口中查出巫全那集團之所在。

現在，何明反而要感謝小明，他說：事前他並不知道小明的身份。他只想為自己「洗脫罪名」，結果反而引來警方的「特赦」，要他合作對付戚帆。

他到頭來無法證明那包毒品不是他吞掉的，反而令戚帆落網；也令到昔日與他一齊冒險的「同事」入獄。

正如他事前的估計一樣，黑道中人紛紛指責他不够「道義」。

警方為了何明的安全計，依原定諾言和計劃，把他偷偷送往印尼！

印尼是個比較冷門的移民地區。

但根據何明的解釋，他有個兄弟在那邊。

為了謀生方便，所以他寧願選擇到印尼。

無論如何，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了。

戚帆集團的成員，以及他們的「零售拆家」們也都紛紛落網，何明也離開了香港。

警方一直小心保護何明的安全，萬一他眞的被人殺害，相信以後也沒有人敢替警方「證死」那些罪犯。

因此，何明直至登機之前，還有警探小心保護着；他甚至可以用正式手續移民到印尼去定居。

× × ×

在飛機之上，何明坐在靠近窗口一個座位。

他有些依依不捨地，回顧着香港。

航機起飛了！

何明要看香港最後一眼，因為自此之後，他不知要什麼時候才可以舊地重遊；也許他永不回來了。

香港，的確是個十分美麗的港海，那碧綠的海水，所包圍着的每一吋地方，都是財富，難怪冒險家均視這兒是「樂園」了。

可惜這日子並未能維持下去。

廉政公署的設立，令到不少像麥景探目這一類人走投無路；冒險家們，也因為無法做到「未卜先知、裏應外合」，而紛紛收山的收山，落網的落網。

然而，現在的香港，是否就非常之「乾淨」？——何明心裏也在懷疑。

航機轉眼已遠去。

香港的影子不論是好是歹，在何明的心目中總是難忘。

他伸伸懶腰，把視綫自窗外收回。

然後他閉上眼睛，回憶着。

無論如何，他覺得這是他畢生的「最偉大傑作」——以後那段日子，他可以安安樂樂的，過着下半世了。

這正正是他到印尼的主要原因——他有一筆財富比他更早「移民」到印尼去。

他的「財富」正是那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

他閉着雙目，滿足地笑了！

他笑警方的天眞。

他笑偵探們不過直覺。

他是個十分有計劃的人，他自問已經做到天衣無縫了。

他有個弟弟何亮，也實實在在，一直在印尼謀生。這些全是有案可稽的。

但有些事情警方根本想不到：就是那輛黃色小房車「連車帶毒」，以第一時間運到印尼某地去。

原來前一些日子，他弟弟何亮自印尼某地秘密來港。為的是與偷車集團舉行「高峯會議」。

何明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個妙法，決定好好的利用這機會，讓他弟弟和偷車集團助他一臂之力，讓他發達。

辦法十分簡單。

他告訴他弟弟何亮，表示他不久之後會申請到印尼移民，他準備用偷運方法，先將一輛心愛的小房車，先偷運到印尼。

何亮做的正是這種「舊車走私」生意，自然多一輛也不成問題。

於是，他設法將五十萬元毒品，收藏在汽車座位下的暗格裏，由何亮在香港方面的連絡人指派一名偷車能手，把車子「偷」去。

由於何明事前已知此事，所以嚴格地說，不算得「偷」。

他們以第一時間，將那黃色小房車開到街上彎角處。

那兒早已有一輛大貨車等候着。

小房車開入大貨車車卡內，立即運往碼頭「落船」。

所以甘永良立即開車追踪，也來不及，正是由於貨車作了有計劃的掩飾。

他告知其弟何亮，當那車子抵達目的地後，小心收藏好，等他將來移民印尼之後自用。

何亮答應了。

此後，何明一直作有計劃的行動，包括隨時主動向警方提出條件，做他們的「最有力證人」。

但是，中途殺出了一個姜小明來，還有那「冒充」的毒車。

其實，當時何明第一眼已知道那是假的「毒車」。

但他仍裝作不知。因為由那時候起，他已懷疑小明是警方派來誘他上釣的。

後來何明更證實小明的特殊身份，但他仍佯作不知。

換句話說：他要將計就計，讓警方更加相信他的「清白」。

他越想越覺得可笑。

由香港飛印尼的航線並不太遠。

他睡了一大覺。

這些日子以來，他是眞的睡也沒有一覺好睡。

那一覺也不知睡了多久，直至有一位空中小姐叫醒他吃餐，他才醒來。

本來，他也眞的有點餓了，但是，當他發覺身畔那些人之後，什麼胃口也沒有了。

坐在他身邊的，正是探員石勇。

他瞻前顧後，發覺坐在前面的，是布列總督察的一名助手。

坐在他背後的，還有姜氏姊弟二人——玲玲和小明。

石勇含笑告訴他：「你最好多吃一些，否則，我怕閣下到了目的地之後，不但沒有胃口，連吃也沒有時間。」

「為什麼？」何明怔怔地問。

「因為印尼警方人員正在機場恭候！」石勇道。

「你們食言！」何明又驚又怒。

石勇道：「香港警方並未食言，一切依足你閣下提出的條件去做。要怪只怪令弟，他在處理那輛黃色小房車時，太不小心，裏面收藏着的毒品，終被國際刑警查獲，令弟已直認不諱，說出那輛黃色小房車乃閣下託運的！」

何明差些兒昏了過去。

他知道過去他弟弟的偷車集團一向與海關關係良好，為什麼這次會出事？

石勇並沒有告訴他太多，只是告訴他：布列等人是應印尼警方之邀，前往作證的。

其實，由他選擇移民印尼開始，警方便已着手調查。

結果在入境紀錄中，查出他弟弟何亮來港的日期，與失去「毒車」的時日相差不遠。因此而引起懷疑。

於是香港警方一邊知會國際刑警，在印尼方面着手追查失車，另一方面在港方繼續檢控戚氏集團。

石勇沒有說錯，警方並未食言，只是他們並未保證何明不在印尼被捕啊。

作法自斃。

犯法的人，永難逃得過法律的制裁，聰明終被聰明誤，何明面對着那美好的食物，可惜吃不下咽。

（完）

劍氣長江故事

溫涼玉·文
子　成·圖

躍馬黃河（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帮派在蕭家臥底的康出漁，康刦生父子兩人，因行藏敗露，雙雙被捕，這時權力帮的左常生，沙千燈，孔揚秦等人率衆來犯，蕭家的朱俠武先與左常生交上手，激戰之下，兩敗俱傷，蕭西樓正要上陣之際，却爲其子蕭秋水搶攻向沙千燈，而就在此時，張臨意突然出現，喝止蕭秋水，「與此同時，躺在地上的左常生霍地站起，迅速的解了康出漁的穴道，拉着康出漁，一聲扯呼」，招呼帮衆逃遁……

突圍求救援　擊退三才劍

左常生沒有死，一個人可以被切除腸胃猶能活着，他的生命耐力就必然很强。

也不是左常生能禁受得住朱俠武鐵手一擊，最重要的是，左常生先擊中朱俠武，使朱俠武重傷之下，功力大打折扣！

所以朱俠武只是擊暈了左常生，甚至可說把他擊得重傷，但這一擊並沒有殺了一洞神魔——左常生，他眞是「常生」。

×　×　×

左常生縱不死，但也無力再戰，甚至也沒力逃遁，他轉醒後，唯一方法是先救他身側的康出漁，基於相救之情，康出漁一定會携他逃離的。

他這一着果然算對了。

權力帮的神魔現在雖有四個，但左常生傷不能戰，康出漁心無鬥志，孔揚秦、沙千燈更無法戀戰，四人一逃，剩下的權力帮衆，更是潰不成軍，紛紛撤退，被擒殺大半，僅剩五六十人退入林中。

權力帮一退，五路浣花劍派的組長向蕭西樓報告戰況，蕭西樓一一點派了之後，撫髯笑道：「夫人，蕭家劍廬，今日得保，全仗妳這一招耍得漂亮。」

只聽「張臨意」清笑道：「却仍瞞不過您。」

「張臨意」緩緩掀開臉部的易容之物，赫然竟是蕭夫人孫慧珊！

×　×　×

蕭夫人的父親原是「十字劍派」的老掌門人「十字慧劍」孫天庭，而孫天庭夫人就是江湖上易容三大宗師「慕容·上官·費」的費家費宮娥。費家易容天下排行第三，她的女兒自然也是易容的高手了。

孫慧珊見大局不妙，便想出這易容之策，先求退敵；但易容不過是高級成功的喬裝打扮，若不是站在暗處，又欺康出漁驚心動魄之際，而孔揚秦、沙千燈、左常生等又並未眞的見過張臨意，所以才能嚇退這四大神魔。

只聽蕭西樓歎道：「可惜，可惜這也是一時退敵之計，苟安一時，這四名神魔再來時，我們又如何抵擋。」

蕭夫人道：「不管如何，康出漁等一退，事後定必發現張老前輩不可能不死，

一定會再來犯……但在此刻，保持體力要緊，」蕭夫人莞爾道：「第一，要替朱大俠治傷；第二，要先飽吃一頓；天大的事，都要吃了飯之後再說。」

唐朋凝注着這當年的俠女蕭夫人孫慧珊，像春風一般掠過人們本來憂患的心頭，心裏不禁油然起了深心的敬慕。

×　×　×

蕭秋水、鄧玉函、唐朋去「黃河小軒」邀左丘超然共同進食，却見康刦生已然不見，左丘超然只說了一句話：

「我放了他。是我不對。沒有得過老大和老三的同意。你們處置我吧。」

鄧玉函鐵青着臉，沒有作聲。

蕭秋水忍不住道：「我們知道你的心情，要是看守刦生的是我們，我們說不定也會這樣做。」

唐朋瞧着他們，忍不住問了一句：「爲什麼你要放了他？」

左丘超然恭然道：「因爲他是我們的朋友。」

蕭秋水接道：「甚至已經可以說是兄弟。」

左丘超然道：「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唐朋歎了一聲，悠悠道：「我眞不瞭解。」

鄧玉函忽然道：「既一朝是兄弟，永遠是兄弟：他就不該出賣我們！」

他握劍的手緊了一緊，狠狠地道：「尤其是出賣兄弟的兄弟，我見了，一定要殺！」

×　×　×

在飯桌上，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吃完之後，大家都沉默了起來。

時候無多了，權力帮下一輪攻勢在什麼時候呢？

朱俠武在蕭西樓悉心救治下，性命無大碍，但已絕對沒有作戰的能力，而蕭西樓足足派了五十六名虎組高手去維護他的安危。

只是權力帮的下一輪攻擊，還是會來的。

蕭西樓又要重提那一件事了，但這次的事件却增多了人數：

「秋水，你一定要逃出去，到桂林去，把孟師叔、易人、開雁都請回來，聽說玉平兄、唐剛、唐强兄也在那兒，唯有他們趕到，我們才能與權力帮決一死戰！」

「孟師叔」就是蕭西樓的師弟，「劍雙飛」孟相逢。

易人就是蕭易人，蕭家三兄弟中最露鋒芒的老大。

開雁就是蕭開雁，蕭家三兄弟中最沉默寡言的老二。

「玉平兄」就是鄧玉函的哥哥，南海劍派掌門鄧玉平。

唐剛是唐家年輕一代武功招式暗器手法最剛猛者。

唐强是唐家年輕一代交遊廣闊結朋天下最成功者。

蕭西樓計劃的是，集中兵力，對抗權力帮，以免被逐個擊破。

蕭秋水沉吟道：「爹，我們不如先集中這兒的人手，把包圍者一一擊殺，才一齊去桂林……」

蕭西樓蹙眉怒道：「胡說！這兒是祖祠之處，怎可隨便易據！而且以現今情況論，權力帮高手比我們多，他們之所以不敢冒然搶攻，一是辛虎丘已死，康出漁身份又被識破，他們已不知我們的底蘊，以爲張臨意前輩還在，方才不敢輕犯；二因他們帶來的帮衆，死傷大半，所剩無幾，在下一批兵力未援及之前，亦不敢斷然猛攻的，可是這樣耗下去，他們的兵力定必趕到，與其在此處等地，我們不如有人衝出去，去召集武林同道，共殲巨仇，武林中人雖憚忌權力帮已久，但不見得就無俠義中人，拔刀相助，總比大家都在這裏困獸之鬥一般無望好！就算無人回援，衝出去把我們力拒權力帮的事公諸天下，也可討個公道，教人知道有一批不屈威武的人，敢捋權力帮的虎鬚，我們多支持得一天，別人就知道，權力帮也不是無對無敵的，更比在這兒一齊等死的好！」

蕭秋水儆然道：「是，爹爹。」

蕭西樓嘆道：「爲父也知道你的個性，在這憂患與共的時刻，不忍相離。但是你一定要離開，蕭家才有救，浣花劍派才有救，在這兒仗義援手的武林同道也才有救！」

蕭秋水熱血塡膺，霍然而起，大聲道：「爹爹，我去！」

蕭西樓慨然道：「就算你去，也不一定能逃得出去，還需要人手，還需要計劃。在這兒雖是死地，但亦不失爲守地，衝出去後，敵暗我明，敵衆我寡，更加凶險了。」

鄧玉函厲聲疾道：「我也去！」

左丘超然低聲接道：「我和老大、老三齊去。」

忽聽一個清脆的聲音也接着道：「我們一起去。」

這聲音一起，大家都靜了下來，蕭秋水更是一陣好沒來由的臉熱心跳，只聽唐朋接下去道：「剛哥、强弟，都在那兒，我一齊去，比較好說話。」

蕭夫人欣笑道：「唐姑娘肯一齊去，那就最好不過了。唐姑娘的暗器，百發百中，有姑娘一齊衝出去，能化險爲夷的希望就大多了。」

蕭秋水猶疑道：「只是唐姑娘一走，爸媽豈不少了個得力帮手……況且……況且援途……」

蕭秋水本來想說的是衝出去之後，征途更爲凶險，心裏雖想唐朋去，但又希望唐朋不去，可能會安全得多了。

蕭夫人笑叱道：「唐姑娘一手暗器，比你高明，用不着你担心，但出門女不如男方便，你們多多照顧她便是；至於這裏，權力帮硬要搶攻，縱多唐姑娘援手，也於事無補……」

蕭西樓接道：「就算是這樣，你們明目張胆的衝出去，還是跟權力帮硬拚罷了，還須佈下疑陣，聲東擊西，陳倉暗渡，才有希望突破權力帮的防綫，逃過四川，經過貴州，直達廣西，去到桂林。」

唐朋笑得露出了皓齒，盈盈道：「還向世伯請教，衝破權力帮防綫之法。」

蕭西樓撫髯呵呵長笑，蕭夫人却向唐朋笑道：「唐姑娘，妳眞是，眞是唐家的福氣，聰明伶俐，眞是福氣……」

×　×　×

日暮蒼茫，又是夜近。

鄧玉函、左丘超然都是勁裝打扮，肩上背了個小小的包袱，他們的臉容凜烈而莊嚴，因爲一場突圍，一場廝殺，頃刻間便會進行。

唐朋回復了她第一次出現時的勁裝，衣黑如髮，膚白如雪，在她身上形成了何其美麗的對比。

蕭西樓與蕭秋水併立在一起，他們父子從未感覺到那麼親近過，在風中，高樓上，極目望遠，衣袂飄飛。

蕭西樓雖然沒側首去看他的兒子，但在心裏，第一次感覺到，他一定目爲頑劣愛玩，好弄文墨的小兒子，長大了，懂事了，要去挑起一個家族的重担，要去振起一個門派的聲望，要去仗劍行千里，要去單騎闖夜幕了！

他不由心裏暗自一聲長歎，平時他確是太少去瞭解這什麼朋友都交的兒子了，而在這一次患難中，他這兒子的朋友們，却比他數十年的深交一樣，雖有叛徒，但也有忠心赤胆，爲朋友兩脇插刀，毫不變色，亦絕不退縮的。

秋水還有更大的可塑性，蕭西樓心中想：可是再過一刻，這孩子就要出去冒最大的風險了。

蕭秋水心中也有一種大氣，無名目的大志，他跟父親併立在一起，是第一次，幾乎能感受到蕭西樓昔日劍氣縱橫，名列七大奇劍的意氣風發，也能感受到比刻蕭西樓遭困劍廬，挺劍死守的蕭索與落寞。

此際日暮西沉，殘霞滿空，是作戰的第二天。

極目眺望，前山一遍樹林，樹林裏不知有多少敵人，多少埋伏。

蕭秋水豪氣頓生，忽然想起自己與兄弟們一次即席揮就的曲詞句子。

我要衝出去到了蒙古飛砂的平原
妳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連空間都是殘忍的
我要去那兒找我的兄弟
因爲他是我的豪壯
因爲他是我的寂寞

殘霞滿天，暮泣蒼茫，黑黝的樹林後面是什麼？黑漆的天空後面又是什麼？可是蕭秋水在心裏長吟下來，時間隔閡，空間殘忍，但蕭秋水還是要衝出去，傲嘯天下。

×　×　×

夜色已全然地降臨，大地昏沉一片。

「是時候了，」蕭西樓說，蕭夫人忽然走上前去，一連說了兩聲：「要保重，要保重啊……」下面不知還要說些什麼，蕭西樓黑衣袖一舉，只聽喊殺沖天，只見燈火通明，一列龍組劍手，右手劍，左手火炬，如火蛇一般迅速蔓延到坡下。

蕭西樓、孫慧珊提劍趕了上去，抛下了一句：「我們全力衝向東南面，一旦東南面交戰，你們立即全力衝破西北面，切記切記！」

蕭秋水滿目是淚，只見浣花劍派的精銳，在父母親長劍的引領下，迅速衝下坡去，衝近樹林，突聽胡哨四起，東南面樹林都是燭火，湧出百餘名權力帮徒，廝殺了起來！

蕭秋水手裏緊緊握着劍柄，眞想立即衝下去，身形甫動之際，忽覺有人一扯自己的衣角，蕭秋水回首一看，只見黑夜中明亮的雙眸，向他搖了搖頭。

就在這時，下衝的浣花劍派高手去勢已被截住，但東南面的權力帮徒顯然所受的壓力太大，不消一刻，只聽異聲四起，西北面又湧出七八十名權力帮衆，極力反攻浣花劍派。

殺聲喧天，而進退有序，浣花劍派死一人，即救走一人，傷一人，即救走一人，然後又回來作戰，權力帮則踏着自己同伴的屍體，死力包圍，不讓浣花劍派的人下山一步。

蕭秋水多想進去與父母一齊衝殺，就在這時，唐朋突叱：「現在！」

一說完，飛身上馬，左丘超然、鄧玉函二人一架，搭起蕭秋水，同時掠起，飛落三匹馬上，四馬長嘶，樓門大開，四匹百中挑一的駿馬艮駒，同時怒鳴人立，如矢衝出！

×　×　×

凜風大力地擊着他們的胸膛，是個無星無月，烏雲湧動的夜晚，四週都是械鬥的呼嗥，四週都是暗器、流星、疾雨，蕭秋水也不知身上淌的是雨水，還是冷汗，忍不住高喚：

「你們在不在？」

「在，」「在。」「在！」此起彼落的聲音傳過來，三四匹快馬的蹄聲依然在附近。

就在此時，「呀」地一聲，唐朋一聲倉惶的嬌叱，跟着下來是三四聲慘呼，然後又是兵器碰擊之聲，顯然是唐朋已與人交上了手，不知安危怎樣了？

這時天色太黑，細雨打入眼簾，都看不清楚，蕭秋水勒馬回首，便發現有七八種兵器向他招呼過來，他一面擋一面反擊，一面直呼大喊：「左丘！玉函！唐姑娘那邊危險！」

只聽左丘應得一聲，馬蹄急奔，不到三步，忽然止住，然後是兵器之聲，跟着是「喀喇——」幾聲，顯然是左丘超然用擒拿手傷了人。

蕭秋水心中一喜，却因分心而中了一鞭，蕭秋水猛想起責任在身，猛起反擊，刺傷了兩人，這時便聽得鄧玉函一聲怒喝，「叮叮叮叮」連响，顯然快劍都被敵人的兵器擋架過去了。

蕭秋水心中一急，耳邊隱約傳來父親叱喝之聲，想起母親傷腿，而今仗劍苦拚，把自己的敵人吸引過去，心痛如絞，長劍揮去，重創了一使月牙鏟的殺手，忽聽唐朋一聲惶急的驚呼，蕭秋水迴劍過去，又傷了一名使鞭的，但背上却中了一記跨虎籃，撞跌出七八步。

這時猛地撞來一人，蕭秋水發狠一劍刺出，那人一閃，蕭秋水一劍三式，矢志要迫此人於死路。

沒料此人武功也甚高，竟空手扣扳住劍鋒，兩人掙持不下，蕭秋水腿上又中了一鈎，却聽那對手也「呀」了一聲，蕭秋水失聲道：「你是二弟！」

那人也忙道：「老大，是我——」一語未畢，又是兵器聲音切斷了一切語言。

天黑無情，風急雨切，權力帮的佈置，却毫不鬆弛，蕭秋水大吼一聲，浣花劍

法與黑夜中使得如繽紛花雨，當者披靡，傷了一人，迫退三人，只剩下一支銅棍，兩柄單刀，一枝鐵鑌杖，一雙喪門棍，在與他纏戰。

風聲雨聲廝殺聲，誰也不知誰是否仍活着，是否存在？

蕭秋水大吼道：「唐姑娘，三弟——唐姑娘——三弟——」

沒有回應。

忽聽也是一聲隱約的呼聲：「三弟，唐姑娘——」正是左丘超然急切的呼聲。

天怒人怨，蕭秋水吼道：「我們衝出去，先衝出去再說——」

雨忽然間加大，而且急，一個閃電下來，蕭秋水用手一抹，猛見自己一手都是血！

蕭秋水再大吼一聲：「你們在不在？」再也沒有人回答：「在」了。

就在這時，他的左肩又中了一掌，一連跌撞出七八步，劍迴脅刺，把追殺他的人刺了一記，猛站直，又是一個電光，只見五六名如兇神惡煞，披頭散髮的權力帮徒，揮刀向他攻到！

×　×　×

——二弟，三弟，你在那裏？

——唐柔，唐太，我要替你報仇！

——唐姑娘，你亦好麼？妳亦好麼！

雨過天晴，又是黎明。

可是也是泥濘。

蕭秋水在泥濘裏，一身都是血污，扶着竹子走着。

竹子在晨陽下，露濕點點，說不盡的翠綠。

好美的竹子，好活的生機！

但是蕭秋水身上都是傷，但外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內心的悲苦——

他用劍拄着地，用手去抹額上的汗血，抬頭望旭日，溫煦且祥定，可是——

——二弟、三弟、唐姑娘，你們在那裏？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樣闖了出來，怎樣殺出重圍，怎樣來到這片竹林，怎樣從黑夜戰到天亮。

他只知道林子裏都是敵人，都是埋伏，都是暗器和伏擊，他還記得有一次被長索絆倒，眼看就死於一人的倭刀之下，忽然三道寒星打入那人胸腹之間，那人就抛刀而倒，那暗器，那暗器會不會來自唐朋小而精巧的暗器？

——唐朋唐朋妳可好？

——妳可好？

——唉。

他雖衝了出來，可是他的兄弟呢？他的朋友呢？

唉，左丘。唉，玉函。

想到這裏，他簡直要支持不住，倒下去了，就在這時，他聽到一陣清揚至極的笛聲。

——蕭秋水你不能倒。

——蕭秋水你還要去桂林求援。

——浣花劍派的安危還繫在你的身上呢。

蕭秋水强振精神，才知道他來到的地方便是聞名天下，荷花結子，丹桂飄香的新都桂湖。

×　×　×

「秋色艷湖濱，桂花香滿城。
香風吹不斷，冷露聽無聲。
撲鼻心先醉，當頭月更明。
芙蓉千萬朵，臨水笑相迎。」

這便是桂湖秋色，清美迷人。

而桂湖又豈僅止於秋色？豈僅止於月色？

古華陽國志記載：「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

新都的桂湖，濃綠艷紅，柳暗花明，尤有小西湖之稱。

這地方直至明代，還出了位大學者，大勇者，楊愼。

楊愼，號升庵，爲明代大儒，詩人，劇曲家，博學多才，著述甚多，明代當推第一，只爲人正直，不畏斧鉞，主持正義，他七十二歲臨終前自贊「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正是他一生之寫照。

也因楊愼勇於諷諫，抨擊佞臣，故屢遭充軍，但他在流放歲月之中，依然議論時政，爲民請命，這是今時士人學者，稍有抑貶，便積怨無盡，趨炎附勢者不能相比的。

他於二十四歲中狀元後即充軍，因仗義持言，七十多歲後，才回故里，又充軍雲南，客死他鄉，世人念之，所以在桂湖畔楊愼居處，保留了一爿「升庵殿」，是爲從前楊升庵著述之地。

但這都是明代以後的事，當其時並沒有「升庵殿」，也沒有楊升庵那了不起的妻子，才女詩人寫的詞曲，遠念丈夫：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彎？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斷腸。
寄書難，無情征雁
飛不到滇南！」

也沒有那首哀怨悽惻隱透英慨的「寄外滇南」：

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子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
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愁朝陽。
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

×　×　×

留聲清音，傳自綠蔭深處。

蕭秋水拉劍抬首，舉目清潭如碧，紅柱綠瓦，一片新喜的景意，霧水還氤氳在潭上，猶未散去，潭上荷葉清蓮，初遇晨曦。

只見桂湖上一道金紅的橋道，直搭到湖心去，給人一種在蔭涼花景中，亦有輕曼絢麗的感覺。

蕭秋水自幼長在成都，當然知道那就是「杭秋橋」。

笛聲就從「杭秋橋」端悠悠傳來。

蕭秋水只覺在煩燥中一片清涼，禁不住蹣跚着往「杭秋橋」走去。

碧湖映潭，何其新翠。

那湖上的水，深邃而寧靜，像一面光滑的古鏡，鏡上畧有魚波。

「杭秋橋」盡處，是桂香柳影的「聆香閣」。

這裏水閣旁的桂樹，有六百多株，上五百年的歷史，還有一株丹桂王。

草亭如蓋映清流。

亭上有人。

笛聲揚起，悠悠嬝嬝，正是共長天一

色。

而遠遼方盡，那二胡便哀怨方新的接拉下去。

啊，親情，感情，近景，遠景，兄弟，朋友。

一一都如許哀傷地在音樂中點描着，讓人深心的愴痛。

蕭秋水禁不住往「聆香閣」上走去。

× × ×

「聆香閣」中有三個人。

蕭秋水快要走近的時候，那二胡已愈低愈沉，終渺不見。

然後那清婉鏗鏘的楊琴聲又响起。

琤琮若婉轉的流水，激在石上，如將軍上馬時的環珮，擊在鞍上。

樂音中有清婉，亦有壯志豪情，要拔劍去聞鷄起舞。

蕭秋水聽着，不覺熱血盈眶。

他本是性情中人，喜詩詞，愛樂音，更嗜縱遊天下，結交四方。

閣中亭上，有三個人，兩個男子，一個女子。

女子是吹笛子，相貌平凡，手持一墨綠得清澈的短笛，笛子很粗，但笛孔很大，與一般笛子，很不相同。

灰袍男子拉二胡，胡琴古舊，峻稜高瘦，眉目低垂，看上去只不過二十來歲，但他的神情，如五六十歲的老人，已了無生機。

現在彈奏的是一白袍男子，這男子稍為清俊，但相貌稍覺稚嫩，他膝上的楊琴又寬又長，但發出的樂音，卻是高山流水，清奇無比。

一曲既終，蕭秋水忍不住拍手叫好，才發覺臉上已掛了兩道長淚。

× × ×

白袍男子雙手一收，姿勢極是嫻恬，舉目笑道：「尊駕雅賞，為何移尊入閣一敍？」

蕭秋水笑道：「在下路過此地，得逢清音，實是萬幸，不敢以賤步驚擾先生雅奏。」

那女子忽然道：「見君眉宇，聽君言語，公子可曾受人追殺，迫來此地？」

蕭秋水一怔，擲劍長嘆道：「正是。在下走避倉惶，又與同行兄弟友儕失散，內心悲苦，無復言語。」

灰袍男子緩緩道：「兄台既然身逢大難，又有緣得此相見，蒙兄賞聽，吾輩當再奏一首，以解兄台內心積鬱。」

白衣男子與綠笛女子都點頭說好。蕭秋水見三人如此儒雅，而又投緣，更喜所奏之樂，心中很是欣喜，當下道：「在下即將遠行，雖卜生死，能在陽關西出之前，再聽三位仙樂，是在下之福也。蓋所願求，祈聽雅奏。」

綠笛女子襝衽道：「公子客氣。」

白衣男子琤琮地調了兩下弦，舒身道：「請兄指正。」

蕭秋水亦回禮，恭敬道：「豈敢，豈敢。」

灰袍男子緩緩地提高二胡，置於腿間，緩緩道：「那我們就開始了。」

白衣男子與綠笛女子齊道：「好！」

突然之間，自琴、自笛、自胡，抽出了三柄清亮的快劍，水濺一般刺到了蕭秋水的咽喉！

× × ×

三柄鋒銳的劍尖，猶如長綫一點，都抵在蕭秋水的咽喉上！

蕭秋水沒有避，也來不及避！

蕭秋水連眼都沒有眨，他驚愕，他詫異，但他沒有害怕。

蕭秋水沒有說話。他的劍還插在亭中地上。

白袍男子忽然道：「好，有種！」

綠笛女子道：「你不怕死？」

蕭秋水道：「怕。我最怕就是死。」

綠笛女子奇怪問道：「為何你現在不怕？」

蕭秋水端然道：「怕還是會死。」

綠笛女子道：「要是我們看你怕，就不殺你呢？」

蕭秋水道：「我蕭某人要生要死，不須要你們來決定！」

綠笛少女見他既無自負，亦無自卑的神情，忍不住道：「現在也是？」

蕭秋水道：「現在也是。」

綠笛少女眼中抹過一絲迷茫的神色，喃喃道：「是……是……我也是……」

白袍少年忽然接口道：「我也佩服你呢。」

蕭秋水正色道：「我也佩服你們。」

白袍少年奇道：「為什麼？」

蕭秋水笑道：「不是佩服你們的劍快，而是佩服你們的音樂好。」悠然了一會又接道：

「那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音樂。為什麼你們要個別奏，而不和奏，看你們出劍配合之高妙，了無形跡，是絕對能合奏出更好的音樂的。」

白袍少年與綠笛少女聽了這一席話，眼裏都綻放出熾熱的光芒，連握劍的手也抖了一抖，只有灰袍男子還穩穩地握着劍，但也抬了一抬目。

那目中的神采亦是奮烈的。

白袍少年忍不住問道：「你不怨我們麼？」

蕭秋水奇道：「怨你們什麼？」

白袍少年道：「你是被我們用計而擒，現在只要我手上一送，你就——」

蕭秋水坦然笑道：「有什麼好怨！你們是用音樂吸引了我，也就是用音樂擊敗了我，敗就是敗，有什麼好怨！」頓了一頓，惴然道：

「可惜……可惜……可惜我身上還有任務未了……。」

白袍男子難過地道：「但我們還是騙了你，」低下頭去，咬着嘴唇，道：「而且還要殺死你。」

蕭秋水默然一陣，道：「我知道。」

白袍男子忍不住道：「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殺你嗎？」

蕭秋水苦笑道：「不知道——不過，我想，你們一定有你們理由的。」

白袍男子黯然道：「因為……因為……因為我們就是三絕神劍的三大弟子，笛劍江秀音，琴劍溫艷陽，胡劍登雕樑。」

蕭秋水失聲道：「你們……你們就是『三才劍客』！」

白袍男子點點頭，道：「三劍聯手，江湖莫敵！」

灰袍男子突然說話了，一說就是喝道：「收劍！」

× × ×

三柄劍又神奇般消失了。都消失在他們的琴下、胡琴裏、笛子中。

蕭秋水摸摸咽喉，吞下了一口口水，道：「是孔先生的——？」

灰袍男子頷首道：「正是家師。」

蕭秋水長嘆一聲，脚下不丁不八，抱拳道：「既是孔揚秦先生座下弟子，敢問因何不殺？」

灰袍男子沉聲道：「因我們看得出來，你是條漢子，而且也是知音，對知音人，我們要給他一個機會，但是師命難違，還是要殺！」

蕭秋水一怔道：「那是——？」

灰袍男子道：「拔你的劍。」

蕭秋水緩緩把劍拔出，灰袍男子目光收縮，道：「扁諸神劍？」

蕭秋水道：「正是。」

灰袍男子脫口道：「好劍！」

蕭秋水道：「你們是權力幫中的？」

灰袍男子道：「不是。我們自小無父無母，是師父收養我們，所以他要我們做什麼，便得做什麼！」

蕭秋水道：「聞三位琴音笛韻，當知非匪患之輩，難道令師所作所為，不是權力幫傀儡？難道權力幫胡作非為，三位充耳不聞？」

灰袍男子沉默良久，終於道：「吾等非冷血之徒，然恩深如海，不能相忘。」

蕭秋水長嘆一聲道：「哦。」

灰袍男子道：「我知你心中不服，但二十二年前，若無家師，我們又豈有今日？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

蕭秋水靜靜聽完了之後，忽然道：「你們的心情，我很瞭解，只是音樂如溪流，自見格韻，若清濁不分，既無仁心，又清韻何來呢？」

灰袍男子退了一步，忽然厲聲道：「多說無益！我們練劍，向以三人合擊，這是我最後提醒兄台之事！」

蕭秋水爽然道：「承兄抬愛點醒，在我未死之前，還是要勸三位，摧搯廓清，存正維義，方為音樂之道：三人合奏，如劍合擊，更有奇境。」

語鋒一挫，抱拳道：「三位合擊，在下當知非敵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請各位手下不必容情，若在下不幸戰敗，乃藝不如人，絕不怨懟三位！」

語鋒一落，提劍虛刺！

× × ×

劍指灰衣人，灰衣人身形往後一長，錚地自二胡抽出長劍。

蕭秋水一招虛刺，也不追擊，抱一歸元。

灰衣人長劍抽出，也不變招，一彈，劍勢直走蕭秋水脅下要害！

蕭秋水劍身一黏，一招「移花刼玉」，以浣花劍派的輕巧，帶過灰衣人洒落的一劍！

沒料他的劍方才黏上去，灰衣人的劍忽然變成了三柄，三柄長劍若水無骨，颼颼颼幾聲，蕭秋水情知壓力太大，劍招太利，即收劍飛退，但胸腹之間的衣衫，已被劍氣絞得片片破碎。

灰衣人冷冷一句：「得罪！」挺劍又遊身而上，另外綠笛少女江秀音，白衣少年溫艷陽的劍，也同時自其他兩個角度刺到！

蕭秋水抖擻神威，浣花劍派以招式繁複精奇為主，一連刺、戮、點、捺、掣、攔、劃、割，刺出了八招二十七劍！

三才劍客擋了廿七劍，還有三劍。

這是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就不同了。

主動攻擊還是蕭秋水，他攻出了五招十九劍，對方還了十一劍！

第三回合就更糟了。

蕭秋水攻了三招十劍，對方反擊了十三劍！

到了第四個回合，蕭秋水接了廿一劍，才還了六劍。

第五個回合，蕭秋水只反攻過一劍。

第五個回合之後，蕭秋水就完全落於下風，連反擊的機會也沒有。

第七回合、第八回合、第九回合、第十回合……蕭秋水額上已滲出了汗水，所有的傷口，都在作痛，週遭的劍尖，都在他劍身的左招右架上形成一種「叮叮叮叮叮叮叮」連響之聲。

蕭秋水的劍愈彈愈快，對方三人的也愈刺愈快，就像三隻不同顏色的蜻蜓，把水上點得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漣漪！

不可戀戰。

蕭秋水猛地一劍橫掃，帶過三柄長劍，一連「叮叮」之聲响了卅一次，原來這一帶之下，對方三人已刺出三十一劍，都刺在蕭秋水的劍身上，猶如音樂一樣，煞是好聽。

蕭秋水長空而起，如飛鷂一般，正要掠出長亭！

但三點劍尖半空追刺，分三個角度，但同一方向刺來！

蕭秋水人在半空，本避無可避，但浣花劍派的武功，確有其獨到之處，蕭秋水一招「飛花無憑」，忽然身子脫力，猶如海天一綫，平平跌落下來！

那三柄劍就在他眼前、鼻尖、胸襟「嗤嗤嗤」地閃過。

「飛花無憑」乃蕭棲梧觀落花，時隨風起，時落無憑，人生去來，無常無依，所以創出這一套身法，突如風吹，忽落無棲，三才劍客雖劍法自琴、胡、笛中悟理，但變化上卻與浣花劍派的劍招各有擅長，以悟性及氣質論，以一戰一，蕭秋水可穩勝三人之中任何一人，縱二人合擊，亦可應付，但以三人力戰蕭秋水一人，蕭秋水就遠非其所敵了。

這三劍一起疾點，蕭秋水即刻一落平跌，但在同時間，三點劍尖立時往下刺到了！

三支劍鋒劃空「颼颼」之聲，蕭秋水足尖才告沾地，三劍已在他眼、鼻、胸三寸之遙！

蕭秋水甚至無法等到足跟着地，他的「鐵板橋」已倒彎過去，後腦沾地，三劍險險刺空！

這一下「鐵板橋」，變成如一道拱橋，應變之急，姿態之妙，世所難見；但三才劍劍勢突分，三人忽然前傾，向前俯身

，居然劍越蕭秋水頭頂，三劍反刺蕭秋水背心，三人的姿勢，與蕭秋水平胸而立，只是一向後彎，一向前傾，姿采之妙，從遠遠帶着水光霧氣望過去，紅亭中的比劍好不美妙，只是殺着却盡在後頭。

蕭秋水退無退地，進無進處，這三劍反刺，未着前忽然三劍劍身交錯一起，發出了一聲三種樂音的劍擊之聲，三劍一分，如一劍三刃，以三道死角擊殺蕭秋水。

蕭秋水跟未着地，人未平衡，劍路已被對方三個身子封死，背後三道劍路，又無可抵禦，除一死外，別無可能！

就在這時，忽聽「嗆啷啷啷嗆」一陣連響，黑影頓消，旭日重現，蕭秋水忽覺眼前一亮，劍氣突去，猛吸一口氣，一個「鯉魚打挺」躍了起來，只見澄湖碧水，人影熟稔，忍不住歡愉無限，長嘯起來，一身汚血，化爲清明！

× × ×

笛劍江秀音的劍鋒，就連在笛身上。所以她每一劍劃出，笛孔破空，因而都帶笛韻！

眼看她的劍刃就要刺中蕭秋水背門死穴上時，她不禁暗自悠悠一聲哀嘆。

她很喜歡這個瀟洒、然而豪俠精悍的青年人。

可是她突然發覺了一件事！

她的笛韻忽然換成了殺聲！

一柄雪亮如尖牙的劍，在她以爲不可能的情形下，一振間攻出一十七劍！

她能在一振間刺出十三劍，可以說是三才劍中最快的。

可是對方比她還攻多出四劍！

「嗆啷啷啷嗆」的聲音，就是二人互拚劍鋒，交擊下响起來的！

可是對方多了四劍，而且奇襲而來，第一劍震飛了綠笛，第二劍刺傷了手腕，第三劍封死了退路，第四劍劍尖突然止住了。

而劍尖就停在她的咽喉上。

江秀音閉起雙眼，却發現對方毫無動靜，緩緩睜開雙目，只見一白衣，長袖，驕傲、無情的年青人，手上穩如磐石，長劍平指，劍尖指在她的咽喉上，眼睛眨也不眨，望定自己。

江秀音也不知爲什麼，竟然臉上一熱，猛掠過一人的名字，吃驚道：「南海劍派，鄧玉平？」

那年青人眼角似有了笑意，已不如開始時那末無情，緩緩搖了搖頭，道：「不是鄧玉平，是鄧玉函。」

× × ×

鄧玉平，鄧玉函。

人說南海劍派掌門年青俊秀，風流倜儻，年方廿七，已是一派掌門，南海劍派到了他手上，不但發揚光大，而且長袖善舞，從遠霸外島，到侵佔中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

鄧玉平的身邊，充滿了令人心動的傳說。

然而鄧玉平也有個出名的弟弟，就是鄧玉函。

年輕的人都聽過他們兄弟的傳說，尤其是年輕的少女。

江秀音當然聽說過鄧玉平，亦聽說過鄧玉函，但而今站在她眼前，打落了她的劍，用劍指住她咽喉的快劍者，臉言冷峻、倨傲，但又十分無邪，微愁的人，就是鄧玉函，這消息令她震住，却也怔住。

……鄧玉函？

× × ×

白袍少年的劍招最好，因爲三人中，他最有悟性，而且最驕傲。

驕傲的人都較注重殺着與花式，劍法多走偏鋒，繁複或怪異。

可惜他撞上的不是鄧玉函。

鄧玉函也是個驕傲的人。

鄧玉函一生中只服兩個人。

一個是哥哥鄧玉平。

一個是兄長蕭秋水。

白袍少年溫艷陽眼看一劍要命中蕭秋水時，他心中亦有惋惜之情，這惋惜之情使他劍法緩了緩，劍勁也稍鬆了鬆。

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長劍劍尖被人雙指所挾！

他立即反轉劍尖，這一着能把對方二指旋絞斷切！

但就在他變招的刹那，那人已改搭在他的劍身！

他一扭之力，如嵌在磐石之央，絲毫未動！

他心裏一凜，連忙抽劍，但對方已搭上了他的手腕！

他的手腕立時如被鐵箍扣住！

他此驚非同小可，抬頭一望，蕭秋水已不見，換來一個又高又瘦，看來懶洋洋的散漫漢子！

但於一瞥之間，那人另一隻手已搭上他的手臂。

他的手臂立時酸了，劍鏘然落地。

但他另一隻空着的手已揚起楊琴，往來人天靈蓋拍打下去！

可是他的手才揚起，那人另一隻手又扯住他的脈門！

而原先那隻手已從他手臂改成捏住他肩膊關節！

溫艷陽驚懼莫已，那人還是懶懶散散的，但剎那間已從「太極擒拿手」改換成「八卦擒拿掌」，換了七八種擒拿方式，拑拿住他全身十七道大小要穴，溫艷陽連一根手指都動彈不得，只有苦笑道：「你是誰？」

那懶漢懶洋洋道：「我——的——名——字——很——長——，我——叫——左、丘、超、然……」

× × ×

複姓左丘，名爲超然。

左丘超然是個懶人。

所以蕭秋水、鄧玉函、唐柔、鐵星月、邱南顧、康劫生等人戲稱他爲「散骨大師」。

左丘超然懶起來，連吃飯都懶。

甚至連睡覺都懶。

但是左丘超然是天下擒拿第一手項釋儒與鷹爪王雷鋒唯一嫡傳門徒，他七歲練起，十三歲一雙手，連鷹爪子都抓之不損，十五歲就把黑道上大名鼎鼎的「鐵環扣」佟振北雙手拗斷，十七歲時在「鷹爪門」中，仍是最年輕的一代，但門中高手，見之無不尊爲「小師叔」，十九歲時認識蕭秋水，結爲莫逆之交。

無論誰雙手沾上他，都要倒霉。

當日之時，若不是左丘超然一雙手扣住鐵腕神魔溥天義雙手，蕭秋水還眞不能殺之。

× × ×

三人中武功最高，內力最厚，應變最快，智謀最深者，其實是胡劍登雕樑。

登雕樑也較爲無情。

也許他年歲也比較大，身份也較爲高，也許是因爲閱歷與責任之故，他雖然也器重蕭秋水，但下手却絕不容情！

但在突然之間，他聽到一聲叱喝：

「着！」

一道白光閃來，他才意識到剛才那一聲清叱是出自女子口音時，白芒已沒入他的胸襟！

他僅及時閃了閃，但一柄七寸飛刀，已沒入了他的臂膀裏。

他臉色慘白，長劍一鬆，左手撫臂，血滲灰衣。

但他哼也不哼一聲！

他眼前出現了一個少女，一個若不是穿勁裝誰也料不到能使出這樣迅速及準確的暗器來的女孩子。

這女孩子清着眼睛望着他。

登雕樑撫臂恨聲道：

「唐家？」

這女子點點頭，道：

「唐朋。」

× × ×

「唐朋！」

蕭秋水忍不住愉悅地叫道。唐朋。唐朋。忍不住過去要握她的手。

唐朋也情不自禁伸出手來讓他握。旭日已成晨曦，水氣漸較，日暖水清，紅橋嫚嫚，他們的感情自然得就像青天白日，水映亭雲。

蕭秋水還是忍不住叫道：「二弟！三弟！你們都來了呵！你們都來了！」

左丘超然笑道：「只要不死，自然都來了。」

鄧玉函也笑道：「來得還算及時。」

唐朋忽然道：「這三人，殺還是不殺呢？」

蕭秋水怔了怔，道：「當然不殺。」

唐朋笑問道：「爲何不殺？」

蕭秋水搔搔頭道：「好像……好像是因爲……因爲剛才他們也沒殺我……不不，不不不不，我太高興了，高興得連話都不知該怎麼說，連理由都不知該怎麼想了……」

唐朋笑道：「我知道了……」又向登雕樑道：「你走吧！」

蕭秋水忍不住問了一句：「妳……妳眞的放了他？」

唐朋回眸道：「你說不殺，我就不殺了。」

然而她忽然臉飛紅了起來，那紅彩就如晨暈一般自然，自然得像綠，像山光水色，處處皆是風景。

唐朋悠悠又道：「其實要不是登兄專注出劍要殺蕭兄，我還絕對不能出手就傷得了登兄。」

登雕樑赧然道：「唐姑娘，妳這一刀，我也許接得下，但登某也知接不下妳五刀。」

左丘超然也笑道：「溫老弟，我的擒拿手要不是先發制人，先拑制住你長劍，恐怕勝負迄今尚未分哩。」

溫艷陽臉紅了一紅，道：「以一對一，我非你之敵。」

鄧玉函沒有說話，只是緩緩的收了劍，向江秀音長揖了一下。

江秀音回頭就走。

蕭秋水忙道：「承蒙三位適才不殺之恩，今後兩不相欠。三位亦知，我兩位拜弟及唐姑娘已經到來，三位要殺吾等絕無希望。三位器識、胸襟、品格，都是上選，爲何要附蛆到底，不棄暗投明？大義滅親，需大俠之勇！唯舉世濁流，君等何不如仙樂清耳，亦清人世？此次別後，再有格殺，區區等亦無怨懟，然三位恩怨分明，勝敗不狎，乃眞君子也，爲何不揚名立世，替江湖上清出一條坦蕩之道？而甘心附麗權魔，自敗身名於百世！」

溫艷陽聽得這番話，年輕的目中一片茫然，登雕樑却長揖到地，也不打話，返身就行，終在遠處消失。

× × ×

他們又重逢了！

陽光滿地，風動葉搖，紅亭綠瓦，簡直像婉麗的國畫一般。

你想他們該有多高興？

可是他們不能只是在高興，前路茫茫，還在等着他們四人。

所以他們歡笑、互問、奮悅、暢談，然後：

繼續向陽走。

× × ×

四月十七。

六龍生氣，大明天恩。

忌：出行動土安葬。

初七己亥木危制亢。

宜：結網取魚。

遊禍天地橫天朱雀。

冲煞二十六西。

× × ×

穿過四川省，即進入貴州。

到了貴州，只要順黃果飛瀑，渡烏江，不久即可進入廣西省。

入廣西，就可以到桂林。

抵桂林，就可以見着孟相逢、蕭易人、蕭開雁、唐剛、唐強、鄧玉平……可是眞的那般順利麼？桂林的浣花分舵，眞的有那般平靖麼？

……

這日，他們來到了貴州甲秀樓。

一路平安，但心中，却是惴惴不安。

所幸他們是天性樂觀的人，何況他們又在一起，雖然心焦如焚，但心裏還是很快樂，就算天塌下來，也一樣當作被蓋。

× × ×

水從碧玉環中出。

人在青蓮瓣裏行。

南明河上，就是名聞天下的甲秀樓。

甲秀樓，眞是甲秀天下，橫跨河上還有一道霽虹橋，登樓眺望，前臨芳杜洲，北接浮玉橋，南臨葛佛寺，翠薇閣，菁華滙集，美不勝收。

他們一行四人，就在甲秀樓上充饑，因事急如燃眉，也無心賞景，但偶爾開幾句玩笑罷了。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樹眞人」桑羽與杜鐵池兩位道人正在雁蕩後山一處石峯上論道，却遇上地動山搖，天崩地裂的險象，整個雁蕩後山，烈焰冲天，兩人身陷火海裏，正在危急時，幸被徐雷所救，杜鐵池是徐雷的恩人，相見後互道原委，大家正慶脫險之際，又見青霞滿天，原來是一頭藍面毒蛟出現作怪，於是合三人之力欲除此害，不料被牠狡脫，他們正思如何捕殺此毒蛟時，「赤鍊老人」仇一龍也來參加捕殺之舉，當下四人共相計策，結果將毒蛟殺死……

騷娘遇俏郎　法輪門仙帳

杜鐵池頓時面現尷尬，由不住轉臉看向徐雷，後者哈哈一笑上前道：「算了，算了，仇翳子，你的一切損失包在我徐雷身上，絕不使你吃虧就是！」

仇一龍見徐雷爲杜鐵池緩頰，一時倒也不好再說什麼，面前銀光乍閃，「玉樹眞人」桑羽已現身眼前。

只見他手裏提着烏光閃爍的「兜率網」，網子裏有一個柚子般大小的紅色光團，時明時暗的閃爍着紅光，正是那頭藍面蛟修練千年的一顆內丹！

仇一龍原擬藍面蛟與這顆內丹，同屬於自己所有，却未曾想到鷄飛蛋打，非但藍面毒蛟爲杜鐵池殺死，即令這顆內丹，也落在別人手中，自己平白無故的還喪失了一口仙劍，心裏好不懊喪。

當下向着徐雷抱了一下拳，表情極不自然的道：「我還有些事情須要料理，這就和恩兄你告辭了！」

言罷更不待徐雷回答，却連正眼也不看桑羽與杜鐵池一眼，手舉處，化爲一道赤色紅柱，陡地經天直起，瞬即無踪！

徐雷方自喝一聲：「仇道友且慢，且慢——」

仇一龍早已消失無踪！

徐雷看着桑羽嘆息一聲，道：「這人的性子也是太急了點了！」

「豈止是性子急！」桑羽冷冷笑道：「度量也太窄了一點，簡直不盡人情！」

徐雷一笑道：「他是想要道友你得到的那顆內丹！」

桑羽點頭道：「我當然知道，其實這顆內丹對我倒是沒有大用，對他却是價值不輕，怪物內丹所聚集的乃是地底至陰之火，仇老頭所練的『七煞神火』却是至陽之火，兩者相濟，可成『坎離十煞』，以仇一龍道力，只須加以調息，不出一年即可練成！」

徐雷點頭道：「不錯，仇一龍如果練成了『十煞火』，對他未來抵禦天刦大是有所帮助，桑道友既是如此，何不成人之美，將這顆地火丹元就贈送給他，豈非是功德無量麼？」

桑羽微微一笑道：「我原是這個意思，只是他却不容我說出話來，即負氣離開，又能怪得誰來？」

說罷將手中「兜率網」提高了，運施法力，駢二指一連向着網內指了兩下，那顆地火元丹，頃刻間即縮得小如鵝卵！只是看來紅光益盛！

桑羽遂即連同兜率網一併收入手中，却含笑道：「我暫且先代他收着，忖思着仇翳子絕不會就此甘心的，他再來找我時，我再給他也還不遲。」

杜鐵池甚爲汗顏的道：「我也是太莽撞了，平白無故的損毀了他一口寶劍，眞是不好意思！」

徐雷笑道：「恩人不必過意不去，這正是他的福份，你日後就知道了！」

杜鐵池不明所以的道：「這話是怎麼說？」

徐雷道：「恩人你此番出世，仙緣遇合，洪福齊天，凡事逢凶化吉，連帶着有不少人都要沾你的光——這仇一龍也就是其中之一，往後再看吧！」

杜鐵池聆聽後沒有說話，心中却在想

，果眞要是如同徐雷所說，到時一定要助那個仇一龍一臂之力！

一場驚亂總算平息下來。

「玉樹眞人」桑羽乃得拾起前話道：「寒舍就在左邊不遠，請二位就近一敍吧！」

徐雷點頭笑道：「昔日在困中，每以『石鏡透視』之法觀查一切，悉知道友仙居在側，只是却礙於道友禁制，未能得窺全豹，正要拜訪！」

杜鐵池也點頭讚好！

桑羽遂即施展「挪移換位」之法，雙手微微搓動，十字形由胸前散開來，一片白烟散過，三人頓時消失不見！

等到杜鐵池也感覺到脚踏實地，睜眼再看時，才發覺到此身已來至在桑羽洞府前面！

徐雷一笑道：「我只當桑道友爲前輩散仙桑全眞眞人之後，承襲桑老之一貫道統，此刻看起來，道友竟精通『小太合神道』諸法，這麼看起來，莫非與『天南堡』的尚夫人亦有所淵源麼？」

桑羽道：「道兄果然見多識廣，在下雖然繼承先祖部份道統，但是眞正造就在下成器的却是我嬸母尚霜飛，在天南堡裏，我曾住過十七年之久！」

徐雷甚爲驚訝的道：「原來這樣，眞是失敬了，這麼說起來更不是外人了！」

桑羽怔道：「怎麼？」

徐雷道：「尚夫人之七弟尚桐與我却是誼屬兄弟，交情極深，當年曾與其共往『天南堡』，與令叔嬸有過數面之緣，並曾蒙令叔欵待，居住在『海天閣』內！」

說到這裏喟然一嘆道：「這已是將近二甲子年前的事了！」

桑羽極爲興奮的道：「來！我們進去再說！」

言罷伸出右手，隔空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各按一掌，頓時烟霞閃過，現出了一片洞門！

這地方前此杜鐵池曾隨桑羽來過，倒不覺奇，然而在徐雷眼中，却現出很是驚訝的神態！

「玉樹眞人」桑羽隨着用手一指，青光猝閃，關閉着的兩扇門扉遂即緩緩的自行敞了開來！

桑羽在前，帶領着二人步入！

那洞府爲一長圓形狀，內裏擺設一片白潔素雅，一色的青玉，雕鑿成長短高矮坐臥不一的各式櫈椅，看上去眞個是「銀碗盛雪」纖塵不染！

洞內的光度適中，與洞外的兩行雪松映襯得十分清趣，一隻青玉的鶴頸長瓶靜靜的站在角落裏，却由鶴嘴裏嬝嬝的噴出一縷香烟，整個洞府內瀰散着一種極爲輕微的淡淡芳香，令人神清智爽。

各人坐落之後，桑羽揑唇的輕噓一聲，即聽得一聲清嫩的猿鳴聲，傳自洞外，轉瞬間白影閃動，一頭三尺許高，紅眼丰神的白猿已來到面前。

看樣子這頭白猿與桑羽相處極熟，見面之下咭呱！叫喚一聲，遂即騰身直起，向着桑羽身上落下來，却爲桑羽反手一掌戲打在地！

那頭白猿捱打之後，在地上一個滾翻，又跳了起來，一雙紅眼睛才似發現了洞室內的另外二人，頓時怔住！

桑羽笑罵道：「畜牲，當着客人面前也是這般的無禮，豈不是討打麼！還不快去摘上幾個雪桃來獻客？」

白猿嘻着一張闊嘴，「咭呱」連聲！一時怪叫不已，足下滑動，頓時如箭矢般的穿越出去！

徐雷點頭道：「道友這地方眞個安靜，倒是一處難見的修仙好地方！」

桑羽道：「小弟那裏有這等福氣，這是小弟一個密友——『小倉神君』暫借給小弟居住，不過是代人看守門戶而已！」

徐雷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小倉道友的大名我是久仰了，風聞他與東海『赤鮮子』鬥法不勝，憤將怒海行法倒置，幾成巨災，可是眞有此事？」

桑羽嘆息一聲，點頭道：「這件事是有的，如非『崑崙七子』路過，挽救了這場浩刼，後果簡直不堪設想，爲此我這小倉道兄事後引咎自罪，面壁一甲子，並發誓積十萬善功，以贖前罪，小弟來時正適他面壁期滿，乃將洞府交我看管，他自身却出外積修善功去了！」

說話時，只聽得一聲猿鳴，洞外白影一閃，那頭白猿去而復還，兩手上却分持着六七枚大如飯碗般行的雪桃，一路歡奔亂跳的向洞內跑來。

「玉樹眞人」桑羽笑道：「二位請品嚐一下東山的特產，這東西得來不易，快嚐嚐新吧！」

說時由白猿手上接過桃子來，分贈二人各一個。

徐雷啖了一口，感慨着道：「記得上一次吃這類桃子時，應該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那一次像是在『碧溪山』，想不到在南雁往了這麼久，居然還不知道這裏還產有這類佳果，好吃極了！」

他一邊說着，三口兩口便即把一枚碩大的桃子吃到肚子裏，却又向桑羽要了一枚。

杜鐵池看着到手的雪實細肥碩大，在雪白的菓面上，輕輕染有一些粉紅，整個桃實，像是一個軟透的水晶球，看上去吹彈可破，試着就近唇邊輕輕一吸，頓時皮破汁溢，滿口瓊漿，芳馥滿腮，一時忍不住倉促吃下。

桑羽又遞與他一個，笑道：「凡是吃這類雪桃的，一個是絕不够，最少要吃了兩個，只有一待兩個下肚，第三個却是無論如何也吃不下了！」

杜鐵池心還不信，誰知兩個桃子下肚之後，果然感覺到胃已漲滿，實在吃不下了，一時間只覺得說不出的舒服，彷彿全身上下所有的汗毛孔都張了開來！

那徐雷更忍不住連聲誇讚起來，却又向桑羽詢問出處。桑羽只是笑而不答。

杜鐵池道：「我知道了，莫非是前輩自己所栽種的？」

桑羽一笑道：「這倒是猜對了一半，是人家栽種的，却不是我！」

徐雷一怔道：「難道雁蕩另外還居有外人不成？」

「也不是外人！」

桑羽微笑道：「看來這個秘密是守不住了，我就實在對你們說吧，這些雪桃；却係來自碧溪的珍種，只是並非是我移植

來的，而是吳仙子——」

徐雷一愣道：「吳嬪？」

「不錯！」桑羽道：「這個人最講究口福，後嶺絕峯上除了有六棵這類雪桃靈木以外，另外還種有幾棵『冬菓』，更爲珍貴，只可惜，她師徒二人怕人偸吃，即在菓熟之初即統統採擷光了，這幾棵雪桃再過兩天，也絕對會被採摘一光，現在不吃可就再也難有機會！」

徐雷哈哈一笑道：「妙——」只是他雙眉立刻皺了一下，道：「只是那吳仙子，却是有名的難惹，你竟能偸吃她的珍果，却要小心她上門找你的麻煩咧！」

桑羽一笑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況乎今日之事杜道友與她尚有解圍之功，吃她幾個桃子想必不會說什麼話吧！」

他一面說一面向杜鐵池施着眼色，杜鐵池尚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可是徐雷却也馬上有了覺查，神色一變道：「桑道友注意，有人來了！」

話聲才住，即見洞外一片彩光閃過，現出了「碧溪仙子」吳嬪窈窕的身影。

杜鐵池不禁站起來，喚道：「吳仙子來了！」

吳嬪原是一臉的憤容，乍見杜鐵池却不便發作，微微一笑道：「杜道友還在這裏？請坐下說話吧！」

眼珠子一轉，却又瞟向桑羽，冷笑一聲道：「虧你也算是正道裏一個有鼻子有眼的人物，居然屢次作賊，這一次被我捉住了，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桑羽翻着眼睛道：「我又偸了妳什麼東西了？」

「哼——」吳嬪目光向着几上吃剩下的一枚桃子瞟了一眼：「這桃子可是你摘的？」

桑羽點點頭道：「不錯！」

「是你種的麼？」

「不是——」桑羽一笑道：「山是無主的山，這些菓子自然也是無主的了！」

吳嬪冷哼了一聲，正要發作。

一旁的徐雷却站起抱拳道：「這位敢就是碧溪山的吳仙子麼？老夫有禮了！」

吳嬪一笑道：「不敢，尊駕大概就是人稱的『鬧海龍王』徐雷徐道兄了？久仰之至！」

徐雷想不到對方居然還記得自己當年的一個渾號，不禁大感驚異，哈哈一笑，道：「道友妳取笑了！請坐下一談吧！」

吳嬪目光一掃桑羽，冷笑道：「主人可沒有請我坐下。我這個人向來知趣，人家不歡迎，我絕對不掃人家的興！」

徐雷笑道：「道友想必還在爲那幾枚雪桃生氣，這都是老夫與杜道友貪圖口福的罪過，使得桑道友暫時做了順水人情，歸根究底，還是老夫與杜道友的不是，尙請道友海涵不與見責才是！」

吳嬪臉色微微一紅，窘笑道：「道兄這麼一說，眞比罵我還厲害，幾枚山桃算得了什麼，果眞道兄與杜小友喜歡吃的話，就連樹摘光，我也不會說上半個不字，我只是氣他——」

說到「他」字時，鳳目微瞟，瞄向一邊的「玉樹眞人」桑羽，粉面上着起了一片薄嗔，輕輕的哼了一聲，沒有再接說下去！

徐雷敏感的再看向桑羽，只見他含蓄的目光裏，充滿了一片情痴，頓時他心內雪然，哈哈一笑道：「這就是了——」

說到這裏忙招呼杜鐵池道：「杜恩人你不是還想吃桃子麼？難得吳仙子這麼大方，那桃子生長的地方，老夫也知道，我們這就去再摘它幾個！」

杜鐵池那裏省得徐雷話中之意，聆聽之下忙自揮手道：「不……我實在吃不下了！」

徐雷道：「來來來，不要客氣！」一面說，遂即拉着杜鐵池往外面走！

杜鐵池心裏好生過意不去，還在暗怪徐雷行事莽撞，人家只是一句客氣話，他却當成眞的，還硬要去摘吃人家的桃子，眞是豈有此理！

心裏這麼想着，却由不住被徐雷硬架着向洞外步出！

桑羽那裏會看不出來？

——當下他搶上一步，道：「二位道友請留步，我陪你一塊去吧！」

不意他身子方上前一步，却爲「碧溪仙子」吳嬪橫身攔住！

桑羽乍然接觸到對方那雙瞳子，情不自禁的就定下了身子——

吳嬪哈哈一笑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留下來給我算算舊賬吧！」

她一面說，單手插腰似嗔又怨的冷笑一聲，逕自轉向一張位子上坐好！

桑羽原想追出去，見狀却不自禁的苦笑了一下！一時進退維谷，好不爲難！

徐雷却趁機拉着杜鐵池步出洞外，身形一閃，遁出數十丈外！

杜鐵池責怪地道：「你也未免太不客氣了，你既愛吃桃子，又何必把我也拉上了？」

徐雷嘆了一聲笑道：「恩人你也太老實了，那個眞要你去吃她的桃子！」

「那你又爲什麼硬把我拉出來？」

忽然他心裏一動，「哦——」了一聲，道：「莫非你的意思是……？」

徐雷頷首微笑道：「恩人莫非看不出來？那位桑道友與吳仙子乃是孽纏三世的一雙愛侶，難得吳仙子今日自行上門，料必他二人有許多話要說，我二人又何必夾在裏面作梗？」

杜鐵池一怔道：「原來這樣——」

徐雷道：「關於這件事，恩人也許尙不盡知，據我所知這位桑道友在暗戀吳仙子，却是歷經三世，末後的一世並曾面擋秋山以死殉情，卒使吳仙子衷心感動，亦曾以死相謝——」

說到這裏，他長嘆一聲又接下去道：「這件事還是當年由一位熟悉此事的長者嘴裏悉知，按說他二人歷經三世相纏未果，到今世總該得償夙願了，那裏却又想到，那吳仙子於今世之初，未入道前，在巫山脚下，誤爲毒蜂所螫，却又爲此生出了一段意外的姻緣！」

杜鐵池聽得怔住了。

徐雷道：「那些毒蜂，乃是巫山上一個怪客——『百花敎主』佟聖所豢養！這百花敎主佟聖，爲人居於正邪之間，以多妻著稱天下——」

對於這件事，徐雷竟會知道得這般清楚，確實出乎杜鐵池意外！

眼前山光明媚，西天一抹殘霞渲染得如同少女唇上的胭脂！

二人在一截枯樹根上坐下來，杜鐵池頻頻詢問下情，徐雷却笑道：「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恩人知道了，放在心裏，千萬不要爲外人道及！」

「這又爲什麼？」

「那位桑道友倒沒什麼！」徐雷緩緩的道：「只是吳仙子却是有名的量狹，況乎這件事她是絕不願意爲外人所知，一個臊了她的皮，就不好了！」

杜鐵池點頭答應！

徐雷遂道：「我方才說到那個『百花敎主』佟聖，這個人乃是海內知名的一個陰陽敎士，奉行兩性陰陽採補之說，每倡異行，他在巫山上下遍植異種奇花，這些花外表均極艷麗，只是都含有强烈的異功，他更養了許多異種黑蜂，每日聽任這些黑蜂吸食所植花蜜，如此久而久之，這些黑蜂體內皆蘊含花的異能，以之縱人，一爲所螫，本性即失，變得春心盪漾，聽任交合，以盡其採補之能！」

杜鐵池不禁一驚，這些異說，老實說他眞還是第一次聽過！不禁聽得呆了。

徐雷冷笑一聲道：「據說那佟聖素日豢養這些黑蜂，目的是在他那百十妻妾，以增其交合之趣，却未曾料到，竟然誤刺了吳嬪。」

杜鐵池驚道：「這一來怎麼是好？」

徐雷道：「據說凡爲這種異蜂所螫之後，必先昏睡半日，一經醒後，即淫性大發，是以那百花敎主佟聖發覺時，吳嬪正在昏睡之中，佟聖一見吳嬪驚爲天人，乃將其帶回寢宮，原思等她醒轉之後，再思染指，遂即自去！」

「後來呢？」

「後來可就不妙了！」

徐雷苦笑着續道：「這件事說來眞是陰錯陽差，原來那佟聖有個兒子名喚玉麟，從其舅氏『黃風客』練習『五行生尅之術』，平日不在敎內，想不到那一日却無巧不巧正好轉回！」

「這件事眞是異數，」徐雷接下去道：「那佟玉麟平素原是不恥其父行徑，是以才會從其舅氏改習五行之學，他原是不沾女色之人，想不到在目睹吳嬪之後，竟然大生憐愛之心，當時吳嬪原在昏睡之中，佟玉麟由其父另外姬妾口中悉知爲其父新帶上山之人，一時大生義憤，決心將吳嬪放回，於是趁其父尙未轉回之前，乃將吳嬪偸偸帶回自己居住之處。」

他嘆了一聲，微微搖頭道：「這個玉麟也許與吳仙子活該有此一番情孽遇合，一番好心救人，却未曾料到臨終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塲。」

杜鐵池吶吶道：「莫非……莫非他們之間……」

徐雷點了一下頭，道：「結果情形，你亦可想知吳仙子醒轉之後，春情大發，百般勾引之下，佟玉麟克制不住，二人就此一度苟合——」

長嘆一聲，徐雷吶吶道：「這件事對吳仙子來說，固然喪失了貞操，引爲平生之恥，對那個佟玉麟來說，更是毀壞了他十年來苦行所築練的『五行道基』，二人痛不欲生，決心一死——」

杜鐵池神色一凛。

「當然沒有死成！」——

徐雷吶吶的接下去道：「就在這個時候，百花敎主佟聖來了，阻止了二人的愚行，目睹如此，也是不知如何是好，總算此人還有一些倫禮觀念，覺得父子不能共事一女，又怕其子心戀吳嬪美色，不知上進，遂即將吳嬪打落下山，這麼一來，才會有吳嬪日後的仙緣遇合。」

杜鐵池嘆息一聲，沒有說話。

徐雷道：「那個佟玉麟想不到竟是天生的情種，自從悉知吳嬪被其父送離巫山之後，幾乎父子反目，自後多年遍歷仙山，好不容易在碧溪山找着了吳仙子，那時吳仙子却因仙緣遇合，從其師『摩雲子』處，習得了無尙仙法，並爲摩雲子開了三生智域，乃悉知前三世與桑道友之姻緣遇合，內心大爲感觸，對於佟玉麟極爲冷漠，那佟玉麟在碧溪山苦守三月，最終爲摩雲子所驅，不得不斷腸而去……」

徐雷說到這裏臨時頓住，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杜鐵池道：「後來呢？」

「後來的事我可就不知道了。」徐雷道：「我說的這些，也都是百數十年以前的事，現在究竟發展到什麼的結局，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不過據說那佟玉麟轉回巫山之後，曾立誓言，除非能候得吳嬪回心轉意，他永生永世誓不另結新歡，看來却是痴得可憐。」

杜鐵池輕嘆一聲道：「他也未免太痴了！」

徐雷一笑道：「那位桑道友又何嘗不是？」

杜鐵池不解的道：「莫非桑前輩就因爲這樣，才對吳仙子心裏不存諒解？」

「那恩人你這話就說錯了。」徐雷道：「據我所知，桑道友對吳仙子並不曾有絲毫異心，倒是吳仙子自己不能原諒自己，她心裏一直記恨着前恥，自以爲配不上桑羽，所以桑道友每次去找她，她總避不見面。」他微微笑着道：「這些事當年曾經風傳一時，膾炙人口，對於他們當事三人，我却未能一見，甚以爲恨，却想不到在遠隔百數十年後，適當我刑滿出困，却在進裏遇見了這故事的兩個主人，也算是一樁有趣的巧合了！」

杜鐵池傷感的搖了一下頭，這段往事雖然未必纏綿悱惻，却已深深的打動了他的心。

看看天上的一片浮雲，他感嘆着道：「這麼看起來，桑前輩之所以還不曾與吳仙子合好，主要還是因爲這件事……那佟玉麟的遭遇又何嘗不凄慘，令人同情？」

徐雷悵悵的道：「這件事已發生了百數十年這麼長久的時間裏，三方面都必然飽經閱歷，道法增長，人情的困擾，未必不見得就解不開來，說不定吳仙子也已解開了積壓在內心已久的情結，不再固執，果能如此，桑道友的一腔至誠也許已經打動了她，二人歷經三世的一番孽情，在今世也該圓塲了。」

杜鐵池連連點頭道：「但願如此！」

徐雷道：「恩人這一次仙緣遇合，得天獨厚，只是若須回復前生功力，尙須九九之期，這段時日裏最好深居間出，多習

師門心法，一且功力回復之後，即可縱橫來去，遨遊於天地之間了。」

他所謂「師門心法」，自然指的是「七修道統！」那七修洞府雖然毀於天災，但是刻記在洞壁上的七修道統，早已熟記在杜鐵池心裏，他原是歷積三世修爲之人，深具慧根，一且深悟出師門道統，也必然回復了前世功力。

這麼說起來，目前這一段時期，對他來說實在是至爲重要了。

徐雷道：「本山後嶺已毀於天災，目前要尋找一處居住地方，誠是不易，這倒是一件爲難的事了。」

杜鐵池道：「既然這樣，我可以暫住在桑前輩的洞府，待過了九九之期後，再另謀居處。」

徐雷聆聽之後，未置可否。

杜鐵池道：「你以爲可好？」

「這個……」徐雷搖搖頭道：「依我之見，這裏固是方便，却與恩人你目前情形不合，最好還是另外找一處隱秘地方爲是。」

「這又爲什麼？」

徐雷道：「恩人目前情形最忌分心，桑道友深悉此情或可無碍，我是怕……」

杜鐵池道：「怕什麼？」

徐雷嘿嘿一笑道：「吳仙子師徒，與恩人你近在咫尺，難免令你分心。」

杜鐵池怔了一下，點點頭道：「這層顧慮倒也是事實，那麼，你看我們應該去那裏才好？」

徐雷道：「這一層恩人不必多慮，我已想好了一個地方，崑崙山『落星岩』，有我當年一個故人，等一會告別桑道友之後，我即可帶你前去。」

杜鐵池道：「你是否也同我一起，居住那裏？」

徐雷點點頭道：「按說我應該守候在恩人身邊，以期渡過九九之期，只是我却有重要之事，必須要往東海一行，須要躭擱些時日，可望在恩人九九期滿之前趕回來，這期間，恩人只須一心練功，料可無事？」

正說話問，却見面前霞光一閃，桑羽同着吳嬪已雙雙現身面前。

吳嬪驚訝的道：「二位道友不是要去摘桃子嗎？」

徐雷笑道：「餘實不多，還是留下來給主人自己食用吧！」

吳嬪當然知道二人用心，秀美的面頰上略爲現出了一些紅暈，嫣然一笑，却向杜鐵池道：「杜道友可要到舍下來玩玩，我們一塊走吧！」

杜鐵池心念瑩瑩，不覺脫口答應，等到出口之後，才又想到或有不妥，不覺把眼睛看向徐雷。

徐雷明白他的用心，當下笑道：「恩人稍散身心，有何不可，只在明午以前趕回來也就是了。」

聽他這麼說，杜鐵池不禁寬心大放，遂即展開笑顏。

吳嬪精細過人，立刻聽出了語病，遂笑向杜鐵池道：「怎麼，杜道友將有遠行不成？」

「這……」杜鐵池不擅說謊，遂道：「是的，……弟子打算到崙崑去一趟。」

吳嬪微微一笑，並不多問，遂點頭道：「那我負責明天送你回來就是，我們走吧！」

杜鐵池方自向桑羽點首作別，即見吳嬪錦袖輕揚，一片青霞閃過，二人已起身空中，只覺得被一幢碧綠光華罩住，不過是轉得一轉，已落下一片山谷。

杜鐵池雖在雁蕩住了甚久，可是他確信自己還不曾來過這個地方。

夕陽之下，白雲翠柏，對襯得十分情趣。

在一排揷天而起的青石高峯斜照裏，看見了一座月亮洞門，兩棵雪松左右對倚，門扉上老籐糾葛，較之桑羽修眞之處另有一番趣味。

杜鐵池心中正自疑惑，因爲他記得這座洞府先時已爲「劍髯公」歐震「天藍神砂」所毀，何以這麼短暫的時間裏又完好如初？

「碧溪仙子」吳嬪已笑道：「你奇怪吧，其實我這洞府共有兩層門戶，歐震所毀的那扇大門，已爲我施展仙法完全淸除乾淨，你我現在所站之處，也就是原先的院子，你可看得出有一絲痕跡麼？」

杜鐵池左右觀察了一下，只覺得石秀風淸，翠嶂白雪，一派自然，那裏像是新遭大刧模樣，內心不禁大爲欽佩。

吳嬪站定之後，纖指微伸，上下劃動了一下，頓時閃出了一片紅光。

那片紅光不過閃得一閃遂即無踪。

杜鐵池只覺得眼前一亮，却又較諸先前變了一番景象，目光所及，但見百花怒放，翠草吐芬，一片香光裏，更有蝶兒雙雙，那裏像是嚴冬景象，分明回春大地。

這等景色，不禁使得杜鐵池大爲震驚，仙家妙術竟能奪天地之造化，端的是無所不能了。

他只管打量着眼前這番綺麗景色，不覺面前彩光乍現，梁瑩瑩已含笑來到了面前。

杜鐵池大喜上前道：「瑩瑩——」

梁瑩瑩妙目一轉，似笑又羞，却偏過身來，向着吳嬪姍姍下拜，道：「叩見師父——」

吳仙子含笑道：「罷了，見過妳杜師叔——」

「杜師叔？」

瑩瑩睜圓了眼，看向杜鐵池，後者也現出侷促不安的神態。

吳仙子見狀一笑，道：「罷了，你們也算是兩世的姻緣了，不拘束這些也無不可，只是人前稱呼，別人倒會說我這裏沒有規矩了！」

瑩瑩天眞的道：「這又爲什麼？」

吳仙子道：「你那裏知道，杜道友多世修爲，論輩份，恐怕比爲師還要高出許多，他的前世恩師，即是『一子七眞』中的『七修』老前輩，妳道他輩份高麼？」

梁瑩瑩看了杜鐵池一眼，滿臉欽慕之色。

杜鐵池不好意思的道：「前輩這麼說，實在不好意思！」

吳嬪微笑道：「你這麼稱呼我，才使我不好意思，我現在跟你怎麼說也難以說淸，再過上半年，道友你前數世法力智域完全恢復之後，你就明白了，那時道友你

就不會再以前輩來稱呼我了。」

杜鐵池心裏始終包着一個疑團，對於前生事，他雖已洞悉不少，只是却不能深入，每想起來，總似覺得有些意態矇矓，一陣淸晰，又一陣迷糊。

即以眼前吳嬪與瑩瑩兩張臉來說，這時他仔細打量之下，即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尤其是瑩瑩——那張臉簡直太熟了，熟的就好像是身邊眼前的人，簡直呼之欲出。

——那是一張親近到無以復加地步的臉，那眉兒、眼梢，以及那張略有弧度的嘴，在在都使他念及到有似故人。

一霎間，他腦子裏映現出這一張臉，却是不同髮式衣着的另一個人。

「明君——」不假思索的，他嘴裏竟然喚出了這個名字，忍不住上前一步，緊緊執起了對方的手。

瑩瑩呆了一下，紅着臉推開他，忸怩的道：「誰是明君嗎？你——」

杜鐵池頓而一呆，再看瑩瑩的臉，却又變得模糊了，頓時不禁又怔住了。

吳嬪冷眼旁觀，自無不知之理，當下微微笑道：「杜道友是我們這裏的貴客，瑩瑩妳要好好的接待——」

瑩瑩垂頭淺笑道：「我知道。」

吳嬪遂即笑向杜鐵池道：「山居荒陋，無以待客，杜道友不要見外，隨便走走，我先進去了。」

杜鐵池忙抱拳道：「前輩請便。」

吳嬪遂即含笑離開。

二人一直目睹着她進入房中之後，瑩瑩才笑着一跳上前，道：「哼，你現在可是了不起了，才學了幾天道呀，居然當起長輩來了！」

杜鐵池紅着臉吶吶道：「我也不想這樣……誰叫我的輩份高呢？」

瑩瑩水汪汪的一雙眸子，不停的在他身上轉着，聆聽之下，微微頷首道：「眞是羨慕你的好造化，我師父一向是最難說話的人，想不到對你居然也這麼好，還有桑師伯這個人也是個怪人，平常輕易不與外人結交，對你看起來也是格別——唉，我就沒有這麼好的福氣！」

杜鐵池道：「妳的福氣已經够好的了，年紀輕輕的已經練成了這麼一身仙法，往後不可限量，還不知足！」

瑩瑩「噗！」一笑道：「你可眞會說笑話，我這樣就能算好麼！往後你比我不知更强多少呢！」

她忽然發覺到杜鐵池一雙眸子，盯視着自己，不覺臉上一紅，輕輕推了他一下道：「那有這麼看人家的？不害臊！要是給師父看見，看你好意思——」

杜鐵池恍然失態道：「我只是看妳像一個人……」

「像誰？」

兩隻手往腰上一插，仰起臉來，模樣兒越加的可人！

「像……」杜鐵池吶吶道：「我只是看着像，倒是說不上像誰……」

梁瑩瑩聳了一下鼻子，玉指在臉上羞了一下，嬌聲哼道：「想看人家就說想看吧！還胡謅些什麼？」

邊說忍不住低下頭，「噗哧！」笑出聲來！

杜鐵池不覺一陣心旌搖蕩，幾乎難以自持，暗道不好，他自信定力過人，何以在瑩瑩面前，每每有失儀態，像是着了對方色相，心中大是駭異，不覺提高警覺，慌不迭將一雙眸子移向別處，只覺得胸腔內那顆心，噗通通跳得甚是厲害！

瑩瑩一派少女天眞，但知率性而爲，何嘗顧及到其他，她之鍾情杜鐵池原係再自然不過，先還恐怕師父知道有所責怪，隱私不敢現出，現在既然師父已經知道了，而且看起來非但沒有責怪之意，反倒似在促成，自是免除了心中一層顧慮！

二人數月不見，山居清閑，難得心上人對面厮守，自是兩心相繫，軟語儘溫。

瑩瑩見他忽然目光別視，臉上紅白不定，只以爲自己說話無遮攔，羞了他，心裏好生過意不去！

當下彎下身來，却把一張暗香輕傳的粉臉湊過去！

兩張臉幾乎要貼在了一塊兒——

「怎麼了？」她吐氣如蘭的道：「是我說錯了話？生我的氣了？」

杜鐵池才將鎭定下來的一顆心，似乎又紊亂了。

「我……」他窘笑着道：「沒有！」

「那就別這個樣——來——我帶你玩去！」

言罷握住他一隻手，面含輕笑道：「你可願看看我平常練功夫的地方？」

杜鐵池道：「好——只是妳師父可願意？」

瑩瑩笑道：「是她要我帶你玩的，豈會不願意？」

說罷拉住他向庭院間那條花石繚繞的甬道走去，杜鐵池環目四顧，但見一片香光，萬種芳菲，百花叢裏尙有蝶兒飛舞，啁啾聲中，時見翠羽成雙！

此情景，倒使他憶及了暮春江南，只是人間景緻又焉能與眼前仙人妙境相提並論？更何況手腕玉人吹氣如蘭，更不知身在何處！

二人佇立在一波靜水前，但聽得水聲潺潺，濯濯清泉，環繞着高山峻嶺，一路曲折引下，在向陽的一面懸崖上，窺見了怒發奔放瀑布的剪影，高山白雲，陽春白雪，互映成趣，更不知今夕何夕！

杜鐵池看着池內的一雙天鵝，雪羽紅足，翩翩戲水，一時爲之神往！

瑩瑩道：「這對雪鵝，是我師父無意間在莽蒼山所收服，已經養了多年，原是黑色，自從師父餵牠們吃食冬果，又加以點化之後，羽毛全脫，才變爲白色，師父說牠們很有靈性，還預備懇求『七禽大師』加以造就，以後，說不定還能成就禽仙呢！」

杜鐵池甚是驚訝道：「七禽大師又是誰？」

瑩瑩道：「這位老前輩住在天南『雷池峯』，據說宋時已得道，精通禽獸之語，畢生精力皆在爲求造福禽獸——他老人家那裏我早先同着師父去過一次，噯呀！可是有意思極了，全是各樣的鳥，看得人眼花繚亂！」

杜鐵池正想說話，忽然當頭響起一片風雷之聲，二人不覺相繼一驚，但見天空中似有紅光閃得一閃，即見兩道細若游絲

的紅綫，投向對崖雪嶺之上，遂即不見！

如非二人目力奇佳，簡直不易看清！

梁瑩瑩頓時一驚，道：「不好——有外人來了！」

杜鐵池奇怪的道：「是什麼人？」

梁瑩瑩搖頭道：「不知道——」遂即冷笑道：「怪不得我們種的雪桃和冬菓，常常無故不見，這一次可被我看見了，走！我們看看去！」

杜鐵池道：「對方是什麼人，我們還沒有看清，怎麼可以妄指是人家偷的……我看算了吧！」

瑩瑩嘟着嘴撒嬌道：「那見過你這麼怕事情的！人家都欺侮到我們頭上了，你居然還裝着沒看見，走，我們瞧瞧去！」

杜鐵池拗不過她，只得答應道：「好——妳不要拉，我們去看看是可以的，只是妳千萬不要惹事，要不然妳師父知道，又要罵我們了！」

瑩瑩點頭道：「好吧，依你就是了！只是那要看是些什麼人！我們走吧。」

言罷，一拉杜鐵池，合駕遁光直起當空——

杜鐵池新通劍術，頗喜施展，心中微念行劍合一口訣，頓時白光大盛，七修仙劍化為一條玉龍似的白光，長虹貫日般的，在空中劃出了極為顯目的一道白光，一吐即收，白光乍閃，二人已立身在對崖雪峯一塊巨石之下。

瑩瑩喜得拍手道：「好呀——想不到你現在劍法這麼高明了，我聽師父說你那口仙劍，乃是破月仙人的鎭山之寶，給我瞧瞧可好？」

杜鐵池點頭答應，遂即抽劍出鞘，雙手奉上。

瑩瑩接過來捧在手中，但見一片耀眼奇光，映得她髮面着霜，絲絲冷氣浸入毛髮，端的是前古罕見的神兵利器，一時忍不住連連稱讚起來。

她反覆在手上看了一陣，親手插回繫在杜鐵池背後的劍鞘之內，目光中含着無比愛慕，注視着杜鐵池道：「這麼名貴的劍，你竟然隨便帶進帶出，小心丟了可怎麼辦？」

她說話時，身子與杜鐵池湊得極近，彎身為對方繫劍時，半邊香腮幾乎已挨在了杜鐵池臉上，鬢邊散髮在杜鐵池臉上擦來擦去，一種少女的特有氣息，暗合着盈袖沉香，頓時使杜鐵池難以克制，一時情不自禁的分開雙臂，將她抱在懷中。

梁瑩瑩似乎頗出意外，發出了一聲嬌呼。

杜鐵池臉上一陣大紅，慌不迭鬆開雙臂，出乎意外的，瑩瑩却仍然依在他的懷裏！

兩張臉，面對面的，幾乎碰在了一塊，瑩瑩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似嗔又喜的在他臉上轉着！

杜鐵池窘迫着道：「我……瑩瑩，我……我……」

梁瑩瑩那裏有半點責怪他的意思，臉上帶出了一抹少女的嬌羞，她輕抒玉臂，却把一雙露出翠袖外，欺霜賽雪的皓腕，攀住了杜鐵池的頸項。

一霎時，她那雙美麗的瞳子裏，散發出媚人的嬌態，粉面上着了一番羞；更似染了一片胭脂那麼的紅暈。

杜鐵池再也克制不住，遂即緊緊的把她抱在懷中。

兩張熱得發燙的臉，緊緊的貼着，兩個緊抱對擁的身軀，更像是溶成一體，彼此都能清晰的感覺出對方劇烈的心跳聲。

二人原是三世愛侶，宿情早種，難得今世再聚。

彼此鍾情，兩情歡恰，焉能不為之淋漓盡致！

就在他二人相互對擁，難以自持的一霎間，忽然聽得附近傳來清晰的一聲女子冷笑聲！

這聲冷峻的女子笑聲，不啻是一聲當頭棒喝，使得沉醉於眼前膩情的男女二人倏地分開來。

在無比窘迫嬌羞驚恐中，但見面前距離三數丈外，站立着兩個長身女子。

二女看上去，年歲不等，左面一個身着大紅衣裙，生得眉長目細，唇紅齒白，她人高體大，狀極妖嬈，血紅色的雲肩上，綴滿了各色飾物，看過去珠光寶氣，儼然富貴中人！

這女子，年歲約在二十八九之間，細腰豐臀，眉目間含蓄着一派冶蕩，端的風騷入骨！

至於她右側的另一個女子，看過去年歲較輕，約在二十上下，一身翠綠衣裙，腰上紮有一根同色絲縧——

這少女模樣兒看上去，似較那個紅衣女子更順眼得多，也不似紅衣女子那般妖嬈，一雙微微向上揚起的丹鳳眼，透着無比的招靈——

她肩上荷着一根碧玉花鋤，却在鋤梢上懸掛着一個細竹編就的玲瓏空花格籃，另外在背後側方；還繫有一口長劍，想是猝然撞見了杜梁二人的膩情，很不好意思，臉上還帶出一些羞澀，想躲開來，却為她身側那個紅衣女子拉住不放。

由二女這番表情上看來，方才那聲冷笑，定屬紅衣女子所發！

却見這個紅衣女子把一雙桃花眼，上上下下在杜鐵池身上轉着，撇了一下嘴，嗲聲說道：「我當雁蕩山乃海內外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一，上面居住的不知是什麼樣的神仙人物，想不到居然還會有這等狗男女，嗤——」

話聲未完，瑩瑩已忍不住嬌叱道：「住口！」

紅衣女子「唷！」了一聲，環抱着一雙胳膊道：「怎麼啦——姦情被闖破了不好意思是不是？小丫頭片子，你們是幹什麼的？」

瑩瑩氣得粉面通紅，她一向恃强好勝，怎會受得下這種羞辱，嬌叱一聲，左肩搖處，背後長劍，已化為一身青光，矯若游龍般的直向紅衣少女當頭落下來！

紅衣少女顯然不是易與之輩！

就在青光貫頂的一刹那，只見她手拍劍囊，瞬息間即由其劍囊內飛射出五道紅綫！

恰似一蓬飛索，乍然向上一拋，已迎住了瑩瑩發出的劍光，頓時敵在一團。

那個翠衣少女見狀，却似頗為驚恐，慌不迭的拉着紅衣女子道：「方姨娘，我們快走吧——不要惹事了！」

被稱為「方姨娘」的紅衣女子冷笑道：「為什麼？是她先動手的，難道怕她不成？」

又扭過面來向瑩瑩道：「不要臉的賤丫頭，妳當姑奶奶我是好惹的麼？今天妳惹上了我，算妳倒霉，我可叫妳吃不了兜着走——」

一面說，一面手指當空，一連指了兩下，空中的五道紅綫頓時分開了兩條，左右同時切下，直向梁瑩瑩身上左右飛落下來！

瑩瑩想不到對方女子如此潑辣，說話這般魯莽，一時氣得柳眉倒豎，羞愧無地，怒叱一聲，肩頭再幌，又再發出一道青光，迎着對方的兩度紅綫戰成一團。

紅衣女子冷笑道：「怪不得胆敢在這裏偷漢子，原來還有些道行，只是就算妳有托天的能耐，今天碰在姑奶奶我的手上，也叫妳一籌莫展——」

嘴裏雖是說得厲害，却把一雙桃花眼瞟向杜鉄池，上上下下的看個不休——

杜鉄池原本還在暗責瑩瑩多事，平白無故的又起戰端，況乎對手女子這般潑辣，口無遮攔，叫嚷出去實在丟人，雙方既已動手，中途要想止住，已不可能，心裏正在想出手助瑩瑩一臂之力，這時見對方一雙眸子淫蕩的注視着自己，意在挑逗，不禁驀地火起！

當下怒聲道：「何來女子？莫非不知這雁蕩仙境，豈容汝能隨便撒野的麼？」

翠衣少女聆聽之下，面色羞慚的急拉紅衣女子道：「方姨娘——我們快走吧，參參還等着我們回去呢！」

無奈這個紅衣女子却是嬌情的很，聆聽之下用力的把翠衣少女的手摔落，那雙波光蕩漾的桃花眼却向杜鉄池盯着。

「唷——怎麼回事？」她單手叉腰，嘻嘻的笑着：「你這小狗，也敢跟我吹鬍子瞪眼！怎麼着？雁蕩仙境我們就不能來了？告訴你！小狗，姑奶奶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撒野？姑奶奶就算是放一把火，把山給燒光了，誰又能怎麼樣！」

瑩瑩聽到這裏，實在是忍無可忍，怒聲嗔道：「無恥妖婦，這裏是『碧溪仙子』與『玉樹眞人』修眞之處，豈容妳這下流無恥的女人來這裏撒野，還不收了妳的破銅爛鉄滾蛋，要不然我師父吳仙子一有警覺出來，妳這妖婦再想要活命可是難比登天——」

二女乍然聽到瑩瑩亮出「碧溪仙子」與「玉樹眞人」的字號，似乎吃了一驚。

可是轉念之間，那個叫方姨娘的紅衣女子，頓時臉上興起了一層怒容。

「妳說什麼？」她那雙桃花眼裏交織着一片怒光：「『碧溪仙子』——妳說的可是那個叫吳嬪的女人？」

瑩瑩聽她對師父口出無狀，早已忍耐不住，嬌叱一聲：「大胆！」

左手幌處，戴在手腕上的一枚玉環，突地脫手而出。

頂刻之間，化為車輪大小的一枚火輪，發射出炙人肌膚的千百道火光流焰，分向二女當頭落下！

翠衣少女自一開始，就不願多事，這時見狀，更不禁花容失色——

腰肢扭處，却由其背後驀地飛起了一片彩帳，才出時有如紗帕一方，待到昇空一轉之後，頃刻間化為丈許方圓大小，連同紅衣女子同時護住！

說也奇怪，那方紗帕看起來薄如蛟綃，却能阻遏住百丈流焰，一任赤焰如焚，難以攻透穿入！

紅衣女子見狀極為得意，手指瑩瑩道：「丫頭妳可看見了，就憑妳那點本事也敢跟我們動手，姑奶奶實在告訴妳吧！我二人乃是來自『巫山』百花峒佟教主門下，姑奶奶人稱『九尾金蜂』姓方名紅，乃是佟教主第九房愛妾——」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手指那個翠衣少女道：「她就是佟教主最寵愛的掌上珠佟飛燕——無知的丫頭，妳可有個耳聞？」

瑩瑩乍聽得對方竟是來自「巫山」百花峒「百花教」的門下，不禁吃了一驚！

她雖不知道「百花教」到底是怎麼一個路數，却知此一門派，乃是海內外極負盛名的一個魔教組織，「百花教主」佟聖修行千年，魔法極高，更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

顯然她並不知道師父早年失身於佟聖之子佟玉麟的那些往事，不過吳嬪對「百花教」始終心懷戒懼，却是每每見諸言語，這一點瑩瑩却是知道的。

是以當她獲悉此來二女的身份之後，心裏着實為之驚心，再想到師父來此居住，全係避難，外界純然不知，再三告誡自己，千萬不可在外人面前道及，時值大敵「劍髯公」新創之餘，掩飾尚恐不及，自己竟然為之宣揚，萬一為此引來大敵，那還得了？

她原是冰雪聰明，行事穩重之人，若非是上來被這個叫方紅的女人氣昏了頭，焉能如此？

這時乍然冷靜下來，想到了事態的嚴重可怕，頓時心內大為焦急，吭聲不得！

杜鉄池其實更為緊張，那是因為他由徐雷嘴裏知道了「碧溪仙子」吳嬪與「百花教」教主之子佟玉麟當年之一段隱情，（事詳前文）如果徐雷所說屬實，吳嬪正為了擺脫佟玉麟而費盡了苦心，想不到竟是這般湊巧，居然誤打誤撞，竟然會在這裏遇見了「百花教」的人，偏偏瑩瑩又是這般口無遮攔，一上來就亮出了名號，對方如果悉知此事，返回一經透露，佟玉麟還能不來麼？

這麼一想，他也不禁頓時怔住了！

「九尾金蜂」方紅誠如她自己所言，乃是「百花教主」佟聖之第九房小妾，所隨綠衣少女，正是佟聖身前唯一愛女佟飛燕！

原來「百花教主」佟聖，倡行兩性陰陽之說，為魔教中第一厲害人物，身邊姬妾多至數十人，素日並不重視男女關係，以至於衆房妻妾行為淫亂，與其門下弟子多有染，老魔即或間有耳聞，亦不禁止，如此一來，無疑助長此一淫風，各房姬妾乃得各擇所愛，盡情交歡，整個百花教，上上下下鮮有潔身自愛者，有之，則僅其一子一女而已！

——兒子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佟玉麟，女兒正是眼前這個佟飛燕！

老魔佟聖雖然本身淫亂無章，亦不禁妻妾與各門下有染，却唯獨對於這一子一

女，約束甚嚴，兒子佟玉麟本身從其舅「黃風氏」，學成道法，素知努力上進，刻下已是散仙之份，却只是這個女兒，尚還年幼，又因乃其最心愛之第三房愛姬「海鳳」尚美玉所出，只此一女，自是疼愛異常。

老魔佟聖雖是身奉陰陽兩性之學，却知道這等異學究非金丹大道，充其量修到不死之身，已是不易，更遑論得證天仙，是以不令女兒步己後塵，分別荐入另外門派修習正統道法！

兒子佟玉麟從其舅「黃風氏」學的是「少陽」道統，雖非金丹大道，亦算得上是名門正派，女兒佟飛燕却推荐在「南宮派」的「木仙姥」門下，修習上乘入門道法！這兩個門派都是以嚴格管束門下而聞名，較之老魔佟聖的「百花教」放任作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佟玉麟出世較早，早已練成道法，目下已是散仙之分，在「百花教」外百七十里；鐵匣嶺上自己闢有洞府，自立門戶，獨自修練，設非有事，輕易不與父母見面，其女佟飛燕因年事尚幼，因其師「木仙姥」居住遙遠，每半年才得准假一次，歸探父母，住些時候！

這一次正巧是佟飛燕返回探親假日，却被佟聖之小妾方紅約出玩耍！

二女原意雁蕩山上生有奇種異花，打算採些種籽返回培植，以供飼蜂，用心倒也並無不是，却不曾想到竟會無意間遇見了杜梁二人，無故的生出了這些事端，雙方一言不合，動起手來！

那「九尾金蜂」方紅原是極為淫蕩之人，又以自老魔佟聖處，學會了陰陽採補之術，平素在教內，老魔既無禁止，各門下淫亂無度，上下交歡，毫無體統可言，只是長年累月下來，亦乏新鮮，且彼此均是自己人，交合時誰也不甘吃虧，方紅非但佔不了半點便宜，有幾次連元陰都幾乎被對方面首盜走，這麼一來，才知道了厲害，對於門中諸男，存下了戒心！——

老魔佟聖乃此道極手，各妻妾更休想由他身上得到半點好處，一經交合，眞陰立失其半，總算佟聖居心還有幾分仁厚，又以年事法力俱高，達於頂點，連年來改習另一門極上大法，暫禁女色，這麼一來，他身邊的這羣姬妾頓時大生寂寞，遂即漸漸忍耐不住，分別偷摸着向外界發展，找尋面首！

「九尾金蜂」方紅也不例外！有幾次在山脚下，找了幾個少年壯男，只是却不堪她的淫術摧殘，一經交合，頓時陽枯而亡，使她大為掃興，想找一個趁心；又有道基的異性，談何容易！

此刻看見了杜鐵池，對方仙風道骨；翩翩年少風采，不啻在初一見面時，即緊緊抓住了她的心！

——她自為老魔佟聖收妾入教以來，已得老魔法力傳授，老魔既無拘束，聽令伊等自尋面首，百年來，與她有過沾染的異性，少說也在千人以上，只是像杜鐵池這等根骨氣質；更具仙道之風的少年俊秀男子，却還是生平僅見，自是為之怦然心動。淫念既起，也顧不得佟飛燕尚在眼前，遂即向杜鐵池展開眉眼媚術。

她原以為自己麗質天生，只需略施媚術，對方即會自行上鈎，却未曾料到對方少年，竟然似同無睹，非但如此，居然厲顏相向，大有動武之勢，這才知道不是好相與！

「九尾金蜂」方紅淫念既起，當然不會就此甘心，正思另施勾魂之術，不意梁瑩瑩却向自己展開攻勢，迫得她不得不還手招架！

方紅表面上雖在與瑩瑩動手，其實一顆心全在杜鐵池身上，不時的向對方遞上個眼波兒，却沒有料到瑩瑩猝然施展出厲害殺手，放出了法寶「法華輪」，一出手赤焰百丈，威力極大！

「九尾金蜂」方紅一心只在杜鐵池身上，待到對方法寶臨頭，這才大驚，其勢已是不及，若非佟飛燕見機得早，猝然施展出其父所贈的「百花宮」七寶之一的「百花仙帳」，只怕一張姣好面頰，勢必已毀壞無遺，驚痛之下，頓時把瑩瑩恨之入骨！決心施展辣手，先把梁瑩瑩除去，再施展無邊魔法，將杜鐵池帶返巫山，強迫對方就範。

——原來當年老魔佟聖之子佟玉麟與「碧溪仙子」吳嬪那件孽情往事，方紅並不盡知，却也並非全然不知，是以在聽知「碧溪仙子」吳嬪之名後，心中也難免吃驚——

她當初暗戀佟玉麟，已非一日，雖百般勾引，玉麟却毫不假以顏色，甚至有一次還曾翻過臉厲顏相向，當時警告方紅若再來相煩，定必稟告父親，處其死罪，這一來才使得方紅羞愧懷恨而去——

事後她側面打聽，才知道佟玉麟心中所惦記的只有一個人——「碧溪仙子」吳嬪！

這一來，才使得方紅妒性大發，背着人，她曾經廣約各異派高手到碧溪山去找過吳嬪，無奈吳嬪早已離開，這件事她實在悵悵於懷。

這時，她乍聽到了吳嬪的訊息，得悉她就住在「雁蕩」，心裏隱忍的妒恨，不禁油然而生，瑩瑩既是對方的弟子，少不得先拿她出上一口氣，以解心頭之忿。

偏偏瑩瑩法力高深，一時却又奈何她不得。

「九尾金蜂」方紅雖是生性淫蕩，但是到底修練有年，又因早年甚得老魔寵愛，學會了許多魔法，無不威力猛銳，只是礙於杜鐵池在場，有些兒顧慮。

實在是杜鐵池這等身具道風的清秀俊美少年，為她生平僅見——

這等的面首，不弄到手，實在心有未甘！

是她心裏先有了這層企圖，自難全力以赴，才會暫時為瑩瑩困住。

瑩瑩所施展的這個「法華輪」原係「碧溪仙子」吳嬪隨身三寶之一，只以前此「劍髯公」徐雷逼陣時，吳嬪為恐愛徒吃虧，才借與瑩瑩暫用，事後未曾討回，却為瑩瑩臨時派上了用場。

但見車輪大小的一團白光，在當空快速轉動不已，隨着輪面的收縮，即發出萬道飛焰流光，有如一片十數丈方圓的光雨，將方紅、佟飛燕二女全身罩定，若非佟飛燕的「百花寶帳」，換上了一件略差的護身法寶，萬萬是難以抵擋。（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風塵三俠和楊衡到仙女廟中，想由青蓮子口中問出丐幫長老的下落，得不到答案，却知道仙女廟當晚三更會有事發生，當晚四人又到仙女廟探個究竟，來至廟前，仙女廟總護法羅統請他們入廟，只見仙女門正舉行門主就位大典，門主青蓮子經過獻聖血儀式後，就輪到其他護法等人獻聖血，突聽一聲音說凡在場者都得獻血，鐵大鵬等怒極，立即和仙女門護法黃鎮山比掌，兩人勢力相當，鬥至兩敗俱傷，先後倒地……

忍辱非苟全　同流不合污

桑木道長的話語中，似含有若干的玄機，可惜，李三奇竟然聽不明白。

桑木揚了揚右手。

蒼白、修長的五指，輕輕彎動了一下，緩緩向李三奇抓去。

這桑木道長，雖然出身武當派，而且，也身入了玄門，但他却是長年在江湖上走動。

他劍術精絕，武功高強，又出身武當，江湖人都以武當名宿視之。

事實上，他在武當山的時間不多，終年雲遊，行蹤不定。

就他武功上的造詣而言，他也脫出了武當的範疇。

就他這起手一抓而言，已完全不是武當門下的招術。

李三奇右手疾起，食中二指曲彈點出，反襲向桑木道長脈門。

桑木五指忽駢，右手半轉，立掌如刀，切了過來。

雙方面攻出右手，都未收回，五指或伸、或屈、或彈、或點，一口氣連變二十餘招。

桑木道長忽然收了右掌，哈哈一笑道：「好掌法，風塵三俠，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李三奇道：「道長的武功，確是高明得很。」

桑木冷冷說道：「現在，閣下必須要作一個決定了。」

李三奇道：「決定什麼？」

桑木道：「是降是戰？」

李三奇道：「至少，道長還沒有勝過在下。」

桑木道：「這交手二十餘招，至少已證明了一件事。」

李三奇道：「什麼事？」

桑木道：「風塵三俠，死了也有些可惜。」

李三奇道：「哦！」

桑木道：「但如你們這樣硬撐下去，可能會立刻橫死玄女殿。」

直接聽來，他的語氣中，充滿着威脅，但如你細心想一想，話語中又有着某種言外的含意。

鐵大鵬如是沒有倒下去，會立刻造成

了一個僵局。

幸好，鐵大鵬倒了下去。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道長，可否說明白一些。」

桑木哈哈一笑道：「你們三位，武功不錯，也正是有所作爲的年齡，如若死於此地，不是有些可惜麽，但如能夠投入仙女門中，作一番事業，那才不負今生。」

李三奇道：「咱們反抗仙女門，不是事業嗎？」

桑木道：「是！不過，你們今天已無反抗之能了，不是貧道誇口，我能使你失去了反抗之能。」

李三奇道：「哦？」

桑木道：「貧道之言，兩位可是不信麽？」

李三奇道：「不信又怎麽樣？」

桑木道長道：「兩位不信，何不和貧道賭一下。」

李三奇道：「賭一下？」

桑木道：「對！如若你能勝過貧道，貧道就放你們離去。」

李三奇道：「你能作主？」

羅統接道：「不能……」

桑木道：「總護法，貧道如若放走他們，願領受一切責罰。」

羅統道：「那也不能放他們走。」

桑木突然放低了聲音，低言數語。

羅統才皺皺眉頭，默然不語。

以桑木道長在江湖上的聲譽，竟然如此遷就一個年輕人，只看得李三奇暗中感慨萬端。

想不到這位武當名宿，竟然如此屈從別人。

輕輕吁了一口氣，桑木緩緩道：「李三奇，今日之情勢，已很明顯，不論你們能否闖過貧道這一關，鐵大鵬是非死在這裏不可了。」

李三奇回顧了鐵大鵬一眼，看他仰臥地上，雙目緊閉，似乎是傷得不輕。

任天豪突然接道：「生死由命，在江湖上闖蕩的人，不會把生死放在心上。」

桑木道：「如若你們能勝過貧道，不但你們可以離去，而且還可以帶着鐵老大走。」

李三奇道：「你能作主？」

桑木道：「對！貧道已徵得了總護法的同意。」

李三奇道：「咱們只打三十招？」

桑木道：「對！三十招。」

李三奇道：「如是在下敗了呢？」

桑木微微一笑道：「那就留下，和貧道一樣，作仙女門中的客座護法。」

任天豪道：「這種事……」

桑木接道：「不談道理，只談一件事，江湖上最重然諾，諸位打賭，輸給了貧道，不論你們作了什麽事，都無傷風塵三俠的清名。」

李三奇道：「老三，你看咱們應該如何？」

任天豪道：「我們如果要衝出此地，機會不大，不過這老雜毛如此口氣，似乎已有必勝的把握了。」

李三奇道：「我倒不信，他能在三十招內勝我？」

任天豪道：「二哥，如是有必勝把握，那就賭他一下如何？」

李三奇道：「剛才我和他動手數招，只能說他在內力上略勝我一籌，雙方如若拚命相搏，不到兩百招以上，很難分出勝負。」

這時，玄女殿黃色帷幕之後，忽然間奔出兩條人影，迅速的閃了出來，抱起黃鎭山，閃入帷幕之後。

廣敞的大殿中，只餘下鐵大鵬一個人躺在地上。

分明在帷幕後，隱藏了不少的高手，但却沒有對風塵三俠圍攻的意思，也沒有對身受重傷的鐵大鵬，予以加害。

桑木道長吁了一口氣，道：「李三奇，決定沒有？」

李三奇道：「桑木道長，你眞能在三十招內擊敗區區麽？」

桑木道：「如果貧道不能勝你，兩位就可以帶着受傷的鐵大鵬離去了，……」

目光一掠鐵大鵬，接道：「看樣子，鐵老大傷的相當嚴重，如是他不能及時施救，只怕他很難復元了。」

李三奇道：「以你桑木道長的作爲，實在已經失去了被江湖尊重的名宿身份，希望你個人的承諾，能夠說了算數。」

桑木神情肅然的說道：「我可以對你保證，如若我不能對你履行承諾，江湖上，從此再沒有桑木這號人物。」

李三奇身子一側，道：「道長，小心了。」

呼的一掌，攻了出去。

桑木一閃身，避了開去，卽還擊了一掌。

兩個人，立刻間展開了一場兇厲的搶攻。

李三奇心中早有妙算，搏鬥之間，並未急欲求勝，而是以遊鬥爲主，希望應付過三十招。

可惜，只到二十八招。

第二十九招的桑木攻出，不知如何，一下子扣住了李三奇的右腕脈門。

一股強大的指力，立刻使得李三奇失去了反擊之能。

桑木淡淡一笑，道：「李大俠，沒有超過三十招吧？」

李三奇黯然點頭。

搏鬥之中，李三奇實在感覺不出桑木有什麽出奇的地方，就是這一招，變化莫測，一下子就扣住了脈穴。

但事實俱在，李三奇自然是不能不認賬，苦笑一下，道：「道長勝了。」

桑木道：「貧道要請三位留下來，出任仙女門客座護法。」

他的手，仍然緊握在李三奇的脈穴，雙目中神光烱烱，逼視在李三奇的臉上。

任天豪很想出手，但他忍住了。

鐵老大已經倒了下去，他不願李三奇也倒下去，任天豪心中實在沒有把握他能比桑木道長的手法更快。

李三奇道：「好！我輸給你，我可以留下來，但要放走老大，老三。」

桑木道：「我們賭的是你們三個。」

李三奇苦笑一笑，道：「大哥的脾氣，寧斷不彎，他不會答應。」

羅統突然接了口，道：「道長，殺了他們。」

桑木放開了李三奇，退到羅統的身側，低言數語。

羅統點點頭，緩步而去。

桑木道：「李三奇，你已輸了，退開去。」

江湖上一諾千金，風塵三俠又是極重然諾的人。

所以，李三奇只好退開。

桑木道長目光一掠任天豪，道：「你過來。」

任天豪吸一口氣，緩步行了過來，道：「什麽事？」

桑木道：「你可是有些不服氣？」

任天豪道：「嗯！」

桑木道：「好！我也給你三十招的機會，如果你能够在三十招內勝我，你可以走……」

任天豪道：「李老二呢？」

桑木道：「李三奇已經敗了，他要留在這裏。」

李三奇垂下了頭。

任天豪道：「鐵老大呢？」

桑木道長道：「你別忘了他和黃鎭山兩敗俱傷，你們有能力，就想辦法帶着他走。」

任天豪道：「我看……這個不用比試了。」

桑木道：「爲什麽？」

任天豪道：「風塵三俠，生死同命，他們留在這裏，我如何能走！」

桑木道：「你願意就任仙女門的客座護法了？」

任天豪道：「李老二答應了，在下自然也該留下來，不過……」

桑木道：「鐵老大在場，不論什麽事，都由他作主，這件事，要他醒來之後，才能由他決定。」

羅統道：「鐵大鵬死了呢？」

任天豪道：「咱們不惜一死，替他報仇。」

桑木道：「那殺鐵大鵬的人，也死了呢？」

任天豪道：「這個，這個……」

桑木冷冷說道：「在江湖上行走的人，風險重重，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有些爲形勢所迫，有些爲自保出手，如能想到，人不殺你時，你會殺人，那就不會太難過了。」

任天豪沉吟不語。

桑木突然以極低的聲音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有柴燒，你要三思啊……」

任天豪突然抬起了頭，兩道精光閃閃的目光，投注在桑木的臉上。

但見桑木道長，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似乎是等待着他的答覆。

任天豪沉吟了一陣，道：「我和二哥，都可以見風轉舵，但大哥不行，他是剛正不阿，只斷不彎的人。」

桑木道：「三馬渡河，各憑姻緣，你心內如已有所決定，那就不用很多的顧慮了。」

任天豪笑了一笑道：「二哥，你決定吧！」

李三奇道：「江湖人重信諾，咱們是輸給道長了，不過有條件。」

桑木道長道：「你說吧！貧道洗耳恭聽。」

李三奇道：「客座護法這個名詞，咱們也是第一次聽過，都作些什麽事情？」

桑木道長道：「聽命行事，不用你去分辨是非，只要執行令諭就是。」

李三奇道：「聽什麽人的令諭？」

桑木道：「貧道。」

李三奇道：「哦！」

桑木道：「貧道是客座護法之首，不過……」目光一掠羅統，接道：「貧道還要聽從總護法的令諭。」

李三奇道：「咱們是直接聽命於道長麽？」

桑木點點頭。

李三奇道：「好！咱們答應了，不過，鐵老大很難說服，屆時，還望道長能給咱們一點幫助。」

桑木道：「這個貧道義不容辭。」

李三奇道：「好！咱們答應了，但求道長先救鐵老大。」

桑木道：「好，你們帶上他，隨貧道來吧。」

行出玄女殿，桑木帶兩人到了一座跨院之中。

一座幽靜的跨院，一主兩廂。

桑木示意李三奇，把鐵大鵬放在木床上，低聲道：「試試看，能不能使他醒過來，萬一不能，貧道再去求藥。」

李三奇道：「向誰求藥？」

桑木道：「仙女門主。」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道長，我想……」

桑木搖搖頭，道：「不要想，也不用說，我會找時間，跟你們談。」

李三奇只好點點頭。

桑木道長伸手扶起了鐵大鵬。

李三奇本精醫理，立刻出手點了鐵大鵬三處穴道。

鐵大鵬睜開雙目，但只睜了一下，立刻又閉上了眼睛。

他似乎是很疲勞。

李三奇道：「傷得很重。」

桑木道：「你可帶有藥物？」

李三奇道：「如若沒有適當的藥物，只怕要一段不短時間療養。」

桑木道長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先替鐵大鵬穩住傷勢，我去瞧瞧黃鎭山的傷勢如何？」

任天豪低聲道：「道長，你眞要依附於仙女門中麽？」

桑木微微搖頭，口中却說道：「咱們必須要很忠誠效忠仙女門，聽命於羅總護法。」

李三奇一面點頭，一面高聲說道：「那是當然，咱們既然答應了，一定要盡力效忠。」

三個人，用眼光交換心聲，口裏說的，却非由衷之意。

只聽一個朗朗笑聲，傳了過來，道：「這就叫識時務者爲俊傑。」

隨着說話之聲，羅統緩步行了進來。

目光一掠三人，接道：「你們要記住，客座護法，在本門之中，雖有相當的身份，但却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你必須聽命於我。」

桑木的神態很恭謹，連連應是。

李三奇和任天豪，也都表現出奉命維謹的神情。

羅統最喜歡別人敬重他，表現出一副恭謹的樣子。

桑木道長、李三奇、任天豪，都在投其所好。

羅統很滿意三人的恭順，哈哈一笑，道：「本門中有一種療治傷勢的聖品，我可以賜給你們一粒。」

李三奇道：「多謝總護法。」

羅統大模大樣的點點頭，由身上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笑道：「這一粒丹丸用水冲下，稍為再為他活動一下血脈，讓他熟睡一覺，就差不多了。」

李三奇接過藥丸，瞧了一眼，立刻給鐵大鵬服下。

鐵大鵬傷的實在不輕，人巳經有些暈迷。

但服下那一粒藥丸片刻之後，原本蒼白的臉色，很快的泛起了血色。

李三奇却迅快出手，為鐵大鵬推拿穴道，暗中却點了他的睡穴。

他心中明白，如若鐵大鵬醒了過來，必會阻攔風塵三俠投入仙女門中。

桑木道長似有意，若無意的擋在羅統的前面。

但羅統仍然忍不住問道：「鐵大鵬這個人寧斷不彎，不知道他願不願投入仙女門中？」

桑木道長道：「這件事，不勞總護法費心，貧道自會安排。」

羅統這個神情冷漠，看上去，很難相處，但他却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喜歡戴高帽子，只要稍為用心一些，這個人就很容易應付。

只見羅統點點頭，道：「好！這件事交給你了，如若鐵大鵬不肯答允，那就把他殺了。」

桑木道：「總護法說的是，這件事，由貧道負責，出了什麼事，唯貧道是問就是。」

羅統喝了一聲，道：「好！這件事，交給你了，今天晚上給我消息。」

桑木道：「總護法放心。」

羅統轉身緩步而去。

桑木輕輕吁一口氣，低聲道：「李兄，鐵老大的事，十分嚴重，你們最好能說服他，風塵三俠在江湖上的聲譽，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先保住性命。」

李三奇示意任天豪到門口監視，歎息一聲，道：「道長，咱們投入仙女門中，又想如何呢？」

桑木道：「保存實力。」

李三奇道：「道長，我看仙女門對咱們根本就不相信，他們不會太信任咱們的哩。」

桑木苦笑一下，道：「李大俠也許你還不太知道，玄女殿中那幾個人，都可以很輕易的取去咱們性命。」

李三奇道：「道長是不是有什麼計劃，不便說出來。」

桑木道長沉吟了一陣，道：「李大俠，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鐵老大的事，你一定要說服他。」

李三奇道：「很難啊，很難。」

桑木臉色一變，道：「有沒有別的辦法，使他不反對。」

李三奇道：「有，就是不讓他清醒過來。」

桑木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這個，如是別無良策，那也就只好如此了。」

轉身快步而去。

任天豪道：「桑木道長譽滿江湖，想不到，竟是一個能伸能縮的人物，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李三奇道：「老三，我心中也有着強烈的不滿，但我仔細想了一想之後，覺得桑木道長沒有錯。」

任天豪道：「武當名宿，受盡了江湖同道的敬重，死將留名千秋，像他這苟活於仙女門下，不但使他的盛名沾污，也使武當蒙羞。」

李三奇低聲道：「老三，有一句俗話說，能大能小是條龍，只大不小是條虫，桑木已在言語之中，對我暗作示意了。」

任天豪低聲道：「二哥，我實在有些想不明白。」

李三奇道：「什麼事？」

任天豪道：「以桑木道長在江湖上的聲望，和武當派强大的實力，如能招集人手，放手一拚，也不失一代名宿氣度。」

李三奇接道：「老三，話不是這麼說，這是蠻幹。」

任天豪道：「二哥，也許小弟受了大哥的影响，我總覺得，正邪之間，很難兩立。」

李三奇道：「話是不錯，不過，你如能更深一層去想，那就不同了。」

任天豪道：「二哥，有些事，我們作不出來。」

李三奇道：「怎麼說？」

任天豪道：「苟且偷生，依人作嫁，靦顏事敵，這些，都要很好的修養，才能應付下來，小弟不行。」

李三奇道：「老三，忍辱才能負重，目下的局勢，似乎是……」

突然住口不言。

一陣步履之聲，隨着行進來了無影劍岳湘。

他仍是一襲藍衫，神情很嚴肅，直行到鐵大鵬仰臥的軟榻前面，看了一陣，低聲說道：「他傷勢如何？」

李三奇道：「很沉重。」

岳湘道：「仙女門有療傷聖丹。」

任天豪道：「如若他們不肯拿出來，也是無補於事。」

岳湘道：「兩位作什麼決定？」

任天豪道：「我們很為難，如若不就範，就很可能誤了大哥的性命。」

岳湘道：「任兄，兄弟現在知道的事情，並不太重，不過，仙女門實力强大的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

任天豪一皺眉頭，道：「岳兄的意思是……」

岳湘接道：「先救鐵老大要緊。」

任天豪道：「要救鐵老大，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我們投入仙女門中。」

岳湘道：「李兄，人在矮簷下，怎能不低頭？」

任天豪道：「這麼說，岳兄的意思，是……」

岳湘低聲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據我所知，仙女廟中巳經有了行動，諸位留下來，三五天內，也許就會看到很多的奇事。」

李三奇道：「什麼奇事？」

岳湘道：「好像他們要籌備一大批銀子。」

李三奇點點頭，道：「岳兄，桑木道長都是別有用心的留下來的，難道，青蓮子就瞧不出一點頭緒麼？」

岳湘道：「我到了這裏之後，才覺得這裏有着很高才慧人在幕後主持，我想人家早巳對咱們懷疑了。」

李三奇道：「既然懷疑了，自然會有準備，咱們留在這裏又有什麼作為呢？」

岳湘笑一笑道：「這就要靠咱們的定力了，他們充滿着自信，就算明知你是臥底的人，也把你留下來，他們自覺是一座烘爐，不論是頑鐵、黃金，都會把你融化其中。」

李三奇道：「所以，他們不怕敵人投過來？」

岳湘道：「這是在下的看法，我有這種感覺，也是從他們口氣中，隱隱聽出這些內容。」

任天豪道：「這只是你自己想的，他們沒有告訴過你麼？」

岳湘道：「有些事，用不着人家說明，只要從他們舉止，口氣間就可以看出，聽到一些內情了。」

李三奇道：「我跟老三倒是可以隨機應變，但老大這個性格，決難忍受，他是那種人，我們無法阻止，你來的正好。」

岳湘道：「哦！什麼意思？」

李三奇道：「在下有幾件事，要託付岳兄，我們對桑木道長，還無法相信得過，只好咐託岳兄了。」

岳湘道：「聽你口氣……」

李三奇接道：「是遺言，我們相信很多年，我知道老大，他如一旦清醒，必會出手，我也明白，我們三個人，一定會戰死在此地，所以，我必須把胸中的一些隱密，告訴一個我信得過的人。」

岳湘道：「李兄，這作法，兄弟很不同意。」

李三奇道：「我知道，我和老三，也不一定願作，但我們沒有法子。」

岳湘道：「哦！」

李三奇道：「風塵三俠，生死同命，我們總不能丟了老大不管，說不得，只好要名在身不在了。」

岳湘道：「李兄，這件事……」

李三奇接道：「不用爭了，這些事都很重要，老三，到門口去看看。」

任天豪行了過去。

岳湘道：「李兄，請你再想想，這時刻，放手戰死，徒稱一快。」

李三奇道：「岳兄，鐵老大就是這樣的人，那種寧斷不彎的人，我們有這樣一個老大，那就只有跟着他生死相從了。」

岳湘道：「事實上，鐵大鵬的想法，也許很有道理。」

李三哥道：「很有道理？」

岳湘道：「對！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他就是這種人了。」

李三奇道：「這倒也是，他這一生說起來，至少作到了事無不可對人言。」

岳湘點點頭，道：「不管如何，他會留給後人無限的崇敬，你們和他相處數十年，自然認識比我深刻了。」

李三奇低聲道：「岳兄弟，現在咱們不談這個，我要告訴你兩件大事，出我之口，入你之耳，最好別要給另外一個人知道。」

岳湘心中暗道：「奇怪呀！什麼事？他竟然不讓任天豪知道，却要告訴我。」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洗耳恭聽，你說吧！」

李三奇用極低的聲音，只有兩個人可以聽見的語氣，說出了幾句話。

岳湘聽得神色鄭重，顯見是極端重要的事。

李三奇苦笑一下，道：「聽到了麼？用不着我再說一遍吧？」

岳湘道：「用不着了，在下聽的十分清楚了。」

李三奇道：「好！這我就放心，你的才智武功，高我很多，想必會是處置得很好。」

岳湘道：「這件事，你沒有告訴過鐵老大麼？」

李三奇道：「沒有，有些事情，不宜告訴他，岳兄，做人是一件事，做事和做人有很大的不同。」

目光一掠守在門口的任天豪，道：「任老三也不知道這件事。」

岳湘道：「我盡力而為，不過，我還是要勸李兄一句話，能够保下性命，最好還是不要作無謂犧牲。」

李三奇道：「鐵老大清醒之後，我們會盡力勸他，但說服他的機會不大。」

這時，桑木道長急急的奔了進來，他來的極快，快的連任天豪來不及發出他的暗號。

李三奇回顧了桑木道長一眼，道：「什麼事？」

桑木望了岳湘，道：「鐵大鵬醒了沒有？」

岳湘轉身行了出去。

望着岳湘遠去的背影，李三奇緩緩說道：「道長，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麼？」

桑木道：「有。」

李三奇道：「在下洗耳恭聽。」

桑木道長道：「教主要召見貧道和三位。」

李三奇苦笑一下道：「鐵老大還沒有醒過來。」

桑木道：「這就是貧道來和兩位商量的原因了。」

李三奇道：「道長的意思是……」

桑木接道：「如若鐵老大不肯合作，不知兩位要作何打算？」

李三奇道：「咱們三兄弟生死同命，他如不肯合作，咱們只好放手一戰了。」

桑木道：「你可知道，完全沒有取勝的機會麼？」

李三奇道：「我明白。」

桑木道：「那是說，明知非敵，也是認命了。」

李三奇道：「我們總不能撇下鐵老大不管。」

桑木低聲道：「死，並不可怕，以貧道的為人，也是寧願戰死，但我却屈從於

仙女門中。」

李三奇道：「哦！」

桑木道：「我們希望你和任天豪，能留下來。」

李三奇道：「我們的意思，是說，除了你道長之外，還有別的人？」

桑木點點頭。

李三奇說道：「事情似乎是十分複雜的。」

桑木淡淡一，道：「也許，我們都要犧牲，不過，不是現在。」

李三奇道：「我還是不太瞭解道長的意思。」

桑木道：「我的意思很明顯，毒蛇噬臂，壯士斷腕，如是鐵老大絕對不肯屈從，那就叫他永遠別清醒過來。」

李三奇呆了一呆，道：「殺了他？」

桑木道：「有一種手法，可以讓他永遠昏睡下去。」

李三奇搖搖頭道：「道長，如若鐵老大，眞的阻塞了什麼？你何不讓我們放手一拚，至少，也可以拚倒對方幾個人？」

桑木道：「那無濟於事，我們在此的人手已不多，兩位再戰死，豈不是實力太弱，再說，和三位動手的，可能就是貧道了。」

李三奇沉吟不語。

桑木道：「貧道匆匆來此，就是希望兩位同意試行說服鐵大鵬，李二俠，忍辱才能負重，我們個人死不足惜，但如因此誤了江湖大事，那豈不是百死莫贖麼？」

李三奇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桑木道：「半個時辰左右。」

李三奇道：「好！咱們試試看。」

伸手拍活了鐵大鵬被點的穴道。

鐵大鵬已服過藥物，傷勢好轉，穴道已解，立刻睜開了雙目，道：「這是什麼地方？」

掙扎着坐了起來。

李三奇沒有阻止，却緩緩說道：「咱們還在仙女廟。」

鐵大鵬道：「走，離開這裏。」

桑木冷冷說道：「鐵大俠，如是能走！李大俠早就帶你走了。」

鐵大鵬搖搖頭，道：「老二，你們沒有事吧？」

桑木道：「他們是生是死，却在等待着你的決定。」

鐵大鵬道：「哦！道長，可否說明白一些？」

桑木道：「你受傷不輕，仙女門給了你療傷金丹，而且，要李三奇和任天豪照顧你的傷勢。」

鐵大鵬四顧了一眼，然後道：「我記得。」

桑木道：「現在，你傷勢好了，但必須留在仙女門中，担當客座護法。」

鐵大鵬怒道：「胡說，你這牛鼻子老道，自己晚節不保，還要拖我們下水？」

桑木淡淡一笑道：「你已經證明了，風塵三俠，很難有闖出去的實力，意氣用事，不但害了你，而且，還連累了你兩個兄弟。」

鐵大鵬道：「風塵三俠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大義所在，生死不計。」

李三奇低聲道：「老大，目下情勢，戰死無益，留下來，保住有用之身，日後，才能有所作爲。」

鐵大鵬搖搖頭，道：「老二，多少人，就是爲了要保有用之身，屈膝事敵，開始時，他們也許眞有打算，日後再行反正，可是時間消長，磨去了他們壯志，就那樣苟安下去，老二，咱們寧叫名在人不在，死的轟轟烈烈，給別人作個榜樣，振一振江湖道氣。」

李三奇默然無語。

桑木道：「風塵三俠的生死，並非江湖大事，鐵大俠，別要想的太如意。」

鐵大鵬笑道：「道長，你是武當名宿，江湖上很敬重你，我們兄弟，也對你仰慕得很，可是，你的……」

桑木低聲接道：「鐵大俠，不要太爲自己打算，求仁得仁，揚名江湖，那不是眞的完美，要爲別人想，要往大處看，只要俯仰無愧天地，又何在乎是否留得俠名呢？」

鐵大鵬怔了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桑木接道：「三位必須保住性命，準備作更有價值的犧牲。」

鐵大鵬輕輕吁一口氣，道：「仙女門眞是這麼難鬥麼？」

桑木道：「鐵大俠，我已是花甲老人，數十年深山靜修，老實說：我已對生死事，不放在心上了。」

鐵大鵬道：「道長，把話說清楚，這種糊糊塗塗的事，在下向所不爲。」

桑木道：「我們的時間寶貴，貧道以後，一定爲你詳細的解釋，定當使你滿意就是。」

鐵大鵬道：「不，道長如是不把事情說清楚，只怕咱們很難答應道長。」

桑木望了李三奇一眼，道：「說服鐵老大，看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位有些決定了？」

李三奇道：「大哥仍是有商量的餘地，道長何不再和他商論一下。」

桑木歎息一聲，道：「鐵大鵬，貧道明白點說吧，我們必須要你附在仙女門中才能生存下去，目下的形勢，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死，一個是活下去，我們必須活下去才行。」

鐵大鵬道：「苟安偷生，和光榮一死，風塵三友會選擇死亡。」

桑木道：「你可以死，但李三奇和任天豪都希望留下性命。」

鐵大鵬回顧了李三奇和任天豪一眼，道：「你們都已經決定了。」

李三奇道：「不……不，咱們等大哥決定。」

鐵大鵬道：「決定什麼？」

李三奇道：「決定，是不是要投入仙女門中。」

鐵大鵬忽然歎口氣，道：「老二，我不是不明白桑木道長的意思，不過，我不是那種會動權術的人，而且，我生具的性格，無法隨機應變。」

李三奇道：「大哥，我們兄弟生死相隨，你決定了什麼，我們就遵從什麼。」

桑木神情肅然，冷冷的望着李三奇。

鐵大鵬苦笑一下，道：「道長，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桑木道：「好，你說。」

鐵大鵬道：「你們投入仙女門中是眞的還是假的？」

桑木道：「假的。」

鐵大鵬點點頭，道：「好，老二，老三，你們跟着桑木道長，大哥先走了。」

突然飛躍而起，直向牆上撞去。

桑木道長似是早已有了準備，右手一伸，擋住了鐵大鵬，道：「你準備就這樣一死了之？」

鐵大鵬道：「我知道自己的性格，絕對無法適應。」

桑木冷笑一聲，道：「貧道想奉求一事。」

鐵大鵬道：「好，閣下只管請說。」

桑木道：「風塵三俠，情同兄弟，你如一死，只怕李老二和任老三，都無法活得下去。」

鐵大鵬道：「老二，老三，適應能力强我很多，事情如若說明白了，我相信他們可以活得下去。」

桑木道：「鐵大俠可否苟且活幾天，見識一下仙女門中的情形之後。再作決定呢？」

鐵大鵬道：「要我看什麼？」

桑木道長道：「今晚二更時分，仙女門主要請我們這些客座護法，舉行一次夜宴。」

鐵大鵬道：「夜宴？」

桑木道：「對！明裏是歡宴我們，事實上，却是要我們看看他們的實力。」

鐵大鵬道：「看看他們的實力……」

桑木接道：「這是一種展示，也是藉此給我們一個警惕，老實說，仙女門中人，對我們並非十分相信，但他們却敢兼蓄並收，這個宴會，就是讓我們對仙女門多一份瞭解。」

鐵大鵬道：「我明白了，這是一種懾服。」

桑木道長道：「你明白就好，貧道這一大把年紀了，生而何憾，但我却忍辱活了下來，我不是爲了個人活着，而是爲了武當派。」

鐵大鵬道：「唉，道長，我對是非的看法，一向耿直，我担心無法帮助你們，反而會壞了你們的事。」

桑木道：「山川河流，都會變遷，何況是人，你如能用心體會出目下的形勢，你就會改變自己，不過，變的不是你的本質，只是你的外在。」

鐵大鵬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多謝指教，在下明白了。」

桑木道：「好，鐵大俠能够改變了觀念，使貧道放心不少，我是客座護法的總領，你們風塵三俠，却是我所率領人手中的主力之一。」

鐵大鵬道：「道長，客座護法中，有多少人？」

桑木道：「沒有限制，多多益善，眼下只有九個人。」

鐵大鵬道：「仙女門，是不是要我們替他們打天下？」

桑木道：「不錯，但我們却別有用心，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很眞誠的合作，雙方面各有打算。」

鐵大鵬道：「我明白了。」

桑木道長道：「只要你本性不失，就可以出汚泥而不染，貧道還有事，先行告退了。」

望着桑木消失去的背影，鐵大鵬輕輕吁一口氣，道：「老二，桑木道長本是武林中受人敬重的名宿，想不到，現在竟然會作了仙女門中客座護法總領。」

李三奇道：「大哥，我看，他內心之中，定然有着說不出的苦惱。」

鐵大鵬點點頭。

× × ×

今夜月華似水。

夜空萬里無雲。

晚風送爽。

仙女廟中，一座庭院中，擺了三張長條案。

三張木案上，却舖着雪白的布單，條案後，擺着木椅。

桑木道長帶着了風塵三俠，黃鎭山，及兩個身着灰衣勁裝，兩個穿着長衫的文士。

鐵大鵬打量了四個人一眼，竟然都不認識，不過，他們的年紀，都不太大，都在三十左右的歲數。

桑木帶着幾人，在西首一條長案後面坐了下來。

居中的一條木案較短，只設有五個座位。

東西兩側，條案很長，後面，各擺了九張木椅。

條案上，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九個衣着不同的人，魚貫而出，坐在東首木案。

片刻之後，四個人護擁着仙女門主，緩步而出。

仙女門主青蓮子裝束已變，一身白衣，髮挽宮髻。

四個隨護之人中，是岳湘，羅統，湘西鬼王，九陰鬼母。

青蓮子入座之後，四大神女也突然出現，並肩兒站在了青蓮子的身後。

鐵大鵬極力使自己保持鎭定，打量對面九個人，希望能認識一兩個。

但他很失望，以風塵三俠在江湖的見聞之博，竟然連一個人也認不出來。

不過，在鐵大鵬仔細的觀察之下，發覺了對面九人，一個個面目森冷，可能是戴了人皮面具。

青蓮子今晚上看起來，有着一種說不出清雅之美，但她神情肅然，清雅之中，有着一股凜然的尊嚴。

李三奇心中暗道：「岳湘這小子眞有一套，看來他已得到了青蓮子的信任。」

青蓮子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桑木道長，你的事情辦好了麼？」

桑木道長道：「回門主的話，貧道幸未辱命，已說服風塵三俠。」

青蓮子目光一掃鐵大鵬等三人，道：「好！風塵三俠都不錯，你能說服他們，增强了本門不少實力。」

桑木道：「門主誇獎。」

青蓮子點了點頭，目光環顧了全場一眼，道：「本門已眞正在江湖上出現，我們急需的是一筆龐大的財富，才能在江湖上展開行動。」

——未完——

八仙鬥八魔

濃霧不知身何在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秘魔莊賽寶選美會完滿結束，賽寶評審結果，第一名是滅火龍珠，第二名是辟水犀寶，而這兩件珍寶俱是鍾離漢的。按會章規定，他可以將這兩件珍寶向該莊莊主古玉奇提出交換條件。正當主客雙方商談時，黃戎、呼延西先後提出異議，他們都認爲這兩件珍寶與他們有關，但爲鍾離漢堅決否認。於是爭端便起，相持不下，而古玉奇因無法排解這場糾紛，使他不能置身於事外，迫不得已插手其間，以後發展如何，請看下回……

呼延西冷然道：「少廢話，你有甚麼鬼板眼，趕快說出來便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呼延魔君的火燥脾氣，不知要到何時方能改得了。」話聲微頓，神色一整，朗聲道：「鍾離朋友，呼延魔君，二位駕臨敝莊，是爲白牡丹姑娘，對不對？」

鍾離漢與呼延西一齊點頭，同聲應道：「不錯。」

「魔心秀士」古玉奇說道。「現在兄弟請二位從這萬花壇開始，朝莊內搜去，穿房入舍，悉憑尊便，如果當眞發現白姑娘是在莊中，便任憑處置，兄弟決不哼上半句……」

話聲微頓，語氣一沉，又道：「但話得說回來，兄弟這『秘魔莊』雖然算不得龍潭虎穴，但一草一木，一棟一樑之中，也頗有巧妙安排，是以各位在搜索過程中，如有甚麼失閃，兄弟是絕不負責。」

鍾離漢與呼延西齊聲一哼。

「魔心秀士」古玉奇轉眼望着黃戎，笑道：「黃總舵主不是和呼延魔君都要找鍾離朋友算賬麼？如今大可利用敝莊的地形地勢，或是機關埋伏，在搜索白姑娘的過程中，不論明搶暗奪，各尋對象，大顯身手，不是比在這台上大家都難以伸手好得多麼？」

黃戎聞言，臉上掠過一絲喜色，但仍故作爲難地沉吟了一會，方才勉强點頭同意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又復鄭重地說道：「不論那『水火明珠』及『辟邪玉佛』落在何人手中，兄弟都是一樣和他談交易的。」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古大莊主這樣安排，豈不是將老漢變成靶子了麼？似乎有欠公允吧？」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如果鍾離朋友認爲不公允，或是有所碍難，儘管退出，兄弟絕不勉强。」

鍾離漢略一沉吟，方撚鬚大笑道：「好好好！既來之，則安之，老漢捨命陪君子，把這台好戲唱它到底便了。」

李玄忽然縱聲怪笑道：「妙妙妙！古大莊主把這台好戲，編導得眞是絕妙！」

「魔心秀士」古玉奇雙眉微皺，目注李玄問道：「李大俠有何高見？」

李玄怪笑道：「他們都唱戲去了，古大莊主呢？是在旁邊看戲麼？」

「魔心秀士」古玉奇爽然一笑，說道：「兄弟也是劇中人之一，祇不過出場的次序，稍有不同而已，李大俠千萬不要誤會。」

李玄「哦」了一聲，笑道：「敢情是等他們都死光了才出場，是麼？」

古玉奇搖頭笑道：「非也非也，李大俠這樣說，未免把兄弟估計得太高了。」

話聲微頓，肅容說道：「在敝莊後面，靠峭壁底下，有一座『魔心樓』，諸位祇要能夠順利地搜遍了全莊之後，就必然會到達那裏，兄弟便在樓上恭候，不論那位朋友，也不論是同着白姑娘或是拿着『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而來，兄弟便準備接受他的任何條件。」

李玄「嘿嘿」冷笑道：「難道要你的腦袋，你也捨得麼？」

「魔心秀士」古玉奇朗聲長笑道：「祇要諸位有這好運氣，兄弟便照給不誤。」

李玄縱聲怪笑道：「好好好，古大莊主，這場好戲便唱定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目光一掃，微微笑道：「那麼，李大俠等三位，又打算扮演甚麼角色？」

李玄怪笑道。「義救美人既沒有我們的份，我們也不想危中奪寶，所以嘛，祇好跑跑龍套便算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哂然一笑，目光轉注「莫邪島主」冷威，含笑問道：「冷島主的興趣如何？」

冷威冷冷答道：「是唱戲還是看戲，目前尚難決定，到時候兄弟自有打算。」

古玉奇含笑點了點頭，目光四下一掃，眼見已沒有人表示意見，遂朗聲笑道：「既然沒有其他意見，這場戲馬上便告開鑼，請諸位小心注意了。」

話聲一落，忽地舉手一揮。

全場燈光，倏地應手熄滅了，登時一片漆黑。

這種開鑼唱戲的方式，大出李玄等人意料之外，俱不由暗地一凜，忙各運功戒備，以防不測……

就在此際，陡聽平台上「砰砰砰」地爆起三聲，似是掌風拳勁互相接實的悶響。但聽鍾離漢一聲「呵呵」大笑，以及呼延西與黃戎的一聲怒哼，過後，便回復一片沉寂。

這時，明月清光業已重行照亮了這座萬花壇，李玄等人閃目四顧，俱不禁暗叫一聲「慚愧」。

原來，就在這燈光驟暗，月色復臨的一剎那之間，目光所及，已看不見半個人影，平台上面，空空如也。

花壇之中，祇剩下他們三個。

韓劍平訝然道：「咦！李二哥，我就不相信他們會走得這樣快。」

李玄伸出一個指頭按住嘴唇，暗用「蟻語傳音」說道：「從現在起，我們已經陷入重重埋伏和處處俱是敵人之境，所以談話必須用『蟻語傳音』，最好儘量利用手勢，以免驚動旁人，甚至挨了誤傷，那就划算不來。」

韓劍平聞言，遂也用「蟻語傳音」道：「若照二哥所說，那鍾離漢一般人馬，仍然尚在這萬花壇中，並未遠走是麼？」

李玄點了點頭，藍啓明用「蟻語傳音」插嘴笑道：「剛才那呼延西和黃戎二人，妄想利用燈光驟暗的機會，對鍾離老兒下手，却沒料到偸鷄不着蝕把米，大概還吃了點小虧呢！」

韓劍平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總不能老守在這裏吧？」

李玄道：「這個我們大可放心走動，因爲在這情形下，我們看不見旁人，則旁人自然也看不見我們，祇要我們不要把路走錯，便不妨事了。」

韓劍平道：「如此說來，這座萬花壇乃是按陣法佈置而成的了，二哥是否已經看出一點門徑呢？」

李玄搖了搖頭，道：「管他甚麼陣法，反正明月當空，我們祇要拿準方向，總會走得出去的。」

藍啓明道：「我們何不從平台上走過去試試看？」

李玄搖頭道：「平台上面必有埋伏，此路不通。」說時，已自抬頭望了天上的明月，一打手勢，命韓劍平‧藍啓明緊緊相隨，飄身向左方另一座花壇躍去。

誰知，他們不動還好，這一移動位置之下，就在三人脚尖方自沾地之際，突見一片白霧，從花壇下蓬蓬湧冒，頃刻之間，週圍數丈方圓，已盡爲霧氣瀰漫，對面不見人影，抬頭也看不看月光。

韓劍平大吃一驚道：「想不到這陣法如此險惡，這便如何是好？」

李玄道：「不要慌，這種障眼法兒，還難不住我們。」

當下，眞力微聚，緩緩推出一掌。

一股罡風捲處，但見霧氣翻湧，眼前已隱現出一條白石小徑，三人便不怠慢，齊展身形，朝前走去。

前行幾丈，李玄所發掌風之勢已衰，濃霧便又迅速湧將過來，遮沒了去路。

李玄不等霧氣合攏，早就看準了方向，第二掌已疾推而出。

三人便在李玄連環發出掌風，盪開重重霧氣之下，沿着花壇間的白石小徑，曲曲折折地探索前行……

可是，這種開路的方法，最是損耗眞力，是以幾個轉折過後，李玄便一打手勢，吩咐韓劍平出手接替，好讓他有時間調息，以恢復元氣。

韓劍平自是不敢怠慢，忙跨前兩步，越過李玄，神功聚處，衣袖一拂，「呼」的一聲，一股强猛勁風，直向那方自滾滾湧來的濃霧捲去。

李玄一見韓劍平施展「飛袖流雲」功力來驅散濃霧，並强烈得發出破空之聲，頓時神色微變，顧不得運氣調息，忙一打手勢，命藍啓明火速小心戒備。

說時遲，就在韓劍平「飛袖流雲」捲出的內家眞力「呼」地將前面濃霧排盪開去之際，陡聞一聲冷笑起處，三股極强無匹的掌風拳勁，已挾雷霆萬鈞之勢從旁側猛襲而至。

那時快，李玄與藍啓明雙雙搶步上前，迎着擊向韓劍平腰間的三股奇猛勁風，同時四掌齊發。

「砰」然一聲巨震過處，雙方勁力一接之下，李玄與藍啓明，俱不禁嘿然微退半步。

勁風四旋，霧氣翻飛中，隱約瞥見三條人影，踉蹌而逝，週圍迅即恢復原狀。

韓劍平早已警覺情形不對，旋止前進，並傳聲問道：「二哥，是誰出手偸襲？」

李玄答道：「看樣子，似乎是呼延西那一伙。」

微微一頓，復用略帶責備的口氣道：「老四，你怎地這般粗心大意？須知我們說話尚且要用傳音功力，你怎能夠施展那樣强猛的『飛袖流雲』絕技呢！若不是我警覺得快，你這虧兒就吃大了。」

韓劍平被敎訓得俊臉通紅，默然無語。

藍啓明傳音笑道：「算了算了，這是甚麼時候，二哥還擺甚麼威風？四哥莫聽他的，弄得不對時，乾脆就放手大幹，把這些花壇搗個稀爛，看他能變甚麼花樣？」

李玄笑罵道：「狗屁！這也可以亂來的麼？還是由老四開路，祇要小心一些就行了。」

韓劍平點了點頭，遂把眞氣調勻，仍自施展「飛袖流雲」功力，舉袖緩緩向前拂出。

一股柔和的無形暗勁，悄然從袖底源源湧出，把身前的濃霧驅散，於是，三人又復舉步前行。

因爲有了剛才被人暗襲的經驗，是以沿路上，都不敢絲毫大意，各種獨門護身眞氣運佈全身要害，內家眞力凝聚掌指之上，準備隨時應變。

又是幾個轉折過去，突見前面霧氣排盪中，似乎人影一閃。

韓劍平更不怠慢，袖底眞力倏地一收，被排開的濃霧立時合攏。

陡聽李玄傳聲喝道：「老四小心頭上。」

韓劍平聞聲，身形電閃，後滑三步，同時閃目一掃。

但見一點烏光，悄然自濃霧中電射而至，若不是閃退得夠快，便險些着了暗算。

韓劍平不由心中有氣，更不考慮，勁聚指尖，右手一指，中指一曲一彈，「嗤」然微響，一縷銳勁罡風，對準那一點烏光激射過去。

祇聽「噗」的一聲，那一點烏光立時被韓劍平的指風擊碎。

李玄在後面，原未料到韓劍平出手如此迅快，欲待攔阻，已然無及，此際，耳聽烏光破碎的聲音，目光觸處，不禁頓時大吃一驚。

李玄忙不迭雙手齊探，抓住韓劍平和藍啓明，傳音喝道：「快退！」

就在三人身形剛剛後撤之頃，那一點被擊碎的烏光已然化作千百團火焰，當頭罩下。

李玄眼見前後已盡在暗藍色火焰籠罩範圍下，祇好帶同韓劍平與藍啓明，向旁側閃避開去。

那知，他剛閃退了兩步，突覺臂部似乎撞在一座堅硬的東西上面，祇聽「嘩啦」一響，濃霧中立時飛起無數花草的影子，以及泥土碎石，像雨點般洒落下來。

敢情他的臂部一撞之下，竟撞坍了一座花壇，李玄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但心靈上，也同時突生警兆。

就在花壇一坍之際，陡地幾股不同的掌風拳勁，從身側身後猛襲過來。

這幾股力道，發出之人雖然是憑着開聲辨向而出手，但方位竟也差不了多少，李玄在這情形之下，除了朝前方縱身避讓之外，可說是毫無辦法。

可是，當他揪着韓劍平和藍啓明，方自脫離了暗襲過來的掌風拳勁，却又復進入那千百

朵暗藍色火焰之中。

韓劍平與藍啓明已不耐煩地雙雙揮袖推掌，捲劈出排山倒海的內家勁氣，打算將籠罩在週圍的暗藍色火焰震散。

李玄欲待攔阻，已來不及，不由一跌脚，暗叫一聲：「糟了！」雙掌却疾然朝地面揮了出去。

但見韓劍平與藍啓明的袖風掌力捲劈之下，那無數暗藍色的火焰，果然被排盪得四下翻飛，但却無一朵被震得消滅。相反地，都好像有靈性一般，借着袖風掌力之勢，四下散開，然後貼着地面，倏忽飄襲而至。

適時，李玄揮出的掌勁，也恰好掃到，那知……

這千百朵像鬼火般的火焰，竟隨着李玄的掌風，「呼呼」向上狂捲而起，正正湧集在韓劍平與藍啓明的下半截身子上面。

韓劍平和藍啓明在這花壇霧陣中開始行動之時，為防萬一，都已暗運眞氣護身，是以此刻的暗藍色的火焰雖然湧集在他們身上，但實際還有一層護身眞氣隔住，不曾沾及衣裳與皮膚。

當下，二人不約而同，玄功微運，護身眞氣猛地朝外一漲，立將湧集下半截身子的暗藍色火焰震散開去。

可是，奇怪得很，這無數暗藍色火焰，竟似陰魂不散地在空中一個翻滾，便又復蜂湧而至。

這時，李玄已看出這些幽靈般的火焰，為何會如此頑固地緊緊沾附過來的道理，當下，傳音急道：「你們趕快散去護身眞氣，靜立不動便無妨了。」

韓劍平與藍啓明這時亦已悟出了一點苗頭，遂依言將護身眞氣一歛，垂手靜立。

果見那千百朵暗藍色火焰，竟似驟然失去了憑藉一般，在空中飄盪了一下，便紛紛墜落地上。

說也奇怪，這些火焰在空中之時，任憑韓劍平等人的袖風掌勁是多麼強猛，也不曾擊滅一朵，但此刻一沾到地面，竟然就立卽消失不見。

可是，也有幾朵距韓、藍二人最貼近的火焰，却在二人的護身眞氣一歛之際，隨之沾附在他衣裳下擺上面，便立刻消失。

那時候，連李玄也正注視着那四下散落的火焰，都不曾有所發現，同時，韓劍平與藍啓明亦似乎無甚異乎尋常的感覺，遂把這事忽略過了。

李玄待所有火焰消失之後，方走攏來，傳音笑道：「這些玩意眞絕，若是遇着腦筋不靈的人，一味祇顧用拳勁掌風去將它們驅散，那時，就算不被它們沾上，也要活活累死了。」

韓劍平皺眉道：「二哥可曾看清，那出手偷襲之人是誰麼？」

李玄沉吟一會道：「這幾撥陷身在此地的人當中，祇有『莫邪島主』冷威和鍾離漢是單人四馬，我看那偷襲之人，不是冷威便是鍾離漢……」

說時，祇聽左側的濃霧中，「砰砰砰」地連珠爆起一陣拳掌互擊之聲，隨聽一聲「呵呵」大笑和一聲怒吼，便又復沉寂下去。

藍啓明苦笑道：「古玉奇這一手也眞絕，他把我們放在這霧陣之中，弄得大家糊裏糊塗，賭打賭撞，他却不知躲到那裏去穩坐釣魚台，大看熱鬧。」

李玄怪笑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我們仍照預計，由一人在前開路，二人緊隨，將功力運足，祇要發現人影，便不管他是張三李四，立施殺手攻去，這樣才不吃虧遭殃，省却許多痲煩。」

藍啓明笑道：「二哥這辦法果然妙極，那就讓我來開路，看看是那個倒霉鬼，首先來嚐嚐二哥四哥的掌勁指力便了。」

說完，轉身當先，緩緩推出一掌。

在這種情形之下，便可看出藍啓明的功力，的確較李玄與韓劍平略遜一籌，但見他的掌力吐處祇將濃霧推開一丈左右，便不能再遠。

三人摸索着向前行，又是幾個轉彎過去了，突見濃霧翻湧中，眼前現出了三條人影。

藍啓明將掌力一撤，李玄的「大悲金剛掌」力，以及韓劍平的「先天太乙指」風，便挾雷霆萬鈞之勢，破空銳嘯，猛擊而出。

濃霧之中，頓聽一粗一厲的兩聲怒吼傳來，顯見那三條人影當中，已有二人，嚐到了滋味。

但事情却並未就此了結，就在那兩聲怒吼發出之後，緊接着便傳來「砰砰砰」一陣拳掌互擊的巨響，同時，「嘩啦嘩啦」之聲大作，震耳欲聾。

但見濃霧翻滾，花樹的影子四下橫飛，磚石泥土像雨般洒落在李玄等人的身前。李玄等人也不去理會，祇將功力運聚，屹立觀變。

過了半晌，一切紛亂方才停止下來，濃霧依然籠罩如故，不知那一場混戰中，吃虧的究竟是誰？

韓劍平搖頭慨嘆道：「這樣下去，古玉奇這座萬花壇，便非成了萬土堆不可了。」

藍啓明笑道：「管他呢！反正不是毀在我們手裏，我們便不算丟人，走吧。」說完，轉身繼續發掌，開路前行——

幾個轉折過去，便由李玄接替藍啓明，開路前進。

這一趟，在路上居然未發生任何事故，可是，轉來轉去，怪事又生。

原來，他們發現走了這半個時辰之久，不但沒有走出這個萬花壇，並且又轉回了原來的地方。

這種事情，雖然早在他們意料之中，但心頭實在也感到有些不是味道，當下，三人停步互相商量，遂由李玄施展「一鶴冲天」身法，平地直拔六七丈，穿出濃霧，凝目四下察看。

祇見整座「秘魔莊」，此刻都被一片白茫茫的霧氣所籠罩，祇不過濃密的程度，及不上這座萬花壇而已。

李玄在空中停留一會，一口眞氣將散，祇好飄身降落下來，皺眉道：「這秘魔莊大概是得天時地勢之利，山谷之中每逢這時刻便有大霧，古玉奇再加以人工佈置，使霧氣的中心凝集在這座萬花壇的週圍，才會有這般現象。」

韓劍平劍眉一揚，說道：「這樣說來，難道我們便在這裏，坐待霧氣消散不成？」

李玄苦笑道：「倘若沒有這濃霧作怪，我相信再奇再絕的陣法，也難不倒我，可是……」說至此處，聳了聳肩膀，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憑二哥說出這句話兒，我藍小五便有幾分把握，擔保出得了這座萬花壇。」

李玄翻了翻一雙怪眼，道：「小五，你莫要把話說得太過玄虛，我李老二倒要聽聽你的理由何在。」

藍啓明搖頭笑道：「天機不可洩漏，我相信不久便見分曉。」

李玄怪眼一瞪，一把揪住了藍啓明的衣襟，喝道：「不准賣關子，我要你非說不可。」

藍啓明扮了個鬼臉，笑道：「這個……這個……」忽地眼珠一轉，又道：「喏喏喏！你看帶路的不是來了嗎？」

李玄與韓劍平順着藍啓明的目光望去，果然發現丈許開外的地上，有一點龍眼大的黃色

精光，在濃霧中一進一退地滾動。

韓劍平皺眉道：「五弟，你怎知這點黃光，是給我們帶路的呢？」

藍啓明笑道：「是與不是，我們祇要跟它走上幾步，便見分曉。」

李玄「哼」了一聲，鬆開藍啓明，謹愼地朝那點黃色精光緩步走去……

祇見這點黃色精光，竟似具有靈性一般，當李玄向前移動一步，它便倏然後退幾尺……

李玄冷哼一聲，一探手，五指微屈，暗運「隔空攝物」功力，遙向那點黃色精光抓去。

但見那點黃光應手而起，被攝離了地面，可是，當它僅僅升離地面尺許之際，李玄倏覺這點黃光，發出一股奇強的潛力，猛地一掙，竟然掙脫了五指的吸力範圍，落回到地上。

李玄更不怠慢，中指一挺，一縷勁銳指風，疾向黃光點去。

那知，這點黃色精光適時後退了一寸，恰將指勁躲過，祇讓李玄的指風，將地面洞穿了一個尺許深的小孔。

這種情形，分明有人在濃霧之中，並操縱着這點黃色精光，而且此人的功力，不但不稍遜於李玄，更具有透視濃霧之能，這樣一來，頓令李玄不得不服這口氣地，為之愕然住手。

藍啓明笑道：「二哥，算了吧！反正人家也沒有甚麼惡意，我們就跟上一段路兒，試試看便了。」

李玄怪眼一翻，低喝道：「人家？是甚麼人家？」

藍啓明望了韓劍平一眼，笑道：「反正我不說二哥也知道，何必多此一問？走吧！」說着，伸手一推韓劍平，示意他在前領路。

韓劍平也悟出這個在霧中操縱黃光之人，極可能是諸葛飛瓊的手下。

此際被藍啓明這麼一推，不自禁地臉上一熱，便順勢舉步朝那點黃色精光走去。他們這一移脚步，那點黃色精光果然便在距離一丈左右，緩緩引導着向前移動……

一路上，迂迴曲折地走了約莫一盞熱茶工夫，當眞沒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未碰着其他陷在霧陣的人。

又走了一會，兩個轉彎過去，忽見那點黃色精光倏地一閃，便失去了踪跡。

李玄等人，趕忙停步，抬頭舉目，四下一看。

祇見身前的霧氣已然大為稀薄，上空還透下來一些朦朧的月影，景物依稀可辨出一點輪廓。

回顧身後，則霧氣仍是濃得無法透視。

他們這時的位置，正好是站在濃霧與薄霧的分界綫上，顯然業已通過那座花壇的霧陣。

當下，三人再次運足目力，朝前方仔細望去。

薄霧中，隱約看出前面乃是一片頗為寬闊的草地，稍遠一點，隱隱現出幾排屋宇的影子，再遠便仍然是白茫茫地，甚麼也看不見了。

三人打量了一會，方自暗地商量，如何越過這片草地之際，忽然瞥見一條人影，從濃霧之中飛掠出來，電也似地一閃，便消失在薄霧之中。

韓劍平「咦」了一聲道：「此人身材肥胖，顯然是鍾離漢無疑，想不到他也這樣快便通過花壇霧陣了。」

李玄怪笑一聲道：「看情形，他也是要到那幾排房子去，我們不要讓他佔了先，走。」

話聲一落，身形已起，朝草地方面飛掠而去。

韓劍平、藍啓明自不怠慢，齊展輕功，隨後飛縱而去，那知……

他們這一縱出六七丈遠，禁不住身子一沉，一陣寒意，從脚底直冒上來。

敢情這片草地下面竟是冷水而非泥土，好在他們的輕功造詣，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心頭一凜之下，立卽眞氣一提，齊地雙臂一振，平空拔起，各展登萍渡水絕藝，祇用足尖輕點草梢，又復朝前飛掠。

片刻之間，已越過這片看似草地，實乃深不見底的水塘，看清足下的確現出泥土碎石時，方才一歛身形，飄落地上。

這時，距那幾排房屋，祇有數丈之遠，看得十分清楚。

祇見這幾排屋宇，左右併列，每排三間，當中乃是一條石板大路，筆直通到一座隱現於霧中的高大門樓。

三人略加推斷，認為那座門樓，才是進入「秘魔莊」的大門。

但却猜不出這門樓兩旁的屋宇，裏面住的甚麼人，是守門的？抑是招待來賓的賓館？

還有，剛才看見的那條人影，到那裏去了呢？

他們方自打量之際，忽然發現最後一排位於左邊的屋宇，當中的那間，隱隱有燈光漏出，當下，互相一打手勢，悄悄掩將過去察看。

祇見這間屋子，門窗洞開，屋內燈光熒熒，有兩個身穿黃衣的漢子，爬伏在一張八仙桌上，似乎正在打盹。

李玄等人閃身入屋，再次仔細察看這兩名黃衣漢子時，俱不禁為之一怔。

原來這兩名黃衣漢子，業已被人點了穴道，昏睡不醒。

藍啓明眼珠一轉，笑道：「這兩個顯然是『秘魔莊』的人，大槪是被我們看見的那條人影出手制住了，這却便宜了我們，正好加以利用。」

李玄怪笑道：「藍小五打甚歪主意？是不是想李代桃僵，混進莊子裏去？」

藍啓明點頭笑道：「我正是這意思，不過衣服祇有兩套，却是如何分配才好？」

李玄笑道：「這有甚麼不好分配的？你和老四一人穿一套，把我夾帶在當中，不就行了麼。」

當下，韓劍平和藍啓明便迅將兩名黃衣漢子的衣服脫下，套在自己的身上。

一切弄妥之後，又仔細察看傾聽了一下，遂由韓劍平領先，藍啓明斷後，將李玄夾在中間，出了屋門，大搖大擺地朝那座門樓走去。

快要走近門樓的時候，他們以為必有「秘魔莊」的防守之人攔阻盤問，但出乎意料地，直到通過了兩扇洞開的大門，也沒有任何阻擋，更未發現有甚麼伏樁暗卡的佈置。

這種大異尋常的情形，使得他們愈生戒心，一面將脚步慢下來，一面閃目四下搜索。

但見這門樓裏面，乃是一座頗為深邃寬闊的花園，霧靄矇矓之下，目光所及，盡是些扶疏花木，以及亭台精榭，疏落地隱現其中。

陣陣木犀幽香，隨風飄送鼻端。

月色凄迷，霧靄輕籠，偌大一座花園，靜悄悄地不見半個人影，清幽之中，遂顯得略帶幾分陰森鬼氣。

李玄等人沿着一條碎石小徑，凝神戒備着緩緩行去，在開頭的十來丈路程，倒也無甚異狀，及至走到小徑分乂之處，前面是株枝柯茂密的傘狀大樹，左右各砌着一座花壇，他們停了下來，正在斟酌應選擇那一個方向之際，奇變突生。

陡地——

一陣急促的機簧銳聲連珠響處，漫天星芒從樹上及花壇之中激射而至。

李玄等人俱有一身上乘功力，自然不將這些飛針弩箭一類的暗器放在眼內。當下，一陣

掌劈袖揮，打算把漫天激射而至的星芒震落。

那知——

這些暗器看似無甚威力，但却有一種怪異至極的特性，祇見他們的掌勁袖風撞擊之下，當面的星芒立被震開，可是一退之後，便又蜂湧而至，彷彿他們的身上有甚吸引力量一般。

如此一來，頓然使李玄等人爲之又驚又怒，一面不停發出掌勁袖風，阻擋星芒的來襲，一面閃動目光，朝樹上及花壇之中搜索——

奇怪，居然沒有發現半個埋伏發射暗器之人，李玄等心念轉動，覺得除了拚力突圍之外，似無其他善策。當下，六掌齊揮，將前面的密集星芒，震開一個大洞，相繼疾穿而出。

誰料這千百點星芒竟似長了眼睛一般，遮天蓋地隨後緊緊追襲過來。

李玄等人一面飛縱，一面尋思脫身之法，忽見左側有一個獨立的精舍，隱隱有燈光透出，遂不加考慮地身形齊晃，縱至精舍門前，韓劍平一掌護胸，一掌擊開大門，閃身進去。

李玄、藍啓明相繼縱入，立即反手關上大門，祇聽一陣「刷刷」之聲透過木門，便靜寂下來，料想那追襲而來的星芒，都已釘在兩扇木門上面。

三人這才一定心神，閃目四下一打量。

這一看之下，不由他們又是一怔。

原來這間精舍裏面，陳設簡單，當中一張八仙桌上，赫然俯伏着一個黃衣大漢竟然也被人點了穴道，昏迷過去。

李玄等人這時除了詫異之外，更重要的便是研究那些星芒暗器，怎會在無人控制之下發射？又怎會具有如磁引針般的力量，緊追不捨的？

研究了一會，藍啓明若有所悟地「噢」了一聲，指着那爬伏桌上的黃衣大漢，笑對李玄說道：「二哥，我們這次中伏，極可能是因爲你不曾換過衣服之故，倘若你把這位老兄的衣服借來穿上，相信便可暢行無阻。」

李玄「哼」了一聲，怪眼一翻，冷笑說道：「小五，你是不是想把我都坑在這裏？」

藍啓明一愕，反問道：「此話怎講？」

李玄一指那黃衣大漢，道：「你要我把我的衣服換過，不是想坑我們是甚麼？」

藍啓明一頭霧水，問道：「難道我這個主意錯了？」

李玄怪眼一翻，冷冷道：「當然錯了。」

藍啓明不服地說道：「胡扯，剛才明明是你的衣服沒有換過，才引來一場虛驚，爲何……爲何你……」

李玄連連搖頭，截住道：「不對不對，我認爲這場虛驚，乃是你和老四的兩身衣服引來的。」

他這奇特的見解，不但藍啓明不相信，連韓劍平也覺懷疑地插咀道：「何以見得？」

李玄冷笑道：「事實很明顯，你們假如不信，不妨取一些金屬之類的東西，喏喏！現在門上便釘着那些暗器，且拔下一根來，擲在你們的身上便知道了。」

藍啓明半信半疑地走過去將門拉開，果然門上釘滿了寸許長短的針形暗器，便隨手拔下一根，輕輕朝韓劍平身上擲去。

但見韓劍平的一身黃色衣服，彷彿具有吸力一般，一下便將這根針形暗器吸附在上面。

李玄一翻怪眼道：「如何？剛才若不是我還沒有把衣服換過，恐怕我們的掌力再強，也總會有一些縫隙，讓這些暗器鑽進來，那時，縱然不至受傷，究竟也是丟人，小五，你還服不服氣？」

藍啓明默默無語，半晌，方才悻悻地說道：「想不到古玉奇這廝如此刁鑽可惡，我們乾脆就給他硬上，也不用講甚麼客氣，來個見物便毀，逢人就宰，看看他有甚麼了不起？」

李玄笑道：「小五也用不着說這氣話，我相信上當的決不止我們三個，我們仍照預期，見機行事便了。」

當下，韓劍平和藍啓明將身上的黃衣服脫了，悄悄把門拉開，一齊走出精舍，縱入園中，朝莊內走去。

這時，夜更深沉，霧氣也變得較爲濃厚，但憑着他們如電的目光，仍自可以辨得出周圍五六丈以內的景物。

兩三個轉彎過去，李玄忽然咀角一呶，悄聲道：「你們看看那邊是誰？」

韓劍平、藍啓明聞言，順着方向望去，祇見右前方約莫四五丈之遙，幾株合抱的大樹下面，正有三條黃色人影，在手忙脚亂地發掌揮袖，遮擋漫空迸射而來的星芒暗器。

但因距離過遠，濃霧之下，一時還看不清楚這三條黃色人影是誰，於是，互相一打手勢，悄悄移近一些。

再次定睛瞧去，這才看清，是「濁水神龍」黃戎、「奪魄神判」獨孤喬和馬騰三人。

他們大概是還未看出毛病就在身上所穿的衣服，是以一味騰挪躲閃，拚命發掌去震開那糾纏不休的星芒暗器，弄得十分狼狽。

韓劍平看了一會，悄聲對李玄道：「我們要不要把這秘密告訴他們？」

李玄略一沉吟，說道：「按照目前的情形而論，自然是讓古玉奇多幾個對手比較好。」當下，神功微聚，施展「傳音入密」功力，遙對「濁水神龍」黃戎道：「黃老兄，你們身上穿的衣服有毛病，趕快設法脫下來，便可以脫身了。」

那「濁水神龍」黃戎正在一籌莫展，手忙脚亂之際，忽然聽得有人傳音警告，辨出乃是李玄的聲音，情知不會有甚差錯，遂一面思量脫衣之法，一面將這事告訴「奪魄神判」獨孤喬和馬騰。

他們俱是經驗豐富的綠林豪客，這一思忖之下，便已想妥方法，首先將黃戎夾在中間，獨孤喬與馬騰發掌遮擋暗器，讓黃戎抽出手來解脫衣服，然後輪流交替，片刻之間便都將身上的黃色衣服脫了。

於是，三人齊地將脫下來的黃色衣服，迎着漫空的星芒擲去，同時縱身，疾退而出。

果見漫空星芒驟然一歛，集中掃射在三套黃色衣服上面，一根也不會漏掉。

黃戎等人喘了口氣，再掉頭四望時，已然不見李玄等人的踪跡，祇好辨認一下方向，便又繼續前行。

其實李玄等人躲在一座花壇後面，並未離開，眼看黃戎他們走了之後，方才悄悄跟在後面走去。

曲折前行了七八丈遠，忽見黃戎等人似乎有所發現地脚步微頓，隨即齊地一縮身，閃在一排花樹後面，探首窺望。

李玄朝韓劍平，藍啓明一打手勢，示意儘管將脚步放輕，掩將過去，在離黃戎等人右方兩三丈的一座花壇下面，迅即將身形藏起來，並順着黃戎的目光方向，定睛瞧去。

祇見數丈外，一片草地上，環立着五座花壇，當中的空間，縱橫飛射着無數星花芒雨，下面籠罩着三條黃色人影。

在這情景下，不用仔細去看，便知道三條黃色人影，必定是「藍面魔君」呼延西和他的手下「蛇丐」孫三，以及「神棍震天」孫化石了。

此際，但見呼延西鬚髮戟張，獨臂怒揮，孫化石的兩儀金棍已化作一團金光，舞得滴水不透，遮護着「蛇丐」孫三。

看他們的神情，狼狽之處，並不遜於適才的黃戎等人。

但這時候的黃戎，臉上竟然露出一絲喜悅的獰笑，低頭與獨孤喬、馬騰悄悄說了幾句。

李玄等人見狀，情知黃戎想落井下石，乘機打呼延西的落水狗，俱不由心中暗嘆，嘆息人心之壞，江湖風氣之澆薄。委實到了極點。

李玄心念電轉，覺得呼延西雖然可惡，但也不願他害在黃戎的手中，以免八魔缺一，破壞了八仙鬥八魔之會，於是，功力微凝，依然用「傳音入密」上乘玄功，遙對手忙脚亂的呼延西叫道：「呼延魔君留神暗器！」

他話方說完，忽地想起這句話說了等如白說，呼延西聽了根本就不會明白是警告他要留神另外的暗器，遂又復運聚功力，打算再予警告時，黃戎那邊業已悄然出手暗襲。

但見三縷藍色毫光，閃電般分朝呼延西、孫三及孫化石激射而去。

祇聽「叮叮」兩聲微響，又聽到一聲慘哼，從漫空星花芒雨之中傳了出來，顯然黃戎等人的暗襲業已得手。

然而，那三縷藍色毫光，却並不是完全中的。

發出慘哼的僅是「蛇丐」孫三，呼延西與孫化石依然無恙。

李玄更不怠慢，「傳音入密」功力立時發出，叫道：「呼延魔君，速將黃衣脫下，即可解困，並須留神第二次暗算。」

祇見呼延西聞言之下，又怒又詫地目光左右一閃，便對孫化石低喝了聲：「將棍展開，範圍擴大，讓我歇手。」

孫化石點頭應諾，雙手一抖，「鐺鐺」兩聲輕響，「兩儀金棍」立時暴長了一倍，同時迅快絕倫地將兩端的金鍊扣上，頓使棍影的範圍增大了兩倍，將呼延西及孫三的身形嚴密罩住。

呼延西停手，迅將身上的黃衣脫下，然後又替孫三脫了，一打招呼，伸手接過「兩儀金棍」，猛運魔功，遮天蓋地般繼續揮舞起來。

孫化石也忙將黃衣脫下，抱起受傷的孫三，呼延西一聲大喝：「退！」

揮動金棍，遮護着孫化石與孫三，盪開漫空的星花芒雨，疾躍而出。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容得黃戎等人打算再次施放暗器偷襲時，呼延西等人業已縱出花壇，消失於霧氣之中。

黃戎這時也醒悟到呼延西之所以突然發覺黃色衣服的毛病，可能也是由於李玄的警告，不由又詫又怒地掉頭四下搜索，找尋李玄藏身之處。

忽見一條肥胖的人影，矯若游龍，掠空而過。

黃戎微噫了一聲，立即對獨孤喬和馬騰一打手勢，齊地展開身形，緊跟着那條肥胖人影追去。

李玄等人猜那肥胖人影，必是鍾離漢無疑，遂依然跟在黃戎等人後面，悄悄尾隨而去。

一路上，居然暢行無阻地沒有遇上埋伏，也沒有甚麼暗器襲擊，不到半盞熱茶工夫，便通過了這座花園。

前面一列巨石築成的高牆擋道，中央聳立着三座高大的門樓。

黃戎等三人已然失去了踪跡。

李玄等人情知又有古怪，謹愼地在三座門樓前面停了下來，凝目仔細加以端詳。

霧影之下，但見當中的一座門樓上，嵌着「秘魔門」三個顏色黝黑的古篆大字。

三座門樓的大門都是洞開着，朝裏面望去，祇見霧氣騰騰，甚麼也看不清楚，於是，三人略一商量，便分別走近前去，探頭向門裏察看。

韓劍平看的是右邊門樓，李玄看的是中間一座，藍啓明則搖着左邊的門樓。

三人看了一會，便退下來，李玄搖頭一嘆，道：「古玉奇這廝倒會享受，居然把這『秘魔莊』，構築得如同皇宮一般……」

韓劍平不等李玄說完，便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二哥大概是看錯了吧？這門樓裏面，小橋流水，茅亭竹榭，加以薄霧輕籠，無殊人間仙境，那有甚麼皇宮殿宇呢？」

李玄「咦」了一聲，怪眼一翻，說道：「這就怪了。」轉對藍啓明道：「小五，你看見的是不是和老四所見一樣？」

藍啓明搖頭道：「我看的既不像四哥所說的人間仙境，也不是二哥口中的皇宮殿宇。」

李玄和韓劍平禁不住同聲搶問道：「是甚麼？」

藍啓明笑道：「祇不過是一爿稍爲富麗的鄉紳巨宅的別墅莊院而已。」

韓劍平聽得眉頭一皺，道：「這三座門樓，當中又沒有甚麼東西隔開，按理說應該所見相同才對，爲何會有三種不同的景象呢？」

李玄沉吟道：「這個……我想，大概是古玉奇利用『海市蜃樓』的道理，更藉霧氣的掩護，令人在三個不同的位置，產生不同的錯覺而已。」

韓劍平皺眉道：「那麼，我們所看這三種景象，都是假的了？」

李玄想了想，說道：「那也不可能完全是假，最低限度應有一處是眞。」

藍啓明道：「那麼，究竟那一處才是眞的呢？」

李玄搔了搔滿頭的亂髮，沉吟道：「這個……這個就很難判斷了。」

韓劍平道：「適才明明是黃戎他們追踪着鍾離漢，而我們則跟在他們後面，怎地會一下便失去了他們的踪跡？難道說他們並沒有進這三座門樓？」

李玄搖頭道：「就算我們親眼見着他們走進任何一座門樓，也不能因此而決定他們沒有走錯……」

藍啓明接口道：「我們總不能站在這裏討論一個晚上，二哥的頭腦比我和四哥靈活，你想了這麼久，難道還想不出一個主意？」

李玄怪眼一翻，說道：「小五莫要催我，須知道這門戶，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走對了固然是萬事大吉，萬一走錯了時，便全部完蛋了。」

韓劍平矍然道：「二哥既然顧慮到全部完蛋的問題，我們何不分開來，各進一門，這樣便總有一處是對的了。」

李玄沉吟道：「這個辦法固然是好，但我怕力量分散了，萬一……」

藍啓明「哼」了一聲，接道：「我們目的就是要搗一搗這座馬蜂窩，管它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上一闖，我舉雙手贊成四哥的辦法。」

李玄瞧了藍啓明一眼，冷笑道：「小五，你不要不知天高地厚，須知我李老二也不是個怕事之人，祇不過顧慮萬一有誰受到挫折，都將影響我們『武林八仙』的聲名，所以不得不愼重一點。」

韓劍平笑道：「二哥老謀深算，顧慮得極爲有理，我願將建議收回，從長再加研究。」

李玄搖頭道：「不必，我們就照你的辦法好了。」

話聲微頓，目注藍啓明，鄭重地說道：「老五，你就從左邊的樓門進去，老四走右邊，我走當中，切記步步爲營，穩紮穩行，一有不妙，立即傳聲示警，甚至出聲呼喝亦無不可，千萬不要亂來，更不可獨行其是，以免誤了大局。」

藍啓明笑道：「放心，放心，一切悉遵二哥的咐吩便了。」

韓劍平道：「這三座門樓，每座相隔不過二丈，我們進去之後，若然發覺有甚麼不妥，立卽傳音告警也來得及。」

三人一齊舉步走到三座「秘魔門」前，各自凝功護身，進入門中。

且說韓劍平走進右邊門樓，前行不到三丈，忽地一團濃霧飄來，眼前景物登時隱去，不由心頭一震，立將脚步停住，同時掉頭望去。

他這一望之下，心頭又復「卜通」一跳，原來那高聳的門樓以及巨石高牆等等，已不知隱沒在何處，換句話說，他這時已沒有後退之路。

韓劍平微一定神，運聚玄功，施展「千里傳音」絕學，轉臉對着左方叫道：「二哥，五弟，你們那裏有何變化？」

說完之後，却不見有回音，遂再次運功叫道：「二哥，五弟，你們聽見我的話沒有？我就在離門樓三丈之處，目前霧濃，暫難行動，你們那邊怎麼樣了？」

那知，他這樣說了兩三遍，依然得不到李玄和藍啓明的回音，不由大爲詫異，才知道三座門樓，看似相連，實在並不相通，中間有甚麼阻隔，在此濃霧之中，又無法查得出來，頓令他一時之間，有點茫然失措。

他心念電轉，無計可施，遂索性凝立當地，眼簾微垂，寧神靜氣，潛心默運神功，暗地施展「天視地聽」絕學，細察週圍的動靜。

耳中除了夜風蕭蕭，樹葉婆娑之聲，週圍數十丈內，竟出乎意料地靜寂，靜得如同幽墟地府一般。

這樣過了約莫半盞茶的光景，籠罩四週的那一團濃霧，方才在夜風吹拂中，悄悄飄逝，冷月幽光，又復透過薄霧映照下來，眼前景物重又模糊隱現。

韓劍平張開眼簾，目光閃動，發現週圍的景物與他適才在門前窺見的並未變動，依然是小橋流水，茅亭竹樹，霧約烟籠，清幽至極。

再回頭看，依然看不見門樓與高牆的影子，分明身陷此地，祇准前進，不准後退的了。

韓劍平觀望了一會，暗自運聚功力，凝神戒備地踏着微帶露珠的淨茸細草，向前走去。

穿過草地，前面一溪如帶，清澈的溪水琤淙迂折，緩緩流過，溪岸翠柳夾垂，柔枝拂水，一條獨木小橋，橫跨兩岸。

月影，清溪，小橋，垂柳，韓劍平深深吸了口清新空氣，心中忖道：「想不到『秘魔莊』中，還有這般不俗的所在，看來古玉奇這廝倒並不像呼延西那樣地僅知巧取豪奪，視殺人放火如家常便飯，滿手血腥的普通魔頭哩！」

他心中忖着，脚下已信步踱過小橋……

他却沒有想到，際此深秋，北地早寒，那來的垂楊翠柳？過了小橋，穿過兩排垂柳，眼前景物更是清幽！

一道頗爲平坦的小山坡下，茅屋三五間，繞以疏落竹籬，屋前一片花圃，圃中雅緻地堆着幾塊奇秀玲瓏的怪石，老梅數枝，挺立其間，枝頭方自吐出幾點綠蕊。

在一塊平整的巨石上，坐着一位身穿淡綠衣裳的女郎，斜躺梅樹，玉手輕拈着一管白玉笛，螓首微仰，似在賞玩着淡月幽光。

韓劍平目光微注之下，立卽認出這個綠衣女郎，竟是在選美大會上第一位出場，擅長音樂的芳蘭姑娘。

他心頭微怔，暗自忖道：「原來她是住在這麼清幽的環境之中，難怪她的音樂造詣，會有這麼高的境界了，看她此刻的臉上，隱露幽怨之色，莫非是爲了在選美會上名落孫山之故麼？……」

他心中方自忖度，祇見芳蘭姑娘皓腕輕抬，將白玉笛湊近櫻唇，眼睫微垂，便聽到一縷清音，飄盪空際……

韓劍平乍聽之下，立時便聽出她所吹的笛音，迥然大異於適才在選美會上的演奏，祇覺得她這時的技巧及中氣等等，都純熟充足得多，尤其是此刻的笛音之中，更充滿了動人肺腑的情感。

笛音繚繚飄過夜空，抑揚頓挫地透過薄霧，繚繚進入韓劍平的耳中，每一個音符都震撼着他的心絃，使他不由自已地產生了共鳴，於是……

笛音凄怨時，他便不禁潸然淚下，笛音歡樂時，他亦破涕爲笑，及至笛音吹至激昂處，他心中立覺熱血沸騰，直欲引吭長嘯相應，倏而笛音一轉，恍似三月春風，輕拂着他的心湖，於是，他便感到全身百骸，如沐甘露地舒暢得要伸展四肢，躺臥在青草地上……

就在這樣忽喜忽樂，倏悲倏怨，時而平靜，時而激動的情境以下，韓劍平的靈智便漸漸迷失，被笛音所控制而不自覺……

就在他的神智飄浮在笛音的波浪之上，眼看即將滅頂之際，驀地……

一縷極爲細銳清晰的語音，透過綿綿密密的笛音，傳進他的耳中，道：「魔音腐心，迷定心神！」

這兩句話兒，聲音雖極細微，但聽在韓劍平耳中，却不啻晴天霹靂，登時心神大震，立即清醒過來，暗叫一聲「慚愧」！

他神智一清，靈明立生，盡將笛音驅諸體外，玄功默運之下，一顆心兒便自然活潑地不受絲毫影響。

可是，他方自將心神守定，那笛音也隨之起了變化。

祇聽那本來是幽美悅耳的笛音，突轉高而短促，一聲聲有若鋒芒利刃，從四面八方激射而至，刺激得他每一根神經，都如受碎剮之刑，顫痛難禁。在這種情形之下，韓劍平自可不顧一切衝過去，奪下芳蘭姑娘的玉笛就解決了。

但是，憑他的身份，又怎能對一個僅是工具而已的少女動手？並且在這種隱含着互較玄功定力的情況下，若然出手硬幹，也是一場笑話。

於是，韓劍平祇好守定心神，盤膝坐下，默運玄功，抗拒肉體所受的痛苦。

相持了一會，那笛音的威力愈來愈覺凌厲，韓劍平渾身如陷刀山劍樹之中，漸覺難以抵受之際，驀聽那一縷細銳的語聲，又復傳進耳中，說道：「速用翠竹簫，衝破白玉笛。」

韓劍平聞言以下，眞恨不得伸手猛打自己耳光，當即忙從腰間解下「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所贈的「陰沉竹翠玉屏簫」，運聚「先天太乙眞氣」，持簫就口，吹奏一闋「風雷引」。

頓時，那絕世奇功「先天太乙眞氣」，立即透過這絕世神品「陰沉翠竹玉屏簫」，破空激盪而出，簫聲驀化怒號狂風與霹靂雷鳴，挾萬鈞之勢，攻進笛音之中。

那排盪空際的凌厲笛音，立時變得黯然失色。

陡聽「琤琤琤」一陣玉碎之聲響處，並傳來芳蘭姑娘一聲尖叫，便再也聽不見一點聲音了。

韓劍平也將簫聲止住，霍地立起，閃目望去，但見四週景物清幽如故，山坡上，仍是那幾間茅屋，一道竹籬，但花圃巨石上面，已沒有芳蘭姑娘的倩影。

敢情她已被簫聲反震之力所傷，逃之夭夭了！

韓劍平再次運足眼力，四下展望，却始終找不出那發話警告之人，究竟藏在甚麼地方，當下，拱手過額，朗聲說道：「朋友暗助之情，韓某永銘五內，可否請出一見，也好當面道謝。」

他一連說了三遍，也不見有人現身答話，祇好又說了幾句感謝的話兒，便朝那山坡上的竹籬茅舍走去，探看究竟。

他一邊走，一邊想，那發話警告之人，縱然不是諸葛飛瓊，也必是她的部屬無疑，但却猜不出到底是「金童」？是「玉女」？抑是「雙奇一怪」中的任何一個？

忖想之間，業已走近竹籬，遂停下來略一窺視，發現這幾間茅屋裏面靜悄悄地，似乎無人居住。當下，伸手輕輕推開柴扉，走到當中一間茅屋門前，又停下來傾聽了一會，方才凝功戒備，推門進入屋內。

這是一間陳設頗爲雅潔的堂屋，空間不大，一目瞭然，當下，脚步一轉，走進右首一道洞開的房門。韓劍平剛一跨過門檻，目光掠處，登時便是一怔。

這房間裏的情形，竟與茅屋的外貌，大不相稱，祇見房內的一切傢具器物，無不精緻華美，更有一張綉榻，一座擺着梳妝用品的精美妝台，足以證明是一間女子的閨房。

是誰的香閨呢？

韓劍平走進房中，略一思量，暗想道：「莫非是那芳蘭姑娘的臥室？那麼，她此刻逃到那裏去？」

想到此處，那位芳蘭姑娘的俏麗倩影，便自然而然地浮現眼前，同時，鼻端還飄來一縷若有若無的淡淡幽香。

韓劍平搖了搖頭，忽然瞥見靠裏面的牆壁上，垂着一副竹簾，遂走過去用翠竹簫將竹簾挑起，原來簾後乃是一道門戶，戶外一條小徑，蜿蜒透向山坡上面，這才恍然明白，那芳蘭姑娘必是打從這道後門逃走。於是，閃身而出，沿着小徑走去。

這山坡並不甚高，祇消片刻便走到頂端，縱目一望，但見下面是一片頗爲寬闊的盆地，盆地週圍盡是些小山坡，山坡上也有幾間竹籬茅舍，霧靄朦朧之下，見這盆地上面似乎遍植花卉，陣陣花香，隨風飄送。

這又是一幅清幽、恬靜，有如唐人山水的畫圖。

韓劍平面對着這如幻的美景，領略那飄送過來的花香，霎那間，似乎已將適才險受魔音腐心的遭遇，忘得一乾二淨。

他靜立了一會，便尋了一條曲折的羊腸小徑，走下山坡，來到了那遍植花卉的盆地，欣賞那些不知名的奇花異卉——

正自花間流連，忽然瞥見繽紛落英之中，麗影一閃。

這麗影雖然僅是那麼一閃，却立將韓劍平的目光吸住。

那是一位體態輕盈，身穿霓裳羽衣的絕色佳人，正在花叢之中，像蝴蝶般翩翩起舞。她，韓劍平並不陌生，原來是在選美會上，第三名出場獻舞的柳黛姑娘。

這時候，雖然沒有音樂爲她伴奏，但襯着這如仙幻境，更令人如在畫中，有親身經歷的感覺。

韓劍平的目光隨着柳黛姑娘的曼妙舞姿，忽疾忽徐地浮動着，心頭也悄然浮起了一絲異樣的感覺。

但見柳黛姑娘的翩翩舞影，舞着舞着，忽地翠袖一揮，麗影倏地成雙，玉手輕携，聯翩而舞。

這樣一來，頓令韓劍平的目光，也不禁有些眩惑起來，浮閃不定之間，在他左右的花叢中，又手牽手地各現出兩位柳黛姑娘，朝着他飄飄舞來。

韓劍平這時候的一顆心，正禁不住怦怦跳動，那知微一回顧之下，發現身後不知何時也來了三位柳黛姑娘，並且已舞近他不足五尺的距離。

須知一個柳黛姑娘能夠化作九個，天下間當然不會有這種道理，可是，此刻的韓劍平不知怎的，竟失去了判斷能力，祇知道閃動着貪婪的目光，左顧右盼地整個人已迷失在九個妙曼舞影之中。

她們的霓裳，彷彿天際的霓虹，燦爛而透明，她們的羽衣，原比蟬翼還薄，有時舞得較爲接近，那豐滿而玲瓏的玉體，便可一覽無遺，並且舉手投足之間，散發出令人心醉的奇異幽香。

色與香，包圍着目眩神迷的韓劍平，祇見他的一雙眼簾，已自緩緩垂下……

祇見他忽然身子一顫，垂下的眼簾陡地一抬，雙目中迷惘之色盡現，暴射出兩道湛湛神光，左右一掃，朗聲大笑道：「姑娘們舞了這麼久，想必也都累了，請妳們休息吧！」

話方出口，身形乍展，一個盤旋，運指如風，朝九個柳黛姑娘的「暈眩穴」迅疾點去。

祇聽一聲「嚶嚀」微呻，九個柳黛姑娘祇被點倒了一個，其餘八個，竟在一刹那間，便消失無踪。

舞影是幻，但美景依然如故，花香仍是那樣清幽，韓劍平仰面引吭長嘯，舒掉心中一口悶氣，憐憫地瞥了昏臥花叢中的柳黛姑娘一眼，便舉步走出了花叢。

他本來打算朝左首一道山坡上的幾間茅屋去察看，但不知怎地，轉了幾個彎之後，展現在他眼前的已不是甚麼山坡，乃是一道看來極爲深邃的峽谷。

韓劍平愕然停步，忖道：「奇怪，我明明是望着山坡的方向走的，爲何會變了方向呢？同時，這座峽谷適才遠眺之際，並沒有看到，怎的會驀然間像佈景一般現出來呢？……」

他想到「佈景」兩字，咀角不由泛起一絲會意的微笑，「哼」了一聲，舉步便朝峽谷走去。

因爲，他歷經幾次的遭遇以後，對這「秘魔莊」中的一切佈置，心中業已悟出了幾分奧妙。

第一，這「秘魔莊」所在地點是靠海邊的嶗山，在天時上，隨時都有「海市蜃樓」的現象發生，尤以濃霧之時更爲奇幻，因之，「魔心秀士」古玉奇便利用這天時的變幻，而做成莊內種種惑人的佈置。

第二，嶗山的「金鞭崖」，乃全山最奇最險之處，古玉奇憑着胸中所學，儘量將地利加以運用，配合着天時，而成爲疑眞似幻的各種現象。

第三，……

當然，奧妙之處必不止這天時、地利兩點，但韓劍平此際僅領悟到這些，可是，已足夠令他有這勇氣，走進這道他認爲祇是虛設的峽谷裏去。

這道峽谷兩側的峭壁，愈深入便愈陡峭，愈高峻。

韓劍平走了約莫兩三里路，峽谷的寬度愈來愈狹，脚下更覺崎嶇難行，頭上已看不見一隙天光，眼前黑暗得如置身濃墨之中，伸手難辨五指。

他愈往前走，心中的疑念也愈濃，暗道：「這峽谷若是人工佈景，怎麼走了這久，還未走完，莫非竟是眞的？」

想到此處，右手倏抬，微凝眞力，駢指遙空朝右側峭壁上點去。

指風劃空銳嘯之下，但聽「卡察」一響，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清聖祖（清世祖順治十一年—聖祖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一七二二）

清聖祖，姓愛新覺羅，名玄燁，為清朝入關後第二位君主。天資英邁，有文武才。嗣世祖即位，改元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對我國邊疆開拓、種族融和、頗多功績；漢人典章制度，亦著意提倡採取。理政之暇，復崇尚文學，纂字典、會典，測繪全國輿圖，輯古今圖書集成諸書，對中華文化之整理、保存、與復興亦有極大貢獻。滿洲徹底漢化，康熙朝實為重要關鍵時期。

陳捷先敬撰　施展民拜書

峭壁上石屑紛飛，被指力戳了個深深的小洞。

果然是眞的巖石峭壁，並非人工佈置。

韓劍平心中方自拿不定主意之際，同時也閃過了一絲警兆。

他的內力修爲，已達爐火純靑之境，就在這警兆方萌，心中微動之下，護身眞氣已立時瀰佈四肢百骸，護住全身之所有脈穴。

警兆一瞬便止，韓劍平凝神細察周圍十丈以內，却沒有甚麼異狀，過了一會，心頭的警兆也未再起，於是，仍自運足眞氣護身，凝神戒備地繼續往前走去。

又走了一盞熱茶的工夫，脚下雖然仍是那樣崎嶇，兩旁的峭壁仍是那樣高聳峻拔，光景仍是那樣黑暗，但却平靜得很，一路上，祇有夜風與薄霧，以及韓劍平自己的脚步聲，點綴着幽谷的冷寂……

韓劍平估計至少也已經走了八九里路，爲何還未走出這峽谷？這道峽谷，究竟通到甚麼地方？……想着想着，心中實感煩躁，陡地眞氣一提，展開身形，加快速度向前飛馳而去。

詎料，他身形才一展開，僅僅一個轉彎，便驟然煞住。

原來他這一個轉彎，便彎出了峽谷，眼前豁然開朗，現出了起伏的崗巒以及朦朧月色。

同時，他的耳中，竟聽得一陣急促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朝他這方面傳了過來，分明正有輕功極高的武林人物，向他這方面奔來。

並且，他這一聽之下，便立即判出飛奔而來的武林人物，竟還分成兩撥，一前一後，似乎是一逃一追的模樣。

逃的是甚麼人？追的是甚麼人？

他的心中方自忖念，目光所及，已然出現人影。

祇見一條身材修偉的黃色人影在前，兩條灰色人影緊隨在後，疾馳而來，右首的灰色人影並肩負着一件十分長大的包裹。

在這一黃二灰的三條人影後面，相距大約三四丈，另有五條黑影，躡踪緊追。

這時，韓劍平已找了叢矮樹藏身其中，從枝葉縫隙之間，閃動目光窺看。

就在一黃二灰三條人影奔距韓劍平藏身的矮樹叢約莫五六丈的地方，後面的五條黑影當中，一個似是爲首之人，一聲暴喝，身形頓如勁弩脫弦，劃空疾掠而起，急如石火電光，竟超越前面的三條人影，落在地上，擋住去路。

那一黃二灰三條人影俱不由身形微頓，刹時，他們的四周，立被後面追上來的四條黑影圍困住了。

此際，這八條人影相距韓劍平藏身之處僅約數丈，韓劍平的目光，已可將他們的面貌分辨清楚。

祇見那條身材修偉的黃色人影，赫然竟是「七星島主」狄長青。

隨在他身後的兩名灰衣人，一個是身穿灰袍，頭頂高冠，精神矍爍的灰髯老者。另一個是生得濃眉環目，獅鼻海口，虬髯繞肥，身穿灰色勁裝的中年大漢。

這名虬髯中年大漢背上揹着的長大包裹，從外形上判斷，裏面包着的物件，極似一具人體。

韓劍平目光觸及這包裹之際，心頭頓時不住怦然一動。

再看那五條黑色人影，紙見那爲首攔住狄長青的，乃是個身材肥大，黑袍罩體，頭頂發亮的和尚。

另外四條黑影，則是一式黑綢勁裝，身子矯健的精悍漢子，每人的手中，俱握了一柄似劍非劍，似鈎非鈎的奇形兵刃。

這時，那肥大的黑袍和尚已目注狄長青，冷冷叱道：「朋友還不趕快叫你的伙計把背上的東西放下來，難道想勞煩洒家親自動手不成麼？」

狄長清目光四顧以下，先暗地吩咐那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穩住陣脚，蓄勁戒備，聞言後微微一笑道：「此地並非『秘魔莊』，古玉奇縱然再狠，也管不着這一段，閣下不知憑了甚麼，將本島主去路攔住？」

黑袍和尚「嘿嘿」冷笑道：「朋友說得好輕鬆，凡是道上的朋友，誰不知道一入嶗山，便在『秘魔莊』的管轄之下了麼？」

狄長青聽得仰面大笑起來，但韓劍平却聽得心頭一陣劇跳，暗暗叫道：「怎麼？莫非這又是幻境，倘若不然的話，又怎會胡里胡塗地走出了『秘魔莊』呢？」

韓劍平再次閃動目光，四下打量，但見崗巒起伏，山影連綿，沒有房舍的影子，更沒有半點燈光，身後便是一列高聳的危崖，看這情形，若非是幻境便當眞正已走出了秘魔莊了。

他怎麼也想不通，爲甚麼會毫無阻擋地走出「秘魔莊」的範圍，同時又想起李玄和藍啓明，不知是否也遭到同樣的情形……

正忖想間，狄長青已止住笑聲，目注那黑袍和尚，含笑說道：「對不起，本島主來自海南，不知北道的規矩，閣下是古大莊主手下的甚麼人？請把萬兒報來聽聽。」

黑袍和尚冷冷道：「朋友既然敢到『秘魔莊』來惹事，便應知『秘魔四煞』的威名。」

狄長青笑道：「抱歉得很，本島主一概不知，閣下是『秘魔四煞』中的第幾煞？」

黑袍和尚「哼」了一聲，目注狄長青，冷喝道：「洒家是『秘魔四煞』的第二位，江湖尊稱『鐵袖煞僧』……」

狄長青呵呵一笑，道：「原來是史不空史二總管，本島主失敬了。」

「鐵袖煞僧」史不空厲聲道：「朋友既知洒家的威名，便應識洒家的厲害，還不趕快叫你的朋友將背上的東西放下。」

狄長青搖頭笑道：「眞抱歉！本島主以爲史二總管不過是替貴大莊主管管家務而已，倒不知道閣下有甚麼厲害的地方？」

「鐵袖煞僧」史不空兩隻泡泡眼一翻，射出兩道兇光，在狄長青等人的臉上往返一掃，冷然道：「洒家看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趕快將名號報來，洒家好斟酌一下，是否值得親自動手打發。」

狄長青微笑搖頭道：「不必，本島主的來歷，古大莊主自會曉得……」

話聲微頓，望了身旁的灰衣老者及虬髯大漢一眼，仍自笑道：「至於這兩位，並不想與二總管攀親，不說也罷，二總管有甚麼厲害殺手，儘管施展便了。」

「鐵袖煞僧」史不空冷哼一聲，目光一掠那四名手執奇形兵刃的黑衣大漢，冷然喝道：「你們負責招呼這兩位，但注意不准碰那包裹。」說完，目注狄長青連聲冷笑道：「朋友口口聲聲自稱島主，想必不是個無名之輩，洒家怎好不給你點面子，祇好破例招待你便了。」

狄長青微微一笑，說道：「謝謝二總管的面子。」左臂低垂，右肘微曲，舉到胸際，脚下斜踏「北斗」，笑聲道：「請！」

「鐵袖煞僧」史不空目光一注，認出對方所開架勢，臉色微變，訝道：「朋友莫非是『七星島』的狄島主？」

狄長青微笑頷首，說道：「無名之輩，何足掛二總管之齒！」

史不空冷冷一笑，目注那四名手執奇形兵刃的黑衣大漢，喝道：「動手！」

喝聲一落，脚步微擻，右腕一振，大袖一拂，「呼」的一聲，有若一扇門板，朝狄長青當胸襲去。

（未完）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葯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婦女之寶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註册商標